

媚  
行  
者

黃碧雲

# 目錄

## 媚行者

作者：黃碧雲

出版：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樓  
電話：2528 3671 圖文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一樓(門市部)  
九龍彌敦道96號(加連威老道口)(門市部)  
查詢電話：28611022 圖文傳真：28611541

承印：亨泰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  
電話：2896 3687 圖文傳真：2558 1902

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港澳)

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  
電話：2303 1010 圖文傳真：2764 1310

© COSMOS BOOKS LTD. 200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二〇〇〇年·香港

1.....	1
1. 東京前往紐約 西北十八 準時.....	1
2. 睡 眠.....	3
3. 我很好，謝謝.....	4
4. 性交與祈禱.....	6
5. 林馬聖玫瑰.....	9
6. 暴 烈.....	10
7. 紅沙漠.....	13
8. 最後印加斯.....	17
9. 忠誠與背叛.....	18
10. K.....	19
11. 噢莉噢.....	22

12. 愛內思度，從東至西	24
13. 請你在我裡面。等一等	26
14. 最後	29
15. 唯一	32
16. 而我只是，捨不得	33
17. 即使如此，我亦不放棄， 必然是，意志的悲劇。	34

2.....

速度 離開	35
皮膚 肌肉 神經線 骨頭 縫合	50
燒 痛	53
刺痛 撕痛	55
切 痛	57
悶 痛	58

扯痛 癢痛 抽痛	58
潛水衣和玻璃罩	60
殛痛 熱痛 插痛 擊痛 抽搦痛	64
襪 樓梯 我和張遲在跳探戈	72
流血 犧牲 盼望	76
救贖 重生	81
蝴蝶 灰塵 天空和墮落	89
從不愛與忘懷之中 得到自由	99

3.....102

4.....137

花孩子	140
狄托上將的好兒女	142
我每天都想著地雷	147
我城 薩拉熱窩	149
玫瑰。總會有玫瑰	166

1. 女子.....166

2. 驚動.....169

3. 橋.....170

4. 日記.....171

靜默.....174

「靜默就是同謀者。」.....175

    同謀者一：「我不認得他們。」.....175

    同謀者二：「我的良心清白。」.....177

    同謀者三：「無論是我個人，抑或是一  
    整個國家，我們難辭其咎。」...179

    同謀者：誰是同謀者.....180

為了甚麼而戰？.....181

鬼魂國度.....183

停頓 與隔絕.....186

5.....188

6.....267

1

1. 東京前往紐約 西北十八 準時

在疲乏之中，慢慢沉沒。

不要跟我談話。請不要，理解我。不要靠近。

他別過臉去，很久很久沒有醒過來。

他有甚麼話說？我問。沒有，他甚麼話都沒有說。以為他死了，但他沒有死。

他只是叫他們離開，不要靠近。

靠近沒有意思。生存從來就不靠近。所以他說，走開。

到底那一刻，有沒有蚊子咬他。

我很想知道，蚊子叮死人嗎？要多死的死人，蚊子才不叮？蚊子叮腐屍嗎。蚊子叮有屍斑的嗎。蚊子叮已經發硬的，蚊子叮微溫的死人吧。蚊子會分辨出，活人和死人嗎？

前年夏天，我去看他。他還說，這裡很清涼，沒有蚊。當時我頭上一圈蚊，我臂上一叢蚊。他看見，道，這兒很清涼，沒有蚊。

棺材擱著，等。

他自己去選的棺材，還會和人講價。

差不多了，他要他們替他洗一個澡。



差不多了。他連醫院都不肯住，說，橫豎都沒救了，省點錢，回家睡。

生無可戀。他自然不戀我，亦不戀其他，他自己也不戀。

相片分好。幾十年前的照片了，我童年的時候，他替我拍了好多照。

唯恐忘記似的，照片背後寫上我的名字，拍攝的年份。

一夜無眠，爬起身，滿面皺紋，我在鏡中見到了自己，皺紋都在眉心。於是驚覺，成天皺眉，自此便成天按著眉心，自我告誡：不要皺眉。

去看老婆婆，七十八歲了，但不，眉心沒有皺紋。原來眉心皺紋，與年紀無關。

我童年時候的照片，手抱著，沒哭，只是，眉頭皺得緊緊的。原來自小如此。

還有我父親在軍校畢業時的照片。我母親去看他，大概二人剛結婚，沒有孩子。二人風華正茂。我父親是個好看的男子。我母親，顴骨好高，好瘦。兩人喜孜孜的拍照，不知道其後有戰爭，貧窮，仇恨和斷絕。

有一張兩個小孩在黑色汽車前的照片，不知是誰，而且不會知道是誰，可能是我父母的兒女，我聽過，沒見過的。

生命的由來，父與母，已經完全消失，我的存在，無法解釋。

我的父親死後，我感到自由。

一直渴睡，到東京時以為剛離開香港。

在疲乏之中沉沒，並且飛行。

## 2. 睡眠

她是那麼的疲乏。眼皮很重，窗外的景色明亮飛揚。她想張眼看，我要離開南美洲了，她載著墨黑的太陽眼鏡，我想看看，再看看，小駱馬，也馬，愛柏加，那麼溫柔的眼睛，那麼美麗修長的腳，徜徉在長著棕櫚的原野，南美洲的東岸，烏拉圭歌隆利亞，一個葡萄牙舊殖民城，她說，我想看看，但路程那麼長，從西至東，走了那麼多個世紀，從印第安走到歐洲，從卡卡語到西班牙語，那時候拜日，西班牙人征服大地以後就拜黑處女——那個瑪莉，來到南美洲以後，皮膚變黑，生了個瘦瘦的聖子，一樣很黑，很瘦——然後流很多很多的血——她睡著了。

北美洲就是南美洲的鏡子影像。北美西岸，靠近岸有海岸山脈，稍向內陸就是落磯山脈。同樣靠西，在南美洲的是安第斯山脈，南美印第安文化的發源地。移民登陸北美，在紐約，然後向西移。印第安人在南美西岸的安第斯山脈，建立了古印加斯王國，西班牙人初發現印加斯王國，稱之為黃金國。當時的東岸即今日阿根廷和巴西國境，只有零散的印第安部落居住。西班牙征服者法西高·比撒路先征服北部的歌

倫比亞、墨西哥，1533年揮軍入印加斯王國首都，古城高斯歌。東岸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西班牙統治以後才開始發展，所以是一個歐洲城。

在北美，開拓者，向西去。野西。

而南美，古文明在東。

我在紐約，很久很久都沒睡。到底人可以多久不睡。我從來不知道，可以這麼久都不睡。不睡，反反復復，想同一件事。不睡，在火車，眼睜睜的，不讀，不寫，不說話，零零碎碎，想同一件事。不睡，也不餓，伸出手來，想喝一杯水，手一直震，一直震。

從北美洲東岸到了南美洲西岸，秘魯林馬。

### 3. 我很好，謝謝

——自由和穩定，到底是否，鏡子影像。

——從不愛之中，得到自由。從拒絕生命——我想的，我從不尋求——得到穩定。

離拿佩斯城七百七十公里，保利維亞東南，臨巴拉圭與阿根廷邊境的森林，有一個小村莊叫做歌德維拉，也就是大山谷的意思。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在此發現了，相信是古巴革命英雄哲古華拉的骸骨。

保利維亞這個國家，一八二五年從西班牙統治獨立。自獨立以來，保利維亞因邊境問題，與鄰國發生多次戰爭，包括一八七九年與秘魯聯盟，向智利宣

戰，結果保利維亞沿海三百五十公里的領土，為智利所侵佔。一九〇三年，保利維亞與巴西開戰，被巴西侵佔十萬公里土地。一九三二年，與巴拉圭開戰，爭奪查高地域，結果保利維亞又失去二十二萬公里土地。

保利維亞內部政治亦極不穩定。從獨立以來至今一百七十二年，保利維亞更換政府超過一百八十個，平均每個政府的壽命，不超過一年。首都拿佩斯城一個美術博物館，一間房間展覽了歷屆總統的油畫像，結果一個房間擠得滿滿的，而且擠不進去。一個總統畫像很多人站著觀看，並且十分讚嘆，因為他當了十年總統。其他的，不超過一年。

哲古華拉嘗試在保利維亞發動的革命，不過是保利維亞政治史上其中一次革命，而且還是失敗的一次。在保利維亞的政治史上，成功的政變尚不止百，失敗的不計其數，哲古華拉的革命，對保利維亞沒有甚麼震撼，對哲古華拉來說，也是最後的一次。

在保利維亞拿佩斯城，到處可以見到哲古華拉的巨型噴畫畫像。如果你喜歡，你甚至可以在紋身店紋一個哲古華拉頭像。

拿佩斯城，在安第斯山脈一個山谷，海拔四千米，是個高山城。巴士進城，從山谷高高望下去，可以見山谷密密的小紅屋，城下是高樓和西班牙殖民建築。

未到拿佩斯城，要穿過保利維亞和秘魯交界的高

山湖的的加加湖，湖的一邊是藍色，湖的另一邊也是藍色，兩種藍色卻不一樣。

因為接近天空，湖是那麼藍。

從秘魯到保利維亞，的的加加湖邊，小城叫高高班那。在高高班那一間小酒店的花園吃午餐。

保利維亞，是我知道最不穩定的國家了。哲古華拉就在這裡被謀殺。

革命，是為了尋求自由與穩定。結果是，既不自由，也不穩定。

#### 4. 性交與祈禱

反反復復，想同一件事情，無法從一件事情之中釋放，如果是愛，只有不愛，才可以得到自由。

只有不愛，不願意感覺，不願意知道，從不發生，拒絕生命的危險、想像、開闢、創傷、希望與失望，說：不應如此，才可以得到穩定。

愛與渴望，最最可怕。

她在秘魯東南，古城歌斯高，印加斯王國的古首都，愛馬廣場旁邊，一五九九年建成的大教堂，靜靜坐下。

不能跪，跪著膝頭會痛。

教堂好黑。不像歐洲的教堂，在這裡，聖子聖母像都用香柏木刻，而且很黑，很瘦。

在寧靜的教堂裡面，她的內心，最為激烈。那些

刺痛的，槍聲，棍子與血，已忘懷的，「對不起。你需要的是時間」，鬼魂一樣浮現，而且激戰。

整個南美洲都是教堂。林馬一樣有一個愛馬廣場，廣場旁邊就是大教堂。巴拉圭阿爽舒城的大教堂在憲法廣場旁邊。保利維亞拿佩斯城的聖法蘭西高大教堂，旁邊的廣場就叫做聖法蘭西高廣場。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教堂，和城市一樣，很新。在秘魯米查碧珠印加斯廢墟山腳的安那斯奇安蒂斯小村莊，入夜很冷，近冰點，我一個小教堂參加了一台彌撒。很冷，快將入黑，鐘聲印響三次，印第安人將祭壇搬入教堂，就開始彌撒。我完全不知道神父在說甚麼，只見他出來，在眾人前慢慢穿祭衣。講完，有人擁抱著我，祝福。後來尤莉雅說，這是神父離開修道院以後，第一台彌撒。我問她，怎麼知道，她說，神父自己說的。尤莉雅是法國女子，懂西班牙語。還沒有開始彌撒的時候，我走進教堂，見到一個人，在台上，獨自默誦。教堂只得，他和我。後來敲鐘，三次以後，這個人就在臺上開始做彌撒。我做完彌撒，昏昏黑黑，爬上山，回小酒店，很冷很冷。甚麼都沒吃，就爬上床睡。不想吃。

如果在教堂裡面能夠得到長久的寧靜，我願意出賣靈魂，給上帝與給魔鬼沒有分別。

然而靈魂只有在，屬於人的生命裡，飽受折磨。一陣一陣，痛楚猶如高潮一樣襲擊她。

或許因為她喜愛的人碰過她。她的身體，就變成

了聖殿；犧牲、流血、盼望之地。

西班牙人統治南美洲，將所有的廟宇都摧毀，建教堂。以先印第安人拜日。歌斯高古城，拜日教的廟宇全毀掉，只賸下幾塊大石頭。

歌斯高城，海拔三千四百米，那麼高，那麼接近天空，以致天，很藍很藍，幾乎伸手可觸。

因為那麼接近天，日頭出來，很暖和很暖和，安第斯山脈種滿肥大的玉米、稻、甜薯、麥、花生；日頭落下，就很冷很冷，接近冰點。

日頭出來的時候，因為很暖和很暖和，她脫脫脫，脫得只賸下一件小背心。日頭落下，就穿穿穿，將帶來的所有衣服都穿上，緊緊戴著帽，戴手套，還很冷很冷，冷得直發抖。在陰影之中，就穿，在陽光之中，就脫，如是者，一天很多次，脫衣服，穿衣服，熟練到可以生媚，像脫衣舞孃。

有日頭和沒月亮，幾乎關乎生死，所以古印第安人，拜日。

印加斯王國的壽命其實不過一個世紀左右，在十五、十六世紀，其王國國土幾佔整個西南美洲。以前幾個世紀西南美洲為幾個城邦所統治，包括次暮、查查普耶斯。在秘魯的國家博物館，展出再較早前，公元一世紀至七世紀的暮池文化的陶器和在西潘區域一九八七年方出土的王墓葬品。葬品包括有面具、兵器、木乃伊。木乃伊曲坐，和埃及的木乃伊有所不同。其後印加斯廢墟米查碧珠墓內所發現的木乃伊，

一樣是曲坐，骨頭完好。

墓池文化的陶器，多為日常用品：酒壺、水壺，盛食器皿，而且幾乎全為，性交男女。

各種性交姿勢，坐著擁抱，男子按著女子，側抱，女子雙腿擱在男子肩上，都有。又或者，各種性器，盛食的是女子的裂縫，懷孕女子的肚子是水壺，巨大的陽具是水壺口。

每日就用這些器皿，飲與食。

熱烈的，生之渴求，在生活裡面。

那麼熱烈，像禱告。

## 5. 林馬聖玫瑰

以血為酒，且歡欣暢飲，何其暴烈。

聖子背著十字架，滿身血污，血流在葡萄之上，成了血。

林馬聖玫瑰，她的出生，受洗，行水之神蹟，聖子顯現，聖玫瑰之死，與葬，和她認罪的一系列畫作，收在歌斯高城的宗教博物館裡面，她滿身是血，向著聖子與骷髏骨祈求。

聖詹姆士，與西班牙征服者進入歌斯高城，殺人無數，他滿身血污，卻是個聖人。

那麼多血，教堂裡那麼多血，簡直是個拜血教。

因為教堂那麼多血，她可以在其中，想念，渴望，在幽暗裡，感覺，溫柔愛撫。

她說：請你在我裡面。他說：等一等。

如果這一刻他決定殺死她，她一定不會反抗。她會微笑，讓他殺死。她的身體，是犧牲、流血、盼望之地，是聖殿。

教堂裡聖法蘭西阿西西，聖奧古斯汀的畫像，全都伴著骷髏骨頭。

## 6. 暴 烈

他說：你不會逃離我的手掌。

我不敢答話。我才十三四歲。但我說：我會逃離你，並且有自由的生活。

逃。自由就是，逃離父親。十三四歲，連兒童身份證都要從父親的衣櫃裡偷。

逃。世界很大，但我不懂其路途之近或遠。

幾天後就回家。他說：你再逃，我將你送到孤兒院去。

其實我很希望到孤兒院去。我時常幻想自己是一個孤兒。那樣我會很快樂。

那一天，好奇怪，他給我買了一件背心T恤，黃色。後來黃色T恤上刺滿髮碎。

他給我買了一件背心T恤，放在我的房間。我放學回來，見到T恤，便穿上，然後出去吃午飯。

他等我吃完午飯，老虎等待兔子一樣等我吃完飯，忽然一把抓著我的頭髮，就往地上拖。

你逃？你想逃？他拖著我，抓著我的頭髮，從客廳拖進去，用繩縛著我的雙手，我的雙腳，吊在窗前。

那是我姊的鋼琴房和書房。我望出去，窗外有藍天。那天天氣很好，是初夏。

叫得多大聲都沒有用，就像在墳墓裡叫。

但我幾不覺痛苦。好奇怪，太像做夢了，以致不能有甚麼激烈的反應。

他脫掉我的褲子。我記得，是一條墨綠色的拼貼牛仔褲，我姊給我的。

我不知道他要做甚麼。他要強姦我一點也不出奇。當時我並沒有性經驗，不知道是怎樣的，只是在想，他是不是要強姦我，不知怎樣。

但他沒有。或許他想過，我幾乎可以肯定，他想過。

他說：我是軍人，殺人無數，你想逃？

然後剪光我的頭髮。拿出事先預備的，大約直徑一吋半的木棍，就朝著我雙腿狂打。

脫掉我褲子的原因，是要打得痛一點，這時我明白。

我看著，看電影一樣，棍子打下去，就現了紅痕，痕上有血。幾條紅痕相疊，血便一行行的流下來。

到底打了多久，完全無法估計，大概打到他累了為止，大約是下午三時。他打到一直喘氣，他打完了

我已經沒有叫，只是奄奄一息，伏在地上。

他像踢開一隻受傷的狗一樣踢開我。

——你想逃？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的姊姊們，很得意的宣佈，我把你妹妹打了一頓。

我已經無法爬起來。到底怎樣，給誰抬上床上，我現在一點都記不起來。

記得我的姊姊們，來到了，只問：他有沒有攪你？意即是，強姦。

我說，沒有。她們就很放心。

過了多久才可以起床，我已經記不起來。在床上，幾天甚麼都沒吃，然後在床上吃了好多餐，好像電影裡的富家小姐。那時候，父親請了個幫傭，將我鎖在家裡。

腳上的傷痕，足足一年才漸漸消退。頭髮也差不多一年才長回正常的長度。

我決定：我要過自由的生活，你們必不能阻擋我。

無法阻擋：我要自由，要復仇，要活得光采動人。

我離開了那個家。才不過幾年，他們對我的生活已經毫無影響，無法左右我的意志，決定我的命運。

我要的，我會用雙手去爭取，沒有人可以阻擋我。

我非常自私而強悍。

## 7. 紅沙漠

其後二十年，我見過我父親三次。第一次我十六歲，第二次我二十五，第三次，我三十五歲，也就是前年夏天，我知道他快要死了。

其後二十年，差不多每隔幾個月，我都做同一個夢，就是我父親要殺我。每一次我都逃，逃到每每在夢中哭醒。

知道他的死訊，我正在預備一個專業考試。放下電話，我繼續讀書，仍然很專心，繼續讀書。

既不快樂，亦不傷心，只是想起，那件雞黃色T恤。那天他要行動之前，給我買的那件黃色T恤，是不是像猶大的吻呢，是一個記認，如果我不穿上那件黃色T恤，會不會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如果這件事情不發生，其後的事情會不會不一樣，我會是個不一樣的人嗎。

但事情已經，無從得知。

但沉重或輕省，絕不為一件事情所決定。但一件事情可以決定，其後的一連串事件。

與一群秘魯青年在歌斯高古城巡酒吧，一家又一家。古城酒吧，和教堂遙遙呼應，牆畫都是血、謀殺、骨頭與死亡。他們還很年輕，進酒吧還要給人查身份證。在秘魯，進入酒吧的合法年齡是二十三歲。

和他們相處就很輕省，喝喝笑笑，音樂起來的時候就跳跳跳。安東尼奧，在林馬政府建築部門當合約草擬律師，28歲，很喜歡跳舞，熟悉歌斯高城的每一間酒吧，說，這間我來過，太貴。說：這間今天沒有現場演奏。說：這間九時半以後要收入場費。馬理奧，在銀行上班，22歲，頭髮又髻又短的貼在頭皮上，眼又大，見我看他，就有點不好意思的笑。阿美利亞，心理輔導員，四歲的時候從秘魯移民北美維珍尼亞州，皮膚粉紅發亮，時常微笑：你覺得怎樣？你喜歡嗎？我想我若是她的客人，一定被她迷倒，愈輔導愈意亂情迷。還有一個，一直以為他是女的，直到他們以「他」來稱呼他，才知道他是男的，因為他，細細小小，很豐盈。一起晚餐，他突然氣急敗壞的跑進來，不敢望外面。外面有兩個女子，舞動著人高的地氈，招他，等他。他驚道：她們要我買。想來必是和人議價了，又不買。他一直不敢出去，阿美利亞道：讓我去，就出去和她們糾纏。

在拿佩斯城她第三次碰到英國男子巴利。這一次，她禁不住很高興的跟他在教堂前依依的談了好久的話。憲兵來趕，星期日，廣場上聚集了很多人，給趕，移了位置，又站著，說了好久的話。最後說再見，也沒交換地址電話的，甚麼都沒有，只說，或許會在布宜諾斯碰到你呢。巴利說，布宜諾斯是個大城市。

能夠再碰上他她真的很高興。但不見他，又沒

有必要要見他，還是甚麼。毫無牽掛，最簡單的，接近自由的，人的接觸。

婚姻的本質是不自由的。任何的承諾都不自由。

制度的約束帶來整體社會的穩定。人需要婚姻和家庭制度，約束行為與心，以種種美麗的語言去歌頌這種制度，以騙取人對婚姻與家庭制度的服從。

「穩定壓倒一切」。1989年6月以後，我們經常聽到這一句話。

我第一次見到巴利，在的的加加湖的船上。他見我拿英國護照，問我：你是英國人。我說：我拿英國護照，就此而已。我住在香港。他說，這樣。就沒有話。

在島上他和兩個秘魯人一起吃午餐，我跟他們一起坐，他給我做翻譯。他可以說西班牙語。原來那兩個秘魯人是政府派來的奸細，要調查島上是否要攪獨立。我問巴利，你怎知道他們是奸細。他說：他們自己說的。奸細接著又拿政府的職員證給我們看。

奸細一直都跟我們在吃飯，談話，遊玩，又對我很好奇，老纏著我談話，炒飯怎樣弄，你結了婚沒有幾多歲之類，又言語不通，老纏著巴利做翻譯。村長一直吊著那兩個奸細。巴利笑：他們都知道，他們是奸細。

幾天後我在往保利維亞拿佩斯城的巴士前弄這弄那，有人拉我的帽子，原來是巴利。我們很高興的招呼。他要看世界盃球賽，在一個小鎮下了車。

在南美洲，來來去去，想來都是那一群人，在旅行，時常碰上。

晚上很無聊，在歌斯高城逛那逛過無數次的攤子。我甚麼都不買。湊著看著，有人叫我的名字。好奇怪，怎會有人叫我的名字。回頭看，原來是馬里奧。大家抱著吻著道安。他不大會說英語，我只有用幾個我剛學會的西班牙語單字，跟他說，撒布度，即星期六。娜查，即晚上。跳舞我不會說，只好做個跳舞的動作。即問他星期六晚上去不去跳舞。他答我，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甚麼。但碰著他，仍然很高興。我問，阿美利亞呢，安東尼奧呢，他說，他們到處逛。我說，仙娜，我。即我去吃晚餐了。大家賽噢賽噢的說再見。

熱情就是，不佔有，漫無目的，隨心而生，釋放。

喝得半醉，他們教我喝秘魯的烈酒比娜酸，我坐著看安東尼奧和阿美利亞在酒吧跳舞。阿美利亞豐滿的身體，在暗中扭動，充滿性的暗示，非常美麗，但我想她並不想誘惑任何人。她和安東尼奧也不是情人，恐怕以後都不會。他們不是會變成情人的兩個人。

熱情就是，我非常非常的喜愛你，但又不是要和你做情人。

何以為世不容。

## 8. 最後印加斯

一五三三年，西班牙人攻陷歌斯高古城之後，並沒有立即直接統治印加斯王國，而點派了印加斯貴族曼高為印加斯傀儡王。曼高高高興興的當了王，後來發覺他必須聽命於西班牙總督，於是密謀叛變。曼高的士兵只用長矛，弓箭，木棍和石頭，西班牙人就有槍和炮。結果曼高的軍隊只能逃到極險要的深山大溝之內，相信在此建造了城堡和石廟，相信包括已出土的、位於秘魯東南的米查碧珠。

米查碧珠的由來依然成謎。這座印加斯時期的廢城，今人無法得知何以突然被廢置，而附近出土的墳墓，為何只葬有女子，據考證女子都因梅毒而死亡。

曼高在深山大溝之內躲藏了三代，其間有幾個西班牙傳道人進入過深山，但都被殺收場。

最後一個印加斯王，他碧愛馬露，是一個喜愛華衣美食，安適生活和美麗女子的王子。西班牙總督知道王子安於逸樂，就決定攻打他碧愛馬露。西班牙軍由一個奸細統領。他是他碧愛馬露姪女的丈夫，懂印第安人的卡卡語，知道他碧愛馬露的藏身處。他碧愛馬露帶著所有的黃金，逃到森林深處，太辛苦了，他決定投降，勝於在森林裡餓死跌死。結果他們在他面前勒死他的妻子，他自己受完酷刑後被斬頭，他所有



的兒女隨後都被處決。

前年在秘魯林馬日本領事館脅持人質的政治組織成員，大部份年紀不過二十歲上下，最後投降時全被槍殺，他們的家人甚至不能領回遺體，成員全被火化。

他們在脅持人質期間，百無聊賴，踢足球又開語文班學語文，因為人質裡有說英文的法文的。

他們組織的名字，就叫他碧愛馬露，也就是，最後印加斯的名字。

## 9. 忠誠與背叛

忠誠的意思是，服從，即使那是墳墓。而背叛，是否就意味著自由。

當時與愛內思度·哲古華拉在墨西哥一起被捕的還有忽度·卡斯特羅。他們在墨西哥和一群流亡墨西哥的古巴政治難民發動革命，企圖推翻古巴獨裁者巴狄斯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極像巴黎拉丁區的歌連得思大道我買了幾本哲古華拉的圖片傳記，一本西班牙語字典。西班牙語和法語有一點近，可以慢慢猜著讀，字典可以查一下生字。哲古華拉和卡斯特羅被捕時的照片，都很年輕，剪報寫：「因陰謀叛變被捕的包括有卡斯特羅·路斯（忽度），阿根廷的醫科學生哲古華拉，古巴人歌西雅·馬田尼」。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其後卡斯特羅當了古巴總理，全面實行

國有化的經濟改革。那一年，哲古華拉三十一歲。二人風華絕代。

其後卡斯特羅，當年推翻獨裁者的，至今天，被西方國家視為古巴的大獨裁者，三十多年來獨攬國家大權。他的朋友，諾貝爾文學得獎者馬奎斯卻說：卡斯特羅是一個寂寞的人。

卡斯特羅和哲古華拉一樣，喜愛文學、哲學、香濃的雪茄。或許，談戀愛。哲古華拉又喜歡打欖球和高爾夫球，打游擊戰的時候，他會留下孤獨的時間，寫日記，寫詩。

我相信二人都聰明敏感，對人的未來生活有美好的期待。

革命以後，卡斯特羅選擇長久穩定，所以被稱為獨裁者。

哲古華拉，相信要不斷革命，解放整個拉丁美洲，結果招來殺身之禍。

到底那一條道路，是滅亡的道路呢。還是兩條道路，無論你怎樣，某一意義來說，都走向滅亡。

這樣哲古華拉根本無路可走。他的滅亡，是事物發展的必然。

## 10. K.

我們理解自由，總是相對於政治壓迫而言。好像沒有政治壓迫，就得到了自由。

K 在巴拉圭阿爽舒城一間小酒店房間睡著了，午夜她床頭的電話響個不停，她接聽，那一端無人說話，只聽到有人在呼吸。

他們每一個人都說西班牙話，朝著她，陰陰險險的笑。

好像一張網，漸漸收緊。

K 被拘留的時候，手風琴手正奏著音樂。

在拉丁美洲，到處都是音樂。連她被拘留的時候都不例外。

她老早就覺得這是一個陰謀。她從來沒想過會到保利維亞。但反正已經到了秘魯和保利維亞邊境，為甚麼不去呢。就去了。

在保利維亞她除了睡覺，就甚麼都沒有做過。

離開保利維亞，到巴拉圭。一直到九二年，有個大獨裁者叫做舒臣那統治巴拉圭，現在已經倒台。巴拉圭現時的政府是個民選政府，但巴拉圭，仍然到處都是警察。

到了巴拉圭，他們找到一頭黑白獵犬來嗅她的行李，嗅完她的行李，嗅她的身體。

你的身體，一定有甚麼錯。你一定收藏了甚麼，你一定犯了甚麼罪。你的身體，最最危險，一定要嚴厲的，對待她。

但沒有，K 說，我以為，我良心清白，我甚麼錯都沒有。

他們三個，三個圍著，有槍，有狗，查看她的護

照，將她的洗頭水，倒出來，嗅著，探著，她想問，你要不要試試，我這洗頭水，谷中百合香。

請問，這是你的行李嗎。她想想，道，這是。請問，是你自己收拾這行李嗎。她想想，無法說不是，便說，是。你這行李，有沒有，甚麼是不屬於你的？她答，我所知道的，沒有。請問，你的行李，一直跟著你嗎？她想了好久，說，可能我轉身吃餅乾的時候，沒有將行李看好。

一個便說，我要檢查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清白嗎。你有沒有覺得，從高處墮下，無法控制？

你的身體，屬於任何人嗎？父親，丈夫，情人，屬於，任何一個男人吧。不，我的身體，屬於我自己。

那個女警員，非常仔細的，摸她的乳房。著她脫了褲子，探手入她的陰道。

那個女警員，搜查她的身體的時候，看也沒看她一眼。摸完，還若無其事，下班，和同事說再見。沒甚麼，你可以走了。

她的身體，犧牲、流血、盼望之地，她的聖殿，原來最為罪惡卑賤。

父親、丈夫、情人、一個陌生國家的反毒調查員、一個路過的男子，都可以隨意佔有她、虐打她、搜查她、看她。

我們理解自由，總是相對於政治壓迫而言。這是

對自由的，最庸俗最淫褻的誤解。

## 11. 噢莉噢

我不看足球，但知道，巴西贏了球賽。

在巴拉圭與巴西邊境的小城依佳舒，下午已經有人在燒爆竹煙花。我以為是開槍。

到黃昏，離開巴西境時，小城的人都跑出來，舞動黃綠的巴西國旗，開車的，按著喇叭，音樂震天響（在南美洲，沒有一天沒有音樂），所有的人都在街上跳舞。

連巴士的音樂都開得好響，幾個女子在巴士上歡呼狂叫。

我不明白為甚麼可以為這點小事而高興，但窗外的狂歡風景，卻令我非常眷戀。

因為當夜要回巴拉圭，不然我就很想下車，留下，在人群中跳舞玩樂。他們為贏了球賽，我甚麼都不為，心裡高興就好。

我希望，可以生活在一個沒甚麼大事，隨便為一點小事便可以狂歡的國家，國民都隨便在街上唱歌跳舞，跟陌生人擁抱祝賀。

瑣瑣碎碎，很無聊，從不偉大，不肩負歷史使命，不憂患叢生，從輕省之中，理解自由。

那麼多警察，就令我很害怕，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好怕好怕，我就縮到拿佩斯咖啡室，歌連得思大道的拿佩斯咖啡室喝一杯啤酒，定一定驚。又說阿根廷是民主國家，一九八三年已經由全民民主選舉選出總統，為甚麼還那麼多警察，每三公尺一個，好可怕。在香港，只有大型示威舉行時才有那麼多警察。

在咖啡室出來就遇上了遊行隊伍。都是臉孔清秀的，年輕與不那麼年輕的，拿著標語，擊鼓，握著火把，手拖著手，唱歌，跳舞。左翼團體就高舉非常大非常火紅的哲古華拉像。

那麼熱鬧快樂的遊行。他們是紀念七十年代軍人政府維特拉統治期間，失蹤及遭殺害的，約九千名政治活動份子。遊行人士並要求審判軍人維特拉。維特拉現時因七十年代軍法統治期間，非法劫持嬰孩而被阿根廷當局逮捕，但並未提審。

遊行隊伍受到阻延，他們便在馬路跳舞，唱：噢莉噢。

無論在北京、巴黎、布宜諾斯，遊行都那麼快樂。

遊行快樂，因為可以表達，並且分享，有時感動。

正如書寫，因為可以表達，承擔了我所有的，生存的重擔，書寫就成了我生命裡，最接近自由的存在。

自由令我勇敢。你看，我書寫的時候，一無所懼，甚麼都可以，卑微的生命，因此充滿光采。

但書寫如果不從生活而生，書寫就成了最華美的謊話。

如果生活從不自由，書寫就，毫無自由可言。  
但追尋自由，最為虛妄。也是最大的磨難。

## 12. 愛內思度，從東至西

因為南美洲，文明自西而東，最後的都市是布宜諾斯，一個幾乎沒有歷史的都市。

好奇怪，這是西班牙人建立的都市，卻那麼像巴黎。

聖馬田廣場——盧森堡公園，歌連得思大道——聖米雪拉丁區，歌隆歌劇院——巴黎歌劇院，星期五晚上——讓我陪陪你好不好——四出尋性伴的男子都一樣，狗屎一樣，藝術家一樣在街上表演，如果寂寞——想念——你這時可會想起我，你可記得我的髮——都一樣。

在一個星期日的市集，讓我們，跳探戈。

看不出年紀的黑髮女子，哈哈大笑。我想像她全身的毛髮，是否一樣茂密。

有沒有七十歲的男子，轉過身來，脫了手套，道日安：你喜歡阿根廷的男子嗎。

我好想將長髮剪掉，然而捨不得。頭髮不過是身外物，寶貝。

這樣的一個城市，我無法想像這是南美洲。

愛內思度·哲古華拉，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生，出身自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個建築師。中學時代哲古華拉喜歡打欖球，生活和每個歐洲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一樣，很順利的進入布宜諾斯大學唸醫科。在醫學院最後一年，他和朋友愛拔度，決定騎電單車遊遍拉丁美洲，從阿根廷，從東至西，到了秘魯，當年哲古華拉二十三歲。

也是這一程電單車旅程改變了他其後的人生。第一次，他見到布宜諾斯以外生活的印第安人，貧困，辛勞，而且不自由。他又見到了，印第安村落裡還有癲瘋病人，他開始想到了革命。

他碧愛馬露，是一個無政府組織。他們反對九零年開始執政的福之摩利政府，貪污腐敗，於是在秘魯進行各種暴力活動，意圖破壞眼前的舊社會，建立新世界。

他碧愛馬露成員經日本領事館脅持人質一役，跡近瓦解。

哲古華拉1967年在保利維亞歌德維拉被殺，時年三十九歲。當時他以假證件進入保利維亞，剃光頭髮，戴了眼鏡。死前的幾幅照片，包括一幅他在拿佩斯城高高班那酒店房間拍的一幅自拍照，是他眾多照片最令人難忘的一幅。

哲古華拉時常都很美麗，含著大雪茄，神采飛揚。

唯獨那一幅，非常憔悴而且落寞，不知道，那一

刻，他在想甚麼。

他死的時候，很瘦，很黑。

高高班那酒店現在還在拿佩斯城，是一間很有殖民色彩的酒店。我住的酒店就在一街之隔，每天我都會經過，高高班那酒店，哲古華拉，風華絕代、聰明敏感的哲古華拉，快將滅亡之地。

### 13. 請你在我裡面。等一等

黑暗之所以誘惑，因為她，包容一切。

林馬聖玫瑰，你的內裡，全是血，何其哀傷。

請等一等，不要說話，不要接近我，不要理解我。請求你，握著我的手。

聖法蘭西阿西西，如我一無所有，世上之盼望與甜美生活，於我何干。聖奧古斯汀，如果骨頭可以活那麼久，請讓我，早日化為灰塵。

如果我痛，並從高處墮下，請承接我的靈魂，親近親近，更親近。

如果給你走，寶貝

你可以走多遠

寂靜無人的星期六晚上

如果給你一個世界，寶貝

你可以有多觸動

可以有多亮

而我觸手所及

玫瑰時常隨心而開，在他方

在你永不休止的旅途

寶貝，如果你稍一轉念

我會否看到你的臉

稍作停留

如果有原野，森林，河流和火燄

那可曾是生之幻覺

那麼漲滿

以血為酒，如果一定要傷害，請傷害，深入，深入，再深入。

這樣我可以掩著美麗的傷口，自此，不再接近。要有多醜惡便讓它有多醜惡。

林馬聖玫瑰，請行鳥之神蹟，靈魂自此離開肉體，自由飛翔（在不愛與忘懷之中，睡眠）。聖法蘭西阿西西，請施予困乏、憂苦、反復，請讓烈火降臨，而我無處可躲。聖奧古斯汀，請在。

如果有聖體觸唇，寶貝

薄薄的麥的身體，因接觸而融化

請憐憫我們的交接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

從東而西

我總是覺得一直走便可以再見到你  
因此再也不肯脫掉鞋子  
無論有多冷有多痛

如果一生有一個夜晚那麼長  
為甚麼陽光總不曾爬到你身上  
寶貝，如果你在房間角落，收拾行李  
可記得將我的眼珠放在盒子裡  
以及圍上白麻的黑車  
早上開走  
不知是靈車還是嫁娶  
而你歡欣如歸

這樣你一定要睡上一睡，寶貝  
待血跡乾透 不如換一張黑床單  
做你的第一台彌撒  
犧牲 流血 盼望  
你還帶著我的氣味 一同腐爛  
這樣無論你怎樣決定  
我總會默默承受

如果世界有邊緣  
從天裂開  
如果聖玫瑰

從此萎謝

如果有瀑布 高山 曠野 嫵媚如昔  
天空離我那麼遠  
我還是充滿喜悅  
如果我在林馬

一定還有美麗的滅亡風景  
從西而東

## 14. 最後

不想再去看探戈，不想去看畫（那麼多的畫廊），不要逛博物館，在布宜諾斯，最好的下午居然在維歌莉他墳場消磨。

那真是個美麗的墳場，像巴黎的比雅那些思墳場。總統、市長、將軍和布宜諾斯的大家族成員都葬在這裡，青銅天使和大理石女子在墳前哭泣，聖子臉容寧靜，處女微笑，落葉飛揚，墳場外的廣場，有人唱歌，有人跳探戈：她們已經懂得，性之愉悅。

接近生，那麼痛，那麼恐怖，而且清晰，躲無可躲。

很久很久，無法入睡。不睡，不吃，不閱讀，不說話。

回來那一程飛機，四十多小時，飛行，停留，再飛行。她只是想殺死她身旁的小孩，那些尖叫著「媽

咪，我要」「我要這，我要那」「我必須」「我說」那些小孩。

殺死所有兩歲以下的小孩，將他們的血，塗在門楣上。

小孩是那麼狂暴：「我要。」

她掩臉：「請放過我。我討厭小孩。」

討厭需索。討厭聲音。

請遠離。請給我，靜一靜。

討厭無助，討厭軟弱。討厭那些躲起來，嚇得小孩大哭的父母。他們從小孩的無助與軟弱之中，（嚇小孩：我不要你了）得到滿足，以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

如果我討厭軟弱，我就從來不是，真正的強者。

其後那二十年，他只提過那件事情，一次。我從我姊姊處聽來的。

他只說：你妹妹，脾氣那麼硬，我對她一次不好，她就十年都不肯來見我。

他從來沒有說，我不對。

你要原諒七十個七次。他死後，我便想，你要原諒七十個七次。

然後我笑了。哈，七十個七次。

他知道自己要死了。我前年去看他的時候，他的癌症已經到了末期。他見到我，有點意外，道，你有心了。

癌症到了末期，拖拖拖，都不死。鄉間的表哥寫

信給我兄，說：你父親，頭腦清醒，生命力驚人。

至死那一刻，仍然頭腦清醒，殮葬費分配好，因為叫他娶的女子做喪事，擺解慰酒，所以女家殮葬給三萬，他自己家裡「隨便做好了」，殮葬費就給八千。

年前我去看他時女子不斷倒茶給我。他看著女子，當著女子面道：她和我，是買賣關係。我需要人照顧，她需要錢。

女子是個年輕寡婦，比我還年輕，才三十三，我父親已經八十一歲了。

父親留下的房子和現金，都給了這個女子。鄉間的表哥，數年來亦照顧我父親的病，所以父親就給了他一間店舖。

四月表哥打電話來，說，你父親不行了，你們找個人來送終。

我的一個兄弟去送他終。他經常喝酒，喝得醉醺醺。我父親感到不耐煩，就叫他走。

他不說話，亦不需要任何人，只想靜靜的，死。當然也不需要我的原諒。

只有淡漠，沒有和解。我的傷痕從來沒有痊癒，他以為對的，死亡都不能嚇倒他：他從來都是對的。

那麼強，在死亡之前，他還那麼驕傲，因此保持尊嚴。

我沒有再做那些被殺的夢。我那麼希望強壯，因此想到了原諒。但我還是被擊倒了：他從來從來不需

要原諒。

鏡子影像：他死了，我還繼續和影像鬥爭，從來不曾，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那麼像他。

同樣體現，意志的悲劇。

## 15. 唯一

他笑說：我和你去南美洲好不好。她笑著答：還是不要了。

他想想，便說，也好，不要跟你去，跟你去，會吵架。

很多年後，她來到了南美洲。他已經死了。

他笑著問，不認真，試探性的問。她笑著答，亦是隨隨便便的意思。

但那不是一個隨便的答案。

她時常想，和他的接近，應該到那一步。而她又時常，拒絕接近的誘惑。

她太清楚，接近對他對她都沒有好處。

太清楚了，她對他，從來沒有慾望。他的身體，從不誘惑她。

既然身體從不誘惑，她和他，永遠小心翼翼，保持距離。

如果再來一次，她知道他邀她一起去南美洲，是唯一的一次，她會不會，改變主意，和他去？

如果知道，她和他的接近的誘惑，是唯一的一次，她的身體，感覺會不會不一樣？

不。

如果知道，是唯一的一次，即如生命其他的事情，如果再來一次，她的選擇，還是一樣。這樣，她不得不流血，不得不承受不穩定，不得不，輾轉渴求，熱情與愉悅。這也就是，意志的悲劇。

## 16. 而我只是，捨不得

修道院的陽光是那麼靜。古城歌斯高的一間修道院房間：木床木椅，一張小木几，地上放幾個破陶器，舊衣物箱上畫了黑處女。木地板，走上去，吱吱作響。

玫瑰念珠。淡淡的玫瑰木，散發淡淡的玫瑰香氣。唸主禱文捏的是銀玫瑰，唸玫瑰經捏的是玫瑰木珠。

請為我的靈魂點一支蠟燭。

我很想，有光。

「我可能暫時見不著你了，請不要掛念。」

如果追尋的結果就是，死亡，宗教，瘋狂，遺忘，長久的哀傷，永遠不睡，放逐——但請相信我，我很想，活下去，並且安穩，寧靜，溫柔——一手創造自己的命運，又用生命去對抗這自己一手創造的命運——自然也是，意志的悲劇。



17. 即使如此，我亦不放棄，必然是，意志的悲劇。

## 2

### 速度 離開

自由與穩定之間，孰輕孰重。

我的醫生，我的義肢矯型師，我的物理治療師：  
自由與穩定之間，何者為輕，何者為重。

從緩慢，理解速度，從腳，理解自由。

從破碎，理解完整。

失去，理解存在。

那麼黑，我甚麼都看不清楚。救援中心在那一個早上，七月一日，零九點四十六分接獲緊急救援指示，探油船仙娜烈蒂二十七於香港西南偏南七十五海裡沉沒，船上相信有超過一百五十名船員。當時正懸掛八號東南烈風訊號。颱風仙娜拉，集結在東經一百一十度，北緯二十三點六度附近，以時速六十海裡向西北移動。零九點五十一分，指揮官麥根殊受命為飛行緊急救援小組組長，當時飛行隊兩架直昇機西高斯基 A-76s 和兩架定翼機思靈斯比 M200 火蒼蠅奉命出動。兩架 A76s 分別由飛行中尉阿士厘和飛行中尉張遲駕駛，機上有兩名機員，阿士厘機上的是飛行員周亦明和拿殊，張遲機上的機員是加斯雅和我，趙眉。零九點五十九分，四機同時離開基地，當時的風速為

五十海裡，逆風，飛行中尉張遲所駕駛A-76s註冊號HKG-18到達仙娜烈帝蒂沉沒海面，已經是十點三十六分。

但海面甚麼都沒有。仙娜烈蒂二十七已經全然沉沒，不見有生還者或救生艇。

飛行中尉張遲在海面巡迴低飛搜索，視野不及三十公尺，天色黑沉，我們甚麼都看不清楚。

十一點零三分，離仙娜烈蒂沉沒海面以西四十五公里，我們發現了，海面有光。

初步估計，當時海面起碼有四艘救生艇，十數枚救生燈不停閃動，但海浪高約五點五米，陣風速度高達九十海裡。飛機降低高度至十五米，可以見到機身右方救生艇上揮手呼救的三名船員，及一名相信已昏迷船員，身上佈滿血污。

由於風速過高，機身搖擺不定，拯救工作非常困難。

剛差不多吊至救生艇上，風速加劇，吊索又被吹離救生艇，差不多整整十分鐘，救生索才吊至救生艇上。我原擬先將昏迷者吊起，其中一名船員，將昏迷者一推，推入海中，自己就攀住了救生索。加斯雅按動滑輪，我和傷者立即吊回機艙。

從機艙望下去，可以見到昏迷船員的橙色救生衣，在海面飄浮。一陣浪翻過，就不見了。

被救上來的，可能是印尼人，可能是馬來西亞人，在機艙裡向西跪拜，感謝真主。我捉著他，扯著

他的髮，向後拉，刮了他兩巴掌，用廣東話對他說：你唔死都有用。張遲回頭看我，道，你真傻。踢他下體，才痛。

我狂踢了他幾下，那船員按著下體，狂叫，又猛向我說話，解釋甚麼，說馬拉話還是印尼話，我一句都聽不懂。

天愈來愈黑，視野降到十五米，風速七十海裡，雨好大。

第二艘救生艇上有五人，我做了一個雙吊，一個三人吊。加入飛行隊四年，第一次執行任務時做雙吊和三吊，我以為只有訓練時才有機會做這些高難度拯救技術。機艙擠滿受傷的船員，連同加斯雅，我，張遲，一共十一人。十二時十九分，在中環，灣仔，人們剛開始午膳吧，HKG-18開始飛返基地時，我左小腿及雙手二頭肌劇烈抽搐。

挺一挺，張遲說。加斯雅替船員包紮了一半，丟下繃帶，捋高我的褲管，為我按摩小腿。

他碰到我，抽搐加劇。我的左小腿，只是非常敏感。加斯雅又不是我的情人，張遲也不是。

那個船員，執拾繃帶，自己包紮右臂的傷口。機艙充滿汗和血的味道，我閉上眼，感到了，略帶愉快，幾乎色情的疲倦與昏眩。

趙眉。

是。

你的右足，脛骨膝下十公分處，你看看這X光

片，有輕微骨裂。你運氣很好，盤骨完整，右股上傷口只得兩公分深，十公分長。

趙重生，向著窗，抬頭看X光片，我看到的只是他的側臉，嘴唇很薄。

趙重生，看著X光片，正面，右腿脛骨，側面，右腿腓骨，正面，右足足踝，正面，盤骨，一張又一張，他一直沒有看過我，彷彿我就只是，右脛骨，右足足踝，盤骨，和已經碎到，無法辨認的，左腿脛骨和腓骨。

趙重生，我的醫生，跟我說話的時候，從來沒有看過我。跟別的病人說話的時候，也沒有。

離開急症室的時候，他按一按額頭。才早上九時十五分，他已經，非常疲倦。

手術時間，於七月二日早上，現在。

我和我的腳，我的左腳和我，作為一個整體，還有以分秒計的時間。

HKG-18 飛返基地，順風，只飛了二十分鐘時間。到達基地時是十二時三十九分，雨非常大，視野跌至零，颱風仙娜拉減弱並登陸，陣風時速六十海浬。救護人員和救護車已經在停機坪上等，麥根殊在控制室遠遠和我們揮手招呼。

十分鐘後HKG-18再出發，仍然由飛行中尉張遲駕駛，機員有加斯雅、拿殊和我。另一架A-76s已經加油飛走，兩架定翼機思靈斯比M200火蒼蠅正在回航當中，三架空軍黑鷹定翼機及一架屬私人直昇機公

司的飛海豚一型於一小時前奉命出動。海軍寶華號及孔雀號，三艘水警輪，兩艘巴拿馬貨輪及一艘俄羅斯越洋輪亦加入拯救行列。

我全身濕透，明知沒有用，還是在更衣室換了一身乾衣服。飛行隊只得我一個女隊員，所以更衣室只有我獨用。我在儲物櫃放了一枝十二年威士忌酒，狠狠的喝了一口，怕碰到麥根殊，讓他嗅到我有酒味，就漱了口。

出來停機坪很亮，很亮，亮麗如幻覺。雨停了，很靜，沒有風。我頓了頓，身後有淡淡的影子，有陽光，淡藍色。

我第一次置身於風眼。好靜，那麼靜。

飛行中尉張遲在我前面，大約兩公尺，不知道我在他身後。我們同走向HKG-18，中間隔了兩公尺，淡淡的陽光。這時我放慢了腳步，突然知道，不幸事情，即將來臨，我們卻無法阻擋。

我很想抱一下張遲。十多年了，我認識張遲已經十多年。十多年，他抱過我兩次。但張遲不是我的情人。

張遲。我叫他。張遲。

他上了機，戴上了耳筒，機槳開動，甚麼都聽不清楚。

我卻知道，這是我和張遲的，最後旅程。我只是知道。

鯉魚門峽，銀灰亮。我和飛行中尉張遲，飛行中

尉阿士厘，飛行員加斯雅，拿殊，周亦明，工程師兼飛行上尉愛皮野，從鯉魚門峽起飛，回航，去救火，捉非法入境者，追走私大飛，送病者入院，救出迷路的行山者，如是者不知多少次，下了班有時在跑道旁的飛行會酒吧喝啤酒，在飛行隊更衣室，控制室，停車場，都可以看到鯉魚門峽，但我從來沒見過，鯉魚門峽像此一刻，銀灰亮。

或許是有的，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吧。那時候，想我還在警隊。

張遲也在警隊。我沒想到會見到他。我根本不知道他也當差。

那次我們去處理一單爆炸案，我剛調去重案組。特別行動組D小組收到線報，一個偷車集團正計劃綁架一個地產發展商獨子，會在一星期內行動。特別行動組接獲線報後，以陳活海總督察為首，備搜查令上去新填地街一個單位拉人搜屋。小組早上六時去找人，沒想到對方有重型武器。據目擊的報販說，樓梯傳來兩聲巨響，然後滾下一個血人。「然後好嘈，好似打仗。」

滾下那個血人就是陳活海，我們到達時他已經昏迷。

我在樓梯前站了站，腳前是幾塊手榴彈碎片，門把，可能是窗的變形鐵枝，另有小節腸臟和一截斷肢，可能是腳。

我感到有點嘔心，就掏出手帕來，掩住了嘴。

「你這樣是不行的。」那是張遲。

他看了看我胸前的委任證：「督察趙。」

見到他，我並不驚奇。我總是覺得，我的一生裡，我總會時常見到他的。

見他不著，我又不會掛念。我的生活，還是一樣。

大學畢業的時候，拍畢業照，我們在圖書館前碰了面。他唸電子工程我唸數學，從來沒想到，後來大家都會跑去當警察。他們都喜洋洋的拍畢業照。我沒家人，所以也沒有租袍，也沒拍照，有甚麼好拍，我連畢業禮都沒有去。我在圖書館看閒書，下午有點餓，想到飯堂吃點甚麼，剛出門就碰到張遲。他見到我，遠遠的叫我，趙眉。他和幾個男同學，正拍照。我說，不如借我學士帽。於是，我就跟他，和幾個不知是誰的男同學，拍了一張畢業照，我戴著他的學士帽，歪歪的，身上就穿一件運動背心，一條爛牛仔褲，他一本正經穿了學士袍，沒帽子。

後來我在宿舍信格收到這幅照片。離開學校以後，就沒有見過張遲，亦沒想起他。

在學校，他抱過我一次。第二次已經是差不多十年後，我們在飛行隊，他剛結婚。

兩年前的颶風季節，我們接報在蒲台島以東二十海裡，一艘本港漁船發生火警。當時風速並不高，才四十海裡，但漁民卻沒有穿救生衣，沒救生艇，沒救生燈或警號，我們一直在海面搜索，差不多兩小時後

控制室才通知我們，漁民經已全數被路經漁船救起。回程時雨突然很大，燃料快耗盡，張遲要求在大埔水警基地作緊急降落。

燃料只足夠張遲作一次降落。在吐露港上空，張遲突然對我說：「如果有一天，我們在同一任務出意外，，，這你豈不要和我一起死？」我笑道：「你自己死好了，我才不要和你一起死。」他也笑道：「我死了，就不可以再伴在你身旁。」我望一望加斯雅，他正在打瞌睡，也幸好他不會聽中文。

降落很順利。待加斯雅下了機，在水警基地操場，張遲緊緊的，抱著我。

我沒有推開他，他就放了手。

「星期六要不要跟我和慧慧安去潛水？」他問。慧慧安是他的新婚妻子。

其後我們跟從前一樣，這件事好像從來沒發生。那個星期六，我和張遲和他的新婚妻子慧慧安去潛水。

其後我想起，這一定是他的遺言，提早兩年。

她們花了好大的氣力才將我抬到手推床上。待我在床上躺好，阿姐將我推進醫院電梯，電梯裡有來探病的，交X光片的，換班的，見我進來，向電梯兩旁讓開，我看著他們，如何過著正常的生活，行走，耽憂著，賬單，樓價，看報的時候，剪下食譜，掛念某人，打一個電話或不打，他們身上，有一種光明的正常氣息，而我躺著，和那種生活，漸離漸遠。兩天

前，我還和他們一樣，行走，耽憂著，生活種種，早上看報，總愛喝一杯香濃的咖啡，不加糖，拿起電話說，我討厭電話。現在我躺在手推床上，他們見我進來，讓開。讓開，他們不說一句話，也沒有人說一句話，他們就很自然的，讓開，我跟他們，就不一樣了。讓開，讓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清清楚楚的知道，這件事情，是真的。

我失去了張遲，我失去了我的腳。

電梯門又開了。來探病的，交X光片的，換班的，他們會離開醫院，過正常的生活。我還在。

我離開的時候，已經不一樣了。

我的義肢矯形師，是個高挑寧靜的女子，髮貼在耳後，頸很長，膚色很柔和，像鳥。

小蜜。手很小很冷，貼著我的右腳。

先給你的右腳做一個承托。小蜜，垂著眼，聖女一樣，而我的腳，就是她的祭物。她輕輕的貼著暖暖的石膏，包著我的右腳，就成了我的，另一隻腳。

你的左腳，小蜜說，你的左腳。你做完手術，要給你做一隻義肢。

我微張著口，一時無法明白，她的話的意思。張開口，想問，甚麼，甚麼，不敢重複，那句傷人的話，但畢竟這是真的了，我的義肢矯形師小蜜，說：「你做完手術，要給你做一隻義肢。」我一直張著口，覺得口裡微乾，空調很冷，微涼，我舔一舔我的唇，想說，說甚麼也好，但實在想不出話來，我，

我，義肢，義一肢，我，無法有話，就流下眼淚來。

意外發生後，這是我第一次流眼淚。

或許覺得靜，她抬頭，可以聽到，眼淚滴在枕頭上的聲音。

她緊緊的握著我的手。握著我的手，沒說話。一會，起來，出去，聽到她的腳步聲，橙火紅南美火鶴的腳步聲，然後給我遞來了，一條暖毛巾。

我抹乾眼淚，問：「我甚麼時候可以開始戴義肢？」

我的義肢矯型師小蜜：那會是一隻，美麗的左腳嗎？

如今方知，土地何等美麗。我還可以，站在，廣闊遼遠的土地上嗎？那土地上，有山谷，河流，森林，火燄，瀑布，原野，戈壁，湖泊。我還會見到，廣闊遼遠的天空嗎？那麼藍，那麼脆弱，如果天空裂開，我的義肢矯型師小蜜：如果天空裂開並下大雨，你還會，握著我的手嗎？

小蜜，請聽。

從風眼飛入風暴，我和加斯雅和張遲都沒有話。仙娜拉著陸，颶風改了方向，從西北吹，順風。雨一陣一陣，時有時無，在天空與海洋之間，偶然可以見到陽光，稀薄，微弱，海面銀亮，然後灰暗。HKG-18的影子跌在海上，然後又為雨水所淹沒。閃電無聲，亮一亮，又歸於沉寂。我拿望遠鏡探看，可以見到灰白的海豚飛舞。趙眉。唔。加斯雅叫我。趙眉。

唔。趙眉。是。加斯雅說，你說，一個人要押去刑場時，想的是甚麼。你真無聊，我說。趙眉，加斯雅又問，你覺得，一個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她會想甚麼。

她會想，真無聊，做人真無聊。我沒好氣的答他。

他得了一個好無聊的答案，就開了探射手電，光束投入灰暗的天空，消失。

如同微弱的光束，在半明不黑之中，消失。

在暴風雨和晴朗之間，我們的藍色直升機，那麼小。

第一個拉上來的，是一個屍體。救生衣還充滿氣，燈號閃動，這是一件好救生衣，鮮黃色。他伏著，臉孔在水裡，我拉起他，索著他的腰，抱著他的上身。他的臉，緊緊的貼著我的乳房，好像一個孩子，溫柔擁吻，但已經非常冰冷，因為貼著我身體的，是骨頭。

他的鼻尖和嘴唇已被削去，露出了鼻樑骨和一整排牙齒，聽到甚麼大笑話一樣，無法抑止的大笑。

屍體很重，我扯著他到機艙，微微喘氣，坐在機艙右邊近機門處，停了停。電光一閃，見到了火，HKG-18 拋了拋，就向下衝。張遲回頭來，看一看我。回頭來，看一看我，將我和加斯雅，一推出艙。我抱著屍體，從二十米高處墮下，扯下滑輪，機頂在我腳前滑過，我就甚麼都看不見。

從高處墮下，我一直緊緊的抱著屍體，屍體的救

生衣和我的救生衣，將我和屍體，浮在水面。而在水裡，我的眼前，我見到了我的腳，我的左腳，腳掌。

我只是十分麻木，如果痛，已經不知道痛的來源。海水辣而苦，淡而無味的雨水打在臉上，微痛，但很舒服。我隨著海浪飄浮，微微升起，微微下降，突然想起，我讀的那間小學，我還是三年級生吧，校園長滿夾竹桃，一個下午，下大雨，忘記為甚麼，學校無人，我從廁所走回課室，一邊走，一邊跳，景物微微升起，微微下降，我在唱一首歌：我不知道為了甚麼，我會這般悲傷。有一個舊日故事，在心中念念不忘。微風料峭而又優美，打喇打喇喇（忘記了歌詞），歌曲的名字，叫做蘿淚來。

真無聊。我想告訴加斯雅。

救護車的玻璃好黑。我從來未從這樣躺著的角度看救護車的玻璃。雨停了嗎，風暴已經過去了吧。這時我才問：加斯雅呢，張遲呢，HKG-18呢，那是一架優美強壯的直升機，爆炸了沉沒，多可惜。

藍黑的海裡，成群的魔鬼魚，飛行一樣游過，可會有華麗的鯨鯊，紫亮的毒水母。那會是一個，溫柔的歸宿。

我們也曾有過美好日子，我的物理治療師，小鬍子羅烈坦：我和張遲，也曾有過美好的日子。

說來我還記得那種熱。大學迎新營，好熱好熱，校園剛剪了草，有一種腥香，隨著熱氣，向上飄揚。我們剛步入成年，手長腳長，時常有一種微醉，原來

做甚麼都可以，雖不盡有益。但管它有益還是無益，迎新營最後的那一個晚上，在大球場蓋頂，我們躺著看星月，很累了哇，又不睡。天還未亮，有一組男同學在球場摸黑踢足球，哇哇叫。我摸黑穿過球場，想去廁所。回來時他們已經不踢，一堆人，圍著一個，躺在地上，有人想扯起那個在地上的，傷者罵道：頂你，好痛呀。我在中學一直都是救傷隊隊長，就過去。傷者小腿抽搐，右腳足踝扭傷。我一把將男子抱到背上，道：去找校警，知道那裡有救傷站嗎。傷者拍拍我的腰，喂，乜你咁粗魯架，輕力點。

以後張遲說起，都笑：從沒見過你這樣的女子，牛一樣，力這麼大。

所以一年級就一起去學拳擊。

逢星期三晚上去練拳，都是初級，沒甚麼，練練打沙包，練練彈跳，流一身汗，我們回宿舍才洗澡，二人拿著拳套，吊著，搭在背上，走過飯堂，他總要在汽水機買一罐可樂，邊喝邊道：好甜，熱量好高，好難喝的可樂。他先送我回宿舍，然後自己才上山，回自己的宿舍。路很黑，聽說有鬼，但從來沒見過。有時有月光，有時沒有，快到春天的時候，頭頂一樹的白花，跌下來，像毛毛白雨。春末就開始真的下雨，我們都不打傘，拳套和衣服都濕透，他看一看我，我的衣服貼在胸前，他忽然說：我們認識，快一年了。我低頭看一看自己，以後就換了穿，厚棉的運動胸圍。

要趕功課，我停了一個星期沒去。再去，練習場都沒有。我到宿舍找張遲。他趿著一對拖鞋，一條短褲，毛茸茸的走下來，告訴我：你不知道嗎，我們的教練，給人拉了，持械行劫。

升上二年級，我開始戀愛。男子長得好小，才到我的耳邊，比我小兩歲，一年級生，唸生物化學。但他真的好溫柔，小小的手，握著我的乳，低低的，在我耳邊，說著悄悄話，可以讓我，好安靜。

男子後來找到比我更好的。那必然是我的錯。

我和男子，在飯堂碰到過張遲。我老遠招他，他望著我們，沒表情，拿著飯盤便走了。男子問，是你的中學同學嗎。我沒答話。我不知道如何說，我和張遲。

我是說，張遲和我從來沒有戀愛過，但我和他，卻可以比戀愛更深刻長久。

其後張遲就沒有再找我，傳呼他亦沒有回覆。在警隊再碰到張遲，大家畢了業已經兩年。他和慧慧安已經是一對，我呢，當時和一個法醫官，因一宗斷肢謀殺案而認識。我們兩對，時常相約而遊，去騎馬，出海，又開始學潛水。

後來也不知怎樣和男子，就沒了來往。我已經忘記他的臉孔，他的身體，他開車的姿勢，他喝酒嗎，全都記不起來，只是無法忘記，他的氣味：腐屍和福米林的氣味，以後聞到死老鼠、生蟲豬肉，都會覺得香，經過醫院、看見救傷車，都會覺得親，但其實他

工作的地方，在殮房。

甩了男子，我和張遲和慧慧安就三人去騎馬，出海，潛水，都一樣。

張遲決定和慧慧安結婚，之前和我去了一次日本。

我不知道慧慧安知否我們去日本，我沒有問。

住酒店，我們各自住各自的房間。在大阪，我們住在心齋橋，我很無聊，晚上看那無聊的電視遊戲節目，看到午夜二時。他敲門，進來，說，外面可熱鬧，在街上，好多妓女。我斜他一眼，道：哦？你有光顧呵？他說：純粹買賣的性關係，比較好。一旦涉及感情，就很複雜。我關掉電視，說，走吧，陪我去吃一碗，中華料理。

在京都，我們住日式旅館，兩個人，共用一個房間。他總讓我先用浴室。那些算過草都有條生的日本主人，連暖氣都要入錢，每小時一百円，他就六時爬起來，入錢，讓我起來的時候，有暖氣。我感冒，自己在旅館睡，晚上他自己出去，泡酒吧。他會一點日語，回來告訴我：那旅館主人，在說我們的閒話。我奇：她說甚麼？他說她說：那張生和趙生，是甚麼關係，情人不是情人，朋友不是朋友。我大笑：這你說，我們甚麼關係？張遲做了一個正經的表情：甚麼關係？沒有關係。

我那麼大，手掌那麼大，腳那麼大，穿三十九號鞋子，力那麼大，但張遲極為愛惜我，甚至比愛惜他



自己更愛惜我，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將我一推。

愛那麼大，叫我如何承受。

但我一生餘下的歲月，必須默默承受。

我的物理治療師，小鬍子羅烈坦：生命重要些，還是完整重要些？

小鬍子羅烈坦。真奇怪，明明是個小鬍子，為甚麼背後的，都叫他羅烈坦。羅烈坦是個年輕女孩的名字。

給你傷口敷敷冰。我問，敷冰有甚麼用。小鬍子羅烈坦看我一眼：沒甚麼用，止痛，消腫。這你敷也不敷。

你做完手術後，要盡快行。我會教你先學用柺仗行。用柺仗行，你的背肌會很漂亮。

如果萎謝，我的翼還會很漂亮。如果我是蝴蝶。

只有翼，沒有腳。我的新生命。

仙娜拉二十七探油船沉沒，事件中一百一十三人獲救，其中三十五人敷藥後出院，二十三人留醫，二十五人死亡，六人失蹤，包括一名拯救隊機師，一名飛行員。該名機師所駕駛之A76-s 註冊號HKG-18 之直昇機，加入飛行服務三年，機件性能良好，相信該機為閃電所擊中，爆炸沉沒。

## 皮膚 肌肉 神經線 骨頭 縫合

——你知道你要做甚麼手術？

——知道。

——你要做甚麼手術？

——壞足切除。

——你知道你的壞足是？

——左腳。

麻醉科醫生是個印度女子，來問我：你有沒有對甚麼藥物敏感？沒有。你從前有沒有做過手術？有。做過甚麼手術？人工流產。甚麼時候？三年前。

他們像按著一隻蝦一樣按著我。曲著你的背，我先給你注射麻醉針，讓你的背不那麼痛，再注射入你的脊骨，印度女子說。她的手，好冷，好小。時間是，七月二日，早上十一時四十五分。

我的左腳，他們原來抬起了我的左腳，拆了繃帶，紅紅紫紫，剛從泥土拔出的小蘿蔔一樣，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我的腳。護士按了按我的腳，問：痛也不痛。我說：不。

趙重生戴上手套，帽，口罩，我認不出他來。說：餘肢盡量給你留長一點，但要開了來看骨碎和組織毀壞的程度才可以決定，正確切斷的位置。

我的醫生趙重生：對於殘缺不全的生命，你願意不願意，容忍？

趙重生，早上九時十五分，已經覺得非常疲倦。很疲倦，他的母親，拖了好久好久，還不死。

每次去看她，都認不得他，每次都問：誰？他就答：我是你的兒子。她每次都很驚訝：我的兒子？這

麼大了？你叫甚麼名字？他就答：我叫趙重生。她就  
很安慰：趙重生，好呀。想了想，就會問：升小學  
了，幾年級？他有時答：已經出來做事了。有時答：  
小學三年級了。

當初母親進療養院的時候，他還在醫學院。無論  
有多辛苦，他隔天都去看她。實習時實在太辛苦了，  
改為每個星期兩次。在內科時每個星期一次，現在，  
還每個月去看她，每次去看完她，都疲倦不堪。

或許不光因為母親。趙重生：或許因為，生命的  
殘缺不全。見太多了。

母親剛進院的時候，會以為他是父親，會叫他：  
阿海。他只好端端正正的坐著，叫他母親的名字：阿  
容。阿海，他母親說，四海那三百打衫，不行，領口  
不行，你叫小綠叫車間開夜工，改改。他就會答：你  
不用擔心，都付運了，信用狀都兌了現。

母親進院後，父親從來沒來看過她。

那個女子，阿眉，趙重生也叫她媽媽，就叫他父  
親：你去看看阿容，你去看看阿容，她蠻可憐的。眉  
媽揚揚眉，給他父親盛了飯：我可不想人家說我，橫  
刀奪愛。

他父親，阿海，忙道：怎麼會，怎麼會。

趙重生看不過眼，飯沒吃完，放下筷子，就回宿  
舍。

從他開始在急診室當值，他母親就忘記了他父  
親，也忘記了他。她回到更遠更早的時光裡面去，叫

她的媽：薇姨，好香，請給我抽一口。聽父親說，他  
母親庶出，他婆婆，抽鴉片。

自然也忘記，他姊姊。母親從頭到尾，沒有問過  
他姊姊，好像從來沒有這個女兒。姊姊生了下來，母  
親就不知怎的，癱了，所以就給他姊姊改了一個名  
字，叫做玉裂。不知何時，母親的病好了，但趙重生  
記得，每一次，無論甚麼事，即使是趙重生打破了吃  
飯的碗，母親都打姊姊，說她命焦，剋父母。

母親不知道玉裂的死吧。即使她正常，玉裂死  
了，她大概也無所謂。

玉裂也是一個醫生，腦科。她自殺。

## 燒 痛

玉裂死後，趙重生每天早上四時便醒過來。不是  
掛念她，從來沒有夢過她。喪禮在愛爾蘭歌慧市舉  
行，她和她的小兒子愛雲一起下葬。趙重生去到的時  
候，他們沒有等他，喪禮禮拜經已舉行，棺木正移往  
墳場。她的丈夫米克史葛，只和他握了手，說：謝謝  
你來，就沒有說其他的。

她注射空氣入小兒子愛雲的血管，然後用同一針  
管，為她自己注射。

醒來，可以看到天亮，趙重生。

天亮的顏色，從莓子藍，寶石藍，睡蓮藍，鸚鵡  
藍，湖水藍，浮萍藍，至一天的蔚藍色，從冬至夏，

秋天約摸是早上六時三十五分，春天天亮的時間，六時零五分。

已經做完了，趙重生說。切口在膝頭以下，十公分。你很幸運，這樣的長度，做義肢很好。傷口在小腿後面，你明白嗎，像做手袋一樣，切口呈之字形，多餘的皮膚將你的骨頭和肌肉包好。

我可以，看一下，我切掉的腳嗎，我問。有甚麼好看，已經扔掉了，他說。去街市看看，人的肌肉，和牛肉差不多，你知道牛腩吧，紅紅的。骨頭，也和牛差不多。有人好多脂肪，像黃色小葡萄。你常做運動吧，沒甚麼脂肪。你做甚麼職業？他問。

我低低道：曾經是，飛行員。

然後就痛。

從遠而近，馬勒的「復活」一樣，漸漸意識，煙花一樣爆發的痛。如果給汽車拖行，一直不放，大概是這樣的痛。如果火焰永不熄滅，會這樣燒痛。如果有馬，將我的身體，各自向牠們的方向拖開，先是皮膚，然後是脂肪，肌肉，神經線，韌帶，扯裂，骨頭向各自的方向，墮落，就是這樣痛。

痛成了整個世界。甚麼都無法想，無法感覺，只是痛。

睡眠都不可能。才一瞌睡，就刺醒。

好熱，好熱。

## 刺痛 撕痛

痛是心理感覺。他常跟病人說。二十八號病床，趙眉，痛的時候，一直咬著下唇，咬到滿嘴是血跡。手術之後，痛二十四小時，很正常，給你加重點止痛藥，他告訴她。二十七號床，是劉是遠的病人，糖尿病，做了舒米切肢手術，齊踝切斷，傷口發炎並且多次爆裂，劉是遠卻放了假。待你的發炎受到控制，可能要多做一次手術，趙重生說。病人是個五十多歲的女子，髮很長，指甲很長，牙很長，很尖，望著他。他重複一次：待你的傷口受到控制，可能要多做一次手術。女子望著他，微微一笑，扯著髮，張了口，一會，尖叫。

趙重生沒看她，只對護士說，叫馬丁來看看她。給她 Librium, 25 mg。

他離開了病房，在走廊還聽到女子的尖叫。

都是心理感覺。他就，從來不覺得痛。

——你知道你要做甚麼手術？

——知道。

——你要做甚麼手術？

——壞足切除。

——你知道你的壞足是？

——左腳。

趙重生：痛與安定之間，你如何選擇？

最後一次見到玉裂，她還沒有懷愛雲，剛結婚。她自己回來，補領證件申請愛爾蘭護照。米克沒跟她回來：他是個貨車司機，從來沒離開過愛爾蘭：「他從來沒想過要離開愛爾蘭。」趙重生不明白姊姊為甚麼會嫁他，為甚麼會要在愛爾蘭生活，為甚麼要在一間小醫院當一個普通科的小醫生。「因為那裡有，風與斷崖。」玉裂說。

「我想去，看煙花。」她說。

他就陪她去看煙花。剛值了十六小時的班，趙重生覺得整個人都很飽，滿滿的，滿是虛浮。和玉裂走在尖沙嘴的人潮裡，玉裂在他身前，半步，默默的，不快也不慢。八時了，第一朵煙花在頭頂爆發，玉裂沒有停下來，仍然是，不徐不疾的，在停下的人潮中穿插。趙重生也就落後她半步，默默的，跟著她，可以見到，姊姊的長髮。嘩，嘩，群眾歡呼拍掌。呼。玉裂沒有說一句話，一直走。姊姊就在他身前半步，如果伸手，就可以碰到她的肩，可以接觸她，或許可以，給她一點安慰。但趙重生沒有，無法伸出手來，才不過半步的距離，他無法，越過，才半步的距離。群眾嘩了一番之後，天空好黑，迎面就來了，好多好多人。玉裂停了步，給人群推著，回頭走。這時趙重生看到，他姊姊玉裂，流了一臉的眼淚。

「還有沒有拉小提琴？」他問。

「沒有了。」她說。

知道考上了醫學院，姊姊抱著提琴，大哭了一

頓。她曾經希望當一個小提琴演奏家的。她花在練琴上的時間，遠比花在課本上多。

自由與穩定之間，她做了選擇。

趙重生開始覺得，身體某處，陰陰涼涼，有甚麼，要離他遠去，但那不過是心理感覺。那不是痛。

玉裂死之前，給他掛了一個電話，搖他的手提電話。他正在看街症，星期三早上十時，愛爾蘭時間是前一個晚上，凌晨二時。喂，你在做甚麼。我在看症。我在香港還有一份定期，好多年了。哦，是嗎。存款單我寄給你了。寄給我做甚麼。你替我看著吧。好呀。父親怎樣。沒怎樣，這星期好像有點感冒。媽呢。那一個媽。我們的媽。她，上個月去看過她，差不多吧，姑娘都叫她容妹妹。她很不聽話，夜裡三時在床上抽煙。療養院現在都不准抽煙。玉裂停了停，道，小弟我，米克想跟我離婚，愛雲想跟他，不要我。

我有病人，待會再掛電給你。你先睡一睡，甚麼都不要做。

兩小時後再掛電給她，已經沒人聽。

## 切 痛

我夢到了加斯雅。他來病房看我，的的，得得，撐著拐仗來病房看我。我說，哈，你又斷了腳。他笑，是呀。於是我站起來，對著他，像照鏡。他斷的

是右腳，我的，是左腳。

我問，你的傷口，怎麼樣，美麗不美麗？

他笑，我沒所謂喇，我已經死了，傷口怎麼樣，無所謂，美麗不美麗。

## 悶 痛

他們一直沒找到，張遲和加斯雅的屍體。

## 扯痛 癢痛 抽痛

小蜜每天下班離開醫院，都會穿過行人隧道。穿過行人隧道，走下山，然後去坐專線小巴。在隧道出口，有一株鳳凰木，站在樹下可以看到香港島西邊的海，近處的華人永遠墳場，很遠很遠，天色好的時候，可以見到南丫島。樹底的景色那麼好，小蜜有時就會站上一站。隧道出口黃昏時會有一個乞丐，每天見到小蜜，都會叫她：姑娘。然後在乞求：唉，人生在世。

小蜜不明白，那是那門子的求乞：唉，人生在世。

我的義肢矯形師小蜜：唉人生在世，那是甚麼意思？

小蜜上來病房看我，我正在用便盤。便盤很冰涼，貼在身後，熱熱的小便，流進去，便盤就微溫。

用便盤的時候，有時候拉上簾子，有時候不。用便盤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可以走進來，清潔的，遞X光片的，換床單的，量體溫、血壓的，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社工，行政總監，探病的，心理學家，做心電圖的，借腳架的，還要說：為甚麼每次進來，都見你在用便盤。做完手術，不能吃，就吊葡萄糖，水份很多，差不多每小時都會排尿。微溫的便盤，拿出來，怕倒翻，總是小心翼翼，用布蓋好，然後按鈴，請人來收。第二天開始退燒，就沒再吊葡萄糖，開始吃，不敢吃，怕會排便。我不敢想像，要在便盤裡排便。

用布將便盤蓋好，好像蓋好自己的羞恥。

這麼快，便要做義肢了？

先給你做一個暫時的，待你餘肢傷口完全復原，再給你做一個長久用的。

你甚麼都沒帶，怎做？

小蜜笑了笑，不，我上來看看你，看你怎麼了，可好點。義肢你要下來三樓做。

我第一次用便盤，我說。

隨著還會有的第一次，多著呢，我說。

她們將我翻來覆去，抹身。

張開我的下體，清潔。

叫我：二十八號。我沒有名字。

我想到了將來，以後，小蜜。將來，以後，何其漫長。

我的義肢矯型師小蜜：唉人生在世，便是你一個人，孤伶伶的在這個世界上的意思。

## 潛水衣和玻璃罩

薔薇在廁所叫，趙重生，趙重生，我流血了。趙重生在客廳看電視，歐洲國家盃，德國對荷蘭。德國正進攻，薔薇在廁所叫，趙重生，我流血了。

趙重生將電視的聲音調高一點。

初見張薔薇就想，和這個女子結婚都不錯，不知是否跟，姊姊玉裂的死有關。

其實可以選擇的對象可以很多。不知為甚麼，這麼多女子，可以因為他是個醫生的緣故，就很願意嫁給他。其實醫生不過是一份職業。有時心情很好或很壞的時候，就很想，嘿嘿的，對這些女子，譬如護士愛美，嘉儀，放射治療師張蓉，社工洪璇璇，兒科醫生葉天送，醫院的行政經理王轉好，醫學圖書館主任陳報喜，病人也有直直和桂花，但病人不能碰，不道德；對她們，嘿嘿的，陰陰的笑，好呀，我和你結婚，不過我心理變態兼且性冷感，你不知道麼，你以為怎樣？但他選擇了張薔薇，不因為她美麗，美麗對他來說，沒意思，美麗不過是骨頭，不因為她純良，她一點都不純良，她喝酒有很多男朋友又抽雪茄，不因為她富有，他成天在醫院，醫院飯堂很便宜，他天天都穿一件白襯衣一條西裝褲，他開車又很慢，還用

一架已經八年車齡的日本車，住在醫院附近一間老房子幾乎已經供完了款，他用錢很少又不需要甚麼錢，他選擇張薔薇因為她坦白，或許因為她不夠愛他。

因為她是一個空中服務員。她不會為他放棄她的工作。因此和她結了婚，不會常常見到她。她飛長程，一上班，去兩個星期，和她結婚，好像沒結婚。

她倒坦白，去探病認識了他，第一次跟他出去喝咖啡就說：我從小媽媽就叫我嫁一個醫生。好奇怪，為甚麼她不叫我做醫生。薔薇想想又道：其實可能她聰明，她怕我辛苦。做醫生好悶，好辛苦。嫁一個醫生，有做醫生的好處，但不用辛苦。

說著又自顧自的笑起來。

好像向你求婚似的。

自顧自，又說：做空中小姐，好白癡。人家總以為我英語很好，其實我只懂兩句：茶或咖啡，牛肉還是雞肉？薔薇說著又格格笑。

好悶，到了城就在酒店吃即食麵，看明周，飛短途，在亞洲，還可以去街邊買冒牌貨，飛美加，東西好貴，只屈在酒店看電視，好無聊。

一次車子壞了，和薔薇去坐地鐵。晚上十時，地鐵只疏疏落落站了幾個人。薔薇站在車廂中間，看看，左看看，右看看，眼睛轉了轉，就做了個拉拉安全帶的手勢，說：如果機艙氣壓改變，你頭頂的氧氣罩會自動掉下，又做了個呼吸的姿勢：正常地呼吸。又作勢穿了救生衣：你可以透過管子吹氣，殊，殊。

逗得趙重生笑了。救生門在機艙的前方，中間，後方。薔薇指指趙重生。趙重生將她抱入懷中，道，我很沒有誠意，但你會否嫁給我。

他在講老實話，她也知道他在講老實話。

如果很多人的婚姻基於誤會，他們的婚姻非常誠實。

誠實至，近乎殘酷。

張薔薇從來沒想過，在趙重生身上得到，愛與溫柔。事情很簡單：她需要嫁給一個醫生，他需要有人作伴，一段稀薄的婚姻。她不會束縛他，他也不會束縛她。至於愛與溫柔，她不需要在趙重生身上得到，她有很多很多願意給她愛與溫柔的人。

但沒有愛與溫柔，到那個地步，又未免太殘酷，超乎她所能承受。

薔薇哭著叫：趙重生。趙重生。從廁所裡，穿著一件白色通花棉質睡裙，血一直流到她的腳跟，她走出來客廳找他，雙手滿是血，掬著，小小的，蟲一樣細小的，胎兒。

我流血，她哭。趙重生望了她一眼，道，你還想我怎麼樣。你還想我怎麼樣。

你還想我怎麼樣。趙重生對眼淚和血，感到極其討厭。

病人在他面前死，病人家人流眼淚，他還可以怎麼樣。

他沒怎麼樣，只想快點下班。

薔薇震震的，拿起電話，邊哭邊道：我要去醫院。醫院的電話幾號，我要去醫院。趙重生扯下了電話筒，說：你弄污了電話。你要去醫院，等一等，我開車送你去。還有十五分鐘，這場球賽便打完了。小產很小事情，不用緊張，你總不明白。

蟲一樣的胎兒，在車裡趙重生胡亂想，是我的嬰兒嗎。

那麼恐怖。生命那麼恐怖。

我的醫生趙重生：生命和完整之間，何者為輕，何者為重？

結了婚也不知多久，有幾個星期吧，趙重生和薔薇一直沒有性。薔薇一定會以為他是個性無能。他很喜歡抱著她，她的身體，很溫暖，但他只是不會勃起。薔薇也不逼他，渡完蜜月回來，聽見她和女朋友在講電話：嘻，有名無實，可能在說和他。他也沒問她，反正也是事實，的確是，有名無實。

早上四時，趙重生聽到他姊姊玉裂在叫他：小弟，小弟。如果是一個夢，那是個只有聲音沒有影象的夢。她的聲音，像她死前打電話給他的聲音，沒甚麼，不特別焦灼，也不特別平靜，也不是和平日一樣，好像一個假冒她，而冒得很像的人，打電話給他。趙重生醒了。醒了，見身邊有個人，有點奇，想了想，原來我結了婚，那個是我的新婚妻子，張薔薇。薔薇睡得好熟，胸前起起伏伏的，嘴角微向上揚，有微微的笑意。他一把抱著她，勃起了，而且

想，進入她。

進入了她，進進出出的，像很多人在搬屋，他覺得有點好笑。

她抱著他，不熱烈也不冷淡，仍然是，微微有笑意。他幾乎有點感動。

十五分鐘後就射了精。他一直看著鐘，每隔幾分鐘就看一次鐘。又不是比賽，但他總禁不住自己，每隔幾分鐘就看一次鐘，然後問薔薇，怎麼樣，你滿足嗎。

薔薇笑了笑：你說呢。然後她就起來去洗澡。

待她洗完澡他就去洗澡。水沖射著身體，趙重生就想：原來性是這樣的。

他沒告訴薔薇這是他的第一次。他不會告訴她，免得她沾沾自喜。

## 殛痛 熱痛 插痛 擊痛 抽搐痛

在痛與痛之間，可以有片刻的寧靜。在殛痛與熱痛之間，肌肉慢慢愈合。

最美麗的餘肢，呈橢圓形，其次圓錐形，再其次呈啞鈴狀，小孩做切肢手術，經常出現骨頭在斷肢刺生的情況，要再做手術。餘肢傷口可以爆裂，可以長水泡，腫瘤，切斷的神經線末端又會腫脹，可以好麻煩。你的傷口，復原得很好，很美麗。

趙重生來，替我拆掉了傷口的導管，換繃帶，

說，你很好的了，斷肢在膝頭以下。現在的義肢技術，可以製造人工智能碳氫義肢，功能和真肢差不多一樣，復原者可以做運動，爬山，打高爾夫球都可以，你要努力。

你很好的了，明天可以給你下床學行。

痛之萌芽，在頭中央，我的醫生趙重生，你當然不會知道。那是我身體的秘密。

無論你多麼願意，或我多麼願意，有時候隔五分鐘，有時更長，有時很久，有時從不，我左腳大拇指，左腳足踝，我左腳，小腿，會痛，我無法告訴你，痛來自，不存在之物。

怎樣痛？如何痛？有多痛？有多深？有多尖銳？有多長久？即時還是時而停頓時而抽搐？痛如何衡量時間？你知道，痛的盡頭嗎？痛與麻木與不痛，可以同時存在嗎？

姚嬰路路，第一次，趙重生對姚嬰路路說，我痛。

姚嬰路路是一個女子的名字。她的真名叫做姚嬰，假名叫做路路。

姚嬰路路，第一次，趙重生不肯在姚嬰路路面前脫衣服，她說，不用緊張，你躺著，不要動，讓我來。

姚嬰路路，打開了趙重生的褲紐，拉下了他的拉鍊，將他掏出來，密密的，含著嘴裡。

請輕點，趙重生說，我痛。



我的醫生趙重生：痛是一種開啟。

動一動，都痛。不動的時候，另一種痛。我如何向你說明白，動之痛與靜之痛？

他們說：痛嗎？來探病的，隨隨便便的，買些甚麼雞精，我不吃肉，他們就買些甚麼雞精牛肉茶來，隨隨便便的，病床前擠滿花，我根本不需要這些花，花令我打噴嚏流眼淚，他們還是要送花，問題在他們只想送，只想關心他們自己關懷的姿態，並為他們自己的關懷而深深感動，我坐在病床上，好像是他們的佈景板，給他們在我面前，擠滿花，讓他們隨隨便便，無關痛癢的問：你痛嗎？

我連答我不痛都無法表達我的鄙夷。我只別過頭去，說，謝謝你了，你要不要喝點甚麼，有果汁。

男人或者問：有沒有生孩子那麼痛？

真奇怪，他又未生過孩子，我又未生過孩子，我怎知道。

一個傷風鼻塞的來說，乞，嗤，你的腳，要多久才好？乞，嗤，這大傷風，真討厭，待你的腳好了，我的傷風還沒有好。

我笑說：我的腳，不會好的了，是永久傷殘，你不知道嗎。

我的朋友吧，家人吧，都說，關懷我，真奇怪。

我那麼痛，她們坐在我面前，說女兒經。唉，百合呀，十幾歲了，連一隻杯都不會洗。玫瑰呀，成天就躲在房間講電話，這個女兒沒用，還指望她當建築

師。紫藤，胸前愈穿愈低，愈穿愈低，慘過樓市大跌，低極都未算低。我聽著覺得好笑，她們不是來看病的嗎，她們帶來了，俗世生活，而我只有痛，默默無言，陪著笑，是我陪她們而不是她們來看我，真荒謬。

我並不惱怒，只是很哀傷。

他們還埋怨：我對你有甚麼不好，來看你，你笑也不笑，還給我們臉色好看。

猶如潛水衣與玻璃罩，痛將我與世界隔絕。

我的義肢矯型師小蜜：我唯一親近的，只是我的腳，我的義肢，我的拐杖。

只有義肢和拐杖，才明白，痛之萌芽，生長，痛之茁壯，堅韌。

痛之深與纏綿，比任何情人更深更內在。

痛之渴望，不過是，平平無奇的大地。無論有多痛，我只希望，能夠穩穩的，站在地上。

姚嬰路路是第一個。後來的，趙重生都攪不清楚，青青，細細，媚媚的，叫甚麼。接薔薇回家以後，薔薇就搬到客房去睡。趙重生也不介意，一個人睡一張雙人床，很大，很舒服。想叫女子的時候，就到酒店，從不過夜，做完就回家睡。

因為姚嬰路路是第一個，他告訴過她，他痛，她只是輕輕抱著他，姚嬰路路已經老了，有三十歲了吧，其實他自己亦是三十歲，但他總覺得，姚嬰路路已經老了，他還去找她，一定是她有一點甚麼，溫柔

的，讓他覺得親近和痛的。

你別那麼大力，我痛。他說。姚嬰路路偏咬他：就是要你痛。

痛，又覺得痛，這樣就好了，這是姚嬰路路。

無論你怎樣痛，小蜜知道，無論你的心怎樣痛，都無法與肉體的痛相比。

在泳池游泳，沒甚麼理由，她不過是一下一下的揮動手臂，插入水，彎出，再插入水，在水底她的心突然好痛好痛，她轉臉無法呼吸，嘩的一聲，她再沒臉在水中，哭了。

那一種痛，微涼，微軟，幾乎舒服。她想起男子時，彎下身，無法抬頭，她覺得自己滿臉都是血蛇一樣的疤痕，牙齒一顆一顆的掉落，她奇醜無比，淫婦騎著六角獸入城一樣受到唾棄，她指尖震顫，從內裡，她也不知道有多深的內裡，痛出來。

不尖銳，緩緩的，調情一樣的痛。

：你對我傷害之深，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卡在喉嚨裡，小蜜知道她不會死，只是卡在喉嚨裡，僅僅可以讓空氣透過，讓她不能吃不能說話，卡在喉嚨裡的痛。

她很想抬起眼皮望一望，她將來的日子，怎樣過，漫長漫長而又漫長，日子怎樣過。

緩緩的，日子經過，細細的髮絲被扯脫一樣痛。細細的髮絲被扯個清光，她掩著光頭一樣痛。

心之痛何其輕微。

來回反覆，輕微而又緩慢，小蜜嗒嗒的鎚著腳架，痛之來臨，如春日明媚。

因為痛，所以她經常有一種，微醉心情。

我的義肢矯型師小蜜：多麼微小，火之毀滅的種子，多麼微小。

臨時義肢是一個腳架，腳是一塊四四方方的金屬。你到小鬍子羅烈坦那裡去學行，他會教你用柺杖。其實，小蜜說，其實，真正的困難，到你站起來，才開始呢。

你的斷肢尚未定型，義肢可能會引起皮膚發炎，擦傷，如果傷口有異常的痛就立刻告訴醫生。但你慢慢便會習慣，小蜜說。

我真的會習慣。晚上睡覺習慣將手高舉及肩，要翻身時候，用手扶著床頭，翻。因為習慣，連左腳腳尖都會覺得痛，義肢有重量，半睡半醒間，就扶著床頭，坐起身，好腳著地，忘記了，自己有斷腳，要上廁所。

能夠自己上廁所，我多麼的驕傲與快樂。我怎樣向那些不痛的人解釋，我坐在高高的傷殘人士用的廁所廁板上，才明白，為甚麼傷殘人士用的馬桶要那麼高，因為腳不能屈，用正常廁所，只能坐在馬桶邊，根本不能用。我那麼驕傲而快樂的坐在傷殘人士用的馬桶上，大便，幾乎要，左顧右盼。因此才下地，我便很喜歡，去廁所。

才下地，一陣麻痛，才驚覺，我原來沒有腳，但

已經太遲，我已經啪的跌在地上，傷口爆裂，繃帶和石膏模都滲染了血。

站立多麼令人恐懼。我怎樣向不痛的人解釋，能夠毫無恐懼的站立，就是生命給予的福惠。

小蜜明白，但無法安慰。每一個人只能背負自己的痛，默默承受。

我的義肢矯型師小蜜，她高挑寧靜，南美橙火紅火鶴一樣修長，下班時候，默默走一個人的路。她不願意記起，男子的名字，聲音，撫摸，他叫她的名字：「小蜜。我不可以。」「我不可以。我是多麼喜歡你，但我不可以。」她沒說一句話便走了。在醫院還見到他，見到他，她低下頭，沒說一句話。她不願意記起，因此會握著病人的義肢，緊皺著眉，閉上眼睛，承受著，一陣一陣，輕微的痛楚。

「小蜜。」「小蜜。」

「小蜜。你有甚麼心事，你已經哭了，很多個晚上，我不敢進來問你，但小蜜。」她的母親在她床前，沒開燈，雙手放在膝上，低著頭。

「小蜜，你已經長大了，這個世界很複雜，我已經無法事事照顧你。」

「我又不識字。」

小蜜轉過臉去，聽到她母親的眼淚，滴在她的薄被上。她扯起了薄被，蓋住了頭。

母親長嘆一聲，輕手輕腳的出了去。小蜜細細的聽著，她上廁所，洗了把臉，就坐在客廳裡，開了電

視。她揚開被看看，母親沒開燈，大概在黑暗裡，在看電視。

即使母親多麼願意，但她無法明白，無法安慰。

唉人生在世小蜜。

痛之 **完全 長久 終生 為前痛所生**

叫做幻痛。

趙重生長嘆一聲，我不知道怎樣跟你說，你這情況，叫做幻痛。唉很頭痛，很辣手。幻痛在醫學上還未找到成因，而且沒法醫治。

完全——？長久——？終生——？

也就是說，可以痛一生，但也可能消失，何以痛一生，何以消失，醫學研究無法找出原因。幻痛其實由幻肢所生。病人做完手術後，像你拔牙以後，會覺得整個口腔都腫了，這就是麻醉藥帶來的幻覺，通常麻醉藥效消失就恢復正常。最早關於幻肢的記載見於一五五一年，另十八世紀荷爾斯大將軍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仍然感覺到他已經失去的手臂，一八七一年美國內戰以後，西納斯·米曹將九十個幻肢個案歸納，寫成研究報告。

醫學界相信麻醉藥阻止神經線將訊息帶至腦部，所以腦部接受不到已經失去肢體的訊息，麻醉藥效過後，仍無法將訊息傳遞，就產生幻肢。

不一定所有的肢痛都會產生幻痛。幻痛可以在手術以後，即時出現，也可以在手術完成以後多時才出現。另一個調查報告顯示，如果將痛楚程度分零至九

度，零度微痛，九度極痛，有百分之八十三有幻痛的被訪者，痛度位於三至六度之間，微痛與極痛的被訪者比率相若，極痛者佔百分之九，微痛者佔百分之八。痛楚有刺痛(37)、癢痛(28)、抽痛(28)、燒痛(26)、撕痛(25)、抽搐痛(25)、誘痛(25)、癢痛(21)、切痛(18)、悶痛(14)、其他(10)、熱痛(9)、擊痛(3)、扯痛(2)，括弧內是受訪者痛楚出現的次數。打呵欠，大便或咳嗽都可以引起嚴重的幻痛。

幻肢通常呈現傷者肢體受傷時的形態，譬如潛水時受傷，傷者就會感覺幻肢在水中浮動，如果開車時受傷，傷者會感覺斷肢還在踏油門，如果滑雪，斷肢就會感覺微曲微側。痛的位置也會受受傷肢體前痛影響，如傷者受傷前曾膝痛，即使膝蓋切除後，仍會感到膝痛。

治療方法包括局部電療止痛，於「誘發痛楚點」注射止痛藥，切除痛楚神經，心理治療，但沒有一種治療方法可以完全止痛，亦無法治好痛楚。減輕痛楚的方法有按摩斷肢，熱敷，微波或超聲波止痛。

## 襪 樓梯 我和張遲在跳探戈

趙重生甚麼都沒跟我說，但我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了。

十四日後他替我拆了石膏包紮，拆了縫線，清洗傷口，帶了即影即有照像機，替我的傷口拍了照：真

美麗，真美麗。說的是我的傷口。我笑：你家是不是有一抽屜的傷口照，真像個殺人狂。傷口已經愈合，你要好好的照顧她，他說。「她」是指斷肢傷口，每日以清水肥皂清洗。他寫了報告，藥物處方，醫療證明，給物理治療師的報告，簽了名，說：恭喜你了。

這就是他給我說的再見。

姚嬰路路，薔薇搬走以後，趙重生沒去更多或更少，每個星期五晚上九時半，去找姚嬰路路。你最後一個來，我就可以慢慢和你做，姚嬰路路說。價錢一直是四百五十塊。做完姚嬰路路會開一瓶啤酒或紅酒，和趙重生一起看電視一起喝，有時趙重生說要開車，不喝，姚嬰路路就一個人喝，將趙重生抱在懷中像一個小孩。後來趙重生連別的女子都不去找，只要姚嬰路路，但姚嬰路路從來不屬於他。姚嬰路路也不屬於任何人。

她說，這是最後一次了。這是她的決定，告訴他。他不能說不，你不要走，你去那裡。

我去做良家婦女了，姚嬰路路笑，我的孩子，也需要一個父親。

離開。為甚麼離開的都是她們而不是他。

這個晚上，離開醫院時醫院主要大樓忽然停了電。二三樓有幾個房間還亮了燈，可能用的是後備發電機發的電。好黑，護士和病人有的聚在醫院大堂，站著蹭磨著，說著無聊話。趙重生頭痛欲裂，回頭一看，整個醫院都好亮，好亮，比太陽更亮，他無法看

得清楚，每個病房都擠滿了病人，站著推著，病人那麼多，他看一生都看不完，病人好多，臉孔都那麼亮，伸出雙手來，血管全都爛掉，這怎麼辦呢，他無法找到血管，趙醫生，好痛，趙醫生，他們叫：你知道你要做甚麼手術？知道，他說。你要做甚麼手術？切除壞足。你知道壞足是，他們問。左腳，趙重生說。他們歡呼了，身體還留在醫院大樓，只來了，很多腳，很多腳，切口高低不定，視乎血管毀壞或骨頭碎裂的程度，很多腳，穿著漆亮黑色禮服鞋，在跳探戈，他認出了，他的病人，趙眉，那個飛行員，美麗的腳。

我出院後就沒見過趙重生。在一個醫院停電的晚上，他在醫院大樓的草地外，非禮一個路過的護士，忽然將她抱著要請她跳舞，她哭喊著要報告醫院行政總監並且堅持報警。事件見了報趙重生就給調走，後來警方有沒有起訴就不清楚。

我離開時我的義肢矯型師給我很多很多隻襪子。襪子好長，套著斷肢，只有一隻。另一隻好腳，穿普通襪子就行。下個星期回來呵，小蜜叮囑我，我要檢查你的義肢套位是否準確。

要離開醫院了，我穿了一條黑長裙，一對皮拖鞋，只穿一隻，另一隻義肢，吊呀吊的。小鬍子羅烈坦教我行路，柺杖跟你的好腳行，這樣，好腳，壞腳，好腳，壞腳，你練練。練好你的背肌，在這裡，做三十分鐘舉重。練好你的背肌，因為你的背，要支

撐你整個身體。

千萬不要撐著柺杖，好多病人都這樣，尤其是年輕病人，用手撐著柺杖，在街上碰到人，談呀談的，結果手掌和手臂肌肉都受傷。

教你坐。先扶著椅背，兩邊拐杖放在好腳那邊，撐著，坐好才放下拐杖。起來呢，動作倒轉，拐杖撐好了，重心轉移，才站起來。

每一個動作，我從來不知道的動作，行走，坐，起來，都重新學習，一步一步。

唉行幾步，全身大汗，我說。

而樓梯，望之生長。我立在樓梯前，生硬地舞動著柺杖，呆了。怎樣上樓梯，才兩級，我都不會上。從前我從來不發覺，原來香港是一個有很多樓梯的城市。

教你：好的上天堂，壞的下地獄。上樓梯，好腳隨拐杖先上。下樓梯，壞腳隨拐杖先下。別攪亂，攪亂了，你會跌。

於是就像神婆似的，像樓梯前喃喃自語：好腳上天堂，壞腳下地獄。

我的物理治療師小鬍子羅烈坦：我從腳，理解自由。

小蜜的心的微痛，時常都在，不會更多或更少。痛的程度，是零至二度。

## 流血 犧牲 盼望

如果讓你走，小蜜，你可以走多遠，可以有多亮。

小蜜，如果你渴望釋放與自由：從愛與想念之中，離開。

請靜靜，請聽。請不要接近，請容我，在烈火與海洋之間，細小陰涼的房間，復原。

小蜜的手碰上了張留伯的指尖，張留伯便呀的呼叫起來：姑娘，姑娘呀，有人要殺張留伯。姑娘，張留伯喊道，有人要殺張留伯。小蜜捉著張留伯的前臂：我就是姑娘。你叫做張留伯，這樣我一定要殺你了。你想怎樣殺你？那張留伯，瞪著眼看小蜜，聲音微弱起來：醫生，有人，姑娘要殺張留伯。

我要給你做一個掌托，張留伯，你不要動。

那張留伯，看著她拿著大剪刀，擱在他的指掌之上，便十分虛弱的道：姑娘，你要殺張留伯。

小蜜笑了，你乖乖的，我不殺張留伯。你這樣，曲著手，讓我量一量。

那張留伯，乖乖的，曲著手，給她握著，說，姑娘呀，張留伯，不想活了，張留伯，活著有甚麼意思。

我的義肢矯肢師小蜜，高挑寧靜，髮靜靜的貼在耳後，雙眼溜亮，笑容猶開猶合，一手按著張留伯，

一手扯下了合成纖維卷，口裡咬著筆，腳踩著張留伯的輪椅：你勿動。

張留伯好瘦好瘦，不知有沒有七十磅，因糖尿病血管壞死，雙腳齊踝切斷，手術已經做了三個星期，傷口全然愈合，張留伯一直都不肯下床，大小二便都在床上亂屙，連便盤都不肯用，弄得病房臭氣衝天，阿姐一天給他換幾次床單，每一次換床單張留伯都大叫：有人要殺張留伯。醫生要他出院，簽好了字，他坐起來，跳水似的跳在地上，雙手落地，如他所願，橈骨和尺骨都骨折，無法出院。姑娘和醫生都罵他，張留伯，你這樣不行，你累人累己呀張留伯，張留伯很氣就不肯吃東西。

張留伯七十歲了，張留伯說，張留伯七十幾歲了，從沒有今日這般折墮，姑娘，甚麼姑娘。

我叫小蜜。小蜜說，你很好呀，張留伯，七十到底幾多歲了，沒有腳又斷手，不吃飯又在床上屙屎，聲音還那麼大，更會在床上跳水。

姑娘呀，小蜜姑娘呀，張留伯沒用，張留伯沒了腳，張留伯沒工開照顧不到我的仔呀。小蜜問，兒子多大了。張留伯沒答。小蜜關了吹風機，問：兒子多大了。張留伯仍然沒答話。望著她，灰濁的雙眼，濕濕的流了兩行淚。

他們推了張留伯上去，小蜜下班的時候，心裡放不下，就上病房去看張留伯。

心之微痛的種子，那麼小。小蜜知道，無論你有

多痛，總有人比你更痛。無論你跌到有多低，總有人比你跌得更低。

電流通過斷肢，四個電極，兩正兩負，兩紅兩黑，輕輕咬著我的皮膚，此時痛楚輕微，從七度跌到二度，很舒服。那麼舒服，我就伏在物理治療的高床上，睡著了。

在偶然而又輕微的安慰裡，很慢很慢，很慢的復原。

小蜜有時想起，寫支票付賬，封上信封的一刻，關上房間門，每日跟同事說再見，天全黑，她便想起，曾經有過的痛。她側起頭，停了步，已經不痛了，然後她繼續。支票信封投入郵箱，巴士來了，她投幣入錢箱，經過公眾電話亭，電話忽然響起，無人接聽，看到一個女子在百貨公司的化妝鏡前，偷偷垂淚，這一刻，她以為已經忘懷的，突然微痛，她扶著，甚麼也好，她要扶一扶，以承受，痛之來回反覆。

小蜜，如果你收拾行李。小蜜想到了，離開。

她見到伯明罕醫院招請義肢矯型師的聘請廣告，開始寫信到每一間醫院去問，紐約大學教學醫院，柏克萊大學教學醫院，倫敦市立醫院，厚厚的一疊學歷證明，介紹信寄去，她知道，如果她要離開，她總可以。

如果她要痊癒，她的表面傷痕，一定可以痊癒。  
：你傷害我之深，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傷害之深，那是她最溫柔內在的秘密，只有她一個人知道。

多麼慢，日子多麼長。我換上永久義肢時，已經離開了醫院兩個月。缺失和痛成了我的存在，我除了接受，別無他法。緩慢，從此到彼，幾乎是一生。

從房間到廚房，去弄一片花生醬麵包吃，的的，得得，要走十分鐘。跌了一個茶匙在地上，思索茶匙，要好久好久，丫，到底怎樣才可以拾起茶匙呢，難度如小時無聊經常思索的益智題目：各位小朋友，如果水可以傳電，這樣閃電癩到海上，小朋友，如果你在海的另一頭，你會不會給電死呢。為甚麼海裡的魚不會給雷電電死呢。如果地球在太空緩緩旋轉，為甚麼我們的感覺永遠在向上直立呢。我像思索這些我思索多年的無聊問題一樣思索著：到底如何拾起茶匙，而不跌倒或弄痛腳呢。用柺杖來挑，用磁石來吸，用好腳踢，將茶匙踢得遠遠的，可以不用彎身便將茶匙拾起。生活何其慢，拾一隻茶匙，從想到拾起，可以攪半小時。一天就沒做甚麼，弄一片麵包吃，拾一隻茶匙，上廁所，就可以好忙，而且還累得背痛腰痛，小鬍子羅烈坦常說，你要好好的學行，屈膝，曲腳，不要用腰來盪，不然會腰痛。

因為每天做的事情只是很少很少，所以很慢。

思索亦很小，只想，很微小的事情。

譬如如果想去買一份報紙，一盒牛奶或一點吃的，又要撐拐杖，怎樣拿呢。傷口已經癒合了，我想

去游泳，怎麼游，一隻腳有力，一隻腳沒力，怎樣游才不會團團轉。去覆診怎樣坐計程車才最省錢，之類。小醫生說，你可以不用柺杖，試試用義肢走路了，於是又重新開始，學習走路，一步一步，真是一步一驚心呀，我常跟小鬍子羅烈坦說。而樓梯，一樣望之生畏。怎樣上呀，一樣是，上樓梯，好腳先上，下樓梯，壞腳先下。

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去中環。中環是一個我想起都生畏意的地方，那麼斜，那麼多樓梯，如果我可以去中環，上蘭桂坊或士丹頓街，下來才恐怖呢，如果我可以去，我就痊癒了。

我一直都不敢想，不敢問：我，還……

我，……

我，我還可以飛行嗎？那死去的，又活過來，希望之煎熬，莫過於此。

新生的肌肉，粉紅色。骨頭癒合，在X光片中，切口呈優美的橢圓形。傷口如舞痕，淡淡的，在皮膚表面，滑過。長久使用柺杖和做上半肢的健身運動，我的背和肩膊肌肉很飽滿，兩個月後去買一件小皮背心，發覺，要穿大一個碼。

小鬍子羅烈坦說的：像蝴蝶。我笑：好大好大的蝴蝶，叫鳳蝶。

我的義肢矯型師小蜜：蝴蝶與昨日之間，你可以承受，有多深？

## 救贖 重生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張留伯。張留伯發脾氣將全身的管子都拔掉，根據醫院的記錄，無法找到他的家人，替他登記入院的，叫做程牛衣，不知他是個甚麼人，亦無法找到他，病房護士所以就找到小蜜。張留伯，小蜜拿著一碗暖粥，張留伯，你吃吃。張留伯別過臉去，說，你不明白張留伯。小蜜繞過病床，坐在張留伯面前，說，張留伯，你吃一點點。張留伯又轉身以背向小蜜，道，你不明白張留伯。小蜜又坐到張留伯面前，放下了粥，低下頭，雙手放在膝上，微痛依然，因此黯然靜坐。張留伯嘆一聲，唉人生在世，有甚麼意思小蜜姑娘。小蜜抬起頭道，就是你一個人孤伶伶的在世上的意思。小蜜拿起調匙：你張嘴。張留伯張開了嘴，暖暖的粥，緩緩吞入。餵完了粥，小蜜站起來，頭微微痛，她按一按額頭，告訴當值護士，大概可以將管子插回去。

黃昏下班的時候，風捲起小蜜的裙腳，天急急黑。

我關上了門。我可以想像，飛行指揮官麥根殊的藍綠眼睛，在微黑之中貓一樣閃動，飛行中尉阿士厘的麥草色頭髮，美麗依然，飛行員周亦明，我還記得他的手掌的暖度，我們受訓的時候一起中暑，在診所的病床上，他和我剛一齊爬起床，大家笑著互握了



手，笑說：連中暑都要爭。當時有一個到英國受訓成為機師的機會，他和我都很想得到這個機會，結果去的是一個英國隊員，他受完訓後就離開了飛行隊。他們按我家的門鈴來看我，我沒用柺杖，拐了十分鐘才去開門，以為是我的家務助理，沒看就開了門。開門見到了麥根殊的藍綠眼睛，阿士厘的麥草色頭髮，周亦明的手，就呼的關上了門，到關了門才發覺，自己關了門。

在開門與關門之間，大概有五秒時間，和麥根殊四目相投，不過五秒鐘，見到了他極為震驚的目光，阿士厘柔麗的髮，突然亮了很多，周亦明，那麼高，我已經無法接近，我別無選擇，只可以關上門。

關上門，他們那麼高，那麼強壯，而我受傷以後，變成長短腳，流浪狗一樣。他們戴上頭盔護鏡，穿上鮮亮的橙黃色飛行衣，皮靴，對無線電說燈塔林馬探戈，已經到達。阿士厘，雷達服務終止，請聯絡控制塔一一八·七。而我拖著傷腳，為了要拾起一隻掉下地的茶匙，甚為煩惱，並思索良久。

我的物理治療師小鬍子羅烈坦：我該怎樣站，才可以毫無畏懼，在人前站立？

關上門，很靜。小蜜關上門，在黑暗之中站立。回到房間，她靠著門，緩緩的滑下，滑到最低，坐在地上。再縮，已經無可退縮，在黑暗之中，絨球一樣縮作一團。縮作一團，小蜜很渴望，伸出手來。她可以握著張留伯的手，可以握著白晨開的手，溫暖而堅

定的給他們安慰，她胸脯飽滿，言語溫靜，但在黑暗與蜷縮之中，誰來握著她的手呢。

白晨開才十六歲，跳樓，雙腿骨折。

怎樣的生命可以讓白晨開這樣火烈，她情願這樣，何嘗不想以火毀滅，但她不可以。

她們有甚麼事都叫，小蜜姑娘，你來，小蜜。

請聽小蜜。但誰來聽她呢。她默默無言，一個人走黃昏的路，活著成為她的詛咒。

關上門，我將自己關在絕望之中了。但別無他法。

猶如潛水衣與玻璃罩，斷腳將我與我曾經知道的，明亮世界，廣闊遼遠的天空，隔絕。

復原就是，打開。但可以麼，哦小蜜，因為明白，此刻我和你多麼接近。

正如你接近張留伯和白晨開。因為痛，可以開啟，可以接近。

復原多麼難。好難，我幾乎無法，沒有氣力，去打開。

請承接。

我在客廳獨坐良久。坐了多久，見到日色的轉移，漸漸暗了。可能坐了很久了，我站起來，很慢，一步一步，我知道很難，但生從來就很難，沒有玫瑰花園，從來沒有，我別無他法，只有站起來，行每一步都痛，我說有多痛都沒有用，還是很痛很痛，我不要扶，在漸黯的天色裡，好好的痛著走過去，走到門

口，開了門，又開了燈。

當然門外沒有人。門外放了，一大束鮮花，和整個飛行隊都簽了名的問候卡。

「天空很大，但沒有了你。飛行隊都很掛念你，並且相信，你很快就會回到我們中間。」

請握著我的手。

小蜜認不出張留伯了，只認得他的手。她們說他在深切治療病房十三號床，她找到十三號床，但不是張留伯，才幾天，張留伯怎會瘦得，只有六十磅吧，全身灰藍，但她認得他的手，她曾握過多次很瘦很硬的手。小蜜姑娘，你真美麗，每次她握張留伯的手，他總這樣稱讚她。這是他給她說的，感謝的話。她知道，因此亦，感覺美麗。小蜜漸漸明白，美麗是生存感覺，正如痛。

張留伯，她在他耳邊悄悄說。張留伯張了張眼，有光，透入他的眼睛。

微微有光，張留伯微微張了嘴。小蜜湊上去，聽。

小蜜。姑娘。張留伯說。

小蜜。你。真。美麗。張留伯舔了舔嘴唇。胸脯。

美麗。很。小蜜緊緊握著張留伯的手，但他已經無法回應她。她再溫暖再有力，不由他決定不由她留，小蜜知道張留伯要離開了。他的手非常冷而且藍紫，死亡從指尖爬上去，並不急，很慢很慢的爬著。

張留伯那麼老，死亡並不暴烈，很有耐性的戀人一樣接近，嘴唇一旦吻上，就不願意再分開，直至進入，高潮，然後，各自得各自的豐足。

小蜜的胸脯緊緊的貼在病床前，張留伯閉上眼睛，生與死之相聚，只有這短短一刻了。小蜜想好好的送張留伯上路。其後只有他一個人走了，便將他枯竭的手，拉到自己胸脯之上，讓他的手，緊緊的抱貼著自己的乳房。

這一刻，與性無關，只有她的體貼和生之好。

知道張留伯死了那天下班小蜜去看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在灣仔一間大酒店當清潔女工，理廁所。那個晚上有餐舞會，舞會還未開始，那些參加舞會的女子，在廁所的大鏡前，將衣服拉高又扯低，拿不定主意，拉高還是扯低。很多女子進來，留下了各種不同的香水氣味，各種不同顏色的唇膏紙巾，很多很多的硬幣。她母親，謝謝，謝謝的，收拾，抹乾，髮束在耳後，乾乾淨淨，見到她來，微微一笑，說，你來了，就繼續收拾，抹乾，待女子都離開了，才收起硬幣，邊問她，餓嗎。

小蜜沒甚麼話跟她說。又有女子進來，她母親退在一旁，待女子出來，給她遞毛巾，沖廁，抹乾淨。小蜜看著她母親，看到了她，就覺得，比較心安，也不跟她說甚麼，就說，我走了，母親便說，我做了菜，在雪櫃，你可以回去吃。

母親沒問她為甚麼會去找她。因為她是女兒的緣

故，她做甚麼，母親都不會奇怪，覺得都可以。

小蜜說，我沒事。

我開始練習肌肉的強度。受傷後左腳因為痛與不動，比右腳明顯的消瘦，我載上義肢，左腳負重伸直，並開始練習正常的上下樓梯。步行動作，重心先在右腳，身體向前移，重心移往左腳，右腳向前推，一步。小鬍子羅烈坦說，你應該可以，很快正常的行走。

我打電話給麥根殊問，我可不可以，上班，在控制室做一點桌頭工作都好。

受傷之後，我第一次去剪頭髮。我第一次，去咖啡室，喝一杯咖啡。我第一次到銀行。而且第一次，可以睡，從天黑到天亮，可以有五六小時不醒的睡眠。我想去看一部電影，喝一杯大爆穀，過正常的生活。

「時間會治癒一切。」但小蜜說，不。時間不會治癒，但她可以，正常的生活。時間只會令傷害，極深極深，深到和她的生命，一樣長久。下班的時候，她的腳步一樣凌亂。風一樣大，捲起她的裙腳。眼前的景色，一樣金黃，並且從夏至冬。她穿上了深藍的襪子。

總覺得有點甚麼不一樣。她停了停，是不是有新墳，天空一樣藍。站在樹下，她想起了，原來乞丐已經不在，可能死了，可能找到另一處行乞的地方。小蜜努力想，我有沒有曾經給乞丐幾個硬幣，有沒有

呢，但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來。

你是小蜜姑娘吧。她嚇了一跳，她們告訴我你剛下班，叫我追一追。男子提著一籃大生果，一籃紅雞蛋，一大盒油淋淋的：「燒乳豬」，男子說，本來想給你買一隻雞，但想你不知曉不曉得宰雞。男子提著籃的手，還紅彤彤的，大概是自己染的雞蛋。小蜜皺了皺眉，你找錯人了吧，我認識你嗎。

男子陪她去坐巴士。

「那天早上我們賺到一點錢。我和名仔，安仔，斗零四個去尖沙嘴開車門，賺到一點錢，下午想去那裡玩玩，名仔說，不如去銅廠偷銅。我們上魔鬼山銅廠偷銅，才發覺銅廠已經執了，廠裡面好多老鼠，安仔有一枝改裝玩具槍，想用來打劫的，就用來射殺老鼠，鬥多，賭錢，十元一隻老鼠。射死了十幾隻老鼠，才見到，有個阿伯，出來，好老了，阿伯叫我們走。斗零一腳就踢倒阿伯，搜他身，才得十五塊，安仔就叫阿伯將所有錢拿出來，阿伯講不知甚麼話，我們不會聽，就踢他，用爛椅打他的頭，安仔想試試槍的火力，就將槍塞進阿伯的口中，將鐵沙射入阿伯口中。阿伯叫也沒叫，就不動了，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好銅可偷，沒有，就回家。

第二次看電視新聞才知道阿伯死了。

我和名仔，安仔，斗零全都定了誤殺罪。

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是我第一次入獄。後來進進出出，都不知多少次。

後來那幾次出來連阿爸阿媽都搬走了，不知搬到那裡，我沒地方住，睡在街上，睡樓梯底，睡碼頭。

獄裡好多次都碰到阿明。阿明好出名，報上都登他的照片，他騙財騙色，專騙小明星。他太出名了，出來都沒地方住，連公寓都不肯租給他，後來張留伯收留了他，給他一個房間住，又沒收他的租，叫他去開工，送貨。

阿明又去叫雞，不給錢還要打劫雞。他在獄裡叫我出去找張留伯，給我一個地方住。

「張留伯叫阿明，我，強仔，阿木做仔，當兒子。我們所有的都坐過牢，沒父母，沒親人，沒人要，沒地方住。」

「謝謝你，照顧張留伯。」

「我剛出獄。」你怕我嗎，男子問。

小蜜接過了他的紅雞蛋，生果，燒乳豬，說：不，我不怕。

謝謝你來探我，小蜜說。張留伯，他去得很安詳。我知道，男子說，他死前我見過他一次，他說，小蜜姑娘，很溫柔。

你叫甚麼名字，小蜜問。程牛衣，男子說。

微痛之種子，隨著時間，有的生長，有的靜默。因為明白，小蜜的痛，時常都在，不會更多或更少，而且，不為她喜愛的男子不為她自己，甚至不為張留伯，白晨開，程牛衣，不為她從來沒見過的，阿明，強仔，阿木，只為了，廣闊遼遠的天空，小蜜時常起

了一種，悲憫的心情。

因為傷害，所以懂得，生之溫柔。

溫柔之蒼涼安靜：好廣闊，我從來未感覺得到，這麼大。我立在小小的客廳之中，得得，義肢敲在地板上，琴音一樣，反覆爬跌，到大門，到房間，都是齊齊整整的，五步。但有甚麼，好大好大，又好輕好輕，可以飛，可以鎮靜，又不是氫氣球和沙包，但可以越過高山，森林，原野，火焰和幻像的，著著實實的，美麗強壯的，是生存感覺——幾時開始，我的左腳不再痛。幻痛經已消失。我知道，我感覺到，並且我願意終其餘生，我沒有腳。

小蜜收到伯明罕醫院請她去面試的信。她將信放在抽屜裡，放一個星期，她要想一想。信放了一個星期，她將信丟進垃圾桶去。她再不需要，離開。

## 蝴蝶 灰塵 天空和墮落

其後每年七月，颶風季節，我會穿一個月的黑衣服。七月一日，我會買一大束火百合，如果沒有任務，就放在辦公室桌面，一直到七月二日早上十時四十五分。飛行指揮官KC黎問我，少尉趙，有甚麼節日嗎，我說，是呀，是一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節日。他便擠眉笑，一定是你生日了，你幾歲。我笑：不，那不是我生日。我沒說，那是我的假腳的生日。

其後一切不一樣。怎會一樣。痊癒時痛時靜，時

而反覆。

前飛行指揮官麥根殊，救援仙娜烈蒂二十七事件以後，申請提早退休，現時在英國中部屈素市退居，失業。前飛行中尉阿士厘，事件發生後一年離開飛行隊，現時在私人直升機公司服務。前飛行員周亦明，同時離開飛行隊，現任消防潛水員。A76-s 型號直升機HKG-19，HKG-20於HKG-18爆炸沉沒後一年退伍，公開拍賣，為汶萊空軍投得，代替A76-s為三架AS-302LS超野豹直升機，可載一千八百公斤燃料，容納十五人或一百五十加侖救火桶，最遠飛行距離為五百公里，性質優良。我裝上人工智能的碳氫義肢後就到英國亨定學院接受六個月的飛行訓練，升任飛行少尉，成為本港第一個傷健副機師，所以我的照片上了報紙的頭版。記者問我一生人最難忘的事情，我說，沒有。我知道她們要甚麼答案。她們問，受傷不難忘麼，裝義肢不難忘麼，重新飛行不難忘麼，我說，沒甚麼，我都忘記了。

痊癒就是靜默；靜靜觀照，默默想念，無人接近，請遠離。

我的物理治療師小鬍子羅烈坦：不痛之痛，比痛更長久。

痛之短暫激烈：我的物理治療師小鬍子羅烈坦，稍逝即忘。

小鬍子羅烈坦，一手執著割了肺葉的病人：王松貴，再走多十步，走多十步，你就可以坐。提著劉

驚，好像到街市買了一隻活雞，你這樣不行，劉驚，不要怕，行有甚麼好怕，自己行，不要捉著我。成天執著病人的領口，小鬍子雙手粗壯如蟹。

還有李四芽，拖著氧氣管，伏在牆上，再也不肯動。陳三桂，你量心跳，葉天送，你，再多拉一百下。

這樣痛不痛，小鬍子羅烈坦拉余美戒的背。這樣呢，他按她。

他坐下來，思想起。唉，才六歲。小鬍子羅烈坦又開始了，才六歲，我女兒才六歲。

余美戒嘆一聲。她已經聽了無數次，可恨她的背一直都痛，每隔一天就要來見他。李四芽聽到小鬍子羅烈坦又說他女兒，拖著氧氣管，自己會坐到輪椅上，要走。劉驚就說，小鬍子，你不要這樣吧，我好驚呀，你說那些事，好得人驚呀。王松貴就很乖，多走十步，又走十步，邊聽，小鬍子羅烈坦說，你說可能不可能，我女兒，才六歲，我前老婆，她屈我，說我玩我女兒。

才六歲呀，小鬍子羅烈坦說，她陰毛都沒有，有甚麼好玩，你說，王松貴。

王松貴很乖的，忙點頭說，是呀，才六歲。劉驚聽了，就大聲道：馬屁精，王松貴是馬屁精，醫生你又拍，護士你又拍，物理治療師你都拍，拍馬屁你少做幾下麼。王松貴就罵他，驚青鬼，你不要以為我不知，我知，整個胸肺科都知，你連靜脈注射都嚇到瀕

尿。李四芽說不出話，只會呼呼的喘氣，聽得他們二人罵街，便想笑，笑不出來，只扯動喉嚨。劉驚見到，便咒她：李四芽，你不要以為不會笑死人，你笑吧，笑啦，笑死你呀。

羅烈坦是個年輕女子的名字。他知道，他們背後叫他羅烈坦，但他沒有，他要說清楚，他真的沒有。已經好多年了，上一次見女兒時她才六歲，說他狎玩她，福利官不肯讓他再見她。

他真的沒有。連法庭都定不了他的罪，證據不足，女兒口供紊亂，罪名不成立。

他沒有，他們背後還叫他羅烈坦，甚至沒有人再知道他的名字。當面叫小鬍子，背後叫羅烈坦。

如果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你，我還認得你嗎，曾經是六歲的女兒，小鬍子羅烈坦想，我會認不得她了，小孩子，長大得很快，前老婆再結婚了，女兒連姓都改掉。

曾經有的，他曾經以為自己一生都會是個家庭男人，每個晚上都有暖飯熱菜等著他，吃完飯就和小人兒玩，他從來不知道廁紙多少錢一卷，連一隻杯他都不會洗——他不需要知道。他曾經以為，可以這樣過一生，沒甚麼，這很好。

因為事情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我甚麼都不說，剛入飛行隊受訓的訓練飛行員多明尼克，湯馬士，甚至不知道我有一隻義肢，直到他們讀了報。他們都是很有教養的年輕人，也沒有問過我，進行例行救援訓

練演習我們飛到香港西南，多明尼克問，這就是仙娜烈蒂二十七沉沒的海面，我知道他知道了。我只說，最重要的，如果不能救，就不要救，不要做救世主，不要犧牲自己，你自己的性命最重要。湯馬士道，那不是很殘忍嗎。

很殘忍。但如果你不對其他人殘忍。在這個汰弱留強的生存遊戲裡面，即使你對別人殘忍，你也會同時受到傷害。何況你不對其他人殘忍。

痊癒非常殘酷。

我還記得前飛行指揮官麥根殊的眼睛，藍裡帶綠，望著我，五秒鐘，他甚麼話都沒有說。我知道他知道是我。他離開飛行隊，他們在飛行會酒吧為他開一個道別派對，我去了一會便回家睡覺，那晚很早便醒過來，早上七時三十分我就回到飛行隊辦公室，辦公室沒有人，我開了門在看報，聽到腳步聲，抬頭見到麥根殊，他回來收拾吧，夾著飛行頭盔，手裡還抱著前英國政府頒給他的獎座與勳章。他站在門口，看一看我，甚麼都沒有說，便走了。

那是一對哀傷的眼睛：藍裡帶綠，很深很深，好像說：是你？呵是你。

他知道是我。仙娜烈蒂二十七沉沒以後六個月，飛行隊總指揮愛士比收到一間英文報章記者的電話，問他，爆炸沉沒的HKG-18，第二次奉命出動時，已經懸掛十號烈風訊號，當時香港正位於風眼。是誰決定在這危險的情況仍讓HKG-18出發救援。愛士比

說，是我們根據具體情況作的最佳決定。記者追問，這個決定導致一名機師一名機員死亡，一名機員受傷，有沒有指揮官員要負責。愛士比扔下了電話，但新聞報道一樣在報上出現，指收到消息，當時由飛行指揮官麥根殊全權決定，無人監察，還寫了飛行隊總指揮愛士比被問及責任問題時，「十分粗魯地扔下了電話」。當天下午總指揮愛士比就收到保安科的電話，召他去中環政府總部，「瞭解情況」。

愛士比回來在辦公室將電腦扔下地，摔個粉碎。一定有內鬼，他說。給我滾出來。當然他扔碎十個電腦都沒有用。他召了麥根殊進去，談了兩小時，麥根殊就立即放了一個月的假。回來他就申請提早退休，回英國。

大家對望，我和麥根殊對望五秒鐘，然後我低下頭來。此時此刻，他應該明白，他和飛行中尉阿士厘和飛行員周亦明來看我，我呼的關上門，那一刻我難堪的心情，痊癒以後，仍深深刺痛我。

他們那麼強，所以可以同情，愛，溫柔。我那麼弱，我只能很粗暴的關上門。

他們其實並不想傷害或刺痛我。正如我亦不想傷害麥根殊，阿士厘和周亦明。他們都是我的好夥伴，又是健康開朗、熱愛天空的好男子——我為甚麼會落到這樣的境地。

猶如骨頭無休止的生長，刺穿組織和皮膚，痊癒多麼邪惡。

你應該很快樂吧，飛行中尉阿士厘咬牙對我說。但不，我一點都不快樂。

是不是真有命運，明明是，平靜日子，其後為甚麼一切都不一樣。

但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小鬍子羅烈坦說，那天沒有事。那天下午接到前老婆的電話，她平日很少打電話到醫院來。她說，下班後我要出去，你去接我媽處接女兒回家好不好。他奇怪問，你要去那裡。她好像被人擄劫了，說，你不要問，我沒事。

那天沒有事。他接到女兒回來，和平日一樣，和她玩熊熊，嗶嗶，老婆不在沒飯吃就去買盒叉燒鹹蛋飯和女兒吃。玩熊熊，嗶嗶，女兒喊，爸爸，爸爸，我要小便。他說，你自己去，這麼大個女兒了，你自己去。

小完便，女兒在廁所喊，爸爸，你來。

他來到，女兒拿高裙子，笑：你來，替我抹抹，我好濕。

爸爸。她揚高裙子。多麼像誘惑。

他看到了，小人兒的下體，光光的，小石縫。

此時他竟然勃起，真可怕，這不對，他不可以。他按一按自己的運動短褲褲前，好可怕。

爸爸。小女兒拿起他的手，在她的下體面前抹。好舒服，小人兒笑。

他青著臉抽起了手。如果她是個成年女子，他可以抽起手，很威嚴的說：賤格。但不，她只是個小人

兒，她不懂。但這是甚麼意思，她是個小魔鬼，乘虛而入。

那是甚麼意思，他站在那裡，小人兒格格笑。他替她抹乾淨，穿上小花底褲。

整個晚上都很驚，望都不敢望小女兒，好像他已經做了甚麼。

她沒甚麼，在她的小桌子上畫圖畫，畫很多很多的花。

那個晚上甚麼都沒有發生。或許有魔咒。那個晚上，老婆在他身旁哭泣。他聽到，本能想摟著她，但他看到，她面對著他，睜眼看著他，但根本看不到他。他心底一寒，知道她的哭泣，與他無關。他便轉過身去，合上眼。

岩石斷裂，流星飛墮，浮島出現，到底甚麼時候發生。小鬍子羅烈坦並不知道，有甚麼事甚麼時候發生了，其後一切不一樣，跌個粉碎，樸素日子，經已無可辨認。

我的物理治療師小鬍子羅烈坦：你要有多強，才可以容納軟弱。

我情願可以在地上爬行，這樣我比較快樂。但我站得那麼高，那麼好。背胸和胸肌愈練愈大，義肢操作得那麼嫻熟，其他人幾乎完全不發覺是假足，我時常微笑，外貌整齊乾淨，湯馬士說，你有一張，非常和善可親的臉孔，我甚至去領養了一個聾啞的殘障孩子，每個周末就去聾啞學校接他回家玩一天，然後送

他回學校，這是我能給予的，最大的愛心，他們都說：飛行少尉趙眉，她很好。

我的骨頭滋滋生長，有魔鬼在我裡面，無人得知。

如同對鏡觀看，模糊不清。

前飛行指揮官麥根殊離開飛行隊後，我發覺，他們開始怕我。好奇怪，我又不是總指揮，又不焦著臉，時常微笑低語，他們還是很怕我。湯馬士和多明尼克都很怕我，正在說話見我進去都會停了嘴。一次下了班我在蘭桂坊見到多明尼克和女友手拖著手過馬路，見到我，多明尼克立刻放開他女友的手。奇，我又不是他情人，他怕甚麼。阿士厘每次見到我都正了身，叫我少尉趙，其實他的官階比我高。連我的頂頭上司指揮官KC想問我，甚麼時候想放假，自己都不敢問，叫湯馬士來問，見到我他就時常搓著手，自問自答，你收到通告沒有，收到了呵，看到了沒有，看到了呵。只有周亦明冷眼旁觀，抱著手，半笑不笑的看著我，不說話，我走近他便離開。

飛行隊周年餐舞會之後，大伙就到酒吧喝酒。那一晚周亦明很高興，喝了很多，一直在唱歌，原來他女友剛答應和他結婚。我說，恭喜你了，他望我一眼，沒有跟我碰杯，自己喝。午夜酒吧都擠滿了人，我想走了，發覺背囊在周亦明身邊，便過去。他喝得半醉，忽然揪著我的領口，問：你傷心嗎。我答，我不，甚麼。他說，我想打你一身。自從你的腳好了以後，我就想狂揪你一頓。我說，哦？他輕輕扯著我的



髮：你為甚麼不傷心，你太可怕了。

我為甚麼要傷心，我很好。在這個弱肉強食的生存遊戲裡面，我是倖存者，我為甚麼要傷心。

**並且遺忘：**痛已經沒有意思。

請遠離。

小鬍子羅烈坦一個人上班，一個人下班，一個人對一個人說：我沒有，她才六歲。像一朵行走的花，她誘他，喚他，皮膚那麼白，笑容無邪，真無邪麼。小鬍子羅烈坦好像避開一個戀人一樣避開小女兒。但她沒有放過他，爸爸，爸爸，她時常叫，我要。爸爸。

她那麼弱，弱至他無從抵抗。

老婆說要離婚他沒有答她。他以為她在說笑。第二天，在電梯，大家一起上班，老婆又說，要離婚。有人走進電梯，二人就沒了話。第三次，他在廁所擦牙，她說，要離婚。他說，讓你先擦了，好不好。

他根本沒當認真。無端端，離甚麼婚，不可能。

到警員邀他到警署落口供他才知道她當真。她母雞一樣擋著女兒，說他：賤格。他睜大眼睛，說不出話來。你誤會了，這不是，但他，他，有口難言。他們根本不會相信他。女兒那麼弱，花一樣，格格笑，而他確確實實的碰過她，他甚麼都沒有做，運動短褲經已射滿精液。

這怎可能，他們不可能知道，這不可能，王松貴，你說。王松貴馬屁精，說，不可能，這不可能。

王松貴根本不知道小鬍子在說甚麼。這樣，我做三十下便算了，好不好，王松貴問他。

你有沒有見過六歲的女孩兒，王松貴。小鬍子羅烈坦笑：我就見過，光光的，小石縫。

## 從不愛與忘懷之中 得到自由

我的夥伴兄弟飛行員加斯雅：在寂靜的海底，有多陰涼有多靜，有多痛。

我總是覺得我會再見到你，當我穿上飛行服，制服已經由橙色轉成深藍色，戴上頭盔和無線電通話器，我總是覺得我會再見到加斯雅。這一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五，一個晴朗的秋日午後，十三時零六分，控制中心接到報告，港島上環一間商住兩用多層大廈發生五級火警，多人被困大廈天台。十三時十分，飛行隊兩架 AS-302 LS 超野豹直升機和一架超王 ZS-10 定翼機出發前往現場，協助救出被困人士和擲水彈救火。AS-302 LS 超野豹直升機註冊號 HKG-22 於十三時二十一分抵達現場，該機機師為飛行中尉安東尼·芬尼，副機師是我，飛行員為多明尼克·劉和湯馬士·吳。HKG-22 到達大廈上空，飛行高度降至距離天台二十米，飛行員多明尼克正預備吊下，大廈頂層突然發生爆炸，火舌衝上直升機機底，直升機緊急攀升，烈焰一過，還可以見到有人身上已經著火，在天台打滾呼救。爆炸聲不絕，飛行中尉芬尼和我，將直

升機盤旋於離天台約一百米位置，遠遠可見有傷者不堪火燒身，從高處跳下，一團火球，煙花一樣下墮，多明尼克和湯馬士目瞪口呆，爆炸聲再響，芬尼將高度升到二百米。

不能下去，飛行中尉芬尼告訴飛行員多明尼克，太危險。多明尼克攀著直升機門，看著，第二團火球，跳下。湯馬士張大嘴，沒說話。對他們來說，都是第一次吧，眼睜睜看著，從生至死。我說，這些事情，見多了，慢慢你便會習慣。

多明尼克說，我不願意，我不願意習慣，太可怕了。

湯馬士轉過身去，伏在椅背上，再也沒有抬起頭。

他們多麼年輕。我的夥伴兄弟飛行員加斯雅：我們也曾經年輕，心靈脆弱，易於感動。

如岩石斷裂，流星飛墮，浮島出現，我的夥伴兄弟飛行員加斯雅，我再見到你時，世界都不一樣了。

我的物理治療師小鬍子羅烈坦，在一個晴朗秋日中午，經過一個無人的停車場，就想到，羅烈坦，六歲。他甚麼都沒有做，但有做和沒有做沒有分別。在那個無人的停車場，他決定了。

小妹妹，他說，妹妹，你一個人。我想去醫院探病，你知道醫院怎樣去嗎。你帶我好不好，你真是個好孩子來，上車吧，你告訴我，醫院怎樣去。小女孩兒，六歲吧，在巴士站等她母親吧，穿著小小的白碎

花裙子，髮束起幼幼的，皮膚那麼粉紅，手骨幼小得像春雞，大力一捏便可以將她捏碎，把她的頭砸白鵝蛋一樣打開，他拉著她，一碰她他全身的毛孔都張開，孔雀開屏一樣，原來復仇那麼快樂，他說，不要怕，叔叔很好的，叔叔的手又大又暖，你會很舒服的，不要怕。

小石縫，那麼緊，那麼漂亮。小鬍子第一次知道，原來快樂可以這樣激烈。

這一年十一月八日星期五，十四點零二分，HKG-22 啟程返回飛行隊基地，機艙拖回五具燒焦並爆得血肉模糊的屍體，弄得機艙好香肉焦味。多明尼克和湯馬士和屍體相伴而坐，一直沒有交談，當時天空晴朗無雲，翠藍如湖。飛行中尉芬尼問我，星期六去滑水嗎，我說，好呵，不如我帶我養子去玩玩，我可不知道我的假腳，可不可以滑水。芬尼笑，已經忘記了你有假腳，我才好。我轉身問多明尼克和湯馬士，你們去嗎。多明尼克和湯馬士，甚為憂傷，帶點不可置信的望著我和飛行中尉芬尼，在那兩雙幽暗的眼睛裡面，我見到你了，我的飛行夥伴加斯雅，眼睛清澈明亮，映著廣闊遼遠的天空，微藍色，總有很多疑問，關於生，無法解答，因此時而寂靜時而激烈，閉上眼，就是深藍的海底，時光來回反覆，只有等待中的暴風雨，每年七月，時刻相問，所歸何處，你渴望自由與完整的心情，是否始終如一。

### 3

離開一個狂歡節以後，火車在黑暗之中奔馳。

亞姆斯特丹。我來到了亞姆斯特丹。坐在咖啡店。其他人都抽大麻，大麻煙令我好眼睏。他們說：有一個狂歡節。從亞姆斯特丹，坐火車。

從亞姆斯特丹，坐火車，到南部。春天來了，有一個狂歡節。

他說，妳將我忘記。我說，好。

然後我忘記。

我掛上電話，看一看我的記事簿，用重撥打回去：對不起，我剛掛過來。我的記事簿有一個午餐約會，約下個星期三，十二時四十五分，拉貝拉店，請問是那一位。妳認識……這裡寫，安德遜太太……嗎？

我去到更衣室，發覺我的泳衣跟毛巾跟頭髮都是濕的。服務員問我，女士，妳忘記甚麼了嗎。我甚麼時候已經游過泳了？

我去報警：我失了車。我在停車場，找了兩小時，找不到我的車。我報案：紅色本田，車牌25TXG235。警員說。請給我看看妳的泊車票。警員看看我。說，妳有沒有記錯了車牌號碼。我打開手袋找記事簿。警員看到我的車匙，說，妳的車匙，是獲素車的車匙。我說，是嗎，怎麼會。拿出來看，果然

是獲素車的車匙，怎麼會呢，我換了車，我怎會不知道。

我回到家，有個女子，在客廳看電視，她好像我，只是比我年輕。我好驚，為甚麼她會在這裡，她一定有鎖匙。為甚麼她那麼像我。為甚麼她見到我，一點都不驚奇，又不害怕，只說，你去那裡了，那麼晚，我焗了蛋糕，妳要不要吃。這樣看來，她一定認識我，並且和我，有著不尋常的親密關係。

我今年五十二歲，叫做陳玉。我第一次來到阿姆斯特丹，足足二十六年前的事情。也就是，半生以前的事情。

從渴望坐一程長程火車，我來到阿姆斯特丹。

我在阿姆斯特丹，失去了一頂灰藍色的絨帽。我在一間猶大聖殿，參加了一個逾越節的禮拜。我在新教堂寄了一封信。我坐電車。電車開好快。我的母親，我在阿姆斯特丹，我的母親死了。

我跳舞。我後來便沒有跳。

可一而不可再。可一而不可再。

那一年，好多人死。我的中學同學，王永基，當警察，又叫做老丙。幾十年沒見，在香港看報紙知道他死了。我的小學同學，楊淑貞，和我的小学校長張培慶，同一年死。還有我父親。

我想到紐約去。我說。很傷心的時候，就說，我多麼想念紐約。

紐約是忘懷與自由。現在已經不大記得葉細細的臉孔。好多年都沒有她的消息。她比我小幾歲。想起她的時候，打電話給她。她很高興，笑說，妳這麼久都不找我，怎麼還沒死。然後就說，我給我女兒氣死了。我女兒。我女兒。我女兒。我女兒。我女兒唸醫好唸法律好還是唸建築——生活有了最實質的內容——我的經期停了，她說。是時候了。終於。我再回到紐約，打過一次電話給她。響了好久，我留了言，說，我是陳玉。我在紐約。掛上了線；才想起，我沒有留下聯絡電話。

記憶總是不同。我記得的許之行。

她也離開了紐約，在洛杉磯開了一間貿易公司，做球鞋買賣，又攬房地產，上海也有生意，加州也有生意。約了好久，約了她在洛杉磯見面，她遲了足足一天。約十五日星期五晚上，等了一晚，她沒來。我自己回房間睡覺。第二天晚上十時，她來酒店找我，說，不是約好你嗎，睡甚麼覺，我還沒吃晚飯呢。

記憶總是不同。見到了面，就覺得好累，累得全身都散，說一句話都沒有力氣。一個晚上，好多年沒見了，我甚麼話都沒說，也沒甚麼好說。她一開口就問我，倫敦的房地產，可以攬嗎，回報率有沒有十巴仙。我最近在天津和市長的女婿合資建一個渡假村，想找個香港人當策劃，你有人嗎。我女兒想到瑞士讀書，又怕德法語都不夠好，光英語行嗎，她又想去日本學日文，你說呢。

記憶總是不同。我再回到紐約，百老匯還在演「貓」，我和許之行二十年前看過，我再去看一次。原來好悶。還沒有完場，我便跑出來。

好悶。來到紐約，好悶。沒幾天，我便走了。

猶如瓜熟蒂落，猶如落葉歸根。我父親，纏綿病榻。

我從醫院回到家，便收到了醫院的電話。又再回到醫院。

回醫院那一程計程車，我望著漆黑的窗外，甚麼都沒有想。

回到他的病房他的身體還是暖的。護士囑我為他脫去身上所有的貴重物品，我想想，沒有。我握著他漸冷的手，坐在他身旁。

我第一次見我父親，我已經十二歲。我跟著我母親，在火車站等他。我母親說，來了。她見到我父親，只說，香港好多瓦煲，狗肉都有得吃。我父親，提著瓦煲，拖著兩個膠行李箱，穿著一套又舊又破的軍服，見到我，怔了怔，伸出手來，跟我握手。

我父母親伍華客家人。我聽不懂我父親的客家話。

如日中天。一個叫如日，一個叫中天。

如日痛了十六個小時。中天痛了二十四小時十六分。

迪士尼樂園，世界細小，我們會飛，古堡有美麗憂鬱的吸血殭屍，穿著燕尾服，嘴唇嫣紅。讓我們到森林去。如日說，我要小便，中天要喝可口可樂。媽咪。媽咪。媽咪又不是阿拉丁。媽咪想騎木馬，媽咪已經忘記了木馬的旋轉感覺。請讓我，靜一靜，媽咪想坐木馬，乖，你們跟爸爸，跟爸爸說，媽咪好累，媽咪想去騎木馬。爸爸，爸爸，你們去那邊等，在那裡，喝酒抽煙，笑得好大聲那個就是爸爸，你們找他去。

媽咪好累。我真的好累。

獅子。河馬。老虎。斑馬。雪豹。小木馬。孔雀。駱駝。爸爸。

他說，你不是要練舞嗎，才六時，這麼早回來。我說，我扭傷了。

我扭傷了。你回去，繼續練。我說，好痛。

他說，你回去，繼續練。

他說。繼續。

轉轉轉。叮叮鈴鈴。再來一次。再轉一次。山羊。轉到天黑。野狼和長頸鹿。

煙花亮了。在迪士尼，天天都是狂歡節，有煙花，音樂，笑聲。

外頭好吵，而我好靜。我真的好快樂。

一個叫如日，一個叫中天。那一年那一夜，在迪士尼樂園，如日八歲，中天五歲。為甚麼會那麼靜，我想想，如日八歲，中天五歲，足足八年，一堆人，

好多人，沒有離開過我身邊。每時每刻，我身邊都有一堆人，還有每個人脫下來的衣服，吃完好多好多碟子刀叉，酸掉的牛奶，未清理的貓屎狗屎；家長會又是我，生日會又是我，開車接開車送，聖誕節烤火雞，過中國年炸油角，都是我。到頭來，連一個姓都沒有，叫做甚麼太，如日從學校回來問，媽咪，你叫做甚麼名字，你你幾歲了——這是他唯一一次問我，關於我的問題。也沒有等我答，就和中天打起來，爭電腦遊戲機——你兩個別打。我一巴掌，如日一巴，中天一巴，說，我叫做陳玉。

我叫做陳玉。他們知道不知道，我叫做甚麼名字，做甚麼。我也曾希望……也曾有……

我也曾是個，「才華橫溢的年輕舞者」。

醫生給我一粒糖。他說，你真是個好女孩。

如日出生我痛了十六個小時。中天出生我痛了二十四小時十六分。

我哼都沒有哼。我父親，公正嚴明。我父親教我，無論你怎樣痛，都要繼續。

如果我不再見到，如日中天，我想我會很快樂。

我跟著花車走，煙花亮了又靜。我喝了一杯大啤酒。原來喝啤酒，胡亂說，我親愛的，你真性感，今晚陪我好不好，這麼好。很無聊，但好自由。

我真的一點都不想他們。回到酒店，孩子已經睡了，臉孔微紅，睡裡還會皺眉，又會笑，表情真

多，指甲長了，明早要幫他們剪。那個在看電視，聽到我回來，也沒看我，只說，我以為你失蹤了，還想去報警，孩子又纏著我，好煩，原來孩子那麼煩。我就先回來。你再不回來，我就自己睡了。

榮譽。責任。我父親教我。但沒有愛。

我是個好女孩。好母親。我那麼好，醫生給我獎賞，獎我一粒糖。

榮譽。責任。才華。我一生。

我得回，一粒糖。

「都是因為，我對生命十分幻滅與失望。」

「我想離開。」

「我去了紐約。」——那時候，其實細細並不知道，生命的幻滅與失望。

到後來，不說甚麼，說甚麼。我們只是不再見面，並且彼此忘懷。

在狂歡節裡面，有火雞、蝴蝶、鬱金香、馬克思、女巫和收割靈魂者。

火雞：火雞哭了。火雞遊了一整天，又冷又累，又要拖著一個真的舊焗爐。火雞哭了。拖著火雞的是一隻斑點狗，斑點狗是媽媽，一隻白天鵝，白天鵝腿好多毛，是爸爸。白天鵝說，焗爐給媽媽，我抱你。

蝴蝶：枝頭濕濕冷冷的黑葉，是蝴蝶。

鬱金香：夜皇后（藍黑）。春日明媚（淡粉紅）。去年今日，我們還年輕（金黃）。處子有血（白）。請不要忘記波斯尼亞（深紅）。飢餓（鬱金香球）。

自由（鬱金香田，野地裡的鬱金香田）。

馬克思：和平與愛，又與一個長髮女子，擁抱接吻。想想如果有天堂……在天堂給人謀殺……原來不是馬克思，是約翰連儂。

女巫：你的日子已經到了——如果我不再跳舞，你還會喜歡我麼？

你從來不曾得到自由。自由之不可得……

所有人都死了，你還活著。美麗是浮華，而活著就是地獄。

你將忘懷三年，記起三年，轉輾不得，三年又三年。

收割靈魂者：他們打鼓。離很遠，已經知道他們來了，穿黑色，吹笛，打鼓。他們來的時候，很吵，離去的時候，很久很久，還聽到他們的音樂，好亮的音樂，莫札特，德伏札克，韋第，因此都寫了華麗的安魂曲。

一直到我父親的死亡，我才漸漸安靜下來。

下了班還能回到家，實在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雖然家變成一個很奇怪的地方。也不是有鬼，但很怪很怪，好像我是鬼，闖進了人間的，普通生活。

我跟著路線圖回到家。我的記事簿有我家的地址。我的房子不錯，有客廳，飯廳，後園，一個雜物房，樓上有兩個房間，傢俬都好舊了，牆上掛著中國書法，寫得好端正，但沒甚麼氣味的，我看看下款，不是我父親麼。廚房滿滿的，冰箱滿滿的，打開廚

櫃，甚麼調味品都有，連印度咖喱粉都有十幾種，牆上又黃又黑，焗爐好舊，這個廚房，一定經常弄吃，有一個很勤勞的女子，成天在這裡，忙這忙那。我想喝一杯水，冰箱裡，整整齊齊的，有氣的，靜的，有果子味道的，梳打水，倒在冷水瓶的，還在瓶子裡未開的，放得滿滿的。這真是個完美的廚房，我喝完水，也不好意思，將水杯洗乾淨，將桌面抹淨，連我坐過的椅子也抹了抹，拉好。

那個很像我的女子，進來，跟我說，你回來了。我見到她，慌忙站起，說，你好。請坐吧，要不要喝點甚麼。她看了看我，湊好近，皺著眉，說，你不要嚇我。她自己打開冰箱，拿了一瓶汽水，便出了去。

哥哥打電話回來了，說給你寄了一千鎊。她在客廳看電視，邊說。

她的哥哥，為甚麼要給我寄錢呢。有一千鎊，都不錯。

為甚麼寄英鎊，他在英國嗎。我問。那女子答，在這裡換捷克克蘭好麻煩，所以他乾脆寄英鎊，免你麻煩。她說。

我心裡有點虛。這樣看來，我在英國了。

我還上班工作，他們會中文麼。不會。我講英語。

如果自由從不可得，最少我可以忘懷，我的醫生。

我的世界，好寬闊，好陌生。

每一件事情都是第一次。早上醒來，在鏡裡見到我的臉孔，都好驚奇。

我喜歡上班，喜歡聽電話。很多人打電話來的。不是找我，找一個叫做安德遜太太的。她是個銀髮的女子。我喜歡開車。開車的時候，我將音樂開得好大聲。我不喜歡地車。我喜歡織毛衣，不喜歡狗。我喜歡速度，不喜歡候診室。我以後都會常常見到你嗎。我又沒有病，他們卻說，我不用去上班了，放病假。

你的藥，令我頭痛又作嘔，我不想吃。

我攤開手，空蕩蕩，連掌紋都沒有。

猶如拳頭，掐得愈緊，指甲刺得愈痛。放開，甚麼都沒有。

我側耳聽，沒有聲音。我在黎明之中，見到一張大臉，浮在半空中，是甚麼人，我不認識。

時間並不很長，恍似昨日。

約好了在京都火車站等。表演完畢，他在東京開會開兩天，然後他來。我在八阪神社求了一支姻緣籤。日文的，我又不會看。給一千丹，可以將願望寫竹牌上，掛在寺外。我掛了竹牌，有銀鈴，有紅繩，因此無數的願望，在山谷幽風中飄蕩，但我甚麼也沒有寫。沒有筆，也想不到有甚麼好寫。寺外有泉水，傳說喝了青春常留。我口渴，去喝了一口，很清涼，再喝一口，但我知道，時光不長，青春或不青春，都是虛度，而良好意願，終成空。

無所謂。我真的無所謂。我不是你想像之中那些女子。

他沒有來。我從黃昏等到晚上，火車過了一班又一班，我坐了一班開到大阪的火車，自己一個人在心齋橋吃了飯，喝了點清酒，又坐火車，回到京都的旅館，已是晚上十二時，沒熱水洗澡，我便開電視看。日文的，我也不會看，他們在玩遊戲，吊著鐵架上，吊十幾小時，鬥耐，將硬幣疊起，鬥高，好傻，好認真的，玩輸了，會哭的，真白癡。看得我，睡著了覺。

第二天。第二天我對我的所謂人生的認識，好像深刻了些。

任雨來的時候，穿一件淺杏色雨衣，頭髮好長，穿一條到腳眼的爛牛仔褲，一雙橙色膠鞋。脫了雨衣，揚起手，裡面一件白短T恤，髮還是微濕的，嘴唇微厚微濕，整個人都散發溫暖的濕氣，她來自四川成都，是第一屆全國現代芭蕾舞青年大獎得獎人，十七歲，比我年輕，足足十二年，見到我叫我，嗨，大姐。

那一年我離開舞團。我說，我結婚了。我戀愛了。

但其實我知道，我是為了要離開舞團才結婚的，不是為了結婚而離開舞團。

舞台燈仍然亮起，但我已經不在了。

他們說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舞者」，但那不是

我。

當我不再年輕時，我的才華露水一樣消失。那年我二十九歲。

其後人生的道路，還有很長，累得我骨頭都散掉。但他們說，「三十歲是一個女子生命的完結。其後她就是魚眼珠。」「她是那麼普通。我認她不出來。」「你以為她跟別人不一樣，她跟所有人都一樣，結婚生子，和尿布奶瓶做好朋友。」「從前不是有個，叫，叫甚麼名字，跳得很好呀，消失了，是不是死了。」「不是，不是，不是死了。是結了婚。」「從前。她。」「她母親死的時候，她在阿姆斯特丹。」「從前她，我記得她，坐在一張高椅上，左看右看。她那麼高，我覺得她好高好高，好難捉摸。」

我跟從前一樣，沒有更多或更少，如果有所謂才華，才華從不突然出現，也不會突然消失。才華是由無數個獨自練習的夜晚，無數次受傷與痛楚鍛鍊而成。但很公平，他們可以因為我的才華而戀慕我，他們也可以同樣熱烈而決斷，即使我跟從前一樣，背棄我。

我離開，某種生活。某種生活，已是十分遙遠。

才華是那麼容易，我只專注於才華，而普通卻極為艱難，千百件瑣事，塵埃一樣密，此起彼落的呼喊，責任，榮譽，但沒有愛，一如婚姻，足以壓斷我的背。

他進入我的身體，握著我的手，一直問，怎樣，



怎樣，你覺得怎樣。就像一個過份熱切的侍應生，每吃一口，就問，怎樣，怎樣。

但愛之動，又不是足球比賽。不是孔雀開屏，不是武術表演，怎樣，看這套拳打成怎樣，或，近龍門沒有，怎麼成天都在中場，踢來踢去。

孔雀開屏，雄孔雀張好開，振動著，毛與翼，前前後後，揚起，但是雄孔雀一隻雀的事情，與雌雀無關。

我覺得有點可笑，但覺得不好意思，便說，好，好，說漏了嘴，說，好吃，好吃。

他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對，很專心的。我看著他，這個人，我見過，不知在那裡見過，容貌尚好，三十歲左右，開始有一點白頭髮。可能大家認識並不深，大家都穿著內衣，他穿的是一件白背心，我穿一件淺藍絲小衣，下身赤裸並交合。他垂著頭看著。

家裡沒了男人以後，他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兒子如日，有十幾歲了吧，敲門，在門外問，媽，沒事吧。我說，沒事，我做噩夢而已。我兒子如日好乖，家裡沒有男人以後，他就很快長大成小男人，總問我，沒事吧，早點回來。

床頭地上有份報紙，攤開，是戴卓爾和戈爾巴喬夫握手的照片。

我第一次看見坦克車，國慶日，我父親帶我回廣

州看軍事檢閱。奏國歌，我父親立正敬禮，一動不動。國歌奏完後就是步兵檢閱，步兵走過便是炮兵，然後就是裝甲車和坦克車。

香港不是國家。中國才是國家。我父親說。

我父親纏綿病榻，好些壞些，時進時出，每次留在醫院的時候，愈來愈長。最後那一次，住了三個月。我姑母說，你父恐怕不長了，我便回到香港小住，送他終。

我父垂危，言語斷斷續續。

說甚麼，我聽不清楚，只是語調急燥，不知是否要去小便。我便說，咪咪，去咪咪嗎。他掙扎起來，好重，老人家，病那麼久，看樣子好單薄，白白灰灰的，一樣好重好重。扶他起來，他沒有去小便，只站得直直的，一動不動，敬一個軍禮。原來奏中國國歌。

香港不是國家。中國才是國家，我記得他說。電視播中國國歌，並有好多坦克，在中國北京。

人民會忘記。人民為甚麼不可以忘記。如果不可以忘記，實在太可怕了。

我說，你還我六鎊五十便士。你一定要還我六鎊五十便士。從法庭追到唐人街，從唐人街追到中國大使館，我說，你叫甚麼張三四，你欠我六鎊五十便士計程車車費，請你還給我。

他給我六鎊五十便士，我都沒用，用小膠袋裝著。後來英鎊改了小裝，那些大五鎊紙幣，大五十便

士硬幣，都不能用。

這種人實在太多了。以前叫民運份子，異見人士，後來我叫，那幫人。

我帶他們上法庭，幫他們做翻譯。陳福星說，你這麼好，不如讓我睡你一睡，我會讓你很舒服的。劉福九說我想到愛丁堡去玩玩，你給我訂酒店機票，酒店可不能太便宜呵，他可沒有說，錢從何來。周學禮說，你讓李軍出現你看我會不會打斷他的腳，他有甚麼資格做民運之父，我才是中國民主的祖師爺。

可能全是誤會。人民為甚麼不能忘記。

忘記可以是，原諒與包容。忘記是，重新認識。

但我父親說，中國才是國家。你英語說得多麼好，你拿英國護照，你會跳舞，你烤火雞又會焗蛋糕，你無論多麼像他們，中國才是你的國家。

他說，見到你真是好。我心裡充滿喜悅。

那麼喜悅，我成天都沒有吃，一點都不覺得餓，整個人在飄。但其實我們甚麼都沒有說，不過說，我在練琴，你呢。我，我打電話給你囉這樣的無聊話。

喜悅如雲彩降臨。

我收到了一封信。沒有回郵地址，字寫得很端正有力，大概是一個男人的字。他寫：陳玉女士。我是你一個觀眾。每次我都坐在中中間間，太遠了，看不清楚，太近了，怕你會看到我。你看到我，可能不認識我，甚至目光不會停留。但如果我知道，你看到我，我會很驚恐，所以我就坐在一個位置，有安全而

親密的距離。從你開始表演，我每一次都去看，你跳的，我實在不大懂，但我想你一定有你的意思。我雖然不大懂，總覺得有點令人很感動的，但我又不知道感動甚麼，一個大男人，說感動，蠻難為情的，但你的舞又不是很性感，不是很過癮。你上次那個表演，看的時候不知道為甚麼，我就覺得不會再看到你表演。後來我去了美國工作兩年，回來後我問才知道你已經離開了舞團。過了好久我才寫封信給你，你不再跳了，一定有你的原因，但我想告訴你，我實在很喜歡看你跳舞。這封信寄到舞團去，希望你有機會收到。署名游憂。我看完就隨手將信扔掉。我已經離開，那種生活，但我仍然記得，生活的喜悅。

喜悅與甚麼都無關，喜悅就是喜悅。你那麼老，又那麼醜，如日說，但你時常都是我的媽咪，我會很驕傲的拖著你上街的，如日說。中天哭道，媽咪，媽咪，你不要離開我。我知道你想走了。你帶我走。沒有你，活著沒意思。我笑了，你從那裡學回來的，那麼肉麻的話。中天那天晚上給我煮了一杯，好甜好甜的巧克力。

許之行給我送來花。打電話來呱呱吵，你真小器，你生我氣了。我聽你女兒說，你有失憶症，你太過份了，這樣的事情，也不告訴我。我來看你好不好，我看看我的時間表，只有一個下午在倫敦，下個月三號，到倫敦時再掛電話給你確定。

我和許之行，認識好久好久了。我不跳舞了，她

拍掌道，好呀，跳來跳去，跳到骨頭散，不知你跳甚麼，賺錢又少，風險高，投資大，年期短，回報率等於零，早走早著。

她來了，一來便推開我的窗，說，好熱好熱。後來我們去了百老匯看「貓」，大家都沒錢，就買了十元的站票，站得好累。散場的時候，下大雨。許之行和我，在人群中避雨，她就唱起「貓」裡的「記憶」來，有人拍掌叫好，雨點揚起彩虹，晚上也有彩虹，紐約的燈實在太亮了。

喜悅如雪。奇怪，我甚麼時候來了紐約，我明明在倫敦。紐約還是一樣，許之行一點也沒有老，還是二十幾歲，但我已經老了二十幾年，有老花。

身上好多傷痕。傷痕好奇怪，一條一條，不像是做手術的傷痕，也不像是跌傷，是給硬物擊打的傷痕，頭上好多處禿了，有傷痕，沒生頭髮。不知傷痕從那裡來的，而且看這些傷痕，都好舊了，是留一生的舊傷痕。我想我的同屋女子，很可能知道我身上的傷痕，從何而來，但我不好意思問。

無端端流血——走著走著裙子都會染血。早上起來，嘴唇腫了，全是瘀血。額頭又會流血，沿著臉，流到胸口。背上流的血，看不到，但傷口痊愈時好癢，就知道，曾經有血——一直哭，邊哭邊去浸浴，睡到暖水裡，一缸微紅的血，好像露西酒。

我的血，一定與傷痕，與婚姻有關，但我記不起。好像生命裡有一個空間，好空，進了去，實實在

在有個空間，有邊界，因此有裡有外，困著，但空間裡面又甚麼都沒有。

我在微藍的空間摸摸停停。微藍空間，一無所有，是我的家。

我坐在玫瑰叢床單被蓋之上，床頭是小玫瑰燈罩，桃木燈座，小桃木床頭櫃，腳下是髒粉紅地氈。這地氈上曾經有一張報紙，頭版是戴卓爾和戈爾巴喬夫握手的照片，但報紙已經不在。右邊有樺木衣櫃，窗前有一張樺木梳妝枱，鏡前有護膚品，乾濕粉，髮油，木梳，唇膏，牆角有一張小書桌，桌上有紙，有舊車票，一枝半滿威士忌酒，小銀幣銀包，舊墨水筆，我坐在書桌前，拉開了抽屜。

「多麼奇怪。你還相信愛情。」葉細細說。她喜歡的男人打她。一踢踢斷她的肋骨。幾年後葉細細和我在春天街一間咖啡店說起這件事情。男人我從來沒見過，只聽她說。葉細細邊說邊按著肋骨，還痛嗎我問。葉細細瞪著眼：你都傻，都幾年了，還痛，你看我會不會上法庭告到他破產。你還掛念他嗎，我問。葉細細靜了靜。再叫了杯咖啡。咖啡來的時候，葉細細說，想念這些事情，突如其來，不由你說，掛不掛想不想。我也曾想，很普通的男人，犯不著。有時候在街上見到跟他有點像的男人，都禁不住，好想跟他一跟，看看是不是他。但，葉細細說，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其實我又不會跟他一起生活。和他生活，到後來只會互相謀殺。這你是為了甚麼呢，我問。葉

細細說：「多麼奇怪。我還相信愛情。」「到我們老了，我們不知會怎樣麼，還會談情說愛麼。」

到老了，愈離愈遠，我和葉細細，不再見面，並且彼此忘懷。愛情與否，已經無干。

我的愛情，想是個微藍空間，淡灰的瓷地磚上，拖一撮連著頭皮的頭髮：我愛的人從我頭上扯下來的。

我愛你麼。我忘記了你的名字。

我父親教我，責任，榮譽，在婚姻裡面，再沒有愛的時候，就是柔順與忍耐。在婚姻以外，就是節制。

從京都回來後，我沒有再提這件事。還一樣見面，還一樣說著話，好像根本沒有相約過，他也從來沒失過約。久而久之，我也懷疑是我的幻覺。沒幾個月他就和一個女子結了婚，是一個日本女子。我去參加了婚禮。日本女子是個電影演員。玩新娘的，叫她表演她和新郎第一次親熱的情況。她笑笑，跪下來，拉開男子的褲鍊，親吻他。這真是個奇怪的婚禮。

我覺得這個婚禮非常難忘。

我收拾。我連自己的護照都扔掉，用不著。

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我已經十二年沒有出來工作，寫了幾百封求職信，見過十二次工，考了五次試，做了兩次身體檢查，才得到這份工作，但我一點都不可惜。他們都是很普通的人，不好也不壞，但當安德遜太太說，那些清人與日人，眼睛那麼小，是不

是會看得清楚些，我怎可能跟著笑。其他人很有禮貌的，說，噢，親愛的玉，不是說你，你的眼睛一點也不小。你跟他們是不同的。但我怎能說，我跟他們不同，我也一樣是，他們口中的清人。

我沒甚麼，我一樣上班下班。我還有兩個還在唸書的孩子，一間還要供款的房子。柔順與忍耐，就是我的責任與榮譽。

安德遜太太說，你可以替我去超級市場買點牛油嗎。露惹絲叫，玉，玉，請你替我將檔案放下地。有一個檔案，在椅上。玉，玉，沒郵票了。沒影印紙了。玉，玉，玉。

玉，玉。你去看醫生吧，多點休息吧。後來他們都不知往那裡去了。我上到辦公室，很多人望著我，叫我去看醫生吧，叫我多休息吧，但那些人我一個都不認識。但我仍說，太謝謝你們，你們實在太好了。他們好像殺人犯看著屍體一樣，靜靜散開。

打開是我父親的一封信。大概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信。信裡面說的都是家常的事。我繼母，如常去游晨泳，同游的給鯊魚吃了。先吃左手，再吃左腳，然後一整個人都吃掉。但我父說，繼母說，海水一點微紅都沒有，還是一樣深藍透明。繼母也如常去游泳。家中的玫瑰，亦已盛開。小貓跟從前一樣，時常罵人，咪得好大聲。大貓愈來愈老了，動也不動，每天清醒的時間，不超過兩小時。

付上二千英鎊。今後你獨自一人，承擔家庭，要

量入為出。身體有傷，必須立即治理。父字。

我掙扎好久才將消息告知我父。繼母說，好女不怕瞞，你父親，脾氣又大身體又不好，你就瞞著他算了吧。我說，但我想他希望我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叫做再絲·阮，今年五十二歲，來自英國倫敦。我來到威尼斯，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生命充滿偶然的事情）。我二十六歲那一年，離開越南胡志明市，孩子給我母親帶，我去美國，找尋我孩子的父親。我丈夫離開後，我收到他一封信，和二千元美金。當然他的信說對不起我，叫我忘記他。

我從越南去到柬埔寨，在金邊住了一個月，我表姊家，再去到了泰國，在曼谷住了一個月，買了假護照，假身份證，假大學畢業證書，假工作證明，假銀行賬單，拿到了去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簽證，我打算從多加尼加共和國再到美國，在倫敦轉機。飛機延誤，趕不上，移民官員就給我一天的簽證，到倫敦過一夜。結果我就留在倫敦，一留二十六年。

我是在巴景我工作的餐館遇到葉細細的。她自己一個人，微胖，坐在那裡，穿著一件深藍色的長裙，一雙深藍長襪，一對過大的男裝鞋。中國餐館，很少一個人來吃的。她點了回窩肉，東坡肉，梅菜扣肉。一個人，全都吃掉。我去收拾碗筷，問她：要甜品嗎。她說要。我說，花生糊，合桃露，紅豆沙，送的。她說，可以全都要嗎。我笑笑，可以的，難得你，吃得下。

她吃完以後，結了賬，坐著看窗外風景。窗外黑漆漆，甚麼都沒有。她問，我可以坐一坐嗎。我說，隨便，反正沒客人。

她轉過臉去，眼淚一滴一滴流下來。

我沒上去跟她說話。這種人我見多了，上去就自找麻煩。她們不是問你借錢便是問你有沒有工作，或者有沒有有護照的人，可以嫁。不然就叫你翻譯，打電話去煤氣公司，看看這封信說甚麼，我可不可以去你處住。來到倫敦以後，我學會了，詐傻，詐不知，詐看不見。人人都要人幫，我一個人，我自己都幫不來，我一樣沒身份打黑工，我一樣寂寞，一樣窮，誰來幫我。

她走了以後我發覺她留下了一隻李子青皮手套，繡了幾片青葉。好奇怪的顏色，我沒扔，留在餐館抽屜裡。

日做夜做，一個星期做六天，星期一休息，睡在床上對著天花板。我不寫信，不看電視，不打電話。我的孩子，我在泰國時已經死了。死時九個月，真是短暫的一生。

我在倫敦巴景，時間好漫長。

後來在倫敦唐人街的超級市場碰到葉細細。她穿一條黑長裙，白襯衣，淺灰麂毛外衣，天氣暖了，她纏一條灰藍絲巾，一樣穿一雙過大的男裝鞋，右手戴一隻，李子青的長手套，手背上繡了幾片青葉。面對面，好面熟。我記得了，便說，你留下了另一隻手套

了。話出了口，我便後悔，明明說不與陌生人搭訕，會惹麻煩，她看著我，甚是茫然，好一會，才如夢初醒，是，你在巴景，嫣紅園。就是姘紫嫣紅開遍，都付與頹垣敗瓦的那個嫣紅園。我皺眉道，我不知你說甚麼。

她來了，又是一個人，只點了兩碟點心，開了一壺茶，我說，吃這麼少。她說，那時我心情不好。又笑說，你看我這麼胖，就知道我心情不好的時候居多。我說，太奢侈了，居然可以心情不好。她笑，說，我知道。她在看一本英文兒童故事書，看得好慢。我說，書院有給外國人學習的英文班，免費的，你要去嗎。

這一次，她留下另一隻手套，和我還給她的一隻，成一雙。她擱在桌上，說，不要了。她聳聳肩，男人送給我的，就當他死了。我搖搖頭，都是男人，何必。

英文班一個星期上兩課，我一個星期見到葉細細一次，有時她沒上，有時我沒上，有時兩個都沒上。但總會見到，大家都不會放棄，都會去。我和葉細細是那麼不同的人，她那麼光采明亮的，哭是哭笑是笑（笑聲亮如一城的細鑽），我就灰灰濛濛，摸摸停停，大近視的沒甚麼表情的做人。（我曾經有過一個孩子。死時九個月，真是短暫的一生。）（很多事情，我不願意想起）（我父親，長嘆一聲。現在年代不同了。）（可一而不可再。很多事情，可一而不可

再）。但我懷疑其實我和葉細細，不是那麼的不相同，我們的老師鍾絲小姐，就老叫亂我們的名字。

葉細細週末在市集替人按摩。「中國氣功按摩」「另類治療」，又賣些萬金油，白花油，松節油，普通到無可再普通的，「新紀元草本藥物」，又點香，連蚊香都有治療作用，鎮靜神經，我去看過她一次，她在做生意，一個黑人好享受的樣子，坐在陽光裡讓她按摩，我笑說，你可不要醫死人。

英文唸了兩年，高級班，畢業了，我們幾個亞洲同學，在她家弄吃的，舉行我們的，「畢業典禮」。她住在倫敦白教堂的公家房子，她剛搬去。鄰居都是巴基斯基人，走在路上好香咖喱味。公家房子，「人家給我住的」，這「人家」那麼好，我都想認識人家，四個房間，一個小花園，還有一架單車和一隻大花貓。我們打邊爐，熱氣氤氳的，細細一直喝，喝紅喝白，威士忌，喝到好熱，脫贖一件小衣，穿一條牛仔褲，她在廚房點了魔術磨菇草，南美來的，她說，要不要抽，我搖搖頭，說，我不抽的。日本的金田子，進來拿芥醬，深吸一氣，說，好香。細細便說，試一口，不要抽太多，她抽一口，又說有山，又說有水，有妖怪，我們都笑倒。細細沒甚麼，將小煙抽完，問我，為甚麼不。我說，這是我的選擇。自由的意思是，你可以選擇。

細細停下來，說，是，說得真好。自由就是選擇。

又搖搖頭，說，你看我，這些草，對我一點作用都沒有。我還是抽。或許應該將它戒了。

以為是自由，其實並不。差不多了，細細坐在桌子上，搖著腿。我今年二十八歲了，細細說。還好年輕，我說。一生還長呢。

葉細細時常都自由。我就死古古，在巴景那間餐館，日做夜做，一星期做六天，後來比較好，可以休星期天，我買了房子，買了車，星期天可以做花園，開車去買花，如是六年。

葉細細，時常都很自由，事情好多，好麻煩。

我三十歲就要自殺，葉細細宣佈。她去了澳洲坦士曼尼亞，打電話給我，說，他很好，他很好，我要跟他在一起，好久好久，我嘆一口氣，你都沒身份，你怎離開英國，你偷渡。她笑呵呵，我拿人家的護照，都是東方人，他們認不出來的。她的「人家」可真多。沒兩個月，又打電話來，我冷死了，我家的煤氣給截了，我可以到你那裡過幾晚嗎。

來到了，嚇死人，剪了短髮，戴一雙珠耳環，一進門便說，要改邪歸正，受不了。

立在門後，大衣還沒有脫，搖頭說，有甚麼意思呢，沒甚麼意思。

或許她的決定，就在那一刻。其後不過是實際的，人，時間，那裡，怎樣的等等問題。

我說，我真的受不了，以後不要再煩我了。這一次是要到警局保釋她，又要找律師，又要找錢，又要

接又要送，我一整個晚上都沒睡，第二天還照舊開工，客人要醬油我給他辣醬，又打爛碗。她在超級市場高買，給人捉著，要起訴她。她說，不是我，怎會是我，我又陪她到律師樓做口供，她說，不是我，我在一個女子身後，是個黑髮女子，我跟著她，我一出超級市場門口他們便追著我，說我高買。我都付了錢，發票一出門就丟了，找不著。又陪她上庭，在法庭，等一天，審一個半小時，算她好運，證據不足，放過了她。又開車送她回白教堂，我開車時頭暈眼花，只看到彩虹，居然沒撞死。送得她回去，她咕的笑出來，要不要進來坐坐，我說，我都要死了，她笑說其實是我偷東西。

我氣得恨不得刮她幾巴掌，甚麼都沒說，就推她下車，說，我受夠了，你以後不要再找我了。

她真的沒有再找我，有一兩年。

有時都會想起她，不知她怎樣了，但想，不要麻煩了。好麻煩。

做人好麻煩，死掉算。

她三十一歲生日那一天，我就給她撥了個電話，也沒想到有人聽。我說，是我。她說，哎，我都想找你。你先說，你找我幹嗎。我說，看看你死了沒有，你不是說三十歲要自殺，現在都過時了。她才呀的道，噢，我都忘了，今天是我三十一歲生日。我沒死。我要結婚了。

婚禮在嬌花園舉行。男子是個美國人，祖母是中

國人。

她只微笑，不是很興奮也不至於冷漠，很有禮貌的微笑著。我給她買了一雙鑽石耳環，她說，謝謝，也沒看，便收好。她沒甚麼親人朋友，只有幾個在英國的親戚，我們在巴景的幾個亞洲同學，幾個市集賣東西的，不知甚麼人，中東人，印度人，愛爾蘭人，聽她說過的。其他都是男子的親人和朋友。他們在花園拍照，三月天，很清涼，公園的樹葉已經發芽，陽光一陣一陣，是不是因為春天的緣故，我站在一株小無花果樹下，樹芽的影子稀薄，我閉上眼，嘴唇就開始一直發抖。

不是說，因為結婚，就失去自由。結婚與不結婚，我們只在各自的微小空間，嘗試生活。不是說，我心目中的葉細細，好麻煩的葉細細，不會再自殺，或拿人家的護照，飛來去飛去，尋求那從來不存在的；不是很簡單，就說失望，或幻滅。不是。

而是說，到此時此地，我們明白，所謂自由，不外如是。

她家的煤氣給截了，她穿戴整齊，來到我家，一入門就靠著門說，我受不了，要改邪歸正，我當時只覺得很驚嚇，但不知道自己驚嚇些甚麼，但只知道，那是她人生的，重要的一個決定。她說的，改邪歸正。

她不自殺。她結婚。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毀滅是熱烈的，一時一刻的，美麗的，也是容易

的。不知何故，我們沒有毀滅，而其後，就容生命漫長的侵蝕，體無完膚。我覺得，不應如此，但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難道叫所有人都自殺。

她懷了孕我去看她。兩個人坐在廚房裡，無話可說。她倒了一點愛爾蘭奶油酒。說，喝一點愛爾蘭奶油酒，夠甜，甜到你流眼淚。我沒接話。我怕我說甚麼，會突然流下眼淚來，場面很難收拾。當我們明白，自由不外如此，我們就開始節制。那麼節制，節制到跟所有人所有事，一模一樣，忘記了我們從前的面目。

也好，都過去了，有甚麼好記。我便說，有沒有去做產前運動，我樓下轉角店的老闆，她在水中生產，她說果然不痛的。細細說產前運動班，好攪笑，教我們講粗口，痛的時候，要表達，就講粗口，好好玩，我講足一個小時粗口。

細細頓了頓。有時想跟大衛吵，好動氣的時候，就想，這對孩子不好。就按下了氣。有時我想，可能就這樣給孩子改變，令我變成一個不那麼自我的人。你知道，細細笑，你知道我的。我揚了眉，笑，我當然知道你。不然都不會叫你再不要煩我了。

雖然如此，我還是有一點惆悵，或許只為我自己惆悵。細細是我的未完成。我好像透過她而生活。我的生活，那麼死古古，她做甚麼做甚麼，都會令我覺得，應該這樣生活才好。但我已經不想了（很多事情，可一而不可再。可一而不可再。），甜美生活，



或其他。

後來和葉細細都很少見面，她生了孩子，我又生了孩子，大家身邊都老是一堆人，一堆玩具，一大堆衣服，要洗要熨，著著實實的在生活裡面，忙著去應付，根本不知，生活為何物，也不會有時間有心情去問。

停了停，我生活裡有一個空間，微藍淡灰的，裡面甚麼也沒有。我一驚，他們都走了，只賸下我一人，兒女大了，沒甚麼用得著我的了，廚房好大，我可以在這裡坐一個下午，喝咖啡，吃甜餅，我走到窗前，站一站，原來這樣就過了，幾十年。

灰塵滿面。我坐下，打開報紙。我想去一個狂歡節。

狂歡節就是忘懷、錯亂和喜悅。

到五十二歲這個年紀，才明白好多事情。但明白已經不重要了。

我們的相遇是那麼短暫，而賠上的日子，一生那麼長。

（我叫做露茜亞·亞曼。我來自突尼西亞突尼斯，我唱爵士藍調，吹小號。我的一生，無非是男人。）

（無非是男人。但對男人來說，如果他們還記得，愛與關係。愛與關係，微不足道，只是我一個人的事情）

與愛無關。只是我誤會了。

（第一個，是我的鄰居，叫做阿默。我那年十三歲，我姊十五歲。）

（我第一次和男人做愛，在我的床上，好痛。後來他給我一盒法國香草栗子，他說好貴，比銀子還貴，一個典納一粒。他走過我打開禮盒，只有兩粒，還沒吃出甚麼味道，就吃完。）

（他說，你不要跟任何人說。你跟人說，我會死。）

（後來他和我姊結了婚。我十四年後第一次回突尼斯。我姊沖了一杯很苦的薄荷茶給我。三個孩子，站在廳邊一個一個的看著我。阿默開了一間地氈店，聽到我回來，下午三時，踏一雙皮拖鞋撻撻的回家來看我，一見到我就說，你真本事，賺好多錢，可否替我換點美金。）

（我過一夜便走。我姊說，為甚麼不住久一點。我說，不了，好熱，不習慣）

（我從此沒回過突尼斯。）

（我在紐約曼克頓中城酒吧唱藍調，吹小號。一個晚上走三四個場，十點開工，到兩點，好趕，趕到一邊走一邊穿衣服，穿著四吋閃亮高跟鞋都一樣跑得快，趕到假眼睫毛都跌掉，一隻眼大一隻眼小的上台唱，小號都沒手拿，小狗一樣在身後拖。）

（我見過他。他看我。）

（他在酒吧門口等我。我趕下一場，只叫：星期五晚，兩點鐘，十四街，藍調酒吧。怕他弄錯，上了

計程車，再叫：星期六凌晨兩點，不是星期五，十四街藍調酒吧。)

(是個牙醫，叫做多明尼。)

(問題不是，我不過是其中一個。他時常都自由。問題是，有你或沒有，都一樣。)

(露薏絲來找過我。一邊臉都腫了。她來酒吧找我，說，我是露薏絲，你知道我是誰嗎。我說，對不起，請問你……。她說，我。)

(你知道他在那裡嗎。我說，我不知道。想想，說，昨天他告訴我，今晚去看足球，然後回他前妻那裡過夜。露薏絲說，黃昏時我和他在一起。他打了我，他還可以去。)

(我當時就知道，他還會回前妻那裡過夜。有你或沒有，都一樣。)

(到他對女人再沒有興趣，他會再結婚，在人前做個家庭男人，對事業有幫助。)

從謊言中覺醒，臉上已經爬滿皺紋。謊言或不，皺紋一樣爬上你的臉。

(細細，細細，你對你的一生，滿意不滿意?)

如果失望侵蝕靈魂，榮譽與責任，可否修補你生命的裂痕。

(美麗孩子，一個叫如日，一個叫中天)

舊傷痊癒，那麼久，已經沒有痊癒的喜悅。

(自由終不可得。)

(從來未有，將來亦不會有。)

(我叫做姬絲汀·波達，今年五十二歲。我住在南非，聖約翰尼斯堡。)

(我來到倫敦，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沒想過，一留，留了二十六年。)

我推上抽屜。有人叩門。我說，請問。

那個很像我的女子，伸頭進來，問我，媽咪，沒事吧。我點點頭，晚安。我說。謝謝你了。抽屜裡有照片，在一個不知甚麼海邊拍的，一個是我，一個男人，一個如日，一個中天。那個男人，大概是我的丈夫了，但我從來未曾見過他。我記得如日，記得中天，一個十歲，一個十二歲，我卻不覺得有個男人。

這個男人，我想想，這個男人。

有人對我說，你將我忘記。我忘記，那是誰。

忘記是，不知道忘記。記起自己忘記了的時候，已經記得。

忘記是，從來未有，將來也不會有，應該有的事情，但不存在，猶如自由。

忘記是我生命最甜蜜的結局。

所有的創傷，都在此得到治療。

忘記是，原來一恍，五十二年。我今年五十二歲，叫做陳玉，叫做哉絲·阮，叫做露西亞·亞曼，來到了阿姆斯特丹，火車開往南部，有一個迎接春天的狂歡節，狂歡節有天使、南瓜和玻璃鞋，靈魂收割者的鼓聲清晰響亮，很遠很遠，可以聽到黑色飛揚。

我在遊行隊伍裡走走停停，買一條熱騰騰的大香腸吃，春寒料峭，還下雪，雪雨掉在身上，冰涼如眼淚，但我真的好快樂。這麼好的狂歡節，我要帶我的兒女來，一個叫如日，一個叫中天，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二。他們都是好孩子，早上自己醒來，自己弄早餐，才叫醒我上班，成績都是一等一，一個打網球，一個成天對著電腦，都是心智發展健康的孩子，聖誕節都叫我不要買禮物，知道母親一個人維持家庭，有諸多難處，知道我不高興就不會跟異性朋友談很久很久的電話，我的兩個美麗孩子，是我寂寞生活的安慰，孩子都往那裡去了，想到我的孩子，縱是良辰美景，一樣心如刀割。可能他們長大了。已經離開，世界是他們的，我盡了我的責任，得到我的榮譽，做一個好母親，忘記才華，某種生活，並且沒有愛。但我仍記得，生命的種種喜悅，葉細細秀麗如狐，笑聲亮如一城的細鑽，許之行，清楚伶俐，人生從不含糊，誰跟我說，見到你真是好，那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個觀眾，叫做游憂，坐在黑暗裡，在我生命的一時一刻，曾經接近，他看我跳舞，那些在我生命裡的城市，有幻滅有失望，我已經不跳了，但我靈魂仍然飛躍，渴望自由，他不曾想像到，我曾經感動他的話，他亦以婉轉的方式，接近並安慰我，在我漫長寂寞的生命，遙遠的，在他方，有金黃藍黑的鬱金香，在原野盛開。

我多麼想念，捨不得，但我離開。

火車在黑暗奔馳。低低國度，暗中展開，不見盡。我看不到我的臉。

黑暗中有運河，有遺忘了的烏鴉。我父親的手，漸漸冷卻。

我除掉頭上的羽毛，脫掉身上的大鳥翼。好累了，我想睡一睡。

我醒過來。打開門，兩個年青人站著，眉清目秀，男子高高大大，背著小背囊，手裡夾著一本書，女子到他的下巴，好面熟，一頭長髮，梳得服服貼貼，兩個都穿大衣毛衣牛仔褲，學生模樣，很可愛的年青人。男子見到我，就叫我，媽咪，女子拉拉他，叫他，哥。那麼大了，如日中天，我的寶貝，那麼大了，都比我高了，孩子真令我快樂，他們有他們的人生，未開啟的禮物，或好或壞，或失望或完滿，在他們面前；我也要有我的。那麼遲，五十二歲，我才開始，狂歡節已經完了，沒甚麼留給我的了，但我仍像母豬尋找珍珠一樣，在生命的盛宴，尋找餐桌下的殘屑，總有一點，是我的，無論是那麼的微小。我親愛的，如日中天，請容我，有很小很小的，微小空間，讓我，我已經忘記了，揚起手，我的身體充滿力量，美麗，強壯，熱烈，請讓我舞。

女子說，媽咪，我們找你好久了。我皺皺眉，說，你找誰。男子頓一頓，說，我們找陳玉。我說，

我想你們找錯人了。我叫姬絲汀·波達。便呼的關上門。

關上門，我打開電視。我在一間酒店房間，打開電視，播的是意大利語新聞節目。春天來了，運河有小船，人們戴上瓷面具，有天使、聖奧古斯汀、聖母之母安妮、聖母瑪莉，聖子已經死了，有靈魂收割者，鎌刀都沾滿血。威尼斯有一個狂歡節。不是阿姆斯特丹，火車向南，在黑暗之中奔馳。狂歡節已經完了，另外有一個狂歡節。我在威尼斯。

## 4

「我的生命，有三個時期：戰爭之前，戰爭時期，戰爭之後。」

「就像基督：誕生之前，基督在生，其後是公元。」

「戰爭開始。我父親說：活著。寫下微小事情。」

「從前的瑪嘉思嘉河，翠藍色。」

「我總是想，如果有戰爭，我一定會自殺。但果然有了，我不但沒有自殺，我還留下。我說：這是我的土地，我生於此，長於此，我不要離開。」

「為甚麼。」

「不為甚麼。為了個零雞蛋。」

「為了自由。為了土地。為了美麗。」

「其實我沒有發覺，原來每一個人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可以將胎兒從母胎拿出，在手裡捏死。可以將人縛在稻草上，放火燒。可以將人扔上電線上，電死。四小時內，一個人可以殺死了二百人。在集中營裡，可以指著一個男子咬掉另一個男子的睪丸。可以逼老祖父與孫女性交。八十個男子強姦二十個女子，每人三至四次。他們不是野獸，只是普通人。」

「甚至我會想，可能是我。」

「可能是我。沉默的可能是我。仇殺的也可能是我。」

「我每天都想著手榴彈，地雷，警察。」

「科索沃解放軍和塞爾維亞軍隊輪著到我工作的酒廠搬酒喝。每個人都醉醺醺的開槍。」

「戰爭是狂歡節。血好熱。」

「我怎樣向我的孩子解釋呢。我不明白的事情，我不知如何解釋。我只說，好好睡。他們都在窗前看轟炸。我丈夫，好沉默，不肯吃。」

「我聾了。」

「我一生人，經過很多次戰爭。一九八二年我在黎巴嫩，知道以色列士兵怎樣開坦克輾過小孩的身體，但報紙電視沒有報道，因為那是美國人的電視報紙，所謂『自由新聞媒介』。一九九六年我又回到黎巴嫩，情形一樣。一九九二年我在盧旺達。不很多人留意盧旺達的屠殺，因為他們是黑人。黑打黑，不關白人的事。我來自愛爾蘭，過去二十年，北愛爾蘭不停有謀殺和襲擊。愛爾蘭是小國家，小到所有我遇到的人都以為愛爾蘭就是英國。但這所有的戰爭，都沒有我見到這一次的醜惡。當然沒有一場戰爭不是醜惡的。但這是一場，眼球對眼球的仇殺。我第一次進入科索沃比雅城，滿城都是禿鷹，起碼有幾千隻，盤旋啼叫，抬頭天都黑。而且好臭。這氣味我在黎巴嫩嗅過，在盧旺達也嗅過。是屍體的臭味。當時剛入夜，城裡還有幾個黑影，從焦黑冒煙的商店走出，手裡還拿著搶回來的貨品。除此以外，城很靜，沒有一個人。我感到有隻冰涼的小手在我背上，輕輕撫過。好

像我小時候我哥哥將冰扔進我背後一樣。」

「地上都是還未爆的坦克砲彈。橋都炸斷，我們從田野越過，每時都想著地雷。」

「我突然好累。好累好累。炮火那麼大聲，我伏在地上，睡著了。醒來我的同伴都變成屍體。」

「你自由嗎？我想我自由。」

「自由了。他們都說。我現在很好，在紅十字會做尋人的工作，我沒有被強姦，還活著，九月就回到大學去上課。如果我喜歡，我可以到街上去，行到早上四時。我可以很自由，但我只是無法覺得自由。我不知道為甚麼。沒有人約束我，我那裡都不想去，甚麼都不想做。」

「我是個不一樣的人了。」

「我甚麼都不想說。」

「我重複做一個噩夢。或許不是噩夢，但我總覺得是個很可怕的夢。我夢到了我童年在其中長大的屋子，在樹林之前，窗好大。我還是個孩子。我在窗前看風景。就這樣。」

「她說桑妮亞，你一定要強壯。四天以後她回來了，全頭變白，我以為她是我祖母，瘦得像樹枝。她握著我的手，說，桑妮亞，你一定要強壯。」

「後來我就不再相信上帝。」

「我無法憎恨。孩子就是孩子。他時常讓我想起那可怖的可怖的。但他是個孩子，是生命。」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是我一生最難過的一

天。」

## 花孩子

——你的名字。

——出生日期。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

——出生地點。克羅地亞沙甲。

——職業。學生。主修地質學。

——家裡有。一個弟弟。父親曾經在南斯拉夫共和國軍隊服役。今年五十三歲。他當兵的時候，恐怕是很久之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打甚麼仗。

——你父母親的職業。我父親是個水喉匠。我母親在家照顧孩子。

——你第一次被揍。大概兩歲至三歲。是我母親打我的。

——你打架嗎。很少。第一次，大約四五年級，我十歲或十一歲。第二次，我十七歲，第十一班。

——克羅地亞打仗時，你知道嗎。我當時第八班，不大知道。我跟我家人到防空洞。

——你家人有受傷嗎。沒有。當時沙甲並沒有很激烈的戰爭，只有零星的狙擊炮。我一個表哥，因為克羅地亞與南斯拉夫國家軍隊開戰，他本來在布爾格萊德，因為他是克羅地亞人，很危險，所以他去了德國。

——你幾時被征兵。十八至十九歲。但我反對戰

爭，反對當兵，所以要求成為良心反對者，只當文職，不攜武器。

——你會怎樣說你的國籍。我不會說明我的國籍。

——為甚麼。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紙張上，我是克羅地亞人，但這沒有意思。所有人其實都一樣。

——但唱國歌的時候呢。你會怎樣。我會跟其他人一樣，站立。但這不表示甚麼。

——你是個共產主義者嗎。我不是。

——你認同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嗎。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不那麼的共產主義。我小時候南斯拉夫還比較有點社會主義，現在都沒有了。

——你認同現在的南斯拉夫，還是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兩個制度我都不認同。兩個制度都沒有充份保障個人的公民權利。

——你喜歡穿制服嗎。不。

——你有運動或喜歡甚麼體育活動。踢足球。手球。

——你認為體育能夠化解人的暴力傾向嗎。不。體育可以發洩精力，但不能化解人的暴力傾向。

——你怎樣化解你的暴力傾向。我沒有甚麼暴力傾向。我從來不覺得內裡有暴力。

——你自由嗎。……這甚麼意思。——隨便你怎樣理解。你可以問得準確些嗎。——你隨便答。

這……我想我自由。

——你對你的生命，滿意不滿意？那一方面。

——每一方面。學習吧。家庭。愛情。性。將來。工作。經濟。不滿意。我對整個生態系統不滿意。我對社會的運作方式不滿意。我也不滿意在克羅地亞，越來越多小希特拉了。

## 狄托上將的好兒女

**米高·來頓。**我在美國喬治亞州出生。我父母都是南斯拉夫人。在家裡，我們說英語，但他們逼我學南斯拉夫語，又逼我看二次大戰的紀錄片，狄托怎樣帶領南斯拉夫，成為共和國。後來我去布爾格萊德教書。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與克羅地亞開戰，其後就是波斯尼亞。我輾轉去了薩拉熱窩，剛好圍城。我在那裡三年零七個月，活動範圍只在我家與城裡中央銀行大廈我的辦公室之間。開戰後，我突然覺得好熟悉，在那裡見過。想清楚，大吃一驚，原來在我父母逼我看的二次世界大戰南斯拉夫戰爭記錄片中見過，只不過，這一次，聲音好大，好真，任何的音響效果都做不到那種震慄的效果，而且，記錄片是黑白的，而這次我見到的，是彩色的！所以可以看到血的顏色。

**丹尼爾。**我是馬其頓人。今年二十三歲。馬其頓從一九九二年才第一次成為獨立國家。人口只有二百萬。我小時候聽過一個笑話。話說中國的總理，我不

知是誰，問狄托，馬其頓在那裡，有幾多人。狄托答，在南斯拉夫南部，是其中一個共和國。人口有二百萬。中國總理說，這容易，可以全都請他們來中國，我將他們安頓在酒店。那時我才知道，中國有億計的人口。

我小時候是少年先鋒隊，戴一頂紅星帽，圍紅巾，是狄托的好兒女。

狄托每年都會到各個共和國和自治區訪問。我記得，他來馬其頓，我母親，已經九個月懷孕，拖著我，和我哥哥，為等見狄托一面，在街上等了十六小時。我一直哭，好冷，好餓，我眼睜。我不明白我母親為甚麼會這樣喜歡狄托。

一九八〇年五月四日，狄托死了。我母親哭得好厲害。所有的大人都在哭，好可怕。

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每年的五月四日下午三時，也就是狄托死的時刻，人們都會停車，站出來，敬禮靜默，一分鐘。

南斯拉夫開戰了。差不多到這個時候，我才明白，為甚麼狄托死了，那麼多人在哭。

**新嘉。**我是共產黨員，在波斯尼亞薩拉熱窩出生，現已退休，從前是個經濟學者，在計劃部門工作。我也是個回教徒，但我從來沒有上過回教寺祈禱。我是共產黨員，所以我不祈禱。狄托的社會主義，是個自由的社會主義。意思就是說，可以同時是共產黨員和回教徒。

我在這房子，已經居住了三十年。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人有屋住，有書讀，病了有醫生看，各個種族都享有平等公民權利，南斯拉夫分成六個共和國，阿爾巴尼亞人居住的科索沃，匈牙利人住的和黎和典娜，成了自治區。那時候的薩拉熱窩，是個大熔爐，咖啡店的音樂好大聲，所有人都在這裡，成天講話，巴爾幹半島的電影，音樂，藝術，話劇，文學，都在這裡上演出，東歐洲的學生都來薩拉熱窩大學讀書。夏天我們就到克羅地亞海邊度假，幾年會去一次意大利買衣服。

狄托死時，我哭了，哭得很厲害。他是個英雄，給我們帶來民族尊嚴。他帶領我們對抗德國納粹，後來又拒絕蘇聯的控制。

圍城時房子都給轟個稀爛。戰後我們便將房子，慢慢的修好。看起來，還像三十年前一樣舒適。但我知道已經不一樣了。我已經全頭銀白，而滿城都是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士兵。

我的朋友塞爾維亞人，全都離開了薩拉熱窩。我兒子給拉進了集中營，不知所蹤，怕都死了。

**亞林。**我在科索沃畢城出生，長大，唸大學。你會喜歡畢城，這是個古老的，美麗的城。城裡回教寺和東正教、天主教的教堂並列，並留有土耳其人的浴池。我唸化學，畢業後我就到酒廠做化驗，在酒的一蒸與二蒸之間，化驗酒的糖份與酒精。科索沃在狄托的統治下是自治區，阿爾巴尼亞人有自己的報紙，電

台，學校。一九八七年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米羅史維治來到科索沃，發表了一個著名的演說，說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不可以再受欺侮了，當時我還唸大學最後一年。畢業後我就在這間酒廠工作。

一九九〇年他們就將我解僱。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所有的阿爾巴尼亞人都沒了工做。我表哥在英國利斯城，這樣我就去了利斯，做黑工，甚麼都做，建築，修車，電油站加油小工，剪草，油漆。我十分喜歡英國，氣候溫和，不像巴爾幹，熱天熱得出火，冬天好冷，零下二十度，到六月都有雪。英國人又十分溫文有禮，不過他們的警察和移民官員還是將我遞回國。

回到科索沃我到街市賣東西。在保加利亞買點貨，到街市賣。

我很想回到工廠工作，因為那才是我的專業。我不喜歡到街市去賣東西。

一九九九年二月，塞爾維亞警察第一次到我家，並叫我和我家人走。沒多久便開始戰爭。

**史維嘉。**那真是我的，黃金歲月。那時我還是個芭蕾舞員。而且戀愛。

一九八〇年也就是狄托死那年，我好記得，我第二個女兒出生。但其實我又知道，我會自己一個人，終其餘生。

我第二個女兒的父親，不是我丈夫。

他是個很吸引人的男人，很聰明。但他是一九三



一年出生的，你可以想像那個年代出生的男人，對女性有怎樣的期待。

但我沒有離開他。我真傻。雖然我知道，最終我會自己一個人。但我不知道怎樣，為何。

就像庸俗小說，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秘密結婚了。

狄托死那年，我好記得，我二十九歲。已經是個老女子了。我退了休，沒有再跳舞。

**妮達**。一九九四年，我第一次到科索沃。我感到很震驚。

我從不知道科索沃那麼貧窮，沒有水，沒有電，而且原來塞爾維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互相隔離。

那次我和幾個歐洲人權組織的人權工作者到科索沃考察。我當翻譯。工作完畢，晚上我們想出去吃點東西。我們到了一間比薩店。進了店裡，他們都看著我。我覺得好奇怪，問他們，店開嗎。有東西吃嗎。

我和那幾個工作夥伴說英語。店裡的原來是阿爾巴尼亞人。我們點吃的時，說英語。後來我的夥伴上了廁所，我一個人，我想喝點東西，就跟他們說塞爾維亞語。那阿爾巴尼亞小伙子呆了。然後他說，你從那裡來。我說，我從布爾格萊德來。他說，怪不得。

在科索沃住的塞爾維亞人，從來不會到阿爾巴尼亞人開的店。阿爾巴尼亞人也不會到塞爾維亞人開的店子。打從狄托死後，科索沃就開始種族隔絕。其後發生戰爭，一點都不奇。

一九九九年三月，北約軍隊開始轟炸我們的學校、醫院、工廠，說我們在科索沃逼害阿爾巴尼亞人。但我只到過科索沃一次，而且非常吃驚。

現在我想生孩子。但他們放下的炸彈有放射線。我不知道我應否冒險生孩子。

## 我每天都想著地雷

我只到，山羊所到的地方。野草叢生的地方，不要去。

如果房子的門關著，不要去開。

你不能分辨草，或地雷引線。

每天你都行同一條小徑。每一天你可能只是好運氣。地雷的觸發點是那麼小，一個戒指那麼大。

你不會看見地雷。你知道的時候，已經太晚。

PROM-1 和 PROM-1P，引發時可以彈至一米高，殺傷範圍六十五米。那是最危險也是最常見的炸人地雷。空投地雷 KB-1 和 KB-2，直徑只有四十毫米，高八十五毫米，一瓶香水那麼大，含三十五克 TNT + RDX 炸藥。殺傷範圍是二十五米。

地雷會旅行。冬天的時候，有雪。地雷隨雪浮起，融雪的時候，像種子一樣，落到新的地方，靜默等待。（所以不要相信地雷圖。一個冬天以後，地雷浮移。已經清除的地雷田，可以重新，佈滿地雷。）

地雷好敏感。反坦克地雷，像 TMA-4，一百公斤

左右的壓力就會引爆。如果你開車，小如快意，或者是南斯牌小汽車，只要碰著，就會引爆反坦克地雷。所有反坦克地雷都可以完全摧毀普通汽車（你沒有機會），和嚴重摧毀坦克。

炸人地雷，有以壓力觸發，或以引線觸發。PMA-1A 只需要三公斤的壓力就會爆發。三公斤，可能是一隻雞，可能是一隻貓，可以是你放下的一袋蕃茄。以引線觸發的，只需要一公斤的拉力。

激烈而靜默的地雷。等待時靜默，爆發時好激烈。

甚至埋在地底。埋得太深了，就死亡。這是地雷稀有的死亡。

地雷不死。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的地雷，在法國，依然會爆發。

地雷田八月時分，開滿臉大的向日葵。向日葵，沒有人到的地方，（連山羊都不會去的地方），開滿了向日葵。

我時常都想著地雷。想著地雷的敏感，殘酷，隱密（及向日葵的盛開）。想著那些小手小腳，炸散了的，玫瑰花瓣一樣的，小手小腳。

我才知道，原來骨頭都會燒黑。

你必須尊重地雷。我從不輕佻。

接近地雷的時刻。最隱暗的修院都沒有這樣安靜。我的靈魂透明。一無所思。

如果世間的想念，一閃而過，我就離開地雷田。

因為在地雷田，你不能錯。一次就是你的生命，或你的腳。

金屬探測器必作響。可能只是罐頭蓋，可能是誰家鎖匙。當然也可能是極為微小的撞針。

我那麼輕，情人都沒那麼輕。三十度，探雷針輕輕觸著地面，與地面成三十度，每次都那麼準（你不能不準。你不能錯一次。）

如果我觸著地雷（那麼輕，那麼溫柔，那麼準確。）（溫柔的三十度）。三十度，是不會觸發地雷的角度。

如果不能拆除地雷的撞針，或移動地雷太危險，就在現場引爆。

每次探雷針只移動兩公分。兩公分，那麼細，那麼密。（接近地雷，你不能粗疏）。

但我從來沒有想到死。死了，也沒有人為我哭泣。

但說甚麼呢，種地雷的是我，拆地雷的也是我。

## 我城 薩拉熱窩

而我不過是你生命裡的微小事情

一九九二年四月

一個克羅地亞女子

從橋的一邊到另一邊

(橋總發生很多事情因此焚燒 斷裂)

薩拉熱窩的一邊到另一邊

從山到山

生命的一種狀態，與另一種

她沒有走過去

那從前翠藍的瑪嘉思嘉河

這一槍

開始了圍城歲月

我們走到街上 那麼親密

二十萬人，從此理解和平

麵包、和水

——咖啡店會是憂傷的回憶

詩、你喜愛的紅星球隊、血肉腸、乾淨床

單、陽光及霧、最後一次你開的甲蟲車

原來生命裡有千百種、微小事情

除此以外

我無法明白

城裡還有鴿子

如果她離去

薩拉熱窩鴿子會 告訴另一隻

譬如塞爾維亞鴿子怎樣的平安消息

我們山上的鄰居

和我踢足球的、喝啤酒的

買一樣顏色唇膏的

怎樣成了我們的強暴者

一九九二年夏天

這年夏天特別熱 冬天特別冷

或許不是 或許那只是我的感覺

一九九二年波斯尼亞戰爭

是我的第一次

你還不相信：

「事情還遠著呢。」你說。

「這怎可能。」

「我們一起生活那麼多世紀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

「薩拉熱窩是我們的、美麗的城。」

「我祖母還以為狄托在打游擊戰。」<sup>①</sup>

「這麼久了。」我祖母說。

「這場仗還沒有打完。」

這一年夏天的玫瑰特別豔

① 一九四一到四五年，狄托帶領南斯拉夫打游擊戰爭，大戰後建立第二度南斯拉夫共和國。一九一二至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使巴爾幹半島脫離土耳其統治，卻引起中歐洲各國爭奪巴爾幹土地，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後第一度南斯拉夫共和國成立，一九四一年大戰時瓦解。

坦克對坦克炮彈  
在城裡行人路上開放  
有熱有光，豔紅的是血  
我的心微微震動  
——是不是這一次？是不是我？  
——如果不是這一次？是那一次？  
——如果不是我，是誰？  
——何時，何地？並且請問……為甚麼？

我還天天出去  
照常上班  
沒甚麼好做 除了想著手榴彈  
細小的碎片  
怎樣撕裂妮莉的骨  
那麼熱，幾乎可以取暖的

躺在路邊已經五天的屍體  
和其他垃圾一樣 無人清理  
我還穿著我的力奇球鞋  
背一個大袋裡面有牙膏、廁紙、乾淨的內褲  
(我母親說：你一定要有乾淨的內褲  
我在報紙上看到了  
只得一張紙的戰時報紙  
隔壁的坦妮亞 炸了腿  
多麼難看 她穿了她爸的穿洞內褲

每晚七時  
我們穿著球鞋飛奔  
穿過子彈和狙擊砲  
去波斯尼亞酒店的的士高跳舞  
換上高跟鞋  
地牢擠滿人 比從前人還多  
砰！砰！砰！ 他們在炸城  
節奏強勁還不錯  
九時五十五分如果決定就立即消失  
急急穿回球鞋  
如果不走就會到明天早上——  
十時正宵禁：

這是一個漫長的晚上  
正如其他

有時我們會在街角  
慶祝生日  
和五個陌生的男子  
躲避砲彈 猶如避雨  
我們談到了蘇格拉底  
五小時內 我和五個男子戀愛  
(所以我母親說，你一定要有乾淨內褲)

甚至結婚

和一個塞爾維亞人  
糖一百馬克一公斤  
吃著微甜的蛋糕  
還有櫻桃蜜酒  
美國的人道援助罐頭 牛肉烤著香  
我的好兄弟尼溫  
偷了汽車電池  
從來沒有這樣豐盛快樂的婚禮  
銅線接著銅線  
我們歡呼 有——燈！

有時我也會想到死  
但想到水的時候更多  
一次提二十公升  
我從不知道我力那麼大  
用二十天 三十天  
洗臉擦牙抹身  
用了半瓶  
如果我決定沖廁所  
這是最重要而又艱難的決定

鄰居狄安  
排隊取水的時候給炸光  
我表姊妮坦妮亞  
——喝與不喝這就是問題

喝 冒著傷寒的危險  
不喝 果仁一樣枯乾  
想著這嚴峻的哲學問題  
忽然在醫院  
原來骨頭都會燒黑  
她還沒有想清楚：  
到底水重要些，還是生命重要些

但請相信我  
一九九三年八月  
蘋果成熟的季節  
蘋果一樣成熟  
鴿子好瘦 但鴿子還是鴿子  
我表姊妮坦妮亞  
只得一隻腳 沒砲彈的時候  
一樣帶狗出去大便

我不再想到死 或水

我父親那麼老了  
四十五歲  
天天背著自動槍出去打仗  
沒想到死 也沒有死  
只是聾了  
所以早上或午夜

轟炸或不  
都睡得很好  
醒來大聲講話，說：

桑妮亞，你記著：  
活著。寫下微小事情。

我是個盡責任的女兒  
所以我活著 並寫下  
生命裡的微小事情

「生命重要些？還是自由重要些？」

尼溫說：「連水都不重要。」

美利安和新嘉

將她們有的每一滴水

都給了大麻草

誰管呢 在人來人往的地下通道

八月了 還有人賣晚開的玫瑰

大麻草在火焰裡一樣生長

已經一年零三個月

都一樣了 尼溫都不再想

砲彈你的頭那麼大

地下通道的警察還在指揮交通

一個星期有七天

尼溫、美利安和新嘉

就在警察身旁吸大麻  
彈奏搖滾樂：

「你需要的只是愛，寶貝。」

我們無法離開薩拉熱窩

無法過路

無法有日子；過去，未來

但請你相信我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親密 這樣自由

燒光了薩拉熱窩的栗子樹

於是想到鞋子

打結的牛仔褲

可以燒半個晚上

燒到我祖母的紅木櫃

還沒有過完這個冬天

屍體堆到床那麼高

唯有在房子與房子之間的親密空間

埋葬兄弟妻子

全城已經沒有人哭泣

除了死者

「死者歸死者。活著的就活著。」

我父親大喊

我母親穿著乾淨的內褲  
新雪新融  
還到河邊洗衣服  
頭和鞋子飄過  
因為死者歸死者。活著的就活著。  
「萬福瑪莉亞」我母親做了個十字  
就將誰人的頭  
丟在一旁

日子過去  
我也會懷念我有窗的房間  
屍體一樣高的床  
哇啦哇啦的廁所  
真的有人和我一樣  
在杜比亞區的公寓房子  
高高住著  
在砲彈轟出的缺口張望  
可以望到山上狙擊手的臉孔  
如果他沒有蒙上臉  
可能是我的表哥保勤

在另一個砲彈將他們轟碎之前  
如果你在街上停留  
就可以看到  
二十樓的依來咸先生

在沒有牆的公寓房子  
高高住著  
穿著大衣和四隻襪子  
對著玻璃碎片擦牙  
並且再也不肯下樓來

也曾想過離開  
在圍城的當初  
只是我決定不了  
如何將我的生命  
減到二十二公斤  
如何以重量來衡量  
我童年的日記、私人電腦、以及我祖母留給我的  
發黑的銀蘋果  
而且城裡還有三十萬人  
(二十萬人和我一樣上過街)  
(「你需要的只是愛，寶貝」)  
離開就是背叛  
那麼重 我如何飛得起來

我城薩拉熱窩  
(如果你願意，薩拉熱窩也是你的城)  
從山到山  
狙擊手看著我們過馬路  
射殺逃跑的鴨子一樣射擊

一九九四年二月

人們一樣上市場

沒甚麼好買賣 香煙就是貨幣 其次才是馬克

兩支香煙一隻金戒指

五十馬克一桶電油

沒有馬克也沒有香煙

看看也好 看看就是活著

何況還有市場這樣的微小事情

坦克炸市場<sup>②</sup>

市場就多了好多顏色 好多骨頭

好像來了好多新貨品

我還不知道 一樣上班 一樣在辦公室呆坐

下班的時候在人來人往的地下通道

跟尼溫、美利安和新嘉親吻道好

尼溫說：「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你了。」

「我的感覺挺不對。」

「我明天便去參加軍隊。」

我沒有再見到尼溫，或美利安，或新嘉

再沒有意思

這些紅十字會失蹤人口簿的名字

機會遊戲的失敗者

<sup>②</sup>一九九四年二月，塞爾維亞軍隊轟炸薩拉熱窩一個市場，六十八人死亡，二百人受傷。兩個月後北約空襲塞爾維亞軍隊據點。

0 你可以平安過到馬路對面

1 你重新開始

每一次的十字路口都是一次新局

——如果不是我，是誰？

——如果不是現在，何時？

7 子彈在你的下巴擦過

4 你給爆炸逼到從七樓窗口爬下

9 你跌下

6 你給射中了

2 手榴彈在你身外五十米外

爆或不爆

1 你重新開始

0 你又活了一天

總有一次會是我。總有一次現在。

但奇怪，總是想像中最痛

我掩著傷口

低下頭 見到了自己

跟我表姊妮坦妮亞笑說，

就像聖誕節塞火雞

你將我的腸臟塞回肚子去

用頭髮縫好

她還仔細的打了結



我感覺如同禮物

從此非常自由  
沒有甚麼好失去的了  
一九九五年四月  
帶來了和平的消息  
正如很多次很多次  
停火了 可以離開薩拉熱窩了  
但我並不想離開  
我父親失業了 沒仗打 他成天在家發脾氣  
我母親買了幾隻雞，養起來  
（「你不會知道，你甚麼時候需要雞」）  
小鄰居莫娜 不停的吃雪糕  
我表姊妮坦妮亞 只得一隻腳  
去了意大利海邊  
回來的時候 剛到趕上重新開火

噢我已經 噢  
那麼熟悉，那麼庸俗  
壞片子一樣，播完又播  
這次連人道罐頭都沒供應  
這場鬧劇的道具也實在太差了  
我母親卻十分高興而神氣，說：  
桑妮亞，你永遠不知道  
你甚麼時候需要雞

手榴彈一樣狙擊炮一樣  
我不再躲在地牢  
睡我有窗沒玻璃的房間  
屍體一樣高的床  
子彈飛過我頭上 嵌進牆裡  
我將書桌移開 拉上爛窗簾  
繼續寫 頭也沒抬起

手榴彈一樣 狙擊炮一樣  
排隊取水的人龍一樣  
有人突然掩著心  
現著奇怪的表情，倒下  
排隊取水的人龍一樣排隊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你不走時我也不走  
（我可不走，這頭位等得我好辛苦）  
（我才不走，讓你取我的水）  
美國記者 那些心很大聲也很大的美國記者見到了  
「勇敢的薩拉熱窩人 高貴的薩拉熱窩人」  
他們其實不明白  
與勇敢與高貴無關的  
生命裡的 微小事情  
因此我記得的很少

關於戰爭 國家 自由  
一分為三<sup>③</sup>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簽了的頓條約  
但薩拉熱窩已不再是薩拉熱窩  
瑪嘉思嘉河河水血紅 卻不是血  
人們都走到街上貼著牆 走得好快  
沒有炮彈了過馬路還閃出飛奔  
那麼靜 人好多還那麼靜  
鬼一樣重重影子  
耳朵伸出頭髮一樣的聽覺  
好細好細  
聽到了不存在的  
細絲撕裂的  
狙擊炮的聲音  
  
其後我記得的，這是這麼多  
有聲  
  
你還想我怎麼樣  
咖啡已不只是一杯咖啡  
水豈止是水

<sup>③</sup> 一九九五年簽定的的頓條約，將波斯尼亞共和國分成兩個共和國，一是雲士加共和國，由塞爾維亞人管理；一是波斯尼亞-哈撒格維納，波斯尼亞由波斯尼亞人管理，哈撒格維納，波斯尼亞南部，由克羅地亞人管理。原來混雜的種族，分裂為三。

微小事情 何等微小親近  
你坐在我面前  
那麼遠，我伸出手  
觸及你，但我無法感覺  
一定是有甚麼地方  
焚燒，焦黑，並斷裂  
但不是我的傷口  
  
不是我的傷口  
我已經，完整無缺  
沒有再可以失去的了  
因此非常自由  
我在圍城裡面而你在外面  
你焦急呼喚 並且輕言愛  
我不至於發笑 我是個誠實的人  
我珍愛而且依戀你  
所以我只能沉默 轉過臉去  
  
並不因為你離開，或背叛  
了甚麼，並不因為你看  
或你從來沒有流過血  
我只是無法明白，所以也無法哭泣  
這其實與人無關  
每一個人只有她自己

所以，只好這樣了  
你總有很多以為  
戰爭與人性，生與死  
愛或不愛 慾望與愉悅  
但我只想活著 接近泥土  
並寫下  
生命的微小事情

.....

...

..

.

譬如你

## 玫瑰。總會有玫瑰

### 1. 女 子

這些事情我聽說過，但我從來沒想到這是真的  
從聖經舊約時代的戰爭開始，已經是這樣。我知道  
道

我知道，他們拉我，我姊姊，我母親，和我祖母  
去的時候，我就知道

我告訴我的孩子，我跟叔叔出去，不要等我吃晚  
餐，自己乖乖的，呵

他們進來，一共三個，問我們有沒有武器。但他  
們都沒等我們回答，就將我推倒在地上

我祖母說，他們連我都不放過。他們拉我去做體  
操

滿地是血，一個接著另一個

我見到保勤。當初還認不得是他，只覺得很熟。  
他叫我。臭母狗。你記得我嗎。我是保勤，第八班  
的，上你地理課的保勤。我記得，保勤是我的學生。  
我罰他做功課。我閉上眼。他是第一個。我不想看。  
其他的都無所謂了。但為甚麼

他們將小學課室改成了集中營。我們營裡，最小  
的九歲，最老的六十五歲。每天都拉出去，三小時，  
五小時，有時一夜，自己爬回來

我反抗。越反抗他們越高興，笑鬧著

他們喝好多酒，將酒瓶擠進來。我叫他們殺我，  
他們只是笑

他說，我接到命令要這樣做。我對你的下體一點  
興趣都沒有。好髒好臭

就在我父親面前。我父親閉上眼

但我不想死。我想活著

就在我家。只有這麼一次，我算是幸運的了

不知是甚麼，只是小便那裡好痛，好痛，好像扯  
開我一樣痛

流好多好多的膿，血乾了，黏著，兩腿都張不

開。張開的時候，生肉原來都會長蛆蟲

全身都痛，但我和妮娜，還是爬窗走了

他們放了我，和妮坦妮亞，和坦妮思。我們都懷了六七個月的身孕，沒有辦法再墮胎了。我們懷著我們強暴者，我們敵人的孩子，這是最殘酷的折磨

我怎樣說。我無法說。我不敢說。我一生都要背負羞恥。我是個骯髒的女子

這是一生的傷害。我的身體會痊癒。我的傷害隱密。但我試著承受。我告訴自己，你一定要堅強，沒事情發生一樣生活

為甚麼我受到傷害，覺得羞恥的要是我，而不是傷害我的人

但我無法憎恨。我可以憎恨一個人，一個我認識的人，一個和我有某種聯繫的人。我不知如何憎恨一群陌生人

生活是長久的。我會忍耐的生活下去

我離開了南斯拉夫。我不願意再看見那片土地。或許我一生都不會再回去。我在這裡很好，沒有人知道我的過去，我的創傷

我要將我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訴說。醫生，心理醫生，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的職員，紅十字會義務工作者，歐洲安全合作組織的人權工作者，電視台記者，一次又一次。但我真的不想說，不想說，夠了。經過已經夠了，請不要再要我說

我並不憎恨，我只是輕視。輕視那些只敢一群人

活動的，那些要征服的，暴力的，只會破壞的，愚蠢又自以為是的，男人。而且我第一次想到，這些事情，由來以久。從和平時期那些對女性的輕蔑，以為女子不過是給睡的和生孩子的和屬於某一個男人的，就已經播下了強暴的種子

## 2. 驚動

——我不知道為甚麼。我只是成天很累，老想睡，每天睡十小時，還不夠，還想睡。從前我不是這樣的。從前我天天上的士高，或到咖啡店酒吧和我的朋友，喝酒談天，到早上二時。戰爭以後我甚麼都不想做，甚麼都不想說。連男朋友都分了手。戰爭時我們天天在一起，是生死與共的意思。奇怪，和平了我就覺得，很麻木，不想見他，見到他，無話可說。

我會想，這些事情我都見過了，我下半生怎樣過呢。

好像經過日蝕，眼盲了，全身都燒傷。

——現在我天天上班，一天跟另一天一樣。我會覺得，戰爭時期我快樂些。怎麼說了，戰爭時期，生活只有一時一刻。我不會想從前，想起從前心會痛。我也不會想將來。我們是沒有將來的。過了一天就為一天祈禱。戰爭時期，生活那麼密，那麼豐富……不會覺得悶。每天都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戰爭之後，我不再看電影。我無法看電影。看電影會令我很憤怒。電影是那麼虛假，那些愛情喇，生死喇，戰爭喇，打不死喇。怎麼會，爆炸了，電影主

角還在那裡跳來跳去，還有心情談情說愛。他們不知道，炮彈碎片可以二百米外都殺死人的。好小，小指指甲那麼小，很快，很熱的，撕開你的心。我的鄰居伊斯溫，就這樣死了。

還有聲音。沒有任何電影可以模仿坦克大炮那種，地震一樣的聲音。我想地獄裂開，就是這樣的聲音。

——我甚麼都沒有說。他們都問我，你從南斯拉夫來，南斯拉夫的戰爭怎樣。我說，我不知道怎樣。沒甚麼。

你怎樣和那些晚晚坐在電視機面前的人說戰爭。而我已經可以從聲音分辨狙擊炮的口徑，或遠近：甚麼時候應該躲避，甚麼時候可以繼續前行。

他們還找了個精神科醫生來跟我談話。她是個孩子臉的女子，很單純。我不想令她難堪，我只說，你還想我怎麼樣。

我如何說毀壞。

戰爭以後，很悶。日子很長。

### 3. 橋

河的一邊與另一邊，相連的就是橋。

橋的意思，就是親近與溝通。

時間是那麼悠長。建一條橋，要那麼長的時間。而橋又可以從一邊到另一邊，相連土地，很久很久。波斯尼亞哈撒格維納莫思得那條十六世紀的土耳其

橋，回教徒與天主教徒開火時將橋毀掉。從此河就分了兩岸。波斯尼亞回教徒住一岸，克羅地亞天主教徒住另一岸。波斯尼亞回教徒住那岸，用波斯尼亞馬克。克羅地亞天主教徒住那岸，用克羅地亞貫拉。

時間可以那麼短暫。幾秒鐘，就將世紀以來的聯繫炸毀。多瑙河的兩岸，一邊有東正教堂，一邊有天主教堂。信徒過橋去他們的教堂。橋的一邊，有我從前上的小學校。橋的另一邊，有我的大學。我在國家劇院跳舞，在橋的一邊，我回家，在橋的另一邊。後來我結婚，搬到了橋的一邊，醫院在橋的另一邊：孩子出生。布爾格萊德，過了橋，九十公里以外，就是。

分離。萊維撒的三條橋，全被炸毀。人們每天每夜都在橋上，唱歌，靜坐，保護橋。但北約軍隊還是炸了橋。當時還有車子在橋上經過。從此多瑙河就在橋上流過。

斷裂了的橋，遠遠還可以看到。橋斷了以後，河上很多小船，很忙碌的，來來回回。很多人在河邊看斷橋。

### 4. 日記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我在課室等學生。論題是，科索沃應該獨立嗎。但支持阿爾巴尼亞那方面，學生一個都沒有來。等到

下午三時，依溫來了，跟我說，我們不能辯論了，我們沒有準備好。我不禁氣了，說，你們怕嗎。不過叫你們辯論，你們都怕。依溫喃喃的不知他說甚麼。

這時我聽到轟炸。果然是真的。

我還不相信。我只好站起來，說，沒事的，幾天就完了。

這天晚上八時，北約軍隊炸了足球場。足球場十年前是軍營。可能他們以為這是軍營。不知有沒有人受傷，警報響起，好恐怖。警報比轟炸更恐怖。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

這是我一生最難過的一天。吵得很。每個人都在哭。我說，你們不要再哭了。煩死了。

杜比芙嘉和她丈夫和她兩個孩子，行李都不見了，就挽著兩個破膠袋回來。我都認不得她們了，兩個孩子好像火柴公仔，小但尼才八歲，嚇死人，頭髮都白了。我抱著杜比芙嘉，我說，怎麼了，你們不是要走嗎。杜比芙嘉說，走了八天，碰到塞爾維亞軍隊，我們都不敢走不敢動。去到邊境，邊境關了，不准人過，人龍有三十公里。我們又走回來，不知走了多少天。今天幾號了。

亞歷山大和孩子，原本已經收拾了，好多袋，放在客廳裡，我說，不要走了，我們就在這裡。起碼這裡有麵粉，有水。

晚上我焗了麵包，還有點肉腸。不敢多吃，每人兩片，不知這場仗打多久。

外頭一直開槍，到處都著了火，好光。孩子睡了，阿歷山大還在聽收音機。

一九九九年六月九日

沒甚麼好做，我在睡覺，忽然聽到槍聲，好像下雷雨。我醒了，心跳得好急。莫非軍隊進城了，這麼快，昨天還在炸煉油廠，今天就來了。我立刻起來，挽起我的小皮袋。史維嘉在對面客廳見到我，便叫過來：他們在開槍慶祝。停戰了。

停戰了，這是甚麼意思。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

今天日全蝕。是百年以來歐洲的第一次。之前一直天天都好熱，日頭清亮而毒，但今天日全蝕，街上好多人在賣黑眼鏡，前一晚卻下大雨。日全蝕的這一天，天陰。

看不見日頭，天色好昏暗。

日全蝕，和很多天色昏暗的日子一樣。

日蝕在上午十一時三十分開始。全蝕只有一分鐘。很黑。突然轉冷。十一時開始家裡便沒有電。

沒有電，又沒有電油。沒有糖。橋又炸斷了。工廠炸了，一直關著，沒叫我們去上班。我不知道今個冬天日子怎樣過。

## 靜 默

(1) 尼古斯帶我去找一個塞爾維亞女子。自從塞爾維亞軍隊從科索沃首都畢殊典娜撤軍以後，塞爾維亞人就受到阿爾巴尼亞人的報復和襲擊，每天都有謀殺和放火搶劫的事件。畢殊典娜表面看來很平靜。但謀殺事件，就發生在走五分鐘以外的地方。

塞爾維亞女子住在城中心，是尼古斯的鄰居。尼古斯是阿爾巴尼亞人，是畢殊典娜大學牙醫科三年級學生。打完仗，學校還沒復課，他就為北約軍隊當翻譯。這天我請他做一天散工，替我當翻譯。他說阿爾巴尼亞語，和塞爾維亞語，還有英語。在科索沃，塞爾維亞是殖民宗主國，官方語言是塞爾維亞語。很多在科索沃生活了十幾年的塞爾維亞人，不會說阿爾巴尼亞語，雖然科索沃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說阿爾巴尼亞語的阿爾巴尼亞人。但阿爾巴尼亞人全都會說塞爾維亞語。

女子的公寓房子，很小，不過是一個房間，廚房和廁所。牆上是東正教的神像。掛了木刻，好多瓷器小擺設，房間內放了一隻一公尺直徑的衛星接收碟。她的房間，好像剛搬進去，一小袋一小袋，她身邊有個大皮包。電視開著。她一直在抽煙，沒有停。

我是馬其頓人。她說。在馬其頓出生。

我皺著眉，跟尼古斯說，這樣她不是塞爾維亞人

了。

離開的時候，尼古斯說，她是塞爾維亞人，我認識她很久了。但她怕。她不敢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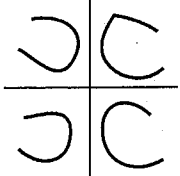
(2) 他說，你叫我尼古拉斯好了。尼古拉斯是天主教徒的名字。聖尼古拉斯，是旅行者的守護聖人。

很多問題他沒答。我再問一次。他還是沒答。再問，他說，這些問題我不答。

他不肯答的問題，所說的，比他答的更多。

尼古拉斯住在畢殊典娜陽光山的山腳，一個塞爾維亞人的公寓社區。很多人已經搬走。還沒有搬走的，北約軍隊在門前停了軍車，架起自動槍，保護他們不會受到阿爾巴尼亞人的襲擊。

公寓的牆上噴滿各種顏色的口號。UCK，是科

索沃解放軍，就是塞爾維亞人團結的圖像。十字是東正教十字架，C是四方的塞爾維亞人。

「靜默就是同謀者。」

同謀者一：「我不認得他們。」

我在馬其頓出生，是馬其頓人。我一直住在史國

比市，十六年前我來到了科索沃，在這裡結了婚，又在這裡和我丈夫分開，在這裡生了孩子。現在孩子都大了，在馬其頓，在塞爾維亞，在黑山共和國。

來到畢斯典娜後，我便在巴士上工作。我丈夫很快便離開，不知道他去那裡了，可能去了德國。五年前我買了這間小房子，房子的每一公分地方，都是我在巴士上賣票賺回來的錢。衛星接收碟，電視機，唱機，電爐，這些瓷器，沒有一件不是我賺的錢買回來的。這房子就是我一生了。

戰爭開始巴士停駛，連薪水都發不出來。他們就給了我一大疊巴士票當薪水。現在戰爭結束了，巴士都燒光。我還留著這一大疊巴士票。

前天有人來敲我的門。他進來，在桌子上放下了手槍，說，這房子給我住。我說，這是我一生賺回來的房子，我不走，除非你將我殺了。

他沒殺我，走了。他是阿爾巴尼亞人。

兩個月前塞爾維亞警察來過。他們撞開了門，以為這是阿爾巴尼亞人的房子。他們看到我牆上的東正教神像，沒說甚麼便走了。

那些塞爾維亞人，我不認得他們。我是阿爾巴尼亞人的好朋友，為甚麼他們這樣待我。

現在我收拾好，隨時預備離開。但我去那裡呢，科索沃就是我的家。在塞爾維亞，我一個親人都沒有。我又不想回馬其頓。

我隨身的大皮包，裡面有，我房子的契約，我的

身份證明文件，我孩子的照片，少許德國馬克，和那一大疊巴士票。

## 同謀者二：「我的良心清白。」

◇我讀了很多有關塞爾維亞軍隊，譬如說赤黑力和塞爾維亞警察的暴行。我亦讀了奧瑪斯加集中營裡，回教徒囚犯怎樣被塞爾維亞士兵虐待的報告。我又讀了回教女子怎樣被塞爾維亞軍隊強暴的訪問。我跟波斯尼亞的回教徒，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談，他們全都指控塞爾維亞軍隊殺害他們。薩拉熱窩的人說，塞爾維亞人是他們的鄰居，他們完全不明白塞爾維亞人為甚麼要殺害他們。這是我必須跟塞爾維亞人談談的原因。

◆我可以跟你談。但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只能談我自己。其他人的行為，做了些甚麼，完全與我無關。

◇你知道，或你相信，我剛才方提及的事情，譬如集體屠殺、集中營、強暴的事件有發生嗎？

◆我是一個普通人。我不管政治。我是個普通人，我過普通生活，我只談我自己。

◇這好。就談你自己。你在塞爾維亞出生嗎？你甚麼時候來到科索沃？

◆我在布爾格萊德附近一個小城出生。我唸大學時來到了畢殊典娜，已經差不多二十年。

◇你還有家人在塞爾維亞嗎？



◆ 我有一個哥哥，因為去了布爾格萊德唸書，自此便在布爾格萊德居住。

◇ 你現時和家人同住嗎？

◆ 我母親。你可以看到，我母親已經很老了，空襲時她受了驚，她現時病，成天胃痛。我父親已經逝世。

◇ 太太呢？

◆ 我還沒有結婚。我女友，剛去了塞爾維亞。

◇ 她是塞爾維亞人了？

◆ 是。

◇ 你大學畢業後就留在科索沃工作？

◆ 我是水力工程師，在一間水力發電廠工作。

◇ 空襲開始時，你在那裡？當時情況怎樣？

◆ 我在工廠裡。我聽到爆炸的聲音，好大聲。所有的玻璃都碎了。

◇ 當時你覺得怎樣？你覺得憤怒嗎？

◆ 我覺得很憤怒。

◇ 憤怒甚麼？

◆ 這是政治問題。我對政治沒興趣。

◇ 你對北約的轟炸感到憤怒嗎？

◆ 我已經跟你說過，我對政治沒興趣。這個問題我不會回答。

◇ 你，作為一個塞爾維亞人，你會感到困難嗎？

◆ 我已經跟你說過，我只為我自己說話。我不管其他人。我只是個普通人。我只知道，我從來沒對任

何一個阿爾巴尼亞人或其他人做過任何壞事，我良心清白。所以我不會離開科索沃，我也不怕阿爾巴尼亞人的報復。

◇ 你不走，你有甚麼計劃？

◆ 發電廠戰爭後就關了，也不知道甚麼時候重開。我現在希望在聯合國找一份工作做，做甚麼也好。

◇ 你會再見到你的女友嗎？

◆ 我不知道。反正她是個醫生，她也很忙。

◇ 你有甚麼想告訴我的嗎？

◆ 沒有。我只回答你的問題。

◇ 這我沒甚麼好問的了。

**同謀者三：「無論是我個人，抑或是一整個國家，我們難辭其咎。」**

我們當然有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我們怕。我們軟弱。我們坐視不理。一九九一年戰爭開始，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生活很困難，沒有工作，沒有錢，每個人照顧自己都來不及，怎會想到在克羅地亞的戰爭，到底發生甚麼事情。我們又容許警察和軍隊控制國家，沒有人膽敢公開反對政府。沒有人膽敢說她心裡所想的。當時愛國主義抬頭，所有的新聞媒介全都是政府的宣傳機器。你說的奧瑪斯加集中營，我就沒有聽過。新聞媒介也從不報導塞爾維亞軍隊用甚麼武器，怎樣對待敵方的平民，只報導塞爾

維亞平民怎樣被克羅地克——波斯尼亞回教徒殺害。西方媒介報導有集中營，塞爾維亞的官方會否認。到後來，人們根本不知道真實是怎樣的，到現在都不知道。可能要到三十到五十年以後，所有的官方秘密文件都開放了，我們才知道戰爭的真正面貌。我知道在科索沃塞爾維亞警察有向平民開槍，但同時我又知道阿爾巴尼亞人一樣襲擊塞爾維亞警察。這是一場骯髒而愚蠢的戰爭。我感到內疚，因為我的力量是那麼微小，而且我也怕。我只能盡我的能力，去幫助有需要的人。譬如我就幫我的阿爾巴尼亞朋友，離開科索沃，給她們帶錢，給她們聯絡方法，讓她們去德國，去瑞典，去安全的地方。我知道我很多朋友，在戰爭期間，都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回教徒，天主教徒或阿爾巴尼亞人。可能我們都內疚。我們只是個人，我們沒有權力去停止這場戰爭，我們只能在微小的地方，做一點事，減輕我們的歉疚。但像我的朋友，嘗試做一個好塞爾維亞人，幫助她的鄰人，但西方國家介入之後，塞爾維亞人就成了大壞蛋，現在她們都受到報復。她們做錯了甚麼。

### 同謀者：誰是同謀者

誰是赤克力？恐怖份子？（沒有人站出來說，我是赤克力。）誰在山上開槍？（可能是他，可能是她，也可能是我。他們和我今天都一樣在城裡走著。

塞爾維亞人去了雲士加共和國，回教徒留在薩拉熱窩。但誰在山上？誰發狙擊炮？）誰是強暴者？（我們收集了很多受害者的口供，以備作戰爭法庭審訊的證據。很多受害者認得她們的強暴者，知道他們的名字。）誰是我們的鄰人？（他們來敲門，叫我們走，放火燒我們的屋子，他們都蒙著頭。他們蒙著頭，因為他們認識我們，怕我們認出他們。）為甚麼？（他們的辯護證供說，我執行命令。這不關我的事）誰的血那麼熱？（可能他們事後都不敢承認。戰爭時期，他們隨便喜歡做甚麼便做甚麼，都不會有任何後果。他們又一群一群的行事，就像一群狼。戰爭結束，他們知道那種行為不會被容忍，所以沒有人會承認，他們曾經參予任何暴行）誰可能？（我第一次想到：可能是我。這是集體行為，在某種時空，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這個集體裡的一個。在某種時空，任何殘忍的，傷害人的行為，都是正常的。他們不是野獸，只是普通人。普通的意思是，沒有頑強的個體意志或信念去對抗戰爭的集體理念。）誰是同謀者？（可能是我。可能是我。）（無論你以為你的心，是多麼的勇敢高貴）

### 為了甚麼而戰？

為了個零雞蛋。

為了自由。為了土地。

為了我們的國家。我在這裡出生，我父母在這裡

出生，我祖父母在這裡出生。我們的土地在這裡。

為了美麗。戰鬥真美麗。像我折斷你的手，骨頭斷裂那，暗啞而柔弱的聲音。你會尖叫。

為了利益。黑市電油，黑市糖，好大宗的軍火買賣。

為了愚蠢的民族主義。好像冷盤一樣，隨時拿出來奉客的民族主義。

為了忘記上一次戰爭。

為了復仇。

為了我心中沒流的眼淚。

為了……戰爭是這麼一件事，一旦開始了，沒法停止。沒有人知道當初為甚麼。

為了……很多年輕人都像我一樣，糊裡糊塗的給扯了進去。根據國家的法律，我們每個男子都要服役。不管我們贊成抑或反對這場戰爭。一旦到了前線，很吵，很累，甚麼都沒想，停下便立即睡著。

為了不得不反抗。我是個簡單的男人，我不喜歡穿制服。我只想過穩定生活，給我的妻子和孩子一個家，有一份穩定而我又喜歡的工作。但我工作沒有了，妻子和孩子都逃了難，我甚麼都沒有，我只得我自己一個人。我就去了參加軍隊。

戰爭結束後我不特別高興，只是好累。我將狙擊炮交給組長，狙擊炮好貴的，值七千法郎，我跟組長說：我從來不喜歡打仗，現在我要回家了，一天都不多留。

……不要說為甚麼，說起這些事情我會很憤怒。我不喜歡自己很憤怒。

……不能說，因為這場戰爭，我變得強壯，並且得到自由。沒有一場戰爭令人強壯與自由。戰爭都是骯髒的。但，我只能說，因為這一場戰爭，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聲音。我二十五歲之前，我全心培育自己，全心學習；我二十五到四十歲，我所有的能力都花在孩子身上；孩子長大了，碰上這場戰爭，我第一次，上街反對戰爭。我第一次上街時，滿面通紅，我不知如何表達自己。因為這場戰爭，我認識到有很多不公義的事情，我們必須盡我們的能力去反對。因為這樣，我覺得自由，而且充滿力量。

我們這幾場戰爭，是因為互不容忍。這互不容忍的種子，很久之前已經播下。而互不容忍，是原始社會的特徵。

我沒有能力制止這場戰爭，但我也從來不是同謀者。

## 鬼魂國度

「一次和另一次戰爭之間，就是和平。」

「六百年前，土耳其人在科索沃征服了塞爾維亞人。其後塞爾維亞人出賣他們的宗教和民族，變了回教徒，說阿爾巴尼亞語，但其實他們是塞爾維亞人。你看他們的姓，姓維治，只有塞爾維亞人才有這樣的

姓氏。但他們現在說，他們是阿爾巴尼亞人，還說我們逼害他們。」

「波斯尼亞人是其實就是塞爾維亞人。歷史上根本沒有波斯尼亞人。波斯尼亞人這個身份，是一九九二年波斯尼亞戰爭爆發才製造出來的。」

「我祖父祖父祖父的弟弟，是黑山共和國的貴族。你看我就是王子了。黑山人很喜歡追溯他們的家族歷史。每個人都幾乎知道他們的家族故事。二十世紀了，黑山人還會有家族仇殺。我們是一個很有歷史感的民族。」

「我是馬其頓人。狄托時期，我是南斯拉夫人。當時南斯拉夫很富裕，我們都說自己是南斯拉夫人，沒有說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克維地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馬其頓、黑山、史洛維亞、保加利亞人的。那麼多種族的人住在巴爾幹半島，土地又曾被土耳其、意大利、保加利亞、奧地利——匈牙利帝國、德國所佔領，我們的歷史就是一部戰爭歷史。二次大戰以後的南斯拉夫國，是世紀以來最長的和平時期，這時我們有一個共同身份，就是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分裂後，我們有了自己的國家。這個國家的軍隊，連直升機都沒有一架，有十幾架破戰機，是保加利亞軍隊嫌太舊，不要，才給我們的。我們的國家，連個名字都沒有。正式名字叫做「前南斯拉夫共和國的馬其頓共和國」，因為希臘不讓我們叫做馬其頓，他們說，馬其頓是屬於希臘的。」

「他們不明白我們的戰爭，因為他們不明白我們的歷史。」

「南斯拉夫是個美麗的國家。她位於歐洲中心，史洛維亞共和國，與奧大利接壤，二次大戰期間，曾被德國佔領。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分裂，史洛維亞宣佈獨立，德國第一個承認史洛維亞。克羅地亞共和國，有美麗的長海岸，與意大利隔了一個愛的艾的海，十二世紀克羅地亞被梵蒂岡統治，其後為土耳其統治，其後拿破崙曾佔領南克羅地亞。拿破崙於滑鐵盧失敗後，克羅地亞就落入奧地利——匈牙利帝國的手中。一次大戰後，克羅地亞歸入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史洛維亞王國，但二次大戰克羅地亞支持德國，在克羅地亞土地內大舉逼害塞爾維亞人。黑山共和國是個山區，隔開了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的土地。因為是個山區，所以一直很隔絕。波斯尼亞共和國南部也是山區，一直到公元九六〇年波斯尼亞才離開塞爾維亞王國，獨立自治，自此卻成為東正教與拉丁基督教衝突之地。一四六八年，波斯尼亞被土耳其統治，凡四百年。土耳其奧特曼王國衰落，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土耳其將波斯尼亞交給奧大利—匈牙利。馬其頓共和國，是一個高原，山中有湖，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接壤，歷史上一直是希臘的一部份，至九世紀才為保加利亞所統治。塞爾維亞共和國，十四世紀國王史提芬·杜山統治期間是全盛時期，征服了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一三八九年科索沃戰爭後，塞

爾維亞被土耳其征服。塞爾維亞有兩個自治區，北部的和紮和典娜，是一個大平原，主要種植糧食，南部的科索沃，是山區地帶，貧瘠而隔絕，因此隔開了阿爾巴尼亞，令阿爾巴尼亞一九一三年立國時，無法將科索沃納入國境。

南斯拉夫是個美麗的國家，位於歐洲中心。歐洲的強國，從來沒有停止爭奪南斯拉夫的土地。」

「戰爭比我們的生命更長。我們死了。」

「戰爭還沒有完。我已經過了，很多個沒有火的冬天。」

## 停頓 與隔絕

**血田野**我閉上眼，就見到了死者的衣服。攤在地上，死者五彩顏色的衣服。泥土翻起，是他們埋葬的地方。但他們為甚麼穿那麼，五彩顏色的衣服。如同我記起

**薩拉熱窩的玫瑰**七月盛開。我姊說，玫瑰你的頭那麼大

這一年夏天，我來到巴爾幹半島。當初沒想到會來。來的時候，是一個晴朗的下午。飛機延誤。機師宣佈：因為戰機很忙，佔了巴爾幹的航道。戰機轟炸塞爾維亞及黑山共和國。

原來那麼近。

**我怎樣說，我的完整在毀壞之中，成為罪惡。**

我如何承受，完整的歉疚？

為甚麼，不是我？為甚麼，不是現在？

以自由為名，與自由無關的，戰爭。我怎樣說。

我只說他們說的。

這一年的夏天，巴爾幹半島，他們說，特別熱。

## 5

好像是追尋鬼魂，我回到我父母親的老家來。原來想先到我表哥，叫做海安的家。我父親病重時，我去過一次。這一次再來，已經是三年後的事情。我父親經已入土，恐怕也真是為安。到了鄉間是一個晚上。我心情十分平淡。見到鬼魂，都不會驚動。更何況鬼魂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心之魔。

我父親的故鄉是興寧，我母親梅縣，都是純客縣，屬廣東梅州，東晉稱嘉應。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上我去找我表哥的家。我父親病重時就住在他的家。死不在他家死，在他的晚妻——他一生人最後一個妻子家中死。過了橋，小河叫寧江，跟著一個下身癱瘓，伏在三輪木頭車上，以手爬行的流浪者身後，我和他一樣，迷失了。因此將他的癩腳看得很清楚。他的破三輪車前，有一個破舊膠桶。他爬得累了，就往舊膠桶吐口水。舊膠桶就是他的痰盂吧。我回頭看一看他的臉，原來很年輕。

我認不得路了。轉著轉。問。我找我表哥，叫做海安。我結結巴巴的說客語，涯阿爸死了，涯來看涯阿爸地。客語地就是墳的意思。

找到了表哥的家，其實都沒變。我也沒有變。不過事物都模糊了，都覺得好生疏。

好像有另一個我，另一種生活。

另一天，另一個晚上，好像我見到我。

我見到我在多瑙河邊走過。我走河的一邊，我走河的另一邊。河的一邊叫布達，河的另一邊叫佩斯。好像一個城市，叫布達佩斯。山叫布達，平地叫佩斯。

河上有橋，一條橋叫「自由」，一條叫「伊莉莎白」，再過一條「鐵索」，再一條「瑪嘉烈」，連著瑪嘉烈島。我住在「自由」橋邊，另一邊的橋叫「柏多菲」。

我熟悉布達佩斯的橋。因為橋，從河的一邊到另一邊。我就可以看到我。

我看到我，頭髮好黑。我看到我，歐洲夏天最長的一日，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四時，我從酒吧和一大群人出來，坐通宵巴士過橋回家。那一大群人，有阿提拉，他是加索；有康斯坦丁，他是坦夕凡尼亞人，二次大戰之前，坦夕凡尼亞人是匈牙利人，二次大戰之後，變羅馬尼亞人；有尤寧嘉·瑪莉奧·維多利亞，我的姊妹；有度拉，有湯馬士，他弟弟；度拉還抱著結他，他弟弟湯馬士提著一個水瓶，在巴士拍著唱；還有我。我可以舞。舞。噢羅馬。他們叫我們吉卜賽。但我們叫羅馬。提瓦斯巴提路。我看到我。我問，你會聽羅馬尼語，也就是吉卜賽語嗎。我說，提瓦斯巴提路。這是「你好」的意思。

這是歐洲白天最長的一日。六月二十一日，早上四時，天就亮了。

我舞。我舞。我唱。正如其他日子：

走吧 走吧

走吧 路總走不完

走吧 吉卜賽

草那麼綠 日那麼長

你從那裡來 吉卜賽

噢啲路路亞

你帶的帳篷和好多飢餓的孩子

你的黑臉 你美麗的黑眼睛

你不可知的腳步

會否走過嫵媚的冬天

噢啲路路亞

走吧 走吧

走吧 路總走不完

走吧 我遇到的一個吉卜賽

她的髮那麼長

月亮又是那麼的遙遠

噢啲路路亞

黑夜裡的黑房子

噢 黑夜裡的吉卜賽

如果你敲門 誰會給你開門

誰會問一句好

誰可以換一點食物

噢啲路路亞

走吧 走吧

走吧 路總走不完

走吧 我記得的吉卜賽

你美麗的小牝馬

不知從那裡來

你圓又圓的馬車輪

將往那裡去

噢啲路路亞

你神秘的命運

會有怎樣的結局

你燃點的黑蠟燭

幾時熄滅

走吧 走吧吉卜賽

在日出以前 雞鳴以後

噢啲路路亞

我聽著我唱。好像隔世。有客家鬼唱招魂歌：

對佛離別，直到佛堂。對法離別，直到法堂。對  
生離別，直到西方。對天離別，日月無光。對地離

別，草木衰黃。

山林離別，鳥雀難藏。江河離別，魚蝦遭殃。路途離別，永不行往。朝廷離別，失納錢糧。

鄰舍離別，日久思量。叔侄離別，無商無量。六親離別，各住村庄。朋友離別，少寫書行。父母離別，難保恩養。子女離別，心割刀腸。夫妻離別，撒散鴛鴦。兄弟離別，手足分張。姊妹離別，裙衩分行。子嫂離別，少講言章。

我第一次回到我父的老家，正是三年前第一造稻米收割的季節，六月時分。記憶中都是人。田裡是人，表哥屋旁的祠堂和祖屋前空地都是人，忙著收割，打穀，曬穀。表哥祖屋都已廢棄，用來養豬養雞。祖屋前有一個魚塘。遠處就是金黃的稻田。草木盛黃，是我父親最後的兩個收割季節。當時我父親身體已經十分衰竭了。

我父親見到我，有點意外，很客氣的說，你有心了。

我和我父親決裂後，只見過幾次面。在鄉間的一次，是最後一次。我亦知道，這會是最後一次，就想探問一下，他前生的事情。

他一直跟我說他跟鄉間親戚吵架的事情，在黃家圍建了屋，他賭氣不去住，又在晚妻的田間建了一間屋，也就是他死時身在的房子。跟從前一樣，他總是將幾多錢幾多錢記得很清楚。他記得的生活，不過是

幾多錢幾多錢。我聽著沒甚麼趣味，也就沉默起來。

在沉默之間，他呼呼的喝著茶。我就更加沉默了。

他帶我去他晚妻的家，吃了一頓飯。菜都弄得很鹹，我很辛苦的吃下去。吃完他要給我拍照，就拍了照。拍完照，也差不多，我說，我回了。他也沒甚麼，只交代怎樣坐車，回到興寧縣裡怎樣走。我沒甚麼話，就這樣走了。

我試著問過他一次。我問他，你甚麼時候離開家鄉的。他答，十七歲。我問，離開家鄉，去那裡。他答，去四川。我問，去四川做甚麼，他說，去讀書。我又問，後來呢。

他轉過頭去，沒有答。

當時天色已經暗了，但未黑。他轉過頭去，看著窗，甚麼話都沒有再說。

我這一次回到他的老家，是因為他的沉默，畢竟十分懸疑。我原來想先到表哥的家，再回我父生長的大黃屋，上他的墳，再到我母在梅縣的家。後來竟不如願。原來我母不是梅縣人。

我表哥家中無人，都到田裡去了。我試著推門推不開，就到田裡找我表哥家中人。其實他家中人我都不認得，連我表哥的面目我亦十分模糊。

倒是鄰家的人認出了我，喊著，你係唔係喬公妹地。我不知她說誰是喬公，只好又涯...涯...涯尋涯表哥...海安...的解釋。這麼一鬧，就圍了好幾個人來看



我，都是穿著花襯衣，一條寬黑褲，褲腳捲得高高的，有穿膠拖鞋的，也有赤腳的，腳上都是泥，臉上倒是熱裡熱的，極和氣的棕褐色皮膚，頭髮都是短的，不像我小時候見到的客家婦女，結一個髻，戴一條紅頭繩。其中一個好面熟，拉著我，說，係喬喬妹地，從香港在來。我知道妹地就是女兒，只不知誰是喬喬。因為她好像認識我，又挺親熱的，我就問，請問怎稱呼，她說，叫我阿嫂。你阿爸我叫喬喬。我才知，客家舅舅音喬喬。

表嫂開門，就打電話去尋表哥。房子跟我上次來時一樣，我父親大姊，我叫大姑姑，還在生，已經九十一歲，一樣擱在中間房子裡，只是比從前臭多了，屎臭尿又臭。她大概一點都嗅不到，坐在隨她出嫁的黑木漆金大床上，張大口在睡覺，一頭白長髮披得很散。表嫂見我叫大姑姑，就說，佢在睡目。我問，她知唔知涯阿爸去了。她說，有時知，有時唔知。

表哥回來見到我，只說你回來了。上一次回，都有好幾年。

接著就問我，甚麼時候回，回多久，不如就在他那裡住。我說不用，我就來看阿爸地。他說你這麼有心。又略說我父的喪禮，有八人抬棺，死的時候天熱，那邊又急著送他走，屍當天就送過來，第二天就要葬，要等你大哥回來，棺材都送上山了，就在山上等他來，等了三小時，天都快黑，就怕等不及，也要葬，幸好還趕得及。本來要打齋的，打齋比較熱鬧，

但趕著葬也就省了沒打齋，只給你爸燒了很多港幣，又有汽車又有房子，都夠用。

說完，海安表哥點一支煙，沉默下來，大概再也想不到有甚麼好說，好像有點僵，表哥便想起：你阿爸還有一點東西，你看看。

這是我父親離家多年以後，給他姊寫的第二封信，寫的時候，是他死前十年，當時他已經有七十二。我父親姊姊叫做二娣：

「二娣姐姐：接到26/2日來信及彩照兩幀，心裡已興奮又感嘆細觀照片與我心裡頭存在的容顏，仿若兩人歲月實在不饒人……？」

「欣悉姐姐今年六月十二日為八一大壽，弟在此願坦城——，關於姐姐祝壽酒席與開支弟完全負擔，今天弟已電詢興寧老友——岳文先生，他準備舊曆三月清明節返回家鄉。我將兌成港幣托他帶上，親送到姐姐府上，敬希吾姐稍候。說來話長，弟自1938年離家後，距今已50年，其中歷盡千辛萬苦，多次危難，仰賴父母積德，幸叨安然無恙，梅香賢妻，隨弟奔波數十年，生育十個兒女，現將兒女狀況分列如下：

黃貴賢—陳梅香（1968年四月廿八日下午二時腦溢血暴卒香港瑪麗醫院時年48每一念此賢弟即涕淚縱橫）

1 彩雲 女 流落廣州，弟為一家搬至香港時給河

南省好友收養，無聯絡

- 2 卿雲 女 逃避日軍時，在江西虔南產後即送與江頭圩丘居石家，無消息
- 3 美雲 女(43) 現在香港，與英國人結婚，生一男一女
- 4 燕雲 女(41) 現在倫敦，與英國人結婚，生一男一女
- 5 麗雲 女(40) 今年四月二日後移民美國，現仍在香港與唐創埠結婚生一男
- 6 道雄 男(38) 現在香港，在美國紡織機械公司當經理與印尼女華僑結婚
- 7 滴雲 女(37) 現在加拿大與香港人李房彬結婚生一女（勤儉成家）
- 8 道衡 男(36) 現被聘在台灣台南做首飾師傅，已婚生一女（賺大錢也花大錢，今春在弟家過年）
- 9 碧雲 女(27) 現在法國修學位，仍未婚
- 10 素雲 女(25) 當年弟失業，困苦，送與香港新界土人，因義母照料欠周已夭折
- 11 秋雲 女(22) 現在大哥貴欣家，已在港公司做事，未婚

「姐姐：弟時常想到俊英姐夫對我家及弟，愛護無微不至，可恨天不假年，已於十年前仙遊，在我的記憶裡，仍深深起得姐夫和藹可親的一，鳳鸞現在好嗎，弟對她很有印象，我仍存有她的小照片，我離家

時她大概只有九歲，善安在那裡，當年他來廣州在我家曾住一短時期，弟叫他去學無線電，他還為弟安裝了一架收音機，當日我家能及時離開廣州，就靠這座收音機收到消息。

「在台灣一般物質生活都很貴，食品也不例外，豬肉（中）6元人民幣一台斤（司碼斤15兩）餘類推。隨街都是汽車，交通很亂，弟自到此12年來一直用摩托車代步，個人身體比在香港好，體重65公斤，背脊骨左肩胛時常酸痛，但無大礙，都是職業病。自居香港至今40年來，一直都以訓犬為生，現存收訓徒弟，藉作精神寄託，生活平淡，聊以告慰。講到訓軍警，家庭-犬，香港台灣除了弟說第二，那就無人敢說第一。

「目前的老伴，是廣東人，在我家講廣東話，現年60歲，1985年與她結褵，她秉性善良很會理家……。家現住樓（4、5樓）係四年前買入，五樓租給朋友，外有運動場溜冰場。賢每晨5 1/2時起床，帶小犬coco出去運動，此犬曾上數場電視，今隨信寄贈給姊姊甥等……。

「觀寄來彩照，房子好像一如我小時送姐回家的樣子，沒有新的建設，看姐玉體仍很硬朗，保可長壽百歲，老人防跌，出入行動千祈要小心……。

「來函托代查俊鄰家屬一事，弟自會去查訪，一有消息，馬上稟告，賢特為姐姐等拍了近照送給姐姐留念，至以弟返鄉參加姊姊祝壽一事，聽說早已物是

人非，而五里亭我家我倆（賢與梅香住的房間）印象中滿間都是梅香的嫁妝，恐怕早已不存在……唉不說也吧！真是“近鄉情怯”……。

「弟的身體大致尚好，祇是左肩胛，及坐骨神經間中酸痛都是多年教警犬（在香港時）惹來的職業病，又下排牙已掉了一個，體重65公斤，高170公分。

「接到此信請海安甥代筆回信，詳細地址如左

「海安夫婦一家人看來很俊俏前途靠自己創造出來的，只要能勵志做人，孝敬並接受先輩教導，終有出頭一日……。祝平現在可好，賢與他是在初中二年級同學？……千言萬語說不完，就此擱筆敬祝

康樂

胞弟 貴賢敬上 14.3.1988

我父親寫得一手行書，——是我看不清楚的字。信中所列幾個姊妹，我都未曾見過，聽過，但不知道有名有去處。這是表哥留著得我父親寫回鄉的第一封信。其後的信件裡又提及很多鄉間的人和事，更常提與他不和的長兄叫貴欣，在香港叫天民，也就是我大伯。信裡我父還罵他，叫他外名「大鬼王」。家人之中，只得我父與我大伯來到香港，我父老罵他「見死不救」，大概事情是一次我二姊生病，我父騎單車從新界粉嶺到九龍問我大伯借錢，他沒借給我爸，我爸一直懷恨至老至死。後我大姊說，我父和我大伯，兩兄弟來到香港後開了一間辣椒廠，我大伯獨佔了股

份，我父不服，兩兄弟大打出手，我姊說，她才幾歲，已經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當時她嚇得躲在椅底。我表哥海安帶我去上我父地才說，我父恨他長兄，臨終都不肯葬在黃家墓地，說絕不肯和我大伯父葬在同一墳地，於是在數里外買了山墳，可惜他死後那能作主，還是給他家中人葬他到黃家地，和他一生仇恨的長兄大鬼王一道。

我父親寫了這封信後，五年後才第一次回鄉。「近鄉情怯」讓他足足想了五年。他第一次回鄉捐了點錢修祠堂，幾年後就回鄉歸根，從此地生就此地死。

他死時沒甚麼掛慮，我表哥說，他很衰弱，沒甚麼話。只交代與一隻銅狗和他媽，也就是我婆婆的照片同葬。我婆婆生他，狗是他生計，其他事情都是過眼雲煙，我父親是個實際的人。

我阿爸地在黃家圍山後，爬好高。山腳有一蘭園庵，黃家族人死後法事多在蘭園庵做。

我表哥海安帶我上山，邊上邊指山墳道，這是你公公婆婆，這是你表哥道權，這是你叔叔貴龍。黃氏族大，我父親屬五房雲慶十四世。公公為仁康公十三世，婆婆族上無名，只稱之為曾氏。表哥又說，墳小若饅頭者為金骨墓，墳長者為屍墓。夜來墓間可聽得鬼哭。

到了我父地，表哥在墳圍點燭壓冥錢，說要先敬山神後敬鬼。敬過山神表哥就燒燭上香給我父，叫我

跟著做跟著拜，口中唸唸有詞……舅舅……保佑子女……平安大吉……

上墳之前經過我阿母姐家。客家人叫娘家作姐家。我父一直說阿母是梅縣人，表哥訝然道我阿母在河背街陳屋長大，斷無是梅縣人之理。河背街陳屋門前有人在宰雞鴨，家人可能以宰雞鴨為生。表哥說，河背街前稱豆腐街，我阿母家織布裁衣為生。陳屋乃一陳舊客家樓，已經十分敗壞，苔霉盈屋。表哥問門前人此是否陳家屋梅香姐家。門前人皆搖頭表示未聽過陳家梅香。我在門前徘徊甚久，門前人見得如此，在內叫得一婆婆問梅香。婆婆迎出道，梅香我叫阿姊，比我長一歲。我方道，涯係梅香妹地。梅香去了好久你知盟？婆婆道，如果梅香還在，今年有八十。

婆婆帶我去看我母姐房，現已灰黑難辨，房間還留有一個爛櫃，一張梳妝架。老婦道，這是你阿媽梳妝架。梳妝架佈滿泥灰，鏡子已掉，只留下一個漆花鏡架，抽屜還能開，裡面是空的。我母做姐時，就在這鏡架前梳頭。房子好暗，木屋木窗已霉爛。我問婆婆，我阿母係唔係梅縣人。老婦方道，你阿媽係養女，四歲拿回陳屋，做妹地唔係做童養媳，不知生阿爸阿媽那頭人，講唔定係梅縣人。你阿媽十八歲嫁，大個才嫁，嫁時好架勢。客家窮家，女兒多送作童養媳，童養媳再被養父母出嫁曰花等女；家境稍佳女兒大個嫁。

我母親是個摩登女子，抽煙，化妝塗指甲，跳

舞，讀書識字，會開車，我從沒想到她會是個養女。我問婆婆我阿母落田唔落，老婦說落乜介唔落。後來我問我大伯娘，她和我母是妯娌，我阿母落田唔落。大伯娘說你阿母唔會做，就回屋下做家務。

想來我母是個養女，田會種，只扮不會種，扮小姐。來到香港更加脫胎換骨，從不肯穿客家婦女的黑，衣服首飾和我姊掉著穿戴，自編一個讀書識字富家小姐的身世。

我母留下的梳妝架，還結實，我問婆婆可否搬走。老婦拉著我的手，一雙青白眼睛瞄著我，始道：「你阿媽姐時梳妝鏡底背，可以看到你阿媽。去那隻年頭春天黃梅天落水，你阿媽在鏡底背喊，喊好大聲。晚頭黑晚晚喊，喊到六月天時，就唔曾看到佢喊。出年春天黃梅天落水，佢又喊，涯都唔敢去看。唔敢去看，曠聽到你阿媽，還有你喊姐婆，愛地妹地兩隻死人係那地喊。」春天黃梅天，正是我母逝世之時。我表哥也說墳頭有鬼哭，他自己一個不敢上墳，跟我一起，又是大白天，才敢上。話說黃美公寨景傳派十二世紹端公，清同治生，無嗣，生二女，一女滿蘭，一女滿園。妻劉氏。紹端公於五華縣城五江街經商，開布莊。未幾至南洋賣布，遺下家小，一去十載。原來紹端公於南洋山打根，經人介紹，娶一女李氏玉招。李氏天生異質，其膚若冰脂，夏日無汗。唯嫁與紹端公後生一死男嬰，難產至死。死後雖酷熱而冰體不腐，眾皆以為異。紹端公卒請巫送葬，安其亡

魂。巫醫一見李氏冰體，即長嘆一聲，悄然而去。紹端公大惑。當夜伴屍而睡，夜半離奇失火，布莊全燒，唯李氏冰體，完好無缺。紹端公萬念俱灰，自此聲蹤杳然，相傳紹端公已到羅浮山做隱士。紹端公兩女，滿園滿蘭，靈巧聰明，在家織布裁衣，正待嫁杏，聞阿爸歸隱仙遊。夜來聞鬼啾。滿園滿蘭披衣起，即見阿爸紹端公，魂遊夜園，無骨無肉，風吹即散。翌晨滿蘭滿園姊妹但見滿地黃狗毛。滿蘭滿園姊妹計議，莫非黃狗身是阿爸日間魂。姊妹隨黃狗毛到黃美公寨山，果見黃毛狗，對天長吠。黃毛狗所吠處，正是十一世阿貴公及孺人張氏所葬之旁。滿園道莫非阿爸欲魂歸於此。滿蘭謂姊妹即到羅浮山尋父。二人告之劉氏，劉氏力勸不止，唯姊妹意決，遂作男裝打扮，至羅浮山，果尋得紹端公號空空道人仙墓，姊妹見土色黃而燥，骨無腐，即檢之，珍藏之，即回鄉而置之罌而葬之。客人後稱檢骨為檢金，骨罌謂之金罌。父母亡後棺朽而肉化，則以罌易棺，一說因客人流徙不定，無家無族，故客俗攜骨而作二次葬。滿園滿蘭私扮男裝，攜父骨回，為族人發覺，太公三房十一世耀芳公怒行家法，將滿園滿蘭姊妹於祠堂後空地吊打，母劉氏羞而上吊。姊妹受法後逃離黃美公寨至黃家園山腳，出家為尼，庵堂本稱龍鳳庵，滿園滿蘭入庵後香火不絕，黃人求子得子，求福得福，求靜則得靜。龍鳳庵遂名園蘭庵，黃美公寨山，後人見山頭長滿黃狗尾草，故稱黃狗尾山。

我知道布達佩斯的橋，第一條連接布達和佩斯兩個城市的，是鐵索橋，建成於1848年。在鐵索橋南底，有一塊石頭，是布達佩斯的0點石頭，所有布達佩斯的距離，都從這裡開始。我住旁邊的自由橋，為慶祝上一個百年，於1896年建成。那是歐洲的好年華，驚世的巴黎博覽會也在這個世紀末舉行。

鐵索橋匈牙利語叫做昔沉兒，是一條關於革命與自由的橋。故事說昔沉兒公爵，於1820年他老昔沉兒公爵逝世的時候，他在貝斯城等了一個星期，等河結冰才可以過去布達，安排他父親的葬禮。於是他就決定要在多瑙河，匈牙利語叫度拉河上，建一條橋。他去了英國，因為英國建得又堅固又美麗的鐵橋。在英國他帶了兩個工程師回布達佩斯，一個叫威廉·史密夫，一個叫亞當·史密夫。亞當·史密夫來到布達貝斯，愛上了一個匈牙利女子，從此就住在布達佩斯，沒有再回英國。橋於1848年建好，也就是匈牙利鬧革命，推翻亨士堡王國統治的一年。昔沉兒公爵當時已經開始實踐他的革命理想：鐵索橋建好後，平民和貴族，不分等級，全都要排隊付錢過橋。有一個貴族就很生氣，不肯和平民一起排隊過橋，寧願坐馬車走兩天，走到有渡船的地方過河。昔沉兒橋也成為布達佩斯公民得平等權利的象徵。

推翻奧地利亨士堡王國統治之後，昔沉兒做了交通部長，但不久十分抑鬱，給送進了精神病院，最後自殺。

1849年奧地利軍隊不甘失去匈牙利，軍隊開入布達城，和在佩斯城的匈牙利軍隊對敵。奧地利軍隊的將領要脅如果匈牙利軍隊想過河，他就會炸掉新建的昔沉兒橋。他雖然出言威脅，軍隊裡卻沒有人敢點著藥引炸橋，結果將領只得自己動手，用雪茄點藥引，結果橋沒有炸掉，他自己就給炸散了。

一百年後二次世界大戰，德軍將昔沉兒橋炸毀。戰後1945年重建。

自由橋是布達佩斯的第二度橋。度拉河還沒有橋的時候，只建了一條船橋，早上連著讓馬車和人過橋，接著船橋就分開，讓度拉河的船可以過去。冬天的時候，河水結冰，人們就可以在冰上過橋。故事說，建昔沉兒橋的時候，昔沉兒公爵請來的兩個英國工程師，亞當·史密夫和威廉·史密夫，在度拉河邊住了三年，畫了無數個橋的草圖，最後決定了建一條鐵索橋。他們僱請了幾百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坦夕凡尼亞和吉卜賽羅馬尼工人，首先建起鐵架，搬石倒入河床。但當工人開始建起鐵架的時候，早上紮起，晚上便倒下。石頭搬入河床，早上搬入，晚上便給沖走。亞當和威廉，十分苦惱。威廉整整六十日沒有睡覺，第六十一日，他上了馬車，回英國去了。只賸下了亞當。亞當來到布達和佩斯城，愛上了一個匈牙利女子，叫做莫妮嘉，剛剛和她結了婚。因為橋早上建，晚上塌，亞當整整六十天沒有吃東西。莫妮嘉就很擔心。她知道在布達城堡之下，住了一個

聰明的羅馬尼吉卜賽老女子。老女子知道天上的飛鳥，海中的魚，地上的憂慮與虛榮，及生之短暫，孤獨的安靜與智慧。莫妮嘉就去敲羅馬尼老女子的門。說：我聰明的老女子，你可否告訴莫妮嘉，怎樣建鐵索橋？聰明老女子說：我親愛的莫妮嘉，你不會想知道。莫妮嘉就回去。亞當已經六十一天沒有吃東西。莫妮嘉又再去到古堡之下，敲羅馬尼女子的門。說：我聰明的老女子，你可否告訴莫妮嘉，怎樣建鐵索橋？聰明老女子說：我親愛的莫妮嘉，你不會想知道。莫妮嘉就回去。亞當已經六十二天沒有吃東西。莫妮嘉又再去到古堡之下，敲羅馬尼女子的門。說：我聰明的老女子，你可否告訴莫妮嘉，怎樣建鐵索橋？聰明老女子說：我親愛的莫妮嘉，你不會知道。莫妮嘉說：我聰明的老女子，我會知道，知道天上的飛鳥，海中的魚，地上的憂慮與虛榮，及生之短暫，孤獨的安靜與智慧。聰明老女子說：你會知道，但你家將空無一人。你舌頭乾燥，張口無聲。日頭永遠不再照到你身上。莫妮嘉說：我親愛的聰明老女子。我會知道，自此家將空無一人。我舌頭乾燥，張口無聲。日頭生生世世不再照到我身上。聰明老女子便說：你將你自己的骨頭，連在橋的鐵架上，你將你的腳，埋在橋柱之中，橋便不會再倒。要毀掉橋的，自己將被毀掉。破壞了的，還會再重新再建好。莫妮嘉說：聰明的老女子，願你嘔血與膿，願你屍體給禿鷹啄食。莫妮嘉就回家，說：我親愛的亞當，請為我

的靈魂禱告，且當喜樂，你將得著俗世的短暫與榮耀，但你將失去我。亞當那天晚上就很肚餓，並且開始吃，並且睡得很好。第二天早上莫妮嘉就到了度拉河，她遇到了一個盲眼的羅馬尼匠人。她說：我親愛的流浪者，請你將這海水的魚，埋回海中。盲眼的羅馬尼匠人，就將莫妮嘉的腳埋在橋柱之中。莫妮嘉又說：我親愛的流浪者，請你將空中的飛鳥的骨頭，連在橋的鐵架之上。盲眼的羅馬尼匠人，就將莫妮嘉的骨頭，連在鐵架之上。莫妮嘉這時看到她親愛的亞當，自遠至近。莫妮嘉便說：我親愛的流浪者，請取去我的眼睛。請當現世喜樂。流浪者便取去了莫妮嘉的眼睛，並現世喜樂。她親愛的亞當，這時才見到他的妻子莫妮嘉，骨頭脆弱如飛鳥，在鐵架上飛翔；雙腳穩穩站在河床之上，埋在橋柱裡。她的眼睛張開，但已經看不見了。鐵索橋頭自此有兩個洞，但洞裡沒有眼睛。在鐵索橋下的石柱是她的腳，陽光生生世世照不到她身上。要毀掉橋的，自己將被毀掉。破壞了的，還會再重新再建好。那個盲眼流浪者就有了眼睛，能夠看見世間的短暫與虛榮，並現世喜樂，時常唱

走吧 走吧吉卜賽

在日出以前 雞鳴以後

噢啲路路亞

流浪者時常追尋自由，並求而不得。他們吃啊，

喝啊，舞啊，連骨頭都不扔給狗吃。

我們在通宵巴士上還在唱啊，舞啊。那個中國女子，可能是墨西哥女子，黑髮黑眼睛，和羅馬尼人一樣，不知道為何來到這個地方，從美麗的布達城到佩斯城，有美麗的鐵索橋，自由橋。我們從布達山腳的花園酒吧，過了伊莉莎白橋就到佩斯。天亮的時候，阿提拉，不是羅馬尼人是加索的阿提拉，沒甚麼用的阿提拉，他四個月都沒有發薪水了。他的女友是姬思桃，就在花園酒吧當侍應，也是個羅馬尼女子。阿提拉拉著姬思桃在跳舞，問我：你覺得她怎樣？那個中國女子，可能是墨西哥女子，一個晚上，都沒說話，也沒怎喝，只喝了一杯紅酒。不說話，但她會聽。會聽的女子是聰明女子。我噢啲路路亞 在日出以前 雞鳴以後 走吧 走吧吉卜賽 看見了她的眼睛，好黑好亮的眼睛，好像我看到我。我說：她可以是我。

她就笑了。

我說：你就是我。你會知道嗎？

她會知道，六月二十一日，歐洲夏天最長的一天，早上四時，天就亮了。這一天，日出之前，雞鳴以後，我遇到我生命裡的三個男子；加波爾，撒多爾，若其；有阿提拉和姬思桃；他們會有一個孩子，我會是他們的教母；孩子會在匈牙利長大嗎？姬思桃總說，我要到美國去。到美國去，他們不知我是羅馬尼吉卜賽人，我可以說，我是印度人，是意大利人，

甚麼都好。在美國，我可以忘記。有康斯坦丁，十五年前偷渡離開了羅馬尼亞，去了澳洲做政治難民。十五年了，康斯坦丁說，羅馬尼亞還一樣。革命或不，羅馬尼亞都一樣灰黃色，一樣沒有希望；有尤寧嘉（我的姊姊），瑪莉奧（我的姊姊），維多利亞（我的姊姊）；有伊士溫，他剛做了手術，左手還縛著繃帶。一個美麗的不是羅馬尼人的加索女子，整個晚上都對著他微笑。他的外衣披在女子的白長裙之上。伊士溫越來越不行了，血管要駁，一滴酒都不能喝，在酒吧只能喝熱檸檬茶。他怎樣告訴女子呢。他只是很為難的，因為他的溫柔與為難，對生之憐惜（流浪者吉卜賽。生命短暫），愛上他的女子，總是一個又一個；有度拉；和湯馬士，他弟弟；湯馬士才十一歲，他最最美麗。羅馬尼吉卜賽孩子都是天使；有一個中國女子，可能是墨西哥女子，我不認識。她從很遠地方來。我說你為甚麼從很遠地方來。你的語言，我不認識。你們會唱歌嗎，可不可以，唱一首你們的歌。她日落西山天暗黃 點起孤燈照孤房 日裡想哥唔得暗 夜裡想哥夜更長 唱的叫做山歌，她的人叫做客家，祖先從中國北方流落南方，所以稱客家。有這麼多人，流離無家，我們那麼親密，但我生命中的三個男子，六月二十一日，歐洲夏日最長的一天，天亮以前，雞鳴之後，他們並沒有留下。

我是我祖母的女兒的女兒。女兒好秘密。我祖母說我，有一雙，深黑的眼睛，可以看到命運，會知道

天上的飛鳥，海中的魚，地上的憂慮與虛榮，及生之短暫，孤獨的安靜與智慧。我祖母可以看到聖母瑪莉亞，看到聖母之母安妮。我很小的時候，她打開紙牌，沒說話，我看了，就知道了，命運的秘密。我記得的祖母，時常穿一條橙黃的花百摺裙，圍一條青綠的圍裙。她的髮，結一條好長好久的辮子，辮子上結滿了法蘭西國王和伊莉莎白王后、卡爾國王和西達王后的錢幣，我祖母說，已經好多年，辮子是她祖母的祖母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好多人來找我祖母，豬發瘟，提琴斷了絃，馬失蹄，女子想下毒，都來找我的祖母，並且得著了應得的啟示：你點黑燭吧；在一個十字路口禱告；你給我一穗麥，一個嬰兒枕頭，一塊烤麵包；你腳下有屍體所以你家的牛沒奶又不生育，你給我一萬科林我會替你趕走魔鬼。我祖母從來沒有水晶球，也不點香油，但她知道

快樂

慾望

婚姻

痛失

鰥夫

虛空

幸運

散財

有信

探訪



憂愁  
驚喜  
忿怒  
忠誠  
嬰孩  
審判  
盜賊  
旅程  
敵人  
思索  
愛情  
希望  
禮物  
不幸  
妒忌  
死亡  
屋子  
愛人  
金錢  
疾病  
禮儀  
官員  
虛假  
寡婦  
消息

甜蜜

一共三十六張紙牌。所謂命運，不過是人的所知，和時間。是我，或我，不是其他人。此時，不是其他時候。事情一定時常發生。在世上，一定很熟悉的了。所以就有了虛空。我第一次見到加波爾，我十六歲。我姊尤寧嘉十五歲已經結婚了，我姊瑪理奧十七歲生孩子，我姊維多利亞，第一次守寡時，十四歲。我其實很遲，因為我說，我跟你們不一樣，我要跟非羅馬尼人加索女子一樣，讀書，並且自由。我第一次見到加波爾，他真是迷人。不像羅馬尼吉卜賽男子，他是個加索，皮膚美白，藍眼睛，髮好金，而且他會給女子推門拉椅子，又是一個實習建築師，二十四歲。能夠碰上他，正如所有戀愛中人一樣，我總覺幸運和甜蜜。但我甚麼都沒有做。我甚至沒看他一眼。我要考大學。他來我姊維多利亞的一個派對，遠遠的看著我，然後問我姊的男朋友，又叫做加波爾的，我叫甚麼名字，幾歲，在那裡讀書。

兩年後我考上大學，我收到了一份禮物，是一隻金鐲子。我姊維多利亞交來的，還有信。我已經等了兩年了，加波爾在信中說。

我搬出去跟加波爾住了四年。好像經過了婚姻妒忌 嬰孩，但結果我跟當初沒兩樣的，搬回去跟我母親住。孩子在我體內停留了兩個月。

我搬走的時候，加波爾給我六十萬科林。其實我不需要，但加波爾是個好男子，他覺得金錢可以讓我

比較容易平復。我搬走後幾天，我回去拿回我留下的隨身雷射唱機，我開門，發覺鎖已經換了新的。我敲門，開門的是加波爾。我說，我可以拿回我的隨身雷射唱機嗎，他穿著一件內褲，說，好，好，你等等。便關了門。關門的時候，我聽到有個女子的聲音，問：誰？加波爾說，是鄰居。她問我拿回隨身雷射唱機。

在「花園酒吧」我見到加波爾。他走過來，說，我可以請你喝一杯酒嗎。我說，一品脫啤酒。他買了五杯啤酒，給我的姊姊，尤寧嘉，瑪莉奧，維多利亞，還有阿提拉，度拉，君士坦丁不知那裡去了，都買了啤酒。他跟從前一樣，很大方慷慨的一個人。他拍額說，我忘了給你和我買兩杯了。

見到加波爾，我還是非常愉快。但只是不再驚喜。戀愛以驚喜開始，以和平友愛結束。慾望和時間一同消失。並且快樂與否，已經無關。

我說，加波爾，對不起，可不可以等一等。我碰到一個朋友了。加波爾並沒有等我。待我從撒多爾身邊回來，桌上還放著加波爾買給我的啤酒，已經很暖，又沒有泡。我姊維多利亞說，他走了。他和一個新認識的女子走了，就是那個從紐約回來的，穿一條露背黑長裙那個，好像叫做莉柏嘉。你的敵人，時常叫做莉柏嘉，我姊維多利亞，暱稱維莎的，笑說。台上的羅馬尼樂隊，在唱：

很遠啊很遠

我親愛的寶拉

我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寡婦 莉柏嘉，也是一個羅馬尼女子，住在近克羅地亞邊境的拿滋肯尼沙。我離開加波爾後就遇到撒多爾。我到南部的比雅殊城探度拉，度拉是我姊維多利亞長女瑪莉亞的教父。度拉說，我爸的朋友，撒多爾，剛從美國伊莉諾州留學回來匈牙利，做國營企業私營化的計劃顧問的，從布達佩斯來看我們。不如你一起。我們約好在姬拉利大道的咖啡店邊見面。我走過，見到度拉，長大了好多，戴著一對華沙齊眼鏡，穿一件黑西裝，在咖啡店大聲說英語，我說，你是黑手黨麼。這時才見度拉和一個男子一起，一樣的黑眼鏡，黑西裝，正在看著我微笑。度拉說，這就是撒多爾。我站在路邊，跟他握一握手，說，我要去一去銀行。回來那個男子已經走了。

在布達佩斯的愛爾蘭酒吧再見到撒多爾，他還是這樣，黑眼鏡，黑西裝，看著我，微笑著，說，美麗女子的頭腦裡，記不下東西吧。我叫撒多爾。他伸出手來，我隨手拿了桌上的煙灰缸，說，抽煙吧。

他點了煙，還是笑，說，我在電視上見過你。你主持電視節目吧。電視是一種禮儀。他的話真奇怪。他說禮儀的意思是，是一件虛假的，沒有內容的東西。我呆了呆。我唸了兩年大學，原來讀書好累又好悶，見電視招請一個介紹吉卜賽羅馬尼文化的節目的主持，就去報考，他們要了我。大學就沒唸下去。我

聽撒多爾說話，就像大學裡面的人說的話，好熟悉。

寡婦莉柏嘉，是我知道的第一個。我和撒多爾過的第一個夏天，我們去了巴拉登湖度假。那一年巴拉登湖人好多，因為日全蝕。現在想起日全蝕，心裡都很憂愁。原來是這樣的，一陣子的黑，一分鐘，就沒有了。日全蝕之前，有那麼多期待。

妒忌侵蝕靈魂。好像那一年的日全蝕。

日蝕之後，撒多爾說，你先回布達佩斯，我到拿滋肯尼沙去探一個人。當時我就覺得，他去看一個愛人。我不知道我為甚麼會這樣想。他上了火車後，我搭下一班車到拿滋肯尼沙。車站很靜，已經入黑了。一班車與另一班車，隔足足六小時。

我就在車站等。好像等候不幸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寡婦莉柏嘉送撒多爾到車站。我老遠就看到他們了。我走到女子身前，甚麼都沒說，扯起她的頭髮便打，就這樣打了起來。撒多爾沒勸，抱著雙手，站在一旁，倒是車站的職員將我們分開，並且警告我們，要報警。

撒多爾才走近，說，這是莉柏嘉。我這時才看到她的臉。她是個美麗的女子，可惜已經老了，三十歲。那時候，我覺得三十歲已經很老很老了。我祖母三十二歲就做祖母。

我的敵人，他的愛人，當然不止一個寡婦莉柏嘉。

撒多爾從來沒說過要跟我結婚，不像加波爾。加

波爾很想與我結婚，我不稀罕。撒多爾從來沒說過要結婚，我很想很想跟他結婚。

可能因為太想跟他結婚了，我就失去了他。

有人來按鈴收樓，我才知道，屋子已經退租。他幾天前沒說過甚麼，我到電視台錄影，他搬走了他的東西，就沒有再回來。打電話給他的公司，他已經調了去保加利亞蘇菲亞。

幾年了，他回來又在「花園酒吧」碰上了我。阿提拉已經結婚又離了婚。我說，加波爾，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我見到我生命中第二個男子。撒多爾跟我吻臉問好，笑說，我現在是個忠誠的丈夫，可惜妻子不是你。我說，這真是一個品味低劣的笑話，不過很好笑。兩個人就沒甚麼特別原因，無法停止的大笑。

時間是盜賊，偷走我們所有的忿怒 愛情 希望。

撒多爾離開以後，我胡亂教盡加波爾留給我六十萬科林的財，去了一次意大利米蘭，坐飛機去的，買了好多衣服，每天穿得出嫁一樣。那些衣服都那裡去了，搬了幾次，都給鄰居拿了去。二十二歲那年，我的生命旅程好像到了一個安頓的地方，可以說是開始，也可以說是終結。我結婚。

四年後我遇到繆夫若奇。好像命運又再一次探訪我。

有羅馬尼人在唱：

很遠啊很遠

我親愛的寶拉

我要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找尋我七個兄弟

如果有審判，我會是個怎樣的女子？

如果死亡 疾病降臨，我會完整無缺嗎？

和若奇認識並交往，我開始思索到很多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原來這一切都會過去的。我祖母死時五十五歲，她是在家裡死的，那時候我還在家裡在抹地。抹完地去看她，她已經死了。但我不覺得她消失了，總覺得她還在，剛出去一會兒，很快就會回來，弄一廚房熱辣辣的牛肉，羊肉古拿殊。她又會弄中國餐青豆炒飯。但和若奇認識並交往，就好像和死神結交一樣，我越想越知道，越清楚，這一切都是會過去的。

最終還會有審判。聖母瑪莉亞，聖母之母安妮，我會是個怎樣的女子。

若奇是一個作家。我在一次羅馬尼人紀念羅馬尼吉卜賽人二次大戰被納粹屠殺的集會上見到若奇。我聽過若奇·巴納的名字，在報紙雜誌上見過他的照片，但從來沒讀過他寫的，據說他寫一些很難明白的書，我不大看書的，每次見到書就頭暈，拿起書就睡著。集會在國會之前的草地舉行，我見到阿提拉在派傳單，度拉和幾個人，圍著一個頭髮花白的大鬍子。我要將幾張鐳射唱片還給度拉，還有他替電台翻譯發了的一張支票，便擠著過去，叫他。度拉拉著我，介

紹給若奇·巴納，說，這是詩人，作家若奇·巴納，你要不要他的簽名？若奇·巴納大約有六七十歲，他脫下老花鏡，瞄一瞄我，說，她不看書的。

我請若奇·巴納到我的節目，談談他寫關於吉卜賽羅馬尼的一個詩劇。在做訪問之前，我只好又暈又十分眼暈的，讀他的詩劇。這是一個橋的故事，我小時候聽過好多次。

匠人馬路拉，砌磚之王 還有匠人二十四個 要  
建堡壘 他們開始做苦工 早上建好 晚上就  
坍塌 已經四年 他們建了又建 堡壘沒建成

早上建好 晚上就坍塌 對他的伙伴說

匠人馬路拉，砌磚之王：- 聽，請聽我說 聽我  
要說的 我們做了四年 徒勞無功 早上建好

晚上便坍塌 我們不如放棄 好好睡覺

或許神看見我們受苦 給我們報一個夢 我們可  
以建成堡壘 他們就聽他的話 放下工具 放  
下工具，睡下 立即睡著了 黎明早上 他們

醒了，一個接一個 匠人馬路拉，問他的每一個伙  
伴：- 讓你口因說真話而受苦 因為誰說謊

誰就受咒詛 讓每人說他的夢 二十四個砌磚人

一同訴說 同一個夢 讓我們到村裡去

老聰明女子 她會告訴我們 如何建牆 馬路  
拉砌磚之王，這樣說：- 你們所說可真 真有此夢

我也做同樣的夢 叫我們到村裡去 老聰明  
女子 她會告訴我們 如何建堡壘 馬路拉砌

磚之王 差兩個伙伴 老聰明女子 見到他們  
 砌磚人說 老嫂子安好 砌磚人安好 聰  
 明女子答 請說真話 你為何到來 砌磚人說  
 聰明女子 我的老母親 請告知我 如何建堡  
 壘 我們做了四年 早上建好 晚上便坍塌  
 老聰明女子說 請聽我言 你回去 重新  
 開始 跟從前一樣 只是將那女子 那送食物  
 來的女子 砌到牆裡去 砌磚人就回去 告訴  
 他們的同伴 老女子教他們 如何建堡壘 第  
 二天很早 他們工作 建了新牆 馬路拉砌磚  
 之王 知道他妻子 首先到達 沒有其他人  
 他求神說 愛天父 在她途上 差一隻大  
 豺狼 嚇怕她 她倒翻碟子 就回家 天上  
 的父，萬聖之神 就這樣做：祂差一隻大豺狼  
 在她途上 她很怕 翻了碟子 就回家 已  
 經有食物，預備好了 她裝在壺裡 將食物送給  
 她丈夫 匠人馬路拉，砌磚之王 又再祈禱  
 我至聖之父 在她途上 差一條大蛇 嚇怕她  
 她倒翻碟子 就回家 大蛇在她途上 嚇  
 怕她 但她躲開躲開 在堡壘 拿食物給丈夫  
 匠人馬路拉，砌磚之王，說：- 我親愛的妻  
 子 謝謝你帶給我食物 請放下 並來看砌磚  
 之王 如何建堡壘 女子放下碟子 走近她丈  
 夫看進牆裡 丈夫叫她 來，坐下 兩腳站好  
 匠人馬路拉，砌磚之王 說這些話：- 這

是石灰，這是磚 這是石牆 她站近牆 他將  
 她砌進牆裡 直至膝頭 妻子問：- 請你告訴我  
 你在做甚麼 (以為是玩笑) 丈夫又說：  
 這是石灰，這是磚 這是石牆 並砌了又砌  
 石牆到了她胸前 她又說 你珍愛的 你將她  
 砌進牆裡 他又說 這是石灰，這是磚 這是  
 石牆 砌了又砌 愛我的丈夫我的良人 我知  
 道了 為何你要將砌進牆裡 你要建堡壘 但  
 我請求你 放下工作 請聽我說 願我主助你  
 建成堡壘 賺你的工錢 並活得長久 但  
 願這新堡壘 永遠荒廢 願群豬，村裡的群豬  
 擦堡壘的牆 願人們不進堡壘 如神父來做  
 彌撒 願他們的口 黯啞無言 她的咒詛完了  
 匠人馬路拉 又說：- 這是石灰，這是磚  
 這是石牆 將她砌進磚裡 砌了又砌 建  
 成了新堡壘 十二個神父二十四個年輕學生 來  
 堡壘生活並做彌撒 所有人都啞了 他們逃離堡  
 壘 從此荒廢 沒有人再進堡壘 只有村裡的  
 群豬 擦那堡壘的牆

如見有大白鼠作畫，則主災。因災有流徙。

清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龍川縣某廣文為其婦寫  
 照。紙墨筆硯。紫紅紺綠。已具備矣。偶如廁後歸  
 房。則遙見一書生與一大白鼠對語。某不敢入。窺於  
 門後。白鼠潤毫伸紙。走筆亂畫。書生點首。遂擱

筆。鼠與書生儻不見。某怖甚。呼家人入視。則一幅戰事圖也。圖中有一大城。四面眾山環抱。城下死尸無數。河水殷紅。一黃馬褂紅頂花翔者。方策騎手提人頭三。血猶涔涔下。某夙知術數。見之大哭已。知亂事即在目前。因焚其圖。挈眷海島。太平軍於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諸地同日發難。

我父母因逃避共產黨而離開廣東客縣興寧，我母親就沒有再回過老家，骨頭留在香港。

婆婆告知，我母尚有一養兄，在廣州，已亡。我母親的過往，至此無從追溯。

我父親屬大黃屋黃朝松派，祖溯八世朝松，生於清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二月十六巳時，卒於何時不詳，遷葬於河源縣。朝松公，號鳳材，是七世祖錫光公次子，國學生。朝松公生三子。女不入族譜，所以族譜上無名。族譜到十四世也就是我父輩方有女名，但不列嗣。所以族譜上有我大姑姑的名字二弟（義娣），列於我大伯貴欣，我父貴賢，我叔父貴龍之後，但其實大姑姑二弟（義娣）是長女，但女為小，故列最後。

我叔父貴龍，我從來沒聽過，不知有此人。表哥海安解釋，他為人性格懦弱，不及我父及我大伯父，勇於出外闖，故一直留在鄉間，文革期間自殺。

八世黃朝松公生三子，粵寬，粵恭，粵敏。我父十四世為粵寬公之後。

粵恭移居至江西塘江墟。先祖晉泉公，後稱一

世，亦移居自江西省。客家人原為中原漢民，一說源自江西，歷史上經五次大遷徙。

粵敏無後。

粵寬有五子，故分五房。我祖父仁康屬五房。

大黃屋乃客家圍，屋內各房各派圍居。現大黃屋多荒棄，族人已建新屋他居。圍屋每房甚小，可供起居，並有一大廚房，灶燒柴，鑊大且黑，可烹人。圍內通壑可養雞。圍前乃祠堂，據鄉人說，元月十日點燈，為客俗，即本地人之元宵。

大黃屋鄉人又告知，客圍自成一國，晚上上鎖，可禦敵。

客家自中原移居廣東客縣，於我父祖大黃屋，本地人為潮州人，客族人曾多次與潮州人打鬥。廣東西路土城械鬥，從1856年開始，從鶴山，開平，恩平，高明，陽春，新會至新寧（台山），客家人與本地人大血鬥，歷時十二年，客家及本地人死傷估計約六十萬。客家村落及農田為本地人燒毀，客家人沿水陸往粵西南及廣西遷徙，有甚遷至海南島。此乃客族歷史上第五次大遷徙。

西路土城大械鬥後，我父母客族人負傷出走，下落不明。

西城腳草鞋行黃和興譜系十一世清芳公，1830年生，歿不詳。原來在縣城開茶鋪，一日在店鋪見一長毛細紅巾乞兒，唱云：上等之人欠我錢，中等之人得覺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過租牛耕瘦田。清芳公給

乞兒五文，乞兒拒，大哭。清芳奇之，問，汝何大哭，莫非嫌五文錢微薄。紅毛乞兒道，今苛政暴虐，大飢連年，汝客族當初為客，生世為客，屋下無人，良田無耕。來日將大難，汝子侄分散，六親流離，血流遍野，黑狗噬屍。乞兒哭罷，當下日暗無光，風捲殘雲。清芳公長嘆一聲，即隨長毛乞兒去，從此不回。

黃良善圍十一世新招，十八歲去參加太平軍，無消息。

黃美公寨十一世阿祺，燒炭佬，自幼好習武，隨太平天國名將石達開二弟從軍，於紫荊山麓金田村叛變，跟秦日綱貴縣龍山起義，攻桂林，湖南，長沙，武昌，凡三年方轟陷南京城，綽號七腳飛天虎。

話說七腳飛天虎，擅擒拿，隨五十萬太平軍攻破南京城，一月後隨李開方從揚州出發，攻懷慶，屢攻不下。十月攻天津。七腳飛天虎，被命領五千軍扼守靜海，追兵左右夾擊，唯兵令死守，七腳飛天虎只得奉命苦戰，每戰帶頭上陣，勇猛不移，唯敵軍糧足馬壯，太平北伐軍五千頹兵只贖九百，靜海仍得保不失。時值深秋，餘軍無衣無食，天漸寒，七腳飛天虎令食甜露即野草。一時營中炊煙並起，七腳飛天虎，餓得兩腿發軟，眼前發紫，走至營中，欲與眾同食甜露湯。迷糊間見一白髮長毛怪，網紅頭巾，指尺餘長，足踏草鞋，吐人語。七腳飛天虎，經惡戰無數，未知來者可善，即納長刀，喝問，此怪何人也。

白髮長毛怪施禮曰，善哉。七腳飛天虎，端詳來人，但覺眼熟。白髮長毛怪又曰，人間豈有天國。大夢一場耳。七腳飛天虎將來人一手擒著，喝道，妖怪豈可胡言。此妖何人，從實報來。白髮長毛怪大笑曰，善哉，汝竟不覺，時之逝矣，萬事成空。白髮公乃汝。七腳飛天虎大怒，以長刀擊之，豈料一擊玲瓏飛裂，原來係一面大鏡。七腳飛天虎心中一慄：莫非我來日變白髮長毛怪。遂怒問來人，何人。來人怯道，無人。但見公公對鏡而語矣。七腳飛天虎扯髮哀鳴。一月後天京令北伐軍南撤。兩年後清兵圍城，太平軍內闕，天兄楊秀清被殺。

十年後太平軍敗，軍民死傷無數。客家名將石達開，至四川降清並賜死。天京城陷，聞說七腳飛天虎隻身逃難，至九龍隱居，孩童或見之，髮長及膝，指甲長尺餘，足踏草鞋，以為妖怪。不知所年何日何地終。

同一個故事，我聽過好多次。有時候我甚至想，故事來來去去，只有幾個。好像命運只有三十六張紙牌，不同的時間，地方，在不同的人身上發生。

我的命運，只有三十五張紙牌。第三十六張，還沒有發生。

或許我一直等待的，就是這第三十六張。如果是從A到Z，這就是未知的Z。

從前有三兄弟。從前有三兄弟，開始建橋。從前有三兄弟，開始建橋，早上去建，晚上回家，便做

夢。從前有三兄弟，開始建橋，早上去建，晚上回家，便做夢。做夢夢到了，橋跟他們說：如果想橋基穩固，我就要一個女子的犧牲。從前有三兄弟，開始建橋，早上去建，晚上便回家。回家便做了同一個夢，夢到橋跟他們說：如果想橋基穩固，我就要一個女子的犧牲。大哥說，小兄弟呵，誰的妻子首先來到橋，她就會變成橋基。從前有三兄弟，開始建橋。他們做了一個夢，夢見橋跟他們說話。橋說：誰的妻子首先來到橋，她就會變成橋基，橋就會很穩固。大哥的妻子來了。但開始下雨，她見下雨了，就回家去了。第二個兄弟的妻子來了。她做了麵包，送給她的丈夫。但開始下雨，她見下雨了，放下了食物，又回去了。小兄弟的妻子，起得最早，她做了一個夢，夢到橋說：誰的妻子首先到橋，她就會變成橋基。她夢到小兄弟，遠遠的看見她來，便哭泣說：我親愛的妻子，你為何這麼早到來。小兄弟的妻子，沒有拿食物，只戴了一隻戒指，去看她的丈夫。小兄弟看見她，便哭泣。妻子問他，我的丈夫呀，你為甚麼哭泣。小兄弟說，我的妻子呀，我為甚麼哭泣？妻子便說，你為了你自己哭泣。從前有三兄弟，早上建橋，晚上回家。回家就做了一個夢，夢到橋說，我要一個女子的犧牲，橋基就會穩固。大哥的妻子，拿著食物，因為下雨了，便回去了。二兄弟的妻子，做了麵包，下雨了，就放下麵包，回家去了。小兄弟的妻子，做了一個夢，夢到她的丈夫，要殺她，將她埋在

橋裡，這樣橋就穩固。她就起得很早，沒有預備食物，戴著戒指，就去找她的丈夫。小兄弟見到他的妻子，就哭泣。妻子問他，我的丈夫呀，你為甚麼哭泣。小兄弟說，我為甚麼哭泣。妻子說，你為你自己哭泣。說完就將戒指脫下來，扔進水裡，並且說，這戒指將掉進水裡，沒有人再可以拿上來。小兄弟就將妻子埋進橋裡。小兄弟將妻子埋進橋裡，橋就很穩固。橋很穩固，小兄弟就哭了，想將戒指從河裡拿上來。但戒指永遠都拿不上來了。小兄弟一直哭泣，想將戒指從河裡拿上來。

一直到現在，小兄弟還在哭泣，橋很穩固，他在找尋永遠拿不上來的戒指。

我的女兒依寧娜，她一見若奇便大哭起來。每一次她見到若奇都大哭。那年依寧娜才三歲。在一個羅馬尼音樂會她第一次見到若奇，哭了足足一個晚上。我無論怎樣抱她，勸她，她都不肯停止。待若奇走了，我其實不知道他走了。依寧娜伏在我身上，手指塞進嘴裡，很累的樣子，並且睡著。我發覺，若奇走了。

尤寧嘉的女兒曳娜七歲生日，開了一個生日會，我有邀請若奇來。他一來，見到吊著的彩蛋，說，多麼美麗，一碰彩蛋，彩蛋便裂，碎了一地。依寧娜就哭。

後來我問依寧娜，你不喜歡若奇麼。依寧娜說，



他是獸。

我呆了呆。依寧娜問我，你喜歡他嗎？我抱起依寧娜說，不。

從前有一個皇帝，他有一隻馬，馬頭上生了一隻角。這隻怪馬沒有僕人敢去餵牠，只有一個好心的僕人，給牠果仁吃，給牠水喝，又給怪馬梳毛。有一天好僕人給怪馬果仁吃的時候，皇帝的大女兒經過了馬廄，見到了怪馬。怪馬一看見大女兒，就不肯吃，也不肯喝。僕人就對皇帝說：“皇帝呀，皇帝，你的怪馬，我給牠果仁吃，牠不肯吃，我給牠水喝，牠不肯喝。”皇帝就問僕人：“怪馬有沒有見到誰？”僕人就回答：“皇帝呀，你的幾個女兒，在皇宮的露台上，見到了怪馬。”聰明的皇帝就說：“我幾個女兒都長大了。她們都會懂得。你叫我三個女兒去餵怪馬，去給牠果仁吃，去給牠水喝。”小女兒又良善又美麗，她去給怪馬果仁吃，給怪馬水喝，怪馬不吃也不喝。二女兒又聰明又動人，她給怪馬果仁，怪馬咬了她一口，她給怪馬水喝，她給怪馬踢了一腳。大女兒又老又醜，她去給怪馬果仁吃，怪馬就吃，她給水怪馬喝，怪馬就喝，皇宮裡的人就說：“吃屎吧，這真是隻怪馬。是獸。”聰明的皇帝就將大女兒許配給怪馬。大女兒便哭：“父親呀，父親，你為何將我許配給一隻怪馬？”聰明的皇帝便說：“我的女兒，為何你不知道，情願嫁一頭喜歡你的怪馬，勝過嫁一個遺棄你的王子呀。”大女兒便嫁了怪馬，給怪馬果

仁吃，給牠水喝，晚上又老又醜的女兒，睡在馬廄裡。午夜怪馬變了一個年輕男子，又英俊又健康。大女兒便說，“我的丈夫怪馬，為何你變了做人？”年輕人便說：“我受了我後父的魔咒，變成了怪馬，只有在一個真正愛我的女子面前，才可以解我的魔咒，變回人身。”大女兒便很歡喜。年輕人又說，“你要靜默，不能告訴其他人，原來我是人，不是怪馬。如果你告訴了別人這個秘密，我便有危險了。”又老又醜的女兒，得到了一個年輕健康又英俊的丈夫，太歡喜了，便去跟她兩個妹妹說，“我的丈夫，不是怪馬，是個年輕英俊的男子。”兩個妹妹都不相信。大女兒便說，你們躲在馬廄裡，等他回來。兩個女兒便躲在馬廄裡，等怪馬回來，是一個年輕英俊的男子，說：“我的妻子，我嗅到了，有陌生的肉味。”大女兒便說，“我的丈夫，是你多心了。”怪馬吃了果仁，說，“我的妻子，請你不要騙我，我嗅到陌生的肉味。”大女兒說，“我的丈夫，請你相信我，你不要多心。”怪馬喝了水，說，“我親愛的妻子，如果你欺騙我，我的魔咒便會重臨。我嗅到陌生的肉味，一定有人了。”大女兒說，“我親愛的丈夫，我老實的告訴你，沒有人。”這時候，小女兒打了一個大噴嚏。年輕男子沒有再說話，變回一隻怪馬，的的的走了。

從此又老又醜的大女兒，走很遠很遠的路，嗅嗅路路亞，找尋她失去的怪馬。

走很遠很遠的路呀 吉卜賽

她的髮那麼長

月亮又是那麼的遙遠

兩個小女兒就很歡喜。她們笑呵，唱呵，舞呵，連骨頭都不扔給狗吃。

後來依寧娜的父親，約瑟夫的離去，和若奇在我生命出現，好像命運，兩件事情，同時發生，但互不交接。若奇好像獸一樣誘惑我，我送依寧娜到學校，到電視台做節目，約見甚麼人，到馬里奧家吃晚餐，每日的事情之間，我總會找點時間自己去見若奇。若奇在書房裡接待我。他寫作的時間，很規律，每天早上九時到下午三時，三時過後，他便聽音樂，閱讀，接待訪客。他的訪客，都是年輕女子。有時我們會見到面。但一個接一個，等的人在客廳等。我們像去看牙醫，或做告解。

約瑟夫說，你不要去見他。我說，他不是我的情人，為甚麼我不可以去見他。約瑟夫就沒有話。

依寧娜六歲那一年，約瑟夫決定去德國做工。他沒有問我，好也不好，他只是說，我想到德國去做工。幾個月後，他說，我找到了工作，在漢堡。他沒有提我。只是說，當電器技工，人工有二千馬克。在匈牙利他雖然是發電廠的工程師，但只賺五百馬克。他說我和彼得一起去，一起分租一個房間。以後每個月我可以寄一千馬克回來。我想說，我們其實不需要那一千馬克。但我知道，他需要那另一千。他時常討

厭匈牙利，想去德國。

我慢慢幫他收拾。一個星期收拾一個行李箱，三星期後，就有三大箱，還有一個星期他便離開。

我告訴依寧娜，你父親要去德國。依寧娜說，好像怪馬一樣，去了不再回來。

他坐火車離開。離開前一晚，他說，行李不要那麼多，我和彼得要先住旅館，搬來搬去，東西重。他便自己收拾了一個袋，就拿這麼多。

我和依寧娜去北站送他。從前來到車站，我都不覺得車站那麼多人。早上七時來到車站，前一夜都沒睡好，車站的人令我很頭暈。依寧娜一手拖著我，一手拖著她父親。這天她很乖，乖到有點壞預兆。約瑟夫說，喝一杯咖啡吧。我們就去喝咖啡。依寧娜說，我也要喝咖啡。我和約瑟夫都沒有反對。這是依寧娜第一次喝咖啡。我想她一生人以後都會記得，這一天，她很乖，她喝了一生人第一杯咖啡，她送別。

我們吻臉分別。約瑟夫緊緊的抱著依寧娜。我站在旁邊看著，忽然想，其實他捨不得的是依寧娜而不是我。我其實老早已經明白。

約瑟夫對我來說，也只是依寧娜的父親。

她是我們唯一的連繫。

火車開走我便送依寧娜上學。這天不用上電視台，我覺得好累好累，便回家。回到家，見到客廳放著三箱收拾好的行李，屋子裡其他地方，已經沒有約瑟夫的痕跡。不知怎的，我坐在客廳地板上，這時才

哭起來。

從這天開始，我沒有再去找若奇。我不想見他。

沒見若奇都差不多有一年。再見他，我帶著依寧娜，夏日黃昏在自由橋上，依寧娜在踏單車，我看著灰藍色的度拉河，抬頭是城堡，遠處是國會，我想我如何能離開這美麗的布達佩斯城。這樣，我就選擇了和約瑟夫分開了。布達佩斯、維多利亞（我姊姊），瑪莉奧（我姊姊），尤寧嘉（我姊姊），我母親，我父親，還有我的羅馬尼音樂（噢啲路路亞），如果沒有了這些，我會覺得寂寞。我可以離開匈牙利，匈牙利不過是一個國家，正如德國或美國都不過是一個國家，但我不可以離開我的羅馬尼吉卜賽，在布達佩斯。約瑟夫說，在德國都有很多羅馬尼人。但我說，這怎可以一樣，他們不是我的羅馬尼。羅馬尼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不屬於德國，不屬於匈牙利，羅馬尼吉卜賽只屬於她自己，也就是，我的姊姊，我母親，我父親，我死去的祖母，甚至度拉，湯馬士，伊士溫，姬絲桃。約瑟夫你不會明白，你是加索，你不是羅馬尼人。我母親，就叫我，不要嫁他，不要嫁加索，要嫁羅馬尼人。但我不肯聽。最後，我跟我母親說，他不明白。母親沒說甚麼話，只說，你要去認識新男人，依寧娜我替你帶。我想著我的婚姻，如果承諾和生活衝突，我應該如何決定，我在橋上便碰到了若奇，和他的狗，一頭新的血獵犬，我沒有見過的，在行橋。

我說若奇。便站著。他拉著狗，也站著。

依寧娜說，他老了。依寧娜見到他，沒哭。她只是很簡單而堅定的說，他老了。

依寧娜好像在唸魔咒。好像就在這一刻，他老了，一隻腳踏進了，或天堂或地獄的門檻。

從前有一個商人，他有一個聰明的女兒。商人有二十個僕人，聰明的女兒只有一個女僕。女兒去跟父親說，我的父親，我已經長大了，我可以管你的店，你可以辭掉你二十個僕人。商人已經老了，就辭退了二十個僕人，並且將店關了。聰明的女兒就說，我的父親啊，你難道不相信你的女兒麼？商人就開了店，讓女兒管店。聰明的女兒，客人進店來還未開口，她已經知道他們想要甚麼了。所以客人就很多，生意很好，開了一間又一間，女兒一個人，應付一個又一個的客人。隔壁店的商人就很妒忌，灌醉了商人，就和商人打賭：「你的女兒可以知道我要甚麼貨品嗎？」商人便說：「我的女兒可以知道你要的貨品。」妒忌的商人便問：「她知道了，她一定可以找到嗎？」喝醉了的商人便說：「她一定可以找得到。」壞心腸的商人說：「你敢打賭嗎？」很蠢的爸爸便說：「我敢以我兩間店和我的女兒打賭。如果我輸了，店和我女兒就是你的了。」妒忌的商人就很高興，說：「七天之內，我會到你的店裡。你女兒要知道並找到我要的貨品。」商人回到家，酒醒了，不敢告訴聰明的女兒這件事情，只好躲在房間大哭。女兒醒來了，走到她

父親的房間，說：「你這愚蠢的父親。你聽著。你給我預備一匹馬。七天以後，如果我不回來，你就當我死了。」女兒在店裡，等了一天又一天，妒忌的商人還沒有來。女兒就對馬說：「我親愛的馬呀，如果你帶我到我要到的地方，我就嫁給你。」馬就對女兒說：「那妒忌的商人，他明天晚上才會來。明天已經是第六天了。」第二天晚上，妒忌的商人就來，女兒說：「你要的是，吊死人右手的指環。」妒忌商人吃了一驚，說：「明天早上，我就要吊死人右手的指環。」聰明的女兒立即跳上馬背。馬說：「你閉上眼睛，我會帶你到吊死人的森林。」聰明的女兒就閉上眼睛，只聽到風，呼呼作響。當月亮升到頭頂的時候，馬說：「已經到了吊死人的森林。」女兒張開眼，見到了森林，有很多人吊死了。馬就急了，說：「讓我們去找，吊死人的指環。」找了一個，又一個，吊死人都沒有戴指環。這時夜鶯已經在唱歌，夜已經深了。聰明的女兒便說：「讓我們去問，森林的賊烏鴉大哥。」烏鴉大哥正在睡覺。聰明的女兒說：「賊烏鴉大哥，請你告訴我，吊死人的指環在那裡，我就和你交換，我項上的珍珠。」賊烏鴉大哥，啄住了聰明女兒頸上的珍珠說，「讓沉睡的沉睡。讓眼見的滅亡。」賊烏鴉大哥在一株無花果樹的吊死人右手上，找到了指環。這時候月亮已經西了。聰明女兒掏指環在懷裡，閉上眼睛，馬便在天亮以前，雞鳴以後，跑回去愚蠢商人的店裡，妒忌商人看到吊死人的

右手指環，他便跌在地上，死了。愚蠢爸爸一直在睡覺，甚麼都不知道。聰明女兒戴著吊死人右手的指環，騎著馬，嫁了給牠，跑到很遠很遠的森林去了。從此沉睡的沉睡，眼見的就滅亡。沒有人再見過聰明女兒和馬。他們到今天還在吃啊，喝啊，聰明的女兒在唱啊

走吧 走吧

走吧 路總走不完

走吧 我記得的吉卜賽

你美麗的小牝馬

不知從那裡來

你圓又圓的馬車輪

將往那裡去

噢啾路路亞

他們很快樂的在吊死人的森林唱歌跳舞，連骨頭都不扔給狗吃。

流徙並不是自由。若奇說。但甚麼是自由。

我們家有一個奴隸，叫做「奧拉」。「奧拉」是一個女子的名字，但我們的奴隸是一個男子，不知他幾歲，總是我覺得他很老了，在我家很多年，我們一直叫他「奧拉」。那時候我家還沒有搬到布達佩斯，還住在巴拉登湖邊的思奧福。我父親收集廢鐵，請了幾個工人。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他，我到他腰間高，我覺得這個人真是粗，石頭做的一樣粗，他的手一碰我，我便大哭起來。我母親便揮手打他：你不能碰

她。我家的女孩你碰也不能碰。奧拉便張手說對不起，張起牙，都是血紅的。我哭得更大聲了。

他住在放廢鐵的雜物房裡。我母親不讓他到屋裡來，最遠只讓他到廚房，我母親遞給他一碟食物。他吃完自己將碟洗乾淨，將碟子放在廚房門外，好像一隻很乖的，自己會洗乾淨的狗。吃完他自己會喝伏特加酒，有時喝多了便在唱歌，自己一個人在跳舞，我父親罵他他便自己回雜物房睡覺，呼嚕呼嚕的打鼾。

他很早便起來，將廢鐵紮好，搬上貨車。然後就出去收廢鐵。他很有辦法的，中午前總收到好一大車廢鐵。我父親開貨車，他不跟，我父親讓他拖一隻老馬拉一架破木車出去。下午我母親給他吃完，他便做木工，他會做很多木盤，木碟，有時會做木椅，讓我母親拿出去市場賣。到太陽下山，他便開始喝酒，大聲唱歌，叫一個叫做「奧拉」的人。我母親和姊姊都不准我跟他說話，一次我母親生日，請好多客人，奧拉不用做工，成百人在我家又吃又喝，又唱又跳舞，沒人管他，他到處問人拿煙吃，拿酒喝，他喝到雙眼通紅，見到我，伸手想碰我，又想起甚麼似的，放下了手，只招我：你來。你來。我就跟他去。他帶我去雜物房。我站在門口，不敢進。他回頭看一看我，做一個噤聲的手勢。我驚了，那年我有十一二歲吧，乳房都開始漲起來，我想到很多可怕的事情，便要走。他做了一個哀求的手勢，要我等一等。我離得遠遠的，等他。等了一會，他躬著身出來，張開一口又黑

又紅的缺牙，說：我良善又美麗的姑娘，祝你好運。就塞給我一樣東西。這是我第二次碰他的手。好粗，好像石頭和沙做的，不像是人的手，而且那隻手已經顛震無力。我在黑暗裡看不清他的臉。但他已經很老很老了。我拿了他給我的東西，便跑回屋裡去。他沒有跟著我。

回到屋裡我的心跳很厲害。不知為甚麼。打開手看，那是一隻白金指環。我想到吊死人右手的指環。

沒多久我們便要搬到布達佩斯。我父親說，奧拉不跟我們去了，城裡沒那麼多地方給他住。

也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和怎樣走的。早上起來不再聽見他搬廢鐵的聲音，晚上也沒聽到他唱歌。我們自己也忙著收拾，賣東西。

好多年後我母親說起，才說奧拉原來是個木匠，他的妻子有了別的男人，將他趕了出來，他就住在思奧福城裡橋底。有一個晚上他給一大群羅馬尼乞丐追著打他，我父親剛好經過，叫他上車。這樣他就來了我家，他只要我父親給他吃給他住，每個月給他一點零用錢，反正他也沒有家了。

趕他出去的妻子，就叫做奧拉。他每晚喝醉酒，就叫奧拉的名字。

小時候我還以為他是奴隸。吉卜賽人做奴隸，已經是一個世紀以前的事。

沉睡的就沉睡。眼見的就滅亡。多年後我想起這個故事，總好像是命運的啟示。

你記得這個指環嗎。我問我的姊姊維多利亞。那是吊死人右手的指環。六月二十一日，歐洲夏天最長的一天，我找到這個指環，好多年，我一直收在我的首飾盒裡，不敢戴。戴上它，就好像和命運和魔咒挑戰。到了這一天，雞鳴以後，黎明之前，我戴上了這個指環，在度拉河邊的花園酒吧，並且碰到一個陌生的女子，她來自很遠的地方，或許是墨西哥，或許是中國，她說有一個客家，流徙不定的一群，但若奇說：流徙並不是自由。

我問我姊姊維多利亞，你記得奧拉麼？不知他現在怎麼樣。怕都已經死了。

滅亡之前有兔異。明崇禎七年春夏間。四川南充縣忽生野兔。千百成群。初行田野間。繼而盈街積市。無處無之。前足略高。其行甚疾。村人捕而剖之。皆無血。遂棄不敢食。尤異者。至冬忽盡。無一存者。星者謂主兵禍。是年李自成率農民起義軍從湖廣入川。

客家人第四次大流徙，在明崇禎年間。即我父親族輩五世祖國浚公、六世祖仲和公年間。五世祖國浚公居福興五里，也就是我父親出生的五里亭。五世共有四房：國浚，國清，國治，國淳。國治及國淳族譜已失傳，現今族譜所記，僅為國浚與國清之後。

國浚公生於明萬曆三十九年，經崇禎之亡，清兵入關順治年間——農民軍闖王李自成大順政權永昌，至清大盛康熙三十年卒，年八十一。六世仲和公，順

治十年生，經吳三桂三藩之亂，康熙四十一年卒，年五十。

至於我的母親祖母們，無從稽考，族譜只記甚姓孺人，歷史從來不是她們的。

我的母親祖母們，無名無姓，天足無束腳，黑衣黑褲，種田浣衣，女子稱嬾，阿母稱媪，未嫁者稱妹。短命嬾命短，懶屍嬾其懶如屍，葯食嬾貪吃無饜。明嘉靖年間，蝗旱成災，朝廷加派不絕，流寇四起。豫西賤民多貪食至無物不吃，觀音土吃之，青葉石吃之，竟至爭食雁糞。先祖奶奶葯食嬾先吃山間蓬草，繼而剝食樹皮，後吃青葉石，未幾見吃青葉石者，無不下墮而死，葯食嬾遂不敢吃。餓竟天，先祖奶奶葯食嬾貪食不擇，於集市買人肉，每斤六文。見路有餓死者，蜂湧而上割肉腌之。人肉用罄，葯食嬾貪慾不止，哭烹小兒吃食。士見之責其涼薄貪婪。先祖奶奶葯食嬾哭道：「我不食人，人將食我。此吾兒也，棄之為人食，故寧自充飢耳。」自此先祖奶奶得一惡名，曰葯食嬾，後人罵女子貪食也。又崇禎九年間，高迎祥、張獻忠、闖塌天、搖地動齊集攻鳳陽東南，南京之鄰，長江之北滁州，屢攻不下。高迎祥、張獻忠得一術士獻計，以穢物對城中明官兵大炮，即不響也。物之穢者，莫過於女。女之穢者，莫過於陰戶。農民軍遂捉數百婦女，盡斷其頭，孕者則剖其腹。環響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壓諸炮。相傳先祖奶奶懶屍嬾，左腿被斬脫，下陰露之以壓

炮，城炮勁發，農民軍莫不倉惶逃命，懶屍嬾得不死。後人惡稱客女懶隋躺臥不動者曰懶屍嬾。又順治十八年，降清明將吳三桂，追明永曆帝至緬甸。康熙元年，吳三桂命楊坤與夏國相予永曆帝一玉帛，縊殺於昆明城外篦子坡。永曆帝吊死，先朝婦女如不從死者，謂之不貞不潔，後人賤稱之為短命嬾。明亡婦女吊死者，不知凡幾。

族譜所記，五里國浚公胙一世祖晉泉公，生歿年歲未詳，約生於明弘治年間。十餘歲明正德年間，隨父徵文公來廣東興寧經商。原籍江西省吉安。父徵文公後返回原籍江西。國浚公從此於廣東客縣興寧入籍，至今三百餘年。徵文公後稱太始祖。

入籍興寧的晉泉公，雖稱為一世祖，但以黃帝氏輩來說，則是一百六十世。一世祖晉泉公是因為經商而非避難來到廣東客縣。看來客族人經商的，為數不少。我祖父十三世仁康公也是經商，於興寧鎮賣洋傘，後遷至廣州。據我鄉人說，仁康公因經商致富，因感自己詩書少讀，故堅持我父親及其兄必須讀書。

黃帝氏輩一五九世徵文公，也就是一世祖晉泉公的父親，先祖並非在江西，族譜記先祖永和公，黃帝氏輩一四二世，約於1198年，因為旱災由河南遷至江西省。這個年份正是史書所記客家人第三次大遷徙時期，時為北宋末年：「因靖康之難、遼金南侵，漢民南移，持續百餘年。」一直到南宋，元兵入粵，客人紛紛起而勤王，與元兵鏖戰，不利，奉駕南行，卓姓

客族人凡八百餘，隨宋帝昺至崖門。相傳宋帝昺狂奔至九龍，客人相隨至海邊，抱宋帝昺沉海，一時海濤激白，落海死者，屍體飛天。事平後，宋亡。遼金元起。九龍海中忽生物。形似蛇而微扁。且有足。身具五色。長約五六寸。而能縮至寸許。能水陸棲。被嚙者。云不可治。寄居九龍客人，呼之為五色蛇。殆人精血所化也。

從前有九個兄弟，他們要在多瑙河，匈牙利語叫度拉河，河上建一條橋。橋早上建好，晚上便塌掉。最長的兄弟，叫做巴里奧。他向處女瑪莉祈禱，說，請你告訴我，怎樣才可以建橋。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橋，對他說：我要血呀血。醒來他就將這個夢，告訴了其他八個兄弟。原來其他八個兄弟，都做了同一個夢。他們夢到了橋，開口說話：我要血呀血。我要一個女子，埋在橋裡，這樣橋便可以不倒。八個兄弟，都告訴了他們的妻子，橋要血。只有最長的兄弟巴里奧，沒有告訴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海倫娜，是個早起女郎。早上起來，便來到橋，給巴里奧送食物。橋看到女子，開口說話：我要血呀血。其他八個兄弟，便將海倫娜，埋在橋裡。最長的兄弟巴里奧，背過身去，看不到橋的時候，哭了。

從此每一個晚上，橋都流血。早上很早的時候，河水變紅。烈日當空，就可以聽到，女子的呼喚：巴里奧，巴里奧，我的傷口，我的血。

紅髮女子芭芭是我的祖母。我母親索比也是紅

髮。只有我，髮黑，眼睛黑

你的黑臉 你美麗的黑眼睛

你不可知的腳步

會否走過嫵媚的冬天

噢啲路路亞

因為我父親，叫做拉莫西，髮黑，眼睛黑，是個流浪者。

紅髮女子芭芭，我祖母，可以明白天上的鳥，可以呼喚海水的魚，她淡藍的眼睛，可以看到命運，但紅髮女子芭芭，在暗黑的房間，打開三十六張紙牌，卻看不到自己的命運，並且不知道死亡。她在暗黑的房間，大聲叫我的名字，叫我，說：沉睡的就沉睡，眼見的就滅亡。那時候我五歲。我祖母說，我可以看到聖母瑪莉，聖母之母安娜，但我看不到我自己的命運，我又不能讀到死亡。她一個人在房間，攤開的，只是第十三張紙牌，就停了。

若奇說：只有和命運對抗，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祖母紅髮女子芭芭，奧斯維思號M 1313。她打開的第十三張紙牌，是忠誠。

「當初我們在波希米亞。我父親賣了他的馬車，我們住進了一間房子。純種的吉卜賽人要拿一張褐色的通行證，雜種的吉卜賽拿一張淺藍色的通行證，不是吉卜賽人的浪遊者，拿一張淺灰的通行證。捷克的警察來，要我父親簽一張宣言，如果我們離開我們居

住的地方，我們就會被關入集中營。當時最可怕的集中營是奧斯維思，沒想到，我後來就去了，而且是自願去的。那年我十三歲。」

「那一晚，捷克警察來，叫我父親母親，我三個姊姊，四個哥哥，我兩個叔叔，收拾離開。警察問我，你幾歲。我父親教我，如果有人問你幾歲，你就答，十二歲。你一定要答，十二歲。不然你就會死。」

「警察問我，你幾歲。我想起了我父親的話。如果我答十三歲，我就會死。當時我並不害怕，只是覺得，沒有別的選擇，我答：十三歲。」

「我母親聽到了，就大聲哭泣。」

「當時德軍決定，十三歲以上的吉卜賽人，都送去集中營，死。」

「我們一家人去了利堤。那裡大概有十八至二十個家庭，都是吉卜賽人。我們被關在軍營裡面，不准出去。我記得那時大概是一九四三年，三月或四月。雪還沒有融，我的指頭都變紫了，一直到今日。」

「五月我逃走了。我母親說：你最年輕。如果只有一個可以活下去，應該是你不是其他。」

「我沒有走。我們是一家人逃走的。我叔叔，他是個廚師，他會做各國的菜。吉卜賽人到過的地方，他就會做那裡的菜，所以他會做波蘭菜，波希米亞菜，羅馬尼亞菜，意大利菜，法國菜，俄羅斯菜，希臘菜。他會做那麼多菜，他就為守營的德國士兵，做



德國菜。我們只吃麵包乾和煙肉皮湯，德國士兵有香腸和豬腿吃。他做菜的時候，放了一把火，燒了，我們一家人就逃了出來，還有那其他十八到二十個吉卜賽家庭。不過，我們跑了好久，在一個森林裡面過夜，停下來的時候，才發覺，已經找不到我叔叔，也找不到我兩個姊姊。那一晚我在森林裡見到有很多吊死鬼，都在哭泣：我的傷口，我的血。」

「我們到了布拉格，一個火車檢票員，給我一頂帽和一套檢票員制服，讓我蓋住被剃光的頭，和冒充檢票員過關。我們想去史洛維其亞。但他只有一套制服，一頂帽。我的母親說，你最年輕。如果只有一個可以活下去，應該是你不是其他人。」

「我不知道為甚麼那個火車檢票員要幫助我。他是德國人。我記得他有一雙深藍的眼睛。」

「我母親，我兩個姊姊，我父親，都給逮著了。我四個哥哥，已經各自逃走。我父親說：各自有各自的命運。要活的就活著。」

「他們給推上火車，送往奧斯維思營。我戴著那頂帽，穿著一套檢票員制服，跟著去。我母親看見我，大聲哭泣。我再一次出賣了她的意願。我不願意，只有我自己一個人活著。但後來……」

「我的營號是M 1313。M是第十三個字母。我母親的營號是M 1314。」

「在營裡面，我們是要工作的。我們將磚頭，從一邊搬起，搬到另一邊。下午的時候，從另一邊搬

起，再搬回這一邊，天天早上六時開始，到晚上八點鐘。如果我們跌倒，就會受到鞭打。跌倒打十鞭。一次我給一個剛來到的吉卜賽女子半片麵包，給發現了，我給打了二十五鞭。另一次我從一個死犯人的手裡，拿走了半片她吃賸的麵包，我又給打了二十五鞭。」

「守衛有時候叫我們出去，站成一列一列。第一列對著一個大坑。他們走下去，第二列的就要剷泥，埋葬第一列的。第一列死了，第二列又走下去，第三列就要剷泥，埋葬第二列的。我去過幾次，一次在我前面三列，停了。一次在我前面一列。一次在我前面四五列。每次我都要站上好幾小時。」

「一次我們營的守衛，德國女子伊麗莎白·高霞，開槍殺了四個吉卜賽孩子。那四個孩子，在地上拾麵包屑。」

「大概從那時開始，我的生命，停在第十三張牌，我看不見命運，也看不見死亡。」

「我去過醫務所三次。那裡好乾淨，醫生護士都好白。曼紀拉醫生，每次見到我，都會摸我的頭，說：好孩子。好漂亮。然後他就給我注射。注射之後兩天我就會發高熱，發冷，嘔吐，肚瀉，痢血。但我去過三次了，我都沒有死。曼紀拉醫生都說：好乖的好孩子。他給我注射霍亂菌。我和我父親和母親在醫務所裡睡覺，發冷發熱。我父親第一次注射就死了，我母親第二次時死掉。我第三次注射，有幾個吉卜賽

女子，夜裡摸進來，將我抬回營裡。我回到營裡，仍然發冷發熱，但她們後來告訴我，我離開醫務所以後，所有的病人都死了。我退熱後營裡好靜。德軍離開了。」

「後來我聽說，德國人在集中營殺了一百三十萬吉卜賽人。我都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吉卜賽人。」

「我愛我親近的人都死了，只有我活著。我出賣了死者。」

我的祖母芭芭說，從前她的髮是黑色的，像我的一樣，十三歲那年，一月的下午一點鐘，她打開了第十三張紙牌，捷克警察就來了。她一生人再沒有為自己占卜。打開了第十三張紙牌以後，她的頭髮就變紅了，好像傷口，好像血。

第十三章。一地獄不是上帝審判的地方，而是阿當建的集中營。人們就在集中營裡敬拜被吃之物。二羅馬人之子，也是上帝之子，馴熊者巴高，生在奧斯維思營。造地獄的人，叫做阿當 - 希特拉。三上帝說。我子也就是羅馬吉卜賽人之子巴高，你是我的愛子，你將被吃之物從奧斯維思營拯救出去。四在曠野經過無數日夜之後，巴高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往遺忘，一條通往命運。羅馬吉卜賽人，上帝之子巴高，應了上帝的預言，選擇了命運的道路。五變把戲的羅馬尼人盲眼也高，地獄的生存者，他逃離了奧斯維思營，在路上遇到了上帝之子巴高，他就將巴高收藏在他的翅膀裡，帶他走命運的道路。六因為在

命運的道路上，盲的能夠看見，張眼的就滅亡。七盲眼也高，帶巴高到奧斯維思營，讓被吃之物和地獄，都化作灰煙。並教曉巴高的羅馬尼吉卜賽子民，各種生命的奧秘，森林的靜默，野獸的哭泣與耳語。八羅馬尼吉卜賽的子民，知道各種生命的奧秘，森林的靜默，野獸的哭泣與耳語，卻忘記了，他們的字。九他們的字，也就是吉卜賽人的聖經，遺忘在地獄裡面。十上帝之子巴高，乘著灰鷹但尼，尋遍了乾涸的河塘，腐爛的木，飛到半空中的灰塵，和陳舊的心，尋求地獄，和遺忘了的字。十一他們離開地獄以後，就無法尋得到地獄。十二因為盲眼的能看見，張眼的便滅亡。以為自己選擇了命運的道路，原來他們走的路，是遺忘。十三上帝之子，羅馬尼吉卜賽人巴高，乘著灰鷹但尼，一直到今天，還在找尋失去的地獄，和在地獄裡的字。

我祖母紅髮女子芭芭說，所以我們吉卜賽羅馬人，沒有字，只有音樂，只有聲音。

你神秘的命運

會有怎樣的結局

你燃點的黑蠟燭

幾時熄滅

走吧 走吧吉卜賽

在日出以前 雞鳴以後

噢啲路路亞

所以我們吉卜賽羅馬尼人第十二章一從一個地方

到另一個地方，從國到國，吉卜賽羅馬尼人說：愛你身旁的陌生人。<sup>二</sup>他們有耳，卻不能聽。<sup>三</sup>巴撒汀斯與波斯人開戰，土耳其人與巴撒汀斯開戰，歐洲與土耳其開始，歐洲與歐洲開戰。<sup>四</sup>每次開戰流血以後，吉卜賽羅馬尼人就從一個地方流走到另一個地方，從國到國，尋找一個藏身的地方。到了藏身的地方，吉卜賽羅馬人一樣說：愛你身旁的陌生人。<sup>五</sup>吉卜賽羅馬尼人巴高，上帝之子，完好無缺。那些非羅馬尼人，阿當之子加索，見到了巴高的勇敢純淨，便差巨人沙德去殺巴高。<sup>六</sup>良善的風神尼殊，知道巨人沙德要去殺巴高的消息，就飛到巴高耳邊，教他：你用你弦琴的背打巨人的腳，他就不會殺你了。<sup>七</sup>吉卜賽羅馬尼人巴高，上帝之子，完好無缺，果然見到巨人沙德，拿著趕羊杖要殺他。<sup>八</sup>尼高並不害怕，坐下來，用弦琴打巨人的腳，巨人沙德就受了傷，坐了下來。<sup>九</sup>尼高撥著弦琴，為受傷的巨人，唱了一首羅馬尼人的歌。巨人沙德，聽到流浪者的歌聲，便哭了。<sup>十</sup>這時從巨人沙德腳下，鑽了兩條毒蛇出來，跟羅馬尼人上帝之子巴高說：不如讓我們鑽進你的胃裡，這樣你便會很強壯，並能分辨善惡。<sup>十一</sup>巴高說：你污穢的毒蛇，你豈敢誘惑我。便將兩條蛇捏死。<sup>十二</sup>非羅馬尼人加索，見兩條毒蛇給捏死了，巨人沙德又受了傷，就懷恨在心。他們依上帝的形像，造了神，叫他做美麗的金髮藍眼白種神。<sup>十三</sup>造了白種神之後，加索就以神之名，諸多作惡。<sup>十四</sup>他們叫吉卜賽羅馬尼

人做黑魔鬼，又說他們都是乞丐和小偷。他們趕走羅馬尼人，又放火燒他們的草屋。<sup>十五</sup>阿當之子加索，又問吉卜賽羅馬尼人巴高，拿天上的太陽，世上的財寶。<sup>十六</sup>巴高就給白種神之子阿當，阿當之子加索，東方的銀子和蝴蝶，西方的花粉和土耳其玉，南方的珍珠和香料，北方的乾林木。<sup>十七</sup>當巴高再沒有財寶，獻給阿當之子加索，阿當就將巴高切碎，將他的身體，扔到世界的很多地方去。<sup>十八</sup>紅髮女子芭芭，到今天，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從國到國，找尋巴高的身體，有時候找到一隻眼睛，有時候找到一隻手指。

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我姊姊紅髮女子維多利亞，暱稱維莎，在卑微與委屈之中，知道愛。她們時常跟我說：要愛你身旁的陌生人。如果她餓了，給她吃。如果她渴了，給她喝。如果她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給她一個晚上的燈，火，寧靜和親密。

而且離開的時候，不要哭泣。

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是個被遺棄的女子。我父親叫做拉莫西，是個流浪者。

我祖母的祖母，紅髮女子，我不知道叫甚麼名字，是一個奴隸。一直到1851年，歐洲有奴隸。奴隸就是吉卜賽。但我們不叫自己做吉卜賽，我叫我們做羅馬尼。

卡拉拉利吉卜賽做銅管，做水渠。

吉拉利吉卜賽做鋁和木製的煲和鑊。

尤沙利吉卜賽馴熊，做小丑。

斯拉他利吉卜賽做錫盤。

費拉利吉卜賽做鐵匠，修理馬車。

來拉利吉卜賽玩音樂。

石他利吉卜賽做壓粉木條，煲，鑊。

吉的他利吉卜賽磨刀，剪，任何尖利之物。

加波利吉卜賽在羅馬尼亞，土耳其，匈牙利，德國買賣珠寶和衣服。

西化拉利吉卜賽買賣動物，練馬。

寧加利吉卜賽做餐具和壓粉木條。

阿靖他利吉卜賽是銀匠。

哥多拉利吉卜賽至今仍然浪遊，尋找垃圾，偷東西，行乞。

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說：你要小心哥多拉利吉卜賽，他們都是賊，連你的頭髮都可以剪下來偷掉。我父親流浪者拉莫西說：你要小心加波利吉卜賽，他們精於變魔術，你身上的寶石都給他們變假的。他們吵起架的時候，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就罵我父親：你這個窮賊哥多拉利吉卜賽，你以為你是甚麼，你就會在街上偷東西。我父親流浪者拉莫西就罵我母親：你這個假心假意的加波利吉卜賽，你騙了多少個男人的心。罵得兇了，就打。當然只是我父親流浪者拉莫西打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我母親傷心的時候，紅髮變黑，全身起麻斑，牙齒都會長尖。我姊姊維多利亞，我姊姊馬里奧，我姊姊尤寧嘉，和我都嚇得大哭。我

父親彭的踢開門到街角的酒吧喝酒，我母親的髮就變回紅，麻斑都褪了，牙齒又回復正常。原來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果然會變魔術的。我父親走了，我母親束起紅髮，說：很容易，魔術將來我會傳給你們的女兒。像我祖母傳給我一樣。

我父親流浪者拉莫西。我母親說：不過在街上偷東西，抹車，有時候修理汽車，偷車，賣車，到處騙生活的。但他年輕的時候，我母親說，他真美麗。那有像現在挺一個大肚子。

我父親流浪者拉莫西。我母親說：無父無母，不知從何而生。他知道的時候，已經在街上，野鷹一樣覓食。他是多拉利吉卜賽。

在街上，他一樣學會寫和讀匈牙利語，德語，法語和俄語。你父親流浪者拉莫西，很聰明。

他真美麗。眼睛那麼黑。舞跳得那麼動人。我們在酒吧遇上的。

因為遇上我，他請了整個酒吧的人，喝酒跳舞，一個晚上。他很會玩的。

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我父親說：是個迷人的狡猾女子。她以前有個好多男人的。

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我父親說：她十二歲那年，給一個來拉利吉卜賽搶去了。給搶去了，她就不是處女了。從此她就有好多男人。

她的第二個男人，也是搶她去的。那個人將她帶到去德國萊錫比。在萊錫比她又有第三個男人。

有那麼多男人，都沒有人敢跟她結婚了。我在萊錫比的時候，沒跟她碰上，但聽過羅馬尼人說過這個會變魔術的紅髮女子加波利吉卜賽。想不到我回到匈牙利，在斯奧福碰見她。我一見她我便說，沒有人要你的了，你跟我結婚吧。她第一個晚上就答應跟我結婚，還做了那些很頑皮的事。

做了那些頑皮的事，我父親說，就有了你姊姊維多利亞。她已經不是處女了，我還依足規矩，拿了伏特加酒給她父親，玫瑰花給她母親，去求婚。她父親一見到我，將伏特加酒收下，就拿了刀出來，放在桌上，說，你們立刻在我面前消失。孫兒我也不會認。

後來你姊姊維多利亞出生了，第一個抱她的就是你祖父。

在昔，黃巢造反，隔山搖劍，動輒殺人；時有女子，挈孩二人，出外逃難，路遇黃巢。怪其負女孩於背，反攜男孩並行，因叩其故。女子不知所遇即黃巢也，對曰：聞黃巢作亂，到處殺人，旦夕且至；女孩性柔，愛生好德，吾女也，吾不欲之為賊人所殺，故負於背；男孩性暴戾，殺人者之，復殺者之，冤冤相報，死不足惜，故攜行也。黃巢聞之慄然，因慰之曰：毋恐！巢等雖作亂，亦愛生好德。汝取葛藤，速歸家，取葛藤懸門首，巢兵至，不廝殺矣。女子歸，於所居山坑徑口，盛掛葛藤，巢兵過，皆以巢曾命勿殺懸葛藤者，悉不敢入，一坑男子，因得不死。後人遂稱其地曰葛藤坑，今日各地客家，其先，皆葛藤坑

居民，即今福建寧化石壁村。

客家人在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大遷徙，從唐安史之亂開始，至黃巢兵起，凡二百餘年，相傳中原流民逃難至福建，稱客人。第一次的大遷徙，由西晉八王之亂引起，漢民南遷，達一百七十年。流民稱秦雍流人，司豫流人，青徐流人。此兩次遷徙，年代久遠，族譜已無記載：「原籍未往考察，其詳不可得聞。」只稱本族為「黃帝氏輩」之後，不過黃帝不姓黃，姓公孫，長於姬水，所以又姓姬，居於軒轅之兵，國於有熊，土色黃，故稱黃帝。

黃帝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濯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生帝顓頊。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禹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爰有亦鳥，皇鳥，青鳥，琅鳥，玄鳥，黃鳥。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謂大荒之野。

顓頊生老童，三面之人，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乃火神祝融氏陸終。

陸終自鬼方部落娶女嬪。女嬪來自鬼方，一胎得六子，懷胎三年。剖腹產，左肋剖三人，右肋剖三人。

大荒之中，有人名吳回，奇左，是無右臂。吳回生子娶女修。女修在家紡織，見一燕子飛進，掉鳥

蛋。女修以口接燕子蛋，生男孩，叫大業。

大業娶女華，生皋陶。皋陶有六子，長子大費，又名伯益。伯益知禽獸之言，與飛鳥通話。

大荒之中，有巫山。有比翼之鳥。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

有魚偏枯，名曰女魚。風道北來，天及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女魚，人身魚尾，有水上山，顛頊死即復蘇。

有寒荒之國。有大澤不止。

寒荒之國有伯益，佐大禹治水。帝舜封其子孫於黃，以國為氏，故稱黃氏。

第十章<sup>一</sup>亞當凱撒的兵士，羅馬尼吉卜賽人巴高。忽奧菲歷斯，奉亞當凱撒的命令，殺二千個泰比利亞一耶路撒冷人，在路上，巴高和他的百夫長，碰到了佛祖耶和斯華。<sup>二</sup>耶和斯華說：死亡是一個大謊言。聽得這話的時候，巴高眼中的灰障，立刻消失，從此眼目清明。<sup>三</sup>巴高就脫下自己的外衣，鋪在地上，說：我父耶和斯華，請容我跟從你。<sup>四</sup>巴高從此就跟從了佛祖，學會了在乾裂的土地上，找尋水流，學會在烈日之中，得遍體生涼，在冰雪之中，得血肉溫暖；他又學會吃甚麼，野外之物，喝甚麼，風中之露；學會了魔術，治癒傷口，使痛的得到安慰，恐懼的強壯，瘋狂的得到寧靜，死亡的歸死亡；他知道了命運，能夠聽到天上的飛鳥海中的魚的話，明白地上的憂慮與虛榮，及生之短暫，孤獨的安靜與智慧。<sup>五</sup>

他又得到愛的力量，愛身邊的陌生人，人家打他的左臉，他連右臉都給人打。<sup>六</sup>人們受到耶和斯華的感召，就有了新生命，新世界，因此就起來，反對亞當凱撒。<sup>七</sup>亞當凱撒就極其惱怒，下令將耶和斯華釘十字架。巴高就決定去拯救他的主人。<sup>八</sup>他叫費拉利羅馬人不再造釘，連已造的釘，都毀掉。<sup>九</sup>但亞當凱撒的僕人，找到了一個非羅馬尼鐵匠，造了四口結實的釘，要將耶和斯華釘十架。<sup>十</sup>巴高就叫哥拉利羅馬尼人，去偷掉那四口要釘耶和斯華的釘。那幾個吉卜賽小偷，只偷到一口釘。<sup>十一</sup>耶和斯華就被三口釘，釘在十字架上。一口釘手，另一口釘另一隻手，第三口釘在肋骨旁。<sup>十二</sup>忠心的巴高，沒有放棄救他的主人。當兵丁來要給耶和斯華醋喝，使耶和斯華更口渴，巴高就偷偷的，將醋換了甜酒。當兵丁要來用矛刺穿耶和斯華的身體，巴高就變魔術，將矛都變成了花朵。<sup>十三</sup>晚上當兵丁以為耶和斯華死了，全都離開的時候，巴高就和幾個羅馬尼吉卜賽人，將耶和斯華從十字架上，救了下來。<sup>十四</sup>他在一個綠州給耶和斯華草藥，也給他身上抹香油。三天之後，耶和斯華就痊癒了。一直到今天，耶和斯華還活著，並且相傳，耶和斯華釘十架以後三天，死而復活，四十天以後升天。

第五章<sup>一</sup>羅馬尼人學會世上各樣事物。<sup>二</sup>上帝賜給羅馬尼一個女子，叫做奧瑪，奧瑪一胎生了三個男嬰。<sup>三</sup>羅馬尼分不清，那個男嬰是那個。所以他叫三

個男嬰，全都叫做巴高。但女子奧瑪，可以分得開，那個男嬰是那個，所以她叫大男嬰做巴高，二男孩做愛美高，三男嬰做西幹尼。四二男嬰愛美高長大了，就跟隨牧羊人大衛去學唱詩歌，並學會馴良各種動物；三男孩西幹尼去跟莫西拔，學會有關火，金，木頭和布；大男嬰巴高，就學會騙人的各種把戲，魔術，醫藥，音樂和運動。五直到上帝將奧瑪和羅馬尼，收回祂的懷中。三個男子就做了羅馬尼吉卜賽族人的父親。他們生了好多兒女，流走在世上各國。六農夫、牧羊人、獵人、詩人就在愛美高住的地方紮營；鐵匠、木匠、紡布人、陶匠就停他們的馬車，在西幹尼身後；醫治人的，迷惑人的，音樂者，舞者，玩把戲的，占卜的，騎馬的，晝夜思想的，直到今天，就和巴高，流浪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七他們勇敢美麗的生活著，笑啊，唱啊，舞啊，連骨頭都不扔給狗吃。

我祖母紅髮女子芭芭，晝夜思索命運，占卜並醫治。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玩把戲，說謊又會迷惑人。我姊維多利亞，高挑黑黝，美如黑桃木，她媚人，並至於死。若奇說：關於生命，我知道，就是這麼多。我晝夜思索，我明白的，還不如你祖母的一張牌，那張從來未曾打開的，你生命的第三十六張牌。他轉過身去，不再望我。這一年的六月二十一日，歐洲夏天最長的一天，早上四時，天就亮了。我在一間酒吧裡，碰到我生命之中的三個男子，每一個人都離

開了我，不再留連。我說，若奇，我可以再見你嗎。若奇說，不可以，你不可以再見到我。我說，為甚麼呢。我還想見到你。若奇說：因為一切到此為止。因為已經再沒有意思。但我說：我想見到你，一直到你生命的末了。他轉過身來，看著我，說：我良善而又美麗的姑娘，難道你不明白，這就是我生命的末了：我快要死了。因此，我不想你再見到我。請不要煩我。若奇說。

我的紅髮女兒依寧娜，我帶著她，再去找若奇。我已經不需要任何藉口，我自由了。但我還跟從前一樣，一個下午，去找若奇。若奇跟從前一樣，在書房中接待我。他的書房，可以望到度拉河，依莉莎白橋，自由橋，鐵索橋，冬日的時候，可以看到佩斯山頂的雪。從前我時常站在他的書房窗前看風景。若奇坐在書桌面前，沒有打字機，只有錄音機，和一桌子的煙灰和咖啡跡。窗關著，玻璃上貼了磨沙膠紙，只看到一片迷白，再看不到度拉河以及河上的橋，及冬日。我說，若奇，我看不到風景了。他說：我的眼睛已經不行了。我妒忌。

所以我貼上了磨沙膠紙。我看不到的風景，其他人都不可以看。他說。

我真狠毒。他說。

我的紅髮女兒依寧娜，見到若奇，便說：他回到吊死人的森林去。死者的歸死者。活著的還活著。我便罵她：你不要亂說話。我的紅髮女兒依寧娜，看見

不能看見之物，我的第三十六張牌，可能是命運，可能是遺忘，但她不能說。

我的紅髮女兒依寧娜，手指放在嘴唇上，說：我不說。我不能說。

若奇，我說，讓我留在你身邊，讓我陪伴你過最後的日子。

他說：不。

這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歐洲夏天最長的一天，若奇說：我已經非常寒冷。我不再需要任何人。這一天，六月二十一日，我知道你會來，我想在這夏天之始，白日最長的一天，看一看你，跟你見一次。我多麼懷念你的臉孔，你的聲音。但和生命的其他事情一樣，你將遠去，請不要留戀。早上四時，天就會亮。天亮的時候，就說再見。

同樣的事情，會不會在其他時間，其他地方，其他人身上發生？

一個故事，可以有多個版本？一個靈魂，有好多個存在？

以為我們是不同的人，但有同樣的宿命？

生命的開始，有同一個解答？

有同樣，流放的過往？同樣沒有國，沒有家，但這就是自由嗎？

媚行者我姊維多利亞，她不相信命運，以為可以，以意志承受。她和黑貓同生，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說，你姊維多利亞，她嫵媚狡黠，與黑貓同滅。她

出生那一天，水晶球突然暗濁，我祖母紅髮女子索比，向溝渠吐口水，說：沉睡的就沉睡。眼見的就滅亡。不相信命運的，就看不見她的命運。

媚行者我姊維多利亞，黑髮黑臉，黑桃木一樣美麗，在一個路口徘徊，一條走向命運，一條走向遺忘。

媚行者我姊維多利亞，她尋找，她痛，她忘懷。

媚行者我姊維多利亞說：我不相信。她轉身的時候，長裙飛揚。

羅馬尼女子不流浪。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也不穿羅馬尼女子的五彩繡花裙，不束髮。她穿黑。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時常穿一件黑繡衣，一條黑長裙，剪了一頭短黑髮，有時候，戴一頂黑色大鬱香花。她守寡。

黑夜裡的黑房子

噢 黑夜裡的吉卜賽

如果你敲門 誰會給你開門

誰會問一句好

誰可以換一點食物

噢啲路路亞

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她左腳長一點，右腳短一點，走起路來，微拐。

櫻桃成熟的季節，六月，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說，可能是六月二十一日，可能是二十二日，也可能是六月十九日，她記不清楚了，或許因為記憶的緣



故，我父親流浪者拉莫西，總說那一天是六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歐洲夏天最長的一天，但媚行者說：記憶不過是傳說。好像六月二十一日，是一個美麗的，容易記得的，與命運有關的日子。我姊維多利亞，從不相信命運因此也沒有命運，養了黑貓，十三日星期五那天還照舊上市場賣東西，我拐，她說，我又黑，連命運都怕了我。那一天是六月的一天，櫻桃成熟的季節，但忘記了是那一天，更何況，歐洲夏天最長的一天，這一天，陽光照到北半球的北回歸線，但不一定是六月二十一日，有時是二十日，有時是二十二日，這一天，我姊姊維多利亞，爬一株櫻桃樹摘櫻桃，跌了下來，再可以行走的時候，幾個月後，就開始一拐一拐。

那年我姊八歲，我還沒有出生。

一拐一拐的走著，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看見的世界，也是搖搖晃晃，並不穩定。

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看著我姊，搖搖晃晃的成長，就搖頭說：你黑貓命。

她第一次守寡那一年，十四歲。也是那一年，她結婚。結婚之後幾個月，那時候她嫁到去比雅殊城去，她的小丈夫星期六到的土高跳舞，跳到十二點，的土高失火，就燒死了。小丈夫燒死那年，才十六歲。我記得她回來的時候，只拖著一個袋，好高，好黑。高了很多，皮膚黑了很多，回到娘家，她沒穿黑，只穿一件藍長裙，但不知怎的，我站得遠遠的，

叫了她一聲，維多利亞，就不敢再跟她說話。

我聽說黑寡婦不幸運。他們都說，我姊維多利亞，是黑貓命，見了會發生不幸事件。

我姊維多利亞回到家，我弟弟史提芬就開始耳聾。當初也沒有懷疑是我姊維多利亞，我弟弟史提芬，不肯上學，上學回來又不肯做功課。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見我弟弟成績好差，就去接他放學。我弟弟史提芬，見到我母親紅髮女子，穿著吉卜賽女子的五彩繡裙，戴一條花頭巾，圍一條五彩圍裙，就大哭起來，跑得遠遠的，不肯應我母親。後來我姊維多利亞去接，問學校的同學，老師，才知道原來史提芬的同學不知道史提芬是羅馬尼人。他皮膚很白，髮微褐，褐色眼睛，他一直不肯認，他是羅馬尼人。一直到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去接他，穿得那一身羅馬尼女子的衣服，他就大哭：小朋友都不肯跟他玩了，因為他是吉卜賽人。我母親去接過他放學以後，我弟弟史提芬就開始聾，聽不見教師說甚麼，回到家又甚麼人都不答應。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從此就不穿吉卜賽女子的衣服，到今天都不穿，連馬里奧，尤寧嘉結婚時都不肯穿，只穿一件長裙。

我姊維多利亞帶我弟去看醫生，做檢查，醫生說他沒事。我祖母紅髮女子芭芭，沒作聲，只肯說：不相信有命運的，就看不到命運。我不知道你是否黑貓命。我看不到。

我弟弟史提芬就沒上學。我姊維多利亞打他，他

就哭叫說：是你。是你黑貓命，累我。

我姊維多利亞打了他一頓，停了手，說：這樣，我走吧。我走了，你就沒有藉口，你好好給我上學。

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穿了一件大花長裙，拖一個大袋，跟我說再見：你乖乖的看著你弟弟，自己讀好書。捏了捏我的下巴，說：再見了。

她離開以後，我弟弟史提芬自己挽著書包上了學。又沒聽他說耳聾。放了學回來就問：維多利亞有寫信回來嗎？

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她去了布達佩斯。她再回來的時候，我已經長到她的肩膀了，她沒那麼黑，沒那麼高，雙眼陷得非常深，給我買了雙，鑽石耳環，小小的，亮亮的，鑽石耳環，是我一生人第一雙鑽石耳環。她好像聖誕老人一樣，給我們好多禮物，給我父親買了蘇格蘭威士忌和英國的皮大衣，給我弟弟買了一對滑冰鞋，只有我母親，非常憂愁的坐在一旁，披著維多利亞買給她的俄羅斯羊毛大披肩，待維多利亞分發了所有禮物，那時天已經黑了，是個秋日，她們就坐在客廳沙發上，沒開燈，我在看電視。電視一閃一閃的，我聽到我母親，低聲的說：你這幾年做了甚麼，你為何有這麼多的錢？我姊維多利亞，靜了靜，說，我要結婚了。

我姊維多利亞說，她在跳蚤市場賣東西。男子是個非羅馬尼人，不介意她是個寡婦，不是個處女。我母親說，你帶他回來見一見。維多利亞說，這，這，

遲點吧。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拉一拉火紅的大披肩，說，這，我明白。他知道你是吉卜賽人嗎？我姊維多利亞說：他知道。他父母不知道。我不說。

我小學畢業那一年，我父親流浪者拉莫西決定搬去布達佩斯，去做舊車買賣的生意。搬家的時候，我姊維多利亞回來了，穿了一身黑衣服，幫忙搬家。我祖母紅髮女子芭芭，見著她便大聲說：你還不知悔改，你不要再累人了。

我姊維多利亞又守寡，第二次了，她的丈夫，是個加索，我們都沒有見過。

我們搬到布達佩斯後，住在第八區，中國人和吉卜賽人聚居的一區，那時革命不久，我們在學校不用再唸俄文了，俄羅斯的坦克車，轟轟的離開了布達佩斯城。革命之後，很快我們鄰近的街上，晚上有美麗女子在做生意，很多加索和德國遊客都來，停著車，問價錢。美麗女子好冷天氣，裙子穿好短，她們彎下身講價錢的時候，我可以看到她們粉紅色的內褲，原來內褲可以是粉紅色的。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沒有叫我遠離那些女子，只是搖搖頭，說：噢，冷，好冷。我經過那些女子的時候，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和她們打招呼，有時會給她們一支煙，幾粒草莓，然後和我說：她們是懂得和生活搏鬥的人。

我不大明白甚麼意思。大概天氣那麼冷，裙子穿好短，又要為錢和男人睡覺，就是和生活搏鬥。

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吉卜賽女子，不流浪，第

二次守寡之後，開始穿黑，黑長大衣在雪地上拖了拖，她一隻腳長，一隻腳短，跳舞似的，一轉身大衣揚起，她說：和生活搏鬥，你明白嗎？聽說那些和生活搏鬥的人，就叫做媚行者。

她要結第三次婚，帶著兩個孩子。她要和她的宿命搏鬥。

我祖母紅髮女子芭芭已經死了。正如她說，她看不見自己的死亡。那天我還在抹地，她坐著喝一杯薄荷茶，看電視，哈哈大笑，笑著聽不見她的笑聲，原來已經跌下地，呼吸都停了，身體還是暖和軟的。她死了以後，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就沒有再提黑貓命的事情。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說她要再結婚，我母親只說：噢。冷。好冷。

這次是個加索，阿根廷人，去跳蚤市場買東西認識我姊維多利亞的。

那個人叫做荷西，很和氣的，在布達佩斯一間阿根廷銀行工作，也是結過婚的，有兩個女兒，女兒跟前妻。他年紀三十上下，匈牙利語說得一般，會說德語，和我父親流浪者拉莫西，一起上第八區羅馬尼人的酒吧喝酒，我父親就跟他學幾句西班牙語。他對羅馬尼很有興趣，時常問：吉卜賽人從那裡來？吉卜賽人現在不流浪了嗎？吉卜賽人全都偷東西嗎？吉卜賽人是不是會變魔術，你母親可以變一個魔術島出來嗎？又央我母親給他占卜。我母親紅髮女子索比，說：如果我母親還在，她一定叫你不要跟我女兒維多

利亞結婚。那個荷西，聽到了就覺得沒甚麼意思，站了起來，在客廳踱來踱去，還沒等到我姊維多利亞回來，就說再見走了。

他還沒有和我姊維多利亞結婚，就死了，給汽車撞死的。

到底有沒有命運這回事呢？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問我。會不會還有，第四次，第五次？我姊問我。到底應該不應該？她問。

男子很年輕，一定比我姊維多利亞年輕多了，髮淡褐，藍眼睛，走過來，對我姊說：我見過你。我可以坐在這裡，跟你談談話嗎？我姊維多利亞說：如果你喜歡。一定有人告訴過你了，男子對我姊維多利亞說：你真美麗。我姊髮上的黑鬱金香，垂在她的臉上，她臉上都是陰影。她在微暗中說：是麼，美麗是甚麼意思，我已經老了。男子仰起臉來，說，你美麗是因為你老。我姊維多利亞笑說：好吧。你要喝點甚麼。我叫雅勞斯，男子說。

一整個晚上，男子就纏在我姊維多利亞跟前。他是個學生，匈牙利人，去了美國唸書，唸電腦工程，在唸碩士課程。我姊喝得多了，就將酒杯揚起，大笑，不知她和他談甚麼，笑甚麼。男子去了酒吧買酒，我姊維多利亞，黑長裙覆了一地，問：到底應該不應該？她轉過身，問：會不會還有第四次，第五次？雅勞斯回來了，我姊維多利亞對他說：你知道嗎？每一個接近我的人，都會死。你相信命運嗎？

到底有沒有命運？她問。

若奇說：只有和命運對抗，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姊維多利亞說：聽說和命運搏鬥的人，叫做媚行者。

我姊媚行者維多利亞，今年的六月二十一日在伊莉莎白橋畔的花園酒吧，她做了一個決定。她和那個年輕的男子，一同離去，我不知道他們去那裡，或許不過在橋頭說再見，或許是其他。她喜歡怎樣就怎樣。她離開的時候，和我吻臉道別，笑說：會不會有第四次呢，你說。我說：即使有第四次，你還是一樣。她捏捏我的臉，和我單單眼，便走了。

在通宵巴士的窗口倒影我看到了我自己。不，我看到的是那個陌生女子，不知是誰帶她來的，可能是度拉，他認識很多外國人的，也可能是若奇，她可能和若奇一樣，寫羅馬尼人的故事。她在窗口的倒影看到我，便問我：你叫做甚麼名字。我說：我叫做瑪高。她又問：你從那裡來？我說，我從這裡，匈牙利巴拉登湖的思奧福城來。她說：我說是，你們從那裡來？羅馬尼人從那裡來？我說，有人說是印度，有人說是埃及，至今仍是一個謎。你呢，我問。

她說：我生長的城市叫做香港。我父母叫做客家，從中國的北方來，也不知甚麼地方。我們又不知會遷徙到甚麼地方，現在我在倫敦。

瑪高說，她可以是我。現在我明白，我就是她。

她說：再見了。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到我家來過一夜。我說，不了，我還是回我住的地方。我和窗口的倒影揮手說再見。但那不是她。那是個紅髮女子，她的前身，是個謎，沒有人知道她們從甚麼地方來。她們自己知道的，但她們不說。她們說自己不知從甚麼地方來，又不知會到甚麼地方去。我跟紅髮女子說，謝謝了，實在很高興能在這個晚上，碰到你。這是一個快樂的晚上。車子離開橋的時候，紅髮女子就在橋底消失。

因為戀慕鬼魂，離開布達佩斯後，我就決定回一次鄉，去看我父親的墳，我母親的姐家，而且第一次想到客家；走過的土地；故事；生命的來由：

第二章 一有大雨不止。二阿當的後裔在地上的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繁殖後代，行很多罪惡的事。三上帝之子羅馬尼人巴高·曼紐，就去請求上帝，給他四方，讓他去對付惡人。四上帝跟羅馬尼人巴高說，不用擔憂。我在使洪水氾濫，潔淨地上污穢之物。你去造一隻方舟，你和你一家，都到這方舟裡面去。你要拿世上的一對，有血氣之物，帶進方舟去，好在你那裡，保存生命。五阿當偷偷的聽到了上帝對巴高說的話，便去到阿當的妻子花梨瑪那裡，用寶石引誘她。六巴高·曼紐造了方舟，大雨降臨，巴高就和動物進入了方舟。七罪惡之父阿當，引誘了阿當的妻子花梨瑪，化身成一隻大老鼠，混入動物之中，進入了方舟。八墮落的花梨瑪，給巴高倒了烈

酒，給他喝。九巴高醉了，一隻手抱著花梨瑪，一隻手抱著大老鼠，說：唱吧，喝吧，舞吧，連骨頭都不要扔給狗吃。十四十個月以後，大雨停了。十一巴高就出了方舟，並一切的飛鳥、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十二亞當化身的大老鼠，就混在動物之中，出了方舟，並且偷了地上的香氣，他的種子落在花梨瑪的身體裡，生了好多好多，罪惡的後代。

第一章一起初上帝創造天地。二上帝造了萬物之後，就依祂的形像，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裡，他的成了有靈的活人，叫做羅馬尼。三羅馬尼生巴高，巴高又生羅馬尼，羅馬尼又生巴高，巴高又生羅馬尼，世世代代。四從巴高到洪水氾濫的巴高·曼紐，一共有四十代。五從洪水氾濫到釘十字架的巴高·忽奧菲歷斯，一共有四十代。六從釘十字架到學會世上各種事物的巴高，一共有四十代。七從學會世上各種事物，到從印度或埃及出走，一共有四十代。八從印度或埃及出走，到波蘭奧斯維思營的馴熊者巴高，一共有四十代。九從媚行者到媚行者，到地到地，一直到今天，她們還在尋找，從不可得的自由，她們還在鬥爭，與不可知的命運，她們唱呵，舞呵，在日出以前 雞鳴以後 噢啲路路亞，連骨頭都不扔給狗吃。

## 6

“誰是坦妮亞？她在做甚麼？有人說，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烏拉圭路的一間探戈酒吧見到她，和一個穿軍服的年輕男子在跳舞，有人說，她在林馬聖玫瑰橋旁邊開了一間花店，到今年，怕有六十幾歲了，真奇怪，有人說，我從來沒想過坦妮亞都會有她的六十幾歲：

“她臉上有可怕的豔麗。她年輕時都看不出來。”

“如果她還活著。”

“她在聖十古斯嗎？她的屍體呢？”

“七日之後，她的屍體在格維爾河岸被發現。”



.....

“你弄錯了，這不是坦妮亞。”

“她也不叫坦妮亞。她的名字叫海地·坦瑪亞·賓加。”

”她有一個證件的名字叫娜拉·加蒂艾莉斯·包雅。阿根廷人。”

”不。她是德國人。東德人。共產黨員。”

”她有保利維亞護照。她跟一個保利維亞男子結過婚。你知道啦，她是個間諜。”

關於坦妮亞，沒有甚麼是肯定的。可以肯定的是她是一個間諜。她失蹤時的身份是哲古華拉在保利維亞格蘭維爾森林的秘密游擊隊成員，負責通訊，接待，補給。當時她可能同時是俄羅斯秘密警察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和東德特務機構的多重間諜。哲古華拉在森林裡匿藏十一個月，最後給保利維亞軍隊埋伏搜捕，被捕後二十四小時遭槍決。坦妮亞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一次游擊隊被襲行動中失蹤。

有人懷疑是她通知了美國中央情報局，陷害了哲古華拉。

”那個屍體不是她。”

”¿是她嗎？”



”美麗，神秘，嫵媚。”

”你從不知道她。她沒有身份。有時她是個戰士，有時她寫詩。”

我有她寫的一首詩，一九六六年四月寫的：

所以，所以¿我一定要離開了？¿如花的萎謝？  
我的名字，會被忘懷

¿在這個世界上有沒有甚麼可留下的了？  
可還有，花朵與歌

但，但¿我的心該怎樣？

¿我們在世上就是這樣一無所得？


詩寫得好幼稚。但我還是決定去找坦妮亞了。坦妮亞那年在古巴。當初我還以為古巴在南美洲，或稱中美洲，但原來古巴在北美洲。從美國到古巴，是犯法的。很不幸，我正從美國到古巴。在美國首府華盛頓，我想買一張機票，同時申請去古巴的簽證。旅行社的職員，聽見我要去古巴，端一端眼鏡，說，



結果只好飛去墨西哥。

在墨西哥城就想著墨西哥。流放之地墨西哥。當年忽度·卡斯特羅，他的弟弟侯爾·卡斯特羅，給放逐到墨西哥，就在墨西哥城，遇到了沒甚麼事做，又旅行旅到破產，在景點替人拍照賺幾個披索的哲古華拉。後來他們決定找一艘破船，偷襲古巴，結果找到了好破的舊遊艇叫做格娜——後來成了古巴共產黨報的名字。格娜只可載十二人，但卡斯特羅說：起碼可以載九十人。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一時，超載好多好多的格娜顛顛危危的離開墨西哥。算他好運，當他們到了古巴海岸附近，放下救生艇，預備登岸，那可憐的破

遊艇就沉了。

他們發給我的簽證，好怪，我說：這是對的嗎？你們肯定，這是對的嗎？他們答，：你知道你要去那裡？我答，我知道。：這樣你要去那裡？我說，我要去古巴。所以，所以，

”你慢慢就會知道。”

”奇妙國度。”

我在墨西哥買了一枝特紀拉酒，想著古巴和坦妮亞。我到那裡去找坦妮亞，她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生。她父親是德國的猶太人，因為逃避德國納粹軍，一九三一年離開了德國，到了阿根廷。坦妮亞的母親是俄羅斯人。十四歲那年，坦妮亞跟她的父母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她父母栽培她成為共產主義者，十八歲那年她就加入了共青團。她甚麼時候從事間諜活動就不清楚，只知道她一九六〇年在東德遇到哲古華拉，當哲的翻譯員。當時她就表示，她很希望回到拉丁美洲，到古巴參與革命。

一九六一年，坦妮亞到了古巴，如願以償。但根據東德國家安全局的秘密檔案，坦瑪亞·賓加在她去古巴之前，已經為安全局做非正式的特工。

”她是個極難相處的女子。很有自己的主見，從來不會聽從其他人的意見，決定了的事情，決不肯改。“

”這樣她不會是個好間諜。“

”她勇於戰鬥，熱烈投身革命，從來沒聽說她說關於感情的事。“

¿ 坦妮亞是個怎樣的人？¿ 她聰明嗎？¿ 她敏感嗎？¿ 她的槍法好嗎？¿ 為甚麼她時常戴著黑眼鏡？

去到古巴就打破了那瓶特紀拉酒，酒好香。入境官員的櫃檯不是櫃檯，是一間房間。我在房間裡面，而他在外面。他打開房間的小門，問¿ 你知道你在做甚麼？我有點遲疑，只好答：我想我知道。¿ 這樣你在做甚麼？我不知道他問甚麼，所以我答，我在答你的問題。就遞給他我的護照。他接過護照，翻了翻，然後說，這個笑話一點都不好笑。就在護照上蓋了印。坦妮亞，他說。

坦妮亞，他說。仙娜拉賓加。他說。

這個笑話也一點都不好笑。我又不叫坦妮亞·賓加。

過海關那個女子連洗頭水都倒出來檢查。肥皂，她說，¿ 你有肥皂嗎？我說。我沒有。她問，¿ 真的沒有？¿ 你肯定真的沒有？請問，¿ 這是你的行李嗎？我說，這是。請問，¿ 是你自己收拾這行李嗎？我無法說不是，便說，是。¿ 你這行李，有沒有，甚

麼是不屬於你的？我答，我所知道的，沒有。請問，¿ 你的行李，一直跟著你嗎？我想了好久，說，可能我打破那瓶特紀拉的時候，有甚麼不一樣了。

可能我打破那瓶特紀拉的時候，不知是我的人，還是我的護照變了。我在夏灣拿莎維拉酒店，我打開我的護照，



”那不是她。“

”¿ 她在這裡做甚麼？“

”她一定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慌忙閣上了護照。莎維拉是座漂亮的殖民地建築，米黃色，窗子高高的，窗外夏灣拿的藍天那麼藍，那麼遠，那麼高，微笑那麼大——不對，那是個人的微笑，蔗糖色的一個人，站在窗前看我，大大的微笑著。我站起來，啐貓一樣啐他，急起來，就說廣東話：喂，你做乜。那個蔗糖人還給我揮揮手，就不

見了。窗上留他留下的一個印記，



。我決



定到街上走一走，定一定神。街好黃。泥黃。沙黃。屋子都好黃。屋裡面好黑。黑裡頭有莫拉圖深黃的臉，深褐的髮，在黑暗之中，深褐眼睛，偶然有個白人，黃紅髮，專注的看著我。我聽到有沙沙音樂。我聽到音樂，但不見玩音樂的人。他們坐在屋前看我。和我招呼噢啦。男子在廣場上打多明諾牌。”i哈般！哈般！“女子叫我。哈——¿般？西班牙語，是肥皂的意思。我說，哪哈般，沒肥皂。”i哈般！i哈般！“女子追著我。泥黃的手，七八隻泥黃的手，追著我，”i哈般！i哈般！“

走到夏灣拿海邊長堤路，才擺脫了那幫哈般女子。

這是哪哈般國。哪哈般。哪加斯——長堤路經過的貨車，長長的拖了一列單車，紙鳶一樣，在路上飛來飛去。沒加斯汽油，單車就一架拖一架，火車似的，拖著一架有汽油發動的貨車。哪亞瓜——水。一車一車的水車，每天中午停在大街送水。每天中午，夏灣拿揚起好多好多各種顏色、各種樣子的水桶。哪亞叔加哪拿齊——沒糖沒奶，又不是喝黑咖啡。但有配給証。

塑膠打火機都可以再入氣再用。一九五三年的福特汽車轟隆轟隆，轟炸機一樣在街上走。紗布洗完可以再用，針筒打完可以再打。沒電就睡覺。沒房子就睡繩床。想離開的就叫他們坐小船離開，生死由天。

坦妮亞一九六零年到了夏灣拿：”在一間大學裡

面學習“，並且為教育部作傳譯員。這個時候，相信她已經是哲古華拉的情人。他沒說，她也沒說。

”她彈吉他。她唱歌。”

”¿這是她嗎？”



¿你知道坦妮亞嗎？¿你聽過她嗎？

夏灣拿大學的樓梯，曾經舉行多次學生集會，反對巴的斯達政權。大學曾多次大罷課，軍隊亦曾進駐大學。忽度·卡斯特羅是夏灣拿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成績一般。我進入了棕櫚樹底的校園，見到每一個年輕人，都問，¿你知道坦妮亞嗎？¿你聽過她嗎？一個說，¿姐妮亞。我姊就叫做坦妮亞。另一個說，在夏灣拿，有很多個坦妮亞。我聽說，又一個說，坦妮亞已經死了。

¿她相信些甚麼？¿她相信的，存在嗎？

”軍隊進城那一天。我還沒有出生。坦妮亞在古巴的時候，我也還沒有出生。”

”坦妮亞是給人毒死的。古巴所有的人死都是給人毒死的。“

”她抽雪茄。和哲古華拉一樣，苦悶的時候就抽雪茄。間諜在她的雪茄裡下了毒。“

”i Hasta la victorie Siempre ! “

”在古巴，連雲都有毒。“ ”帝國主義者將毒雲從海峽的另一邊吹來，我們就下毒雨。下完雨後，甘蔗都變苦，咖啡就淡然無味，完全不苦。“ ”從非洲運來很多破壞革命的毒豬。“ ”殺了十七萬條，又燒了十二萬條。燒毒豬屍體的毒氣，如果風向對的話，就可以吹到海峽的帝國主義海岸。“ ”一九八一年，有人來古巴傳播了02型新畿內亞高熱病菌。三十五萬人受到感染。“ ”有吃米蟲。一小時可以將一畝米田吃光。”

”煙葉田裡根都浮在土上，沒有水，但好像氾濫一樣。根是乾死的。浮根是由一種從來沒有見過的浮菌引起。“ ”牛都瘋了。“ ”是呀，牛都會唱i Hasta la victorie Siempre ! 永遠走向勝利！“

”如果你見到坦妮亞，”一個年輕男子，說，”告訴她我想念她。“

”如果你有哈般，如果有水，如果聖芭芭拉祝福我。如果你今天晚上可以洗一個身，i Hasta la victorie Siempre ! “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話跟我說，但我聽不明白。但他們都很喜歡我，請我到校園外只收披索的餐廳吃

飯。甚麼也沒有得吃，只得白飯配薯仔，喝淡褐色的甜水，古巴可樂。我感謝他們的好意，正要拿起叉子吃，



i 有毒！i 你不能吃！一個小孩就搶走了我的白飯配薯仔。

坦妮亞在古巴三年，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她剛離開東德一個月後，東德國家安全局裡她的頂頭上司，變節投靠美國中央情報局。

中央情報局知道她的。如果你問中央情報局，坦妮亞是個怎樣的女子，她在想甚麼，做甚麼，他們會知道的。

一九六四年，哲古華拉派坦妮亞到保利維亞。當時她叫”娜拉·加蒂艾莉斯·包雅“，是個 ”聰明，美麗，獨來獨往“ 的”語言學家“。兩個月內她已經混入保利維亞的政治外交界，拿到了保利維亞居住許可証及工作証，教德文，並在教育部做義務工作。後來她就是憑她在保利維亞政府的關係，為哲古華拉拿到了一張假推薦信。一九六五年，坦妮亞和一個保利維亞男子結婚，拿到了保利維亞護照，然後為她的小”丈夫“拿到了一份出國留學的獎學金，打發了他。

坦妮亞在巴西接受特工訓練，負責訓練的特工，

密號”同情“向總部報告，坦妮亞”多次精神崩潰  
“但”對革命的熱情與決心，不容懷疑。“



¿她知道自己快要死嗎？

”那是一雙，憂愁的眼睛。“

”如果你見到坦妮亞，告訴她，她所尋找的，從來不存在。“

”從來不存在的，叫做幻象。“

¿你記得坦妮亞嗎？¿你喜歡她嗎？

夏灣拿海邊的浪時常都很大，高高的捲起。堤都裂開，走過堤邊，一身都濕。

如果我離開夏灣拿，我想念的只會是崩裂的海堤。

還有莫喜度。莫喜度是甜蔗糖酒，青檬汁，薄荷葉加梳打水。自由古巴，就是甜蔗糖酒加可樂。革命之前，一定沒有自由古巴酒。他們說，在革命之前，夏灣拿是加勒比海最美麗動人的城市。但革命之後。

甘巴拿路斯同志。革命之後，夏灣拿晚上的街道，好黑，好黑。妓女種田去了，又要學寫字。賭場

變了革命委員會，風扇軋軋，一堆人黑裡黑在學習，開會。

每一個街角都有一個警察。同志，為甚麼會有這麼多警察。

回到酒店，窗上的印記已經消失了。

”她睡了。“ ”並且看見她自己。“

”¿她在拍甚麼？“ ”¿她為甚麼要拍？“

¿她快樂嗎？¿這就是她要追求的嗎？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名特工將給坦妮亞的禮物收在假鞋跟裡，帶給她。鞋跟裡是一份密件，告訴她，她正式成為古巴共產黨員。她收到這份禮物後，就溜出保利維亞拿佩斯，到巴西去受訓。

哲古華拉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溜入保利維亞森林，開始他最後的革命。坦妮亞替游擊隊在格維爾山區買了一間小屋做根據地，又弄了兩架豐田吉普車，偷運游擊隊入山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坦

妮亞去到了森林，給哲古華拉帶來忽度，卡斯特羅的信。她又帶了攝影機。

哲古華拉的遺骨，一九九七年運回了古巴，放在聖打嘉霞。

¿ 坦妮亞呢？¿ 她的骨頭呢？如果她死了的話。

我決定去聖打嘉霞。哲古華拉從西打曼斯達山區攻下聖打嘉霞以後，聖打嘉霞就成了古巴的革命聖地。或許這裡可以找到，關於坦妮亞。

火車開好早，天還沒亮，我就要到火車站。的士司機在酒店門口等我，叫我，波路的亞斯，仙娜拉，接過行李去，很有禮貌的，將行李從五十年大福特的生鏽車頂扔了進去，車頂扔了一個大洞，行李正落在後座座位上。我站著發呆。司機說，巴花浮，就是，對不起，就抱起了我。我沒叫。

” 奇妙國度。 “ ”¡ 古巴萬歲！ “ 將我從車頂破洞中扔了進去。

就像坐坦克。

車門不能開。腳底陰陰寒寒的，有風從車底吹進來。低下頭，可以看見路面。

你這不行，你這樣要收我七美金，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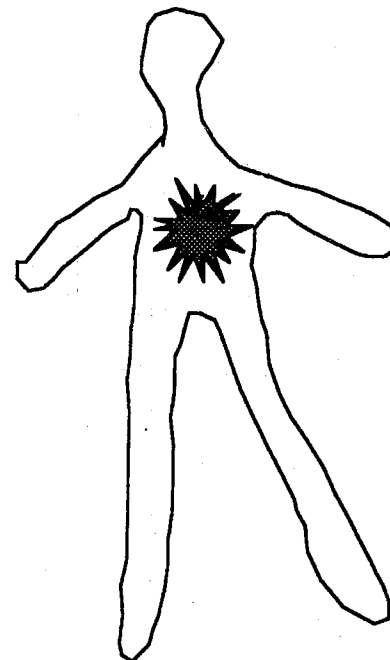
哪。哪。西雅提。他堅持，七美金。

不行。我見我的行李，愈跌愈低，快要跌到路面上去了。星高。我說，五美金。

到了火車站，我自己將行李從破洞扔出去，塞給他五美金，不管他嘍咕些甚麼，爬出來。

”¡ 甘巴拿路斯！ “ ”¡ 哈化路西昂……西阿爸！ “

”¡ 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 “







” 萬歲 “


”¡ 永遠革命！ “

不要了吧。火車站的擴音器，啪啦啪拉的嘔出很多泥水來，很得人驚。掃地的泥黃人，長一頭小卷卷白髮，若無其事的將泥水連我掉在地上的帽子掃走。”¡ 我的帽子！ “ 泥黃人聽到了，將我的帽子，戴到頭上，遠遠的跟我揮手，還給我送一個飛吻。想不到小阿伯的頭那麼小。這時已有人將我推上了車廂。

這一次，從門推上去。車窗是打不開的。

火車開動了。好吵好吵。”阿的噢斯。“ ”阿的噢斯。“   。笛響了。

”¡甘巴拿路斯！  ¡同志們！“  ”  
車廂裡的所有人，突然間，好靜，全都睡著了。我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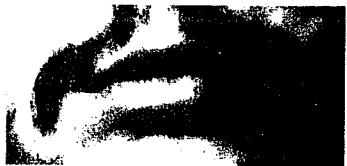
不到擴音器，但聽到演說的聲音。  ”¡甘巴拿

路斯！“ ”我們   ……我們的

  ……

轟隆轟隆，甚麼勝利或陰謀都聽不清楚了。離開了夏灣拿，就見到不見盡的甘蔗田，人那麼高。火車經過的時候，可以見到田野間有人騎著馬。在一句與另一句，斷斷續續的西班牙語之間，我可以聽到，甘蔗葉在風裡，輕微的索索聲。


”聖打嘉霞，革命之城。“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哲古華拉開始攻打聖打嘉霞城。當時巴的斯達有三千五百軍隊駐守聖打嘉霞，並因為情勢危急，政府軍開了一列火車進聖打嘉霞，車上載滿武器，軍火，通訊器材。哲古華拉的游擊隊，只得三百四十名隊員。游擊隊第一個攻擊目標便是這列軍火火車。兩天後游擊隊攻入市中心，用拖拉機拉起了火車軌，搶了這列軍火火車。火車上有：六百長槍，一百萬發子彈，數十打機槍，一支二十厘米大炮及其他炮彈。奪得這列火車後，游擊隊士氣大增，連續三日搶攻政府軍陣地。在夏灣拿的巴的斯達得知游擊隊已控制聖打嘉霞的消息，於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凌晨出走，流放到多明尼加共和國。

火車在甘蔗田間奔馳。全車的人都睡了，只有我醒著。

火車停下的時候，廣播演說……沙……沙沙……的中斷了，乘客便一個一個，像解了迷魂藥一樣，醒過來。窗都生了鏽，破了，卡著，不能開，他們便一個頭二個頭的伸出車門外，看。看了好一會，呱啦呱啦的，車又開始動了，擴音器又傳來了

”¡甘巴拿路斯！¡同志們！我們，……社會主義將來……  “火車裡的人，又著魔似的，一個二個的睡了。

西班牙語我不會聽，因聽得幾個單字。或許因為

這樣，我是車廂裡面，唯一清醒的人。

窗外是一群動物。已經橫過鐵路了，正往甘蔗田裡走去。

剛才停車，可能因為這群動物。

是一群動物。牛不像牛，馬不像馬。比牛大，比馬小，給一個騎著像馬的馬的農民趕著。

”奇妙國度。不可能都成為可能。“

”想像，創造，勇敢。“

”加拿大的海斯頓牛，長毛，身大，產奶量高。來到古巴，因為太熱，全都病了。忽度說，可以將牛放進空調牛槽，但沒電，空調都不能開，結果牛還是死了。“ 後來忽度想到（他很喜歡物種改良的實驗），將海斯頓牛與古巴的本地牛交配，成為F-1雜種牛，不停交配，母牛一天可以產六公升牛奶。“

”後來母牛都瘋了。“ 公牛十二個月內給擠出二萬二千劑精液，乾死在地上。“

”忽度說，要年產千萬噸甘蔗。那一年，全國人民都停止手上的工作，跑去蔗田收割，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周七天，從聖誕節一直到七月。“ 甘蔗割了下來，丟在田裡，沒人送到糖廠去，糖廠也無法處理這麼多甘蔗，結果甘蔗都堆在田裡，爛了。“

”好甜。好甜。“ 那一年，連在地上的泥水都是甜的。“

”男同性戀是可以醫治的。給他們看男人的裸體，他們興奮了，就電他們。“ 詩人把他們扔在

監獄裡，叫他們寫悔過書，驅逐出境。“

”我們當然是自由的。在乎你怎樣定義自由。“

”我覺得自由。在古巴，我可以晚上自由的出去，不必擔心給人搶劫。我可以有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在某一種限制之內，我非常自由。“

”自由不過是一張配給証。給你，你便有。“

”好像跳探戈。探戈是阿根廷的舞蹈，無可替代。古巴有古巴的自由，可能跟你想像與認識的一樣，但，那是我們的自由。“

從來沒有一個人是  
真正自由的



可能不到半小時。火車又停下。這一次，人們醒來，都不見了。全都下了車。我在空蕩蕩的車廂裡，

走來走去。

¿到了嗎？我從車廂叫下去。

¿這就是聖打嘉霞嗎？外面全都是蔗田，有幾間破爛的農屋。人們下了車，各幹各的。有人在樹上，掛了繩床，舒舒服服的睡著，已經打了鼾。有人開了木板當桌子，打多明諾骨牌。有人在地上野餐。有人抽雪茄。還有人，跑到農屋前搬磚，屋頂穿了，屋塌了一半，那人在那裡砌磚。我怕火車會開走，不敢走離火車遠，只遠遠的看著，用手勢問他砌磚人，做甚麼。他比劃，說著話，我只聽到，”加沙……”，是他的家。

火車停在那裡，好像一生一世。他們都知道。

我沿著火車走，走到車頭，看看甚麼事情發生。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火車司機坐在路軌旁，堆小樹枝，生了火，吊著一個壺，香氣撲鼻的煮咖啡。火車軌在熱氣之中飄搖，上升。我敲敲手錶，斷續的問，阿幾囉呀，即幾時，我又做了一個火車開走的姿勢。哪依波打。他說，即不要擔心。又招我坐下來飲咖啡。坐下來，又問我，來古巴做甚麼。我說，來找坦妮亞，寫一點關於坦妮亞。你知道坦妮亞嗎，我問。他說，呀，坦妮亞。我問，坦妮亞，她有來過聖打嘉霞嗎。他說，呀，坦妮亞。噢，坦妮亞。唔，坦妮亞。

我放棄了，就沉默著。等。

喝了一杯咖啡又再一杯。才見到了一個鐵路職

員，爬上電話線杆，拉上電線來，駁上電話機打電話。在電線杆上夾著，都可以談好久，果然身手非凡。談完了，拆了線，又將線搭回電線杆，滑下來，走到甘蔗田裡。到田裡，撥開蔗葉，就在田裡，躺下來，睡覺。

莫狄奧斯。我說。我的天。

廣播又開始”¡甘巴拿路斯！¡同志們！”所有的人，連同火車司機都上了車，嚇得我立刻飛奔回車廂。想不到他們動作那麼快，那些打多明諾牌的，睡覺的，煮咖啡的，全都上了車，我才擠上去，火車已經開動。那個在田間睡覺的鐵路職員，也好快，站在鐵路邊，揮動信號旗。那間破農屋，依舊靜寂無人，我回頭看看，那個砌磚人已經回到車廂裡面，和車廂裡面其他人一樣，說時遲，那時快，都睡了。

火車停下的時候，烈日當空。再開動的時候，天是紫的，已經是黃昏了。

哲古華拉以為保利維亞格維爾森林是聖打嘉霞。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以後，哲古華拉當了中央銀行行長，進行企業國有化的工作。美國於一九六〇年開始對古巴經濟封鎖。打游擊戰，是”一場純真的即興創作……一場組織完美的混戰”，當銀行行長、外交官可不一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哲古華拉出走，離開古巴，給忽度·卡斯特羅留下了一封信：”今日，所有事情都比較平淡，因為我們比較成熟。……所以我要跟你說再見。”

或許他只是悶。革命不過是藉口。

“對革命的熱情和決心，不容懷疑”的坦妮亞，之所以熱情和有決心，可能也因為悶。

但格維爾森林不是聖打嘉霞。坦妮亞進入森林，住了兩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離開了森林根據地，到阿根廷去執行任務。哲古華拉的日記記下：“坦妮亞和兩個阿根廷人走了，音訊全無，不知是生是死。”三月十九日，坦妮亞和法國人埃之·杜比，和幾名游擊隊員回到了基地。

如果坦妮亞是他的情人的話，他在日記裡從來沒有一句關於感情的話。

她也從來沒有說，關於感情。



“她的笑容，不知底蘊。可能與快樂無關。”

“你無法知道她的心。”

“我總以為，隱密就是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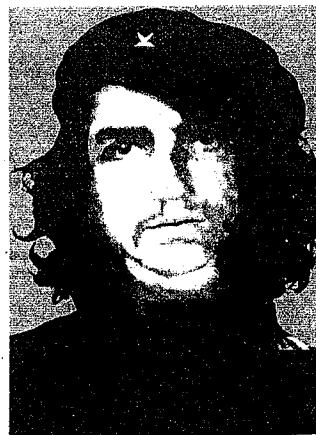
¿她去過聖打嘉霞嗎？她來的時候，那個晚上，

會不會下著寶藍色的大雨？¿她會不會戴上黑眼鏡，想念已經過去的日子？¿會不會在一個乾淨的酒店房間，摸摸停停，心裡疑惑，這房間裡，有人住過，還住著，呼吸著同樣的空氣——¿是誰？

司機拿巴甘那斯轉過臉來，問，¿你知道你要去那裡？



¿甚麼？我問。他再轉過臉來。¿甚麼？我問。





¿ 如果我不能離開古巴，我會怎麼樣？

聖打嘉霞，奇妙小城。哲古華拉的紀念館，在城外，他的銅像穿著永遠的戰鬥服，佩著槍，永遠有個不見形的敵人，在與之鬥爭。紀念館外是一個廣場，人們在這裡集合紀念他，唱哲古華拉歌，呼喚他的名字，哲，哲。紀念館裡，有他用過的收音機，針筒，穿過的衣服，讀過的書，寫過的信。有他的同志的照片：我又見到坦妮亞了。



那次她去探望游擊隊，就留了下來。那是一九六七月三月，一直到八月她失蹤 / 死亡。四月十日，二十三十人的游擊隊，第二個隊員死亡。第一個是失足跌下河水淹死的。他們沒有食物，成天吵架，為了幾罐牛奶開大會。四月十六日，坦妮亞走得很慢。哲記下：她的體溫是三十九度。到五月，游擊隊差不多每個人都病：“打嘔，放屁，嘔吐，下痢：一個真正的器官交響曲。”游擊隊員候爾的膝頭流五十CC的

膿。七月三十日，死了第三個隊員。八月三十一日，坦妮亞和六名隊員被政府軍剿滅。當時她的身體已經非常疲弱。

因為她所有的隊員都被殺了，她怎樣死的，到底有沒有死，都不清楚。保利維亞軍隊的沙利上尉，在他搜到的文件裡，找到坦妮亞寫的一首詩：

請不要離開，結他嘻荷

因為我靈魂裡的光，經已熄滅

我想見到再一個黎明

在一個查查巴雅斯盛宴中逝亡

結他嘻荷，是彈吉他的人。查查巴雅斯是安第山脈族人的離別盛宴，人們跳舞，喝酒，唱歌。

坦妮亞知道，她必死無疑，並且，就在眼前了。

¿ 她有怎樣的，死亡心情？¿ 與其說革命，她不過在找尋，一個完美的死亡？

¿ 當她的靈魂再也沒有光，她就戴上黑眼鏡？

當麥交爾來敲我的房門，已經是早上二時，我打開門，一點都不奇，就像我和他有個約會，並且等他好久了。麥交爾是個矮小的男子，凌晨還戴著黑眼鏡，說英語，問¿ 我打擾你了嗎？我說，不客氣，我正在等你。他有點驚異，¿ 你知道我是誰嗎？我說，我不知道。你會告訴我，你是誰嗎。他跟我握握手，給我遞一張名片，我是國際友好關係聖打嘉霞市支部

的秘書。我們很歡迎你來到聖打嘉霞。¿ 你願意跟我們回辦公室談一談，¿ 讓我們互相理解一下？我說，請你在門外等我一下。我還沒睡，但已經換了睡衣，於是換回衣服裙子，穿上西裝外衣，皮鞋，帶了一瓶水，拿了我的護照、現金和信用卡，收拾了一套乾淨的內衣褲，護膚品，太陽油和泳衣，拿了我的筆記簿和鋼筆，看清楚——我知道我不會再回來這個房間的了，並戴上了我的帽子和黑眼鏡。對不起，讓你久等了。我說。

門外等著我的，是一部警車。我和麥交爾坐在警車後面，沒閃燈。加勒比海深夜的藍，是一種半透明的深寶藍。聖打卡霞很沉靜。¿ 你知道你住的酒店，是本市歷史最長久的酒店嗎？我不知道。我答。前陣子有一團中國專家來，就住在這酒店，也是我接待他們。我現在正在學中文。我奇道：幹嗎會有中國專家。他說，他們來教我們做單車。你知道，古巴沒電油，要踩單車。

麥加爾大約四十來歲，臉上時常掛著和氣的笑容。

我們就在一輛奇異的警車內，沉默起來。

我甚麼也沒問。我怕一問，噩夢就會驚醒。我不知身在何處。在做甚麼。我在找尋甚麼人，結果迷失了自己。

我想找大使館的人，我說。麥爾微笑，說，好哇。又指一指腕錶：現在怕不大好吧。

此時是早上二時三十七分。

到達「辦公室」不是警署，不是監獄，不是機關，比我想像中好多了，是一間“加沙”，就是一間屋子，是國際友好關係的加沙，也就是招待所了。麥加爾招呼我，就像招待所主人一樣招呼我：你的房間就在樓上十號，有冷熱水，有風扇，晚上會有蚊，房間裡有蚊香，你要點蚊香才好睡。他進房間，開了燈，帶我進了廁所，有抽水馬桶的，他就示範怎樣沖廁所。房租每個晚上二十美元，請你付一下。這時我才如夢初醒，一講錢我就如夢初醒：¿ 這實在太過份，你這叫甚麼，叫挾持，叫威嚇，叫政治逼害！麥加爾一副“這才像樣，這才是正常反應”的樣子，依然微笑，說，“這你明天才付吧”“晚安”便關了房間的門。我轉一轉門把，外面是鎖著的。木窗門可以打開，可以看到玻璃上我自己的反映，但玻璃窗門是推不開的。而且他沒有留下鎖匙。

我看一下腕錶，早上三時十二分。我睡了，並且沉睡。

第二天早上有人來敲門，說已經可以到餐廳吃早餐，吃完早餐就會開始今天的參觀遊玩，就像參加了甚麼旅行團一樣。

我也如常的洗了頭，穿一身乾淨的衣服，塗了點唇膏，戴太陽眼鏡，帽子，帶一瓶水，和平日去參觀遊玩沒兩樣的，出去。出門前找鎖匙，想想，是沒有的。也就算了。

麥交爾已經在餐廳等我。我說，”早。這麼早。“他微笑說，我有任務，這是應該的。我心想，你的任務就是挾持，威嚇，和逼害我，難得你還那麼笑微微的。

早餐是自助餐。我拿了蛋，餅，水果甚麼的回來，見到麥交爾在坐著，對著白桌布。我問，你吃了早餐嗎？他說，我沒吃。我問，你要不要吃一點。他說，我平時都沒吃。我說，你這麼瘦，為甚麼不吃早餐。他頓了頓，才說，我們的食物都靠配給。沒得吃就不吃。我嘆了一氣，這，我不知叫這甚麼，這加沙，可以記帳嗎。他說，可以的。又很驕傲的添了句：和真正的酒店一樣。我說，你吃點東西吧，掛我的帳。他說，不了，這不好。我說，你吃吧，你吃吧，反正我們還有日子要面對面，你餓著肚子，我心裡也不安樂。他便說，這我不客氣了。也就很謹慎而快樂，並且有禮貌的，選了和我同一樣的食物。

奇怪，我應該很憤怒和恐懼，但不，我只是覺得非常不忍。

好像錯的是我而不是他們。好像只因為，我不理解。

奇妙國度，難以理解。

你今天想參觀甚麼地方，麥交爾問。¿ 我有選擇嗎？我問。沒有，他答。我知道他會這樣答。我們今天參觀，哲古華拉革命紀念館。我說，我去過了。但我沒有選擇。



加勒比海的天氣，長年攝氏三十度，好藍也好熱。麥交爾在革命博物館外的棕櫚樹下脫下帽子，露出了濕濕的小禿頭。我在這裡等你。他說。我也不去了，我也在這裡等，我說。我們就在樹蔭下”參觀“，他拿出筆記簿來，唸中文：偉大——勝利——永遠。我笑：你知道：每天——失敗——時常嗎。他就跟著學：¿ 每一天，每一天，是甚麼意思？我笑：每天就是，哈般，汽油，配給証的意思。就是，一天，一天，一天的，普通生活。他西，西的說著是，就是我的生活。又問，¿ 失一敗，是甚麼意思？我笑說，你不會想知道。你們古巴人，不會知道這個字的意思。失敗是勝利的相反。麥加爾在筆記簿記下，說，勝利的相反，就是將來。現在還未勝利，將來就會勝利。¿ 這樣永—遠呢。他問。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作為馬克思唯物主義者，我說，不會有永遠。永遠是跟宗教有關的。麥加爾說，但我信天主的呀。

他就教我幾個西班牙字。¿ Hasta la victorie Siempre

！Siempre 就是永遠，victorie 就是勝利，革命跟英文一樣，是夏花路信拿。我笑說，離開古巴，恐怕我都用不著這些字了。

將來式，麥加爾說，對古巴人非常重要。說著麥加爾自顧自笑起來：如果西班牙語給偷去了將來式，忽度和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會張口無言，沒有話。當然吶，麥加爾說，也包括我。

我趁他跟我有講有笑的，便問，∴我可以打電話給大使館嗎？他答得乾脆：不可以。

我是個沒有行動自由的人了。原來不特別可怕。我問，這樣，我們上那裡吃午餐。你會跟我一起吃嗎。他說，不不，太不好意思了，給外國人吃的餐廳，都好貴。我回家吃，你自己吃。

我自己一個人吃沙律，烤魚，一個香蕉薄餅，白天我不喝酒，只叫了一瓶有汽礦泉水。吃的時候，司機哥哥，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坐在車裡等我，看管我。你要不要吃？我出去問他。他不會聽英語，對著我傻笑。我買了一份三明治給他吃。

吃完我上廁所，聽到外面有聲。我開了門，司機哥哥有點不好意思的，站在洗手盤前跟我打招呼，就退了回去，在門外等我。

”∴如果她接近事物的真相，她會覺得幻滅嗎？”

”她會完成她的幻滅嗎？那就是，以假當真。”

”譬如說，相信一張臉孔。”

”坦妮亞。”



”那不是她。”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後衛的七名游擊隊員被殺被捕的那一天，首領哲古華拉根本不知道他們已經遇害。兩天後他從電台聽到”一隊十名“游擊隊員被殲滅的”不幸消息”。九月七日，哲古華拉又從廣播聽到，坦妮亞的屍體被發現。第二天，她的葬禮在格維爾墓地舉行。這是最後一次他在森林日記裡面提到她。

坦妮亞相信是即場遇害的，如果她真的被殺。她的屍體一直沿河流到下游，到給發現時已經瘀黑，四肢斷離，難以辨認。但因為她是個女子的緣故，保利維亞總統巴離安東斯下令她必須有一個”基督徒的葬禮”。她的屍體還有棺木盛著。

葬禮舉行以後，她的屍體被運到一個秘密的地方埋葬。沒有人知道她的最後下落。

她”死”的時候，三十歲。以一個游擊隊員來說，算是老。其他的游擊隊員，都很年輕，二十幾

歲。打仗攪革命，玩命，都是年輕人的遊戲。哲古華拉三十九歲。他在森林裡，六月十四日他生日那一天，日記記下：我三十九歲，已經到了一個年紀，我必須想想我的游擊生涯的將來，雖然我現在還很好。

他期待他的死亡。她也期待她的。

若非如此，根本無路可走。

麥加爾，我說，我想問你，你自由嗎？

沒有人是真正自由的，麥加爾笑。

只有忘懷和死亡裡面；存在經驗以外；人才能接近自由。但那與我們的存在，根本無關了。

下午我們的“節目”是參觀小學校託兒所。麥加爾在推銷古巴的掃盲成績。自從革命成功以後，麥加爾說，古巴在幾年內全部掃盲，教師都到鄉間去教農民讀書寫字。我聽了，不禁道，是麼，中國也有這樣的節目，叫做“上山下鄉”，其實是高中生初中生去勞改，做苦工。他聽了，有點不高興，連平日的笑容都收起來，我們古巴的革命同志，可是自願的！

麥加爾這樣認真，都不好玩。

實在太過份了，其實應該板起臉的是我而不是他。現在被強逼參觀遊玩的是我而不是他呀。



或，再來



我聽到了音樂。既然來了，我就問，可以去聽聽他們練習嗎。就在那間黃而破舊的小學練習室，我聽到他們練沙沙，吹小號，擊鼓，彈吉他，小學生最大的不過十一二歲。音樂時常都快樂。小學練習室也是聖打卡霞的文化加沙，一群傷者正在進行戲劇治療，一個斷手的拉椅子給一個斷足的坐，對白我不會聽，也不好叫麥加爾翻譯。這時一對年輕的男女走進

來，女的拖著男的，手執一朵玫瑰花，花盛紅。男女都金髮，都好看，不過十六七。男的看不見，女的也看不見，拖著，側著耳，在聽小學生練習的音樂，臉上有盲人才有的專注神情。聽了好一會，他們就拖著，出去了。

文化加沙是西班牙建築，高高的拱形走廊，映著落日。地板是明亮的大理石。

謝謝。我對麥加爾說。

沒有一件事情是毫無益處的。關於幻滅，我所能說的，就是那麼多。

這是一個美麗的黃昏。麥加爾送我回到加沙，餐廳已經瀰漫食物香。我給他付了招待所的房租，包兩餐，其實比酒店便宜多了，還有導遊，司機，車的錢。他就到車上，捧了約三公分厚的文件來，要我簽。

¿ 簽甚麼？我問。我已經做了幾個晚上，麥加爾可憐的道。你簽吧。

我看看，全是西班牙文的，根本看不明白。

¿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麥加爾面有難色。可以。他說。不過都一樣，每個人都一樣，檔案嘛。我照抄。

¿ 我可以不簽嗎？我問。我知道答案。不可以，他說。

如果我不簽呢。我說。這樣。他唉一口氣，你可能要留在古巴，留很長很長的時間。

如果我簽，我問，¿ 我可以離開嗎？不。他說。

¿ 這是悔過書嗎？我又問。差不多。你簽吧。他叫我。

我簽了。



每一張都在招認些甚麼。甚麼都無所謂了。



或



晚安。他說。笑容十分大。這時我忽然想，如果我簽能夠令他這樣快樂，¿ 為甚麼不呢？

¿ 我最終會找到坦妮亞嗎，會知道她，更多或更少嗎？

”離開古巴以後，有人說，她給洗了腦。她不說，獨裁，專制，也不說自由。她只搖搖頭說，我怎能這樣說。我怎能這樣說。“

”我怎能這樣容易，說這是獨裁，這是專制，這是自由。“

”正如我不能說幻滅。“

”我不理解。“ ”奇妙的事情，我不理解。“

一夜沉睡。和前一夜一樣，睡得很好。

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監禁和遊玩同義。實在太奇妙了。

麥加爾變成我的伙伴一樣。”早。這麼早。“ ”

“昨夜睡得好嗎？” “好。很好。” “你呢？” “唔，這……昨夜在弄你的材料，弄到早上四時。” “這樣太辛苦你了。” “那裡那裡。這是我的任務。” “你們要把我定罪嗎？” 麥加爾非常奇怪的望著我：“定罪？那是甚麼意思？”

莫狄奧斯。我投降。

但我又覺得，我一定會離開古巴的，雖然我不知道，有多長，有多遠。我的離開，正如麥加爾午夜來敲我的門一樣，不會令我驚奇。離開時我不特別歡喜，正如他們要我留下，我也不特別驚恐一樣。

怎樣都可以。

“喪禮舉行之後，她就離開了聖打古斯。有人再見到她，已經是二十年後的事情。其實都認不得她了，只是感覺，好像。”

“不，不。她穿著一身男人的破西裝，一對男裝舊皮鞋，甚麼也沒有帶，離開了拉丁美洲。最後住在紐約。她連西班牙語都不肯說。”

“保利維亞軍隊的沙利上尉的遺孀的姊姊的好友說，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殺坦妮亞滅口，坦妮亞一九六八年去了中國，獲政治庇護，一直至今。”

“她去了俄羅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她在莫斯科的地鐵跳軌自殺。後來發生一連串的，重大的政治事件。跟她的死，完全無關。”

“發生那一連串的重大政治事件後，古巴的生活，很困難。”

我離開聖打卡霞，身上只賸下二百九十九元美金，剛好夠付錢給貨車司機，送我回夏灣拿，原先的飛機票已經過期了，我要再買一張單程飛機票，回到墨西哥。離開的時候，麥加爾在小車上，給我揚手說再見。我還以為我在逃亡。

或許因為我身上只賸下二百九十九元美金，他們才讓我走的。

我以為這是政治逼害，原來不是。

麥加爾每天早上準八時到加沙找我，要我付當天的房租，租車子錢，及當天的“援助”——每個國際友人都會給我們，每天二十美元，或多一點啦的“援助”。我沒有選擇，我照給。收了錢，他就問，“今天參觀些甚麼？”我說，“我想去海邊游泳。”他說，好呀。結果我們車子開了，開到城中，司機哥哥停了車便在路邊打多明諾，我看這裡無論如何都不是海邊，原來是一間醫院。我們要參觀，古巴著名的眼科醫院。但麥加爾還是照問，“下午你想去那裡？想做點甚麼？”

我想去雪茄工廠，結果我們去了看積奇·陳的電影。麥加爾喜歡看。電影院在革命廣場旁邊，本地人去的地方，好黑，好大，才兩披索，也就是，一美仙，買一張票。麥加爾很慷慨的，請“我看電影。電影還沒有開始，觀眾已經在拍掌歡呼。一部電影能給這些人，奇怪的國家裡的人，這麼多歡樂，電影也完成了她的使命。成龍一出場，講西班牙話的，電影

院裡的人沒甚麼，我倒自己一人爆笑起來。

為了不同的原因，我們在電影院裡，笑呵呵，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

那個被“監禁”的星期，每個晚上我都睡得很好。可能是我人生裡睡得最好的一個星期。甚麼都不用想，人的命運不由自己掌握，就這樣，沒有焦慮與疑惑，心清氣爽。

第二天麥加爾來接我，問我想去那裡。我想去千里達城，但我說，“想去你的家。”結果我們就去了雪茄工廠。

我慢慢發覺，我其實可以去到我要去的地方的，只要我有耐性。

共產黨喇，專制喇，獨裁喇，不那麼難對付。在夏灣拿聖打卡霞難，不見得在紐約倫敦就容易。

到底都一樣，人還是人。第三天我去了千里達，玩了一天。第四天我去了麥加爾的家，如我所要求。

他只是說，“今天我們去參觀難民營。你先將這文件簽簽。”又是三公分厚的文件，真不明白他們為甚麼有這麼多材料可寫。

我不看也不問，就簽簽簽。

“難民營”在城外，也不知甚麼地方，只是非常開揚，都是咖啡與甘蔗田。道路泥土飛揚，泥洞好深，車子就掉著過，幸好都不用下車推車，我實在太高興。經過果田，車子停下來，麥加爾下了車，我在車裡等，司機哥哥，給我遞來一支雪茄煙。我不抽

煙，但也接過雪茄來抽。雪茄葉好小，大塊的雪茄葉都製了大雪茄出口賺美金。但一樣好香。陽光寂靜。天遠藍。

麥加爾回來，懷裡抱著一堆血紅的石榴。好香好香。香得我頭昏腦漲的好醉。

“難民營”是一間沒有屋頂，沒有牆的破房子，但附近只有這麼一間屋。屋破布鋪著，牆在建，建了一半，另一半用舊紙堆擋著。屋裡有三個破孩子，一個胖胖的破女子。孩子見到了麥加爾，都好高興，走上來抱他親吻，叫他爸爸。麥加爾轉身來，笑說，“這就是我的難民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家。”孩子和女子和我親臉吻好，給我一個破杯子，盛著清香撲鼻的咖啡，沒奶，沒糖。他們沒有奶，沒有糖。

作牆用的舊紙堆，好臉熟。仔細看清楚，是每早麥加爾要我簽的文件。我站在紙牆前，頓一頓。麥加爾走過來安慰我：“都是舊的。我不是告訴過你，這些檔案，都一樣，沒甚麼，你簽就可以。”

我和孩子和女子言語不通，坐了一會，我就到那間所謂屋外，坐在地上，抽剛才熄了的雪茄。

屋裡好靜，只漫著石榴香。我探頭一看，那麼靜，原來都睡了。

如果我想，我就可以逃走。但我坐在炎熱盛藍的中午裡，司機哥哥在車裡，一樣睡了，我卻不想走。

好像不大禮貌的，這樣就走了。



我走了，麥加爾怎好交待。我靠著“牆”，因為香醉，還是甚麼，竟也進了迷鄉一樣，睡著了。昨夜明明睡很多。

醒來有飯香。麥加爾的太太弄了午餐，很簡單的，飯，薯仔，一小截青瓜，幾條雞絲。飯後麥加爾教我玩多明諾，很簡單的，點對點，牌出完了，就大叫“多明諾！”拍的拍在桌上，拍得那塊所謂桌面的爛板都翻掉。

就這樣在“難民營”四個大人玩了一個下午的多明諾。

孩子叫荷西，八九歲，房子那麼破，卻有一個不那麼爛的吉他，他在那裡玩，另一個孩子叫瑪莉亞，六七歲，用木條敲鍋做鼓，也這樣玩了一個下午。

第五天我跟麥加爾說，我想轉到一間真正的酒店去，我想游泳。那天他帶我回國際友好關係的辦公室，比難民營好一點，好破好黃的辦公室。辦公室就在革命廣場對面，很公開，也不是甚麼秘密組織。他要趕文件，要我到辦公室陪他。他的單位是“歐洲組”，因為沒有亞洲組，所以把我算英國人，據他說，所以我歸他那組。旁邊辦公室是“美洲組”，正好吵。有個人，聽口音是美國人，不知怎的，來到了古巴，給監住了，正在房間裡大吵大鬧。“獨裁者！法西斯！我要打電話給大使館！找律師！上國際人權法庭！去日內瓦告你！”招待他的是個女子，正在解釋：“你的要求很多，到底我們可以先

做那一樣？古巴是沒有美國大使館的，有的只是“美國關係辦公室……”，我覺得好笑，就伸頭過去，見到一個束著長髮的美國青年，眼淚都快掉出來了。我多事，走過去，說，“沒甚麼的，不要擔心。他們不會難為你的。叫你做甚麼就做甚麼好了。”他便罵我，“共產黨！法西斯！政治逼害！違反人權！”我頓了頓，不禁道，



IN FIDEL WE TRUST

便縮回麥加爾的辦公室去。麥加爾見我被那正義的美國人搶白，笑說，“現在你和我們一伙了。”我見到坦妮亞了。“我告訴麥加爾。就在這時，我給罵作共產黨法西斯，此地，聖打卡霞一間又破又舊的辦公室，我，見到坦妮亞了。”“甚麼？”麥加爾問我。我說，沒甚麼，我見到坦妮亞了。

“坦妮亞。她是誰？”

“媚行者。她尋找，並且，永不會尋見。”

“敲門。從來沒有一道，打開的門。”

或許這就是離開的時候。我沒有跟麥加爾說。我

只說，我沒很多錢了，只夠多付幾天的房租與“援助”。你還有沒有需要我的。他說，我已經在預備另一個人的材料了，是個法國人，叫沙特，你認識嗎。我瞪大眼道，他已經死了。麥加爾說，我看看，法蘭斯雅·沙特。我說，哦，不是尚·保羅。

我們的說的再見，大抵如是。

第二天他沒有來接我，只差司機哥哥來，替我拿手提袋，送我到渡假酒店去。有游泳池的，酒吧餐廳的，真正的酒店，房租五十美元。麥加爾已經替我訂了，因為是國際友好關係介紹的，房租打八折。麥加爾做事倒盡心盡意。司機哥哥在酒店接待處等我，登記好了，便說，勿嘈斯加斯雅斯。我也說，勿嘈斯加斯雅斯，實在太謝謝你了，給他塞了十美元。

我環看四周，都是草地，有幾個工人在除草。沒有人盯著我。

我幾乎不相信是真的。到房間換了游泳衣，到泳池去，游泳，泳池只得我一個人，酒吧還沒有開，一個人都沒有。

沒有人盯著我。這可能是真的。

游完泳上來，酒吧開了，有個酒保，摸來摸去的在抹東西，我看看他，是盲的。

沒有人盯著我。

這個晚上，我自己到城裡找一間私營店吃晚餐。沒有人盯著我。吃完，我一個人離開。我到樹下的露天酒吧去喝一杯莫喜度。

這一晚，沒怎睡。想到千百件事，我怎樣離開，我可以買到飛機票嗎，我甚麼時候離開，他們會讓我上飛機嗎，我怎樣回到美國，我應該打個電話給米高，說我從古巴回來了，但古巴又打不通電話去美國的，還是到墨西哥再打。到墨西哥，可以用信用卡提款嗎，不知我銀行的錢有否給人偷了，提光了，或許我的護照已經過了期，或許我已經感染愛滋，並且在某一個旅程給驗出。

我連怎樣去夏灣拿都擔憂，實在不想坐火車了。

麥加爾不會再來接我。我只有我自己一個，自己決定，自己的旅程。

黎明才睡去。醒來好像進入一個夢，非常惆悵。

我已經過了夢中惆悵的年紀。我說我已經找到坦妮亞，並且得回所謂的，自由，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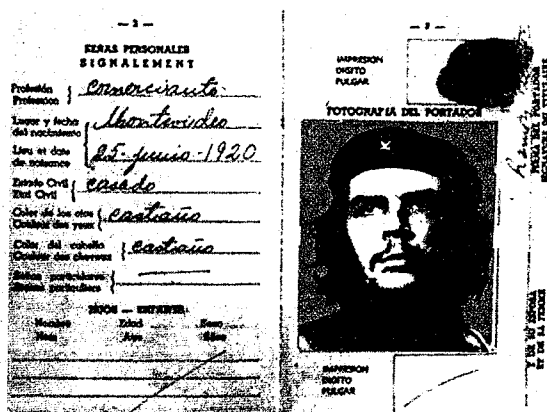
早上我默默的收拾。我沒太多的物件，旅程令我愈來愈輕了，根本沒有非有不可的。我換回裙子，穿上西裝外衣，皮鞋，帶了一瓶水，拿了我的護照、現金和信用卡，內衣褲，護膚品，太陽油和泳衣，拿了我的筆記簿和鋼筆，和我當初來的時候沒兩樣的，離開。

“離開。”我跟酒店的接待員說。“離開。”我跟的士司機說。“離開。”我在公路旁等經過的貨車，跟貨車司機說。他不會聽，我做了一個，離開的手勢，說：夏灣拿。回頭就見到麥加爾，在小車裡把身子都伸出來，給我揚手。我十分高興的大喊，阿的

噢斯，麥加爾，阿的噢斯。司機哥哥在按喇叭，車子和我們擦身過的時候，我見到，他們已經在“接待”新的“客人”，是個年輕男子，可能就是那個法蘭斯雅·沙特了。

在飛機場我進入了移民官員的小房間。這次是個黑女子。她看著我的護照，再看看我，問，¿趙，眉？是。我說。¿仙娜拉眉？她問。不。仙娜拉，趙。我說。

¿你知道這是甚麼意思？



這不是我的護照。這叫做假護照。我說。你知道使用假護照，是刑事罪行嗎？她問。

我知道，我說，我的罪行已經夠多了。

¿你來古巴做甚麼？她問。

你應該比我還清楚，如果我簽那一公尺文件去到你手上的話。我答。

她笑起來。不錯，不錯。她說。你不錯。就蓋了

印，將護照還給了我。

那是我自己的護照。

我看看她，對她說，這個笑話，一點都不好笑。

她說，是呀，當笑話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一點都不好笑。你要和笑話保持距離，笑話比你低，和你無關，才會好笑。她乾笑幾聲，譬如說，我們生活在這麼一個大笑話之中，我們一點都不覺得好笑。✈

來到墨西哥就想著墨西哥。墨西哥城，又髒又亂又吵又熱，街道窄，人又多，又好多小販，好多人喜歡在路邊吃攤子，是全球空氣最污染的城市之一，和香港原來好像。我住在城中，酒店房間外面就是建築地盤，建築工人在房間窗外走來走去。我坐在房間裡望風景，就見到他們的臉孔，流汗的身體，在泥黃而重的鞋子。在墨西哥城過一夜等回美國的飛機，黃昏到處亂逛，逛街市，在大道中遇上遊行隊伍。

都是年青人，點著火把，唱歌擊鼓。他們反對大學加學費。

一個人停下，問我，¿你覺得怎樣？

¿你還好嗎？¿你會記得我嗎？



理想不滅。他們呼喊。¿是麼？我說。不過是反對加學費而已。

我沒跟他們走下去，自己回了酒店。酒店房間望下去，可以看到長長的遊行隊伍走過，又聽到他們的歌聲。關上了窗，又離得遠，看不清楚，也聽不清楚，一定是我的心，不知在何方，不是問，但又充滿  
困惑 你 渴望

自由 ❖

完整 的心情，是否

始終如一。



天地圖書公司

# 書香滿天地

方巨標題

戊寅年



門市部

總店

分店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及一樓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

尖沙咀彌敦道九十六號（加連威老道口）

營業時間：上午十時半至下午九時

查詢電話：二八六一一〇二三 圖文傳真：二八六一一五四一



